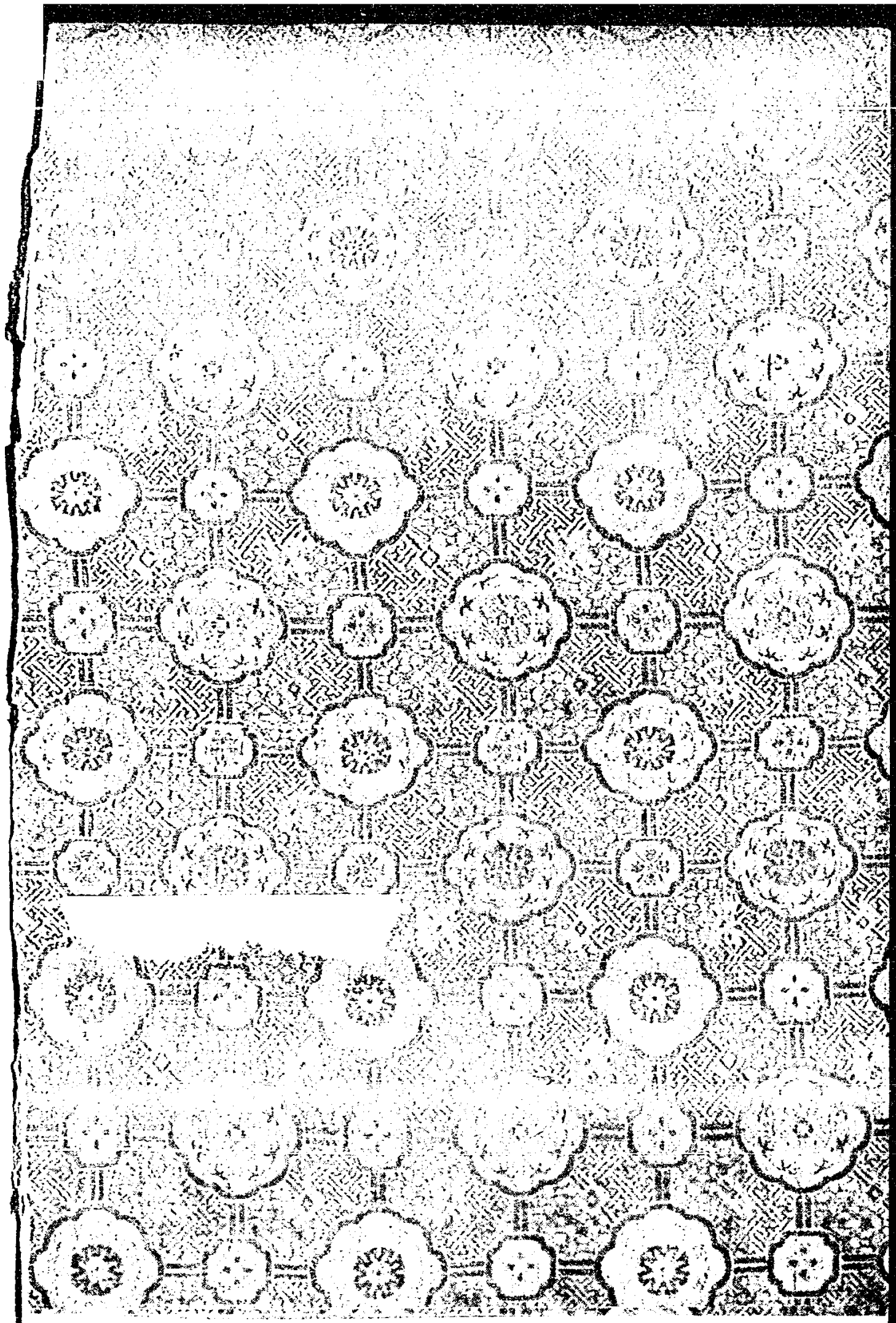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遊記



上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二十二種 —

吳秋士選編

# 天下名山遊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3 0662 6729 9



# 天下名山遊記

## 凡例

一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好遊之人。遊蹟不能徧歷。則必藉詩文圖書。以目之娛。內養仁智之性。則名山一記。文人韻士。安可一日不置硯席間。可以一壑自專。亦可衆山皆響。可以五岳方寸。亦可南面百城。

一山水之名。始於禹貢。嗣載山海經。十洲記等書。若郭景純之釋爾雅。鄧道元之注水經。蓋亦略疏良坎。弘長風流。迨乎後代。蒼萃成編。但曹能始傷於太繁。都玄敬傷於過簡。何振卿傷於叢雜。喬白巖傷於拘方。余之此鈔。以文人之筆舌。傳山川之精彩。惟期合乎大雅。不敢踰軋前賢。

一記以名山標目。水從其配類也。其他旗亭賭墅。古剎名園。燕賞歌吟。隨地皆有。美不勝收。間有所錄。不過借題發揮。觸景生感。方將激賞千古。寧不當附諸名山。

一此記原本王鳳洲先生名山記廣編。先直後省。州次部居。地界分明。山川在

天下名山遊記 凡例

一

690  
905  
2:1





眼。使人開卷瞭然。咫尺萬里。第王所續收者。惟袁公安。鍾景陵。王山陰。同時諸公。後賢又皆先生所不及見。雖鴻文日新。皆不敢妄有所增。故曰志鈔。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倘有掛漏。猶望指南。

一。名山記不比廣輿一統諸書。蓋彼貴方名古蹟。在在不遺。此則遊歷所至。境與意會。人自爲文。至賦頌詩歌。體裁各別。概置不錄。若夫山程津遠。尙有山川指掌圖一書。嗣出以備觀考。

一。書之有鈔。取簡便也。但遊記之有選。亦貴作者窮幽歷險。斯能使閱者耳目一新。是編於王本中。存其所習見者。什之一二。人所不經見者。什之八九。非敢謂山川面目。從我而開。庶幾片言居要。山靈知我。

## 天下名山遊記尤序

管子云。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可謂夥矣。古之人遊名山者。亦復何限。往往見諸詩賦。而記誌無聞焉。至唐柳柳州始爲小文。自時厥後。遞相摹倣。載述遂多。有明何濱巖。彙爲名山記二十卷。王鳳洲增至四十六卷。以爲廣矣。大矣。吾嘗閱之。大抵略於古而詳於今。備於南而闕於北。且山川之外。旁及林園。記誌之餘。兼收序跋。或失則陋。或失則蕪。未可定爲全書也。新安吳子在媚。寄興於斯。朝夕披攷。爲之芟繁就簡。舍拙取精。輯成十六卷。重授剞劂。問序於予。予嘗有感於羊太傅之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然塊首一坏。僅存墮淚碑耳。當時從事鄒湛諸人。何無一言記之。良可惜也。昔之好遊者。莫如司馬子長。其自敘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以歸。何其豪也。乃以龍門之才。專工史記。絕無記遊之作。所謂藏諸名山。豈非遺憾耶。嗟乎。山水文章。各有時運。山水藉文章以顯。文章亦藉

山水以傳。士卽負曠世逸才。不得雲海盪胸。煙巒決背。皆無以發其嶽崎歷落之思。飛揚跋扈之氣。至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若無騷人墨客。登放其間。攜驚人句。搔首問青天。則終南太華等頑石耳。顧亦有時運不相值者。詩書之子。閉置一室。目極千里。雖丘陵培塿。如蓬萊方丈。幾望見之而已。山水無緣。文章有命。則柰之何。雖然。人亦自視志趣何如耳。向子平婚嫁既畢。勅斷家事。與禽麋俱游五岳各山。不知所終。宗少文以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閱歷。皆圖於壁。二子者不同道。其致一也。天下名山。可游非一。一生幾兩屐。其能盡乎。苟懷仁智之好。則坎行艮止。皆在目前。一丘一壑。具足四大。試取此書。并其圖。置之座右。巍巍高山。洋洋流水。撫琴動操。四壁響應。天下山水。莫大於是。天下文章。亦莫妙於是矣。且充此意而極之。可以神爲輪輿。氣爲舟楫。意南而南。意北而北。不瞬息而周流於曠垠之野。無何有之鄉。三島十洲。猶咫尺也。奚取山經水注之云云者乎。僕耄矣。有勝情而無濟勝具。故設此論爲解嘲。若吳子則不然。吳子家本黃山。三十六峯。二十四溪。十八洞。久在方寸中。今流寓吳門。復攬穹窿縹緲諸勝。推而放諸四海。鯤鵬逍遙。吾惡乎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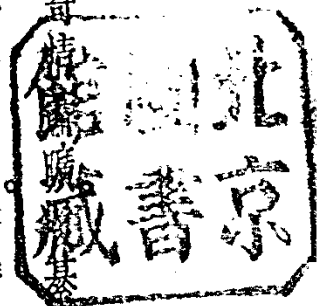
之。吳子文筆。本於侍御方鍾先生家學。而又得高弟汪西亭爲之同訂。則其書之盡善可知。無俟予言爲嚆矢也已。

康熙乙亥冬十月長洲尤侗謹序

天下名山遊記 尤序

# 天下名山記序

天都西邨吳子。以才備聞於藝林。而生當黃山白嶽之鄉。寄情歸賦。慕所至。輒以著述自娛。因與高弟西亭汪子。舉括蒼何氏所輯天下名山記。妍精校讎。汰其篇之複者。體之雜者。鈔成一篇。而授之梓。粹若集狐選腋。排沙揀金。前人心目所注。一旦頓發新蘗矣。或曰。方輿圖牒。九州名山。臚列瞭如。鎮名邦。跨絕域。仙宮禪刹之所棲。物產土宜之所殖。離奇變幻。固少文圖之不能窮。子平跡之不能及也。自古迄今。仁人達士。高望遠志。發爲文章。以寫其性情自得之處。亦日異月新。不可勝紀矣。曷不旁蒐博採。增益舊聞之所未逮。使山靈照耀於無窮。顧斤斤舍煩就簡爲。余曰。若斯言。則仍執藪澤之見。忘寥廓之觀。曾無足爲善遊名山者道也。何也。乾坤肇造。流行時止。庖犧氏立象。自一畫而交易。變易於其間。繫之以艮。而山之象具是矣。因之禹貢之所封。風雅頌之所識。周禮職方之所掌。不亦舉端竟委哉。若夫尋幽選勝者。其一時境遇之適。然歡愉憂戚。或異其致。晦明寒暑。或異其候。後先唱和。或異其羣。俯仰轉盼。便成陳迹。蓋



山其有常者也。遊其無常者也。以無常當有常。而豈必屑屑於文人之糟粕云爾哉。且夫推之無極之始。擴之六合之外。莊子不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不似曩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則又何有乎於彼見多。於此見少也。鈔者之意。殆有會及此。太史公云。擇其言之雅馴者。此物此志也。懸是編以待夫善遊之士。履而述之。浩浩乎揭之穹壤之表。可也。引而卽之。悠悠乎會之几席之近。亦可也。博觀約取。藏修息遊之善道也。余自願生平。登陟寥寥。未償所願。而才力斂齋。亦無能馳騁載籍。誇爲汗漫之遊。惟是逸情孤寄。脫迹塵埃。緬想枕巖漱流者之所爲。固不勝景行仰止焉。亦昔人所云。置身宜在丘壑中者。故於是編之行也。不揣固陋。而忻然留題簡端。以寓遐慕云。

康熙乙亥孟冬長洲彭定求序

# 名山記韓序

自有宇宙。卽有此山。遊者或涇沒無聞。叔子所以歎歎也。登山之作。詩歌銘頌。賦序不同。記亦一體耳。苟非才人達士。抒作者之性。肖造物之形。孰能與瓊瓏萬丈。金碧五色。競其神秀乎。柳子厚言。永之人未嘗遊。子瞻亦云。李白死。三百年無此樂。人跡所至。莫謂遊無人。而泯然無所記。記或不工。雖連木百梯。陟奇絕之徑。要亦樵夫牧豎。麋鹿與游而已。烏能名。予奉召總裁一統志。於山川古蹟。必詳載昔賢所作。使覽者低徊諷誦。得其興之所寄。不獨其地傳也。傳其地而鮮所寄託於斯。卽何異樵夫牧豎。口耳所聞說哉。非濯然其肺肝。曠然其襟懷。奚所會於登臨俯仰之外。故謂仁智之性。與山水効深也。明何賓巖。王弇州。刻天下名山記。今歙縣吳子在涓。與汪子西亭。別刪爲名山記。管子有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豈皆有文字可載乎。而帝京千里。五嶽四瀆。與夫荒裔幽遐。地以人傳者。不得而略也。予老矣。山水之興。正復不淺。他日青鞋布襪。任意所適。摩挲斷碑。尙能補述古闕焉。康熙丁丑秋九月長洲韓莢序。



天下名山遊記 韓序

天下名山遊記目錄

直隸

賜遊西苑記

遊西山記

遊房山記

遊東山記

遊香山記

遊盤山記

遊黃金臺記

遊梁氏園記

記居庸關

李賢

喬宇

曹學佺

王惲

王衡

袁宏道

鍾芳

劉定之

蔣一葵

霸水記

渾河記

桑乾河記

蘆溝河記

經清河

記黃花鎮

碣石山注

江南

金陵遊記

遊牛首山記

葉盛

王萱

蔣一葵

蔣一葵

蔣一葵

蔣一葵

鄺道元

王叔承

都穆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遊觀音崖記

都穆

遊齊雲山記

程敏政

遊燕子磯記

宗臣

遊齊山華蓋洞記

雷達

六朝事迹

張敦頤

遊九華山記

王思任

畫江行小記

楊文驄

望九華

王十朋

遊茅山記

都穆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遊桓山記

蘇軾

遊雲龍山記

都穆

牛渚山記

陸游

菱溪石記

歐陽修

醒心亭記

曾鞏

遊子房山記

王思任

遊黃山記

汪澤民

遊金山記

王思任

遊黃山記

黃汝亨

遊焦山記

王思任

海子記

湯賓尹

遊北固山記

王思任

遊黃山紀略

方士翌

遊焦山小記

李流芳

望江記

李默

題西湖臥遊冊

李流芳

虎丘

李流芳

上天竺復菴記

陸游

靈巖記

袁宏道

遊龍井記

程端明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發歿光宿法相寺記

朱之俊

遊洞庭山記

王思任

重修湖心亭記

韓敬

梅花墅記

鍾惺

越中雜記

袁宏道

遊慧山寺記

陸羽

遊禹穴記

鄭善夫

浙江

記蘇堤始末

楊慎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湖山小記

蕭士偉

遊五洩山水志

宋濂

西湖遊記

尹伸

桐溪注

謝翱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穀水注

酈道元

遊五亭記

白居易

東目紀略

馮夢禎

西目紀略

馮夢禎

天目遊記

袁宏道

遊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趙孟頫

遊白雲峰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劉基

石門洞記

劉涇

赤松觀石羊記

謝翱

月泉遊記

謝翱

長嘯山遊記

王柏

鹿田聽雨記

謝翱

劉阮洞記

鄭志道

巾山草堂記

方孝孺

清泉山記

方孝孺

天姥山

王思任

孤嶼

王思任

小洋

王思任

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雁蕩山記

王思任

江西

孺子祠堂記

曾鞏

武功山記

李廉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遊小孤山記

陸游

遊廬山記

王廷珪

遊文山觀大水記

文天祥

遊東林記

姜輅

遊鄆家山記

徐世溥

遊廬山記

李夢陽

擬峴臺記

曾鞏

廬山臥龍庵記

朱熹

春浮園記

蕭士瑋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轍

遊石籠記

王嚮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遊窪泉記

劉楚

入東林寺記

袁宏道

記柴桑

何璧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袁宏道

遊西山錄

周必大

石門澗記

周景式

遊龍虎山記

陸九淵

石鐘山記

蘇軾

遊麻姑山記

伍餘福

鄱陽山水記

孫仲益

遊洪崖記

徐世溥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遊金精山記

曾元一

湖廣

遊武昌東山記

楊士奇

楚小志

錢希言

楚四樓詠引

袁宏道

石鼓山記

苑成大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記愚谿

王楙

登南樓記

陸游

遊朝陽巖記

元結

遊朝陽巖記

施昱

仲宣樓記

王世貞

雪山冰井記

吳國倫

浮渡石記

劉醇驥

大酉洞記

王世隆

遊岳陽洞庭記

高崱

宕山記

晉文相

泛沔州郎官湖

李白

夢遊記

尹伸

金剛臺女寨記

張縉彥

參話

楊鶴

沅水注

酈道元

遊兜率巖記

玄嶽記

遊南嶽記

遊玄嶽記

遊太和山記

太和山後記

### 河南

遊梁記

遊蘇門山百泉記

登嵩山記

嵩遊記一

宋謝巖

袁中道

譚元春

譚元春

王世貞

汪道昆

王士性

袁宏道

薛正言

袁宏道

嵩遊記二

嵩遊記三

太行山記

遊百泉記

平泉草木記跋

濟源池

王屋山記

遊伊闕記

### 山東

東遊記

泰山記

袁宏道

袁宏道

唐樞

張縉彥

葉夢得

李濂

李濂

都穆

楊奐

王思任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八

遊歷下諸勝記

王思任

五臺山

喬宇

孔林記

王思任

霍山

喬宇

岱記

鍾惺

龍門山

喬宇

鄒嶧山記

劉美之

晉祠

喬宇

謁閔里記

舒芬

汾陽祠

喬宇

汶水注

鄺道元

鼓池泉

喬宇

勞山記

高出

瘳沱源

喬宇

山西

姑射山

喬宇

遊五臺山記

王思任

遊砥柱記

都穆

恆山

喬宇

龍門山記

呂柟

雁門山

喬宇

陝西

呂柟

遊漢坡記

劉士龍

金溪遊記

王慎中

遊驪山記

袁宏道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遊終南山記

都穆

武夷遊記

吳拭

遊九龍潭宴別序

張說

武夷山記

黃仲昭

華山記

袁宏道

遊武夷山記

鍾惺

華山後記

袁宏道

遊滴水巖記

宗臣

華山別記

袁宏道

游天游峰記

楊應詔

遊玉華山記

張岷

道山亭記

曾鞏

棧道銘

歐陽詹

廣東

黃河源考

楊慎

福建

遊西樵山記

湛若水

羅浮指掌圖記

鄒師正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碧落洞記

王陶

五嶺記

曹學佺

南海古蹟記

吳萊

廣西

羅秀山記

董傳策

桂林記

羅大經

桂海巖洞記

范成大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宗元

隱山記

吳武陵

六硯記

韋宗卿

陽朔山水記

曹學佺

四川

峨眉山記

敖英

東屯高齋記

陸游

修覺山

鍾惺

度索尋樵說

楊慎

入陣圖記

楊慎

浣花草堂記

陳文燭

蜀川松菊亭記

黃廷堅

秋日宴山亭記

王勃

遊峨眉前記

尹伸

大江考

楊慎

三峽考

徐 翹

雲南

山川志

楊 慎

石門山記

李元陽

花甸記

李元陽

遊點蒼山記

楊 慎

貴州

貴陽山泉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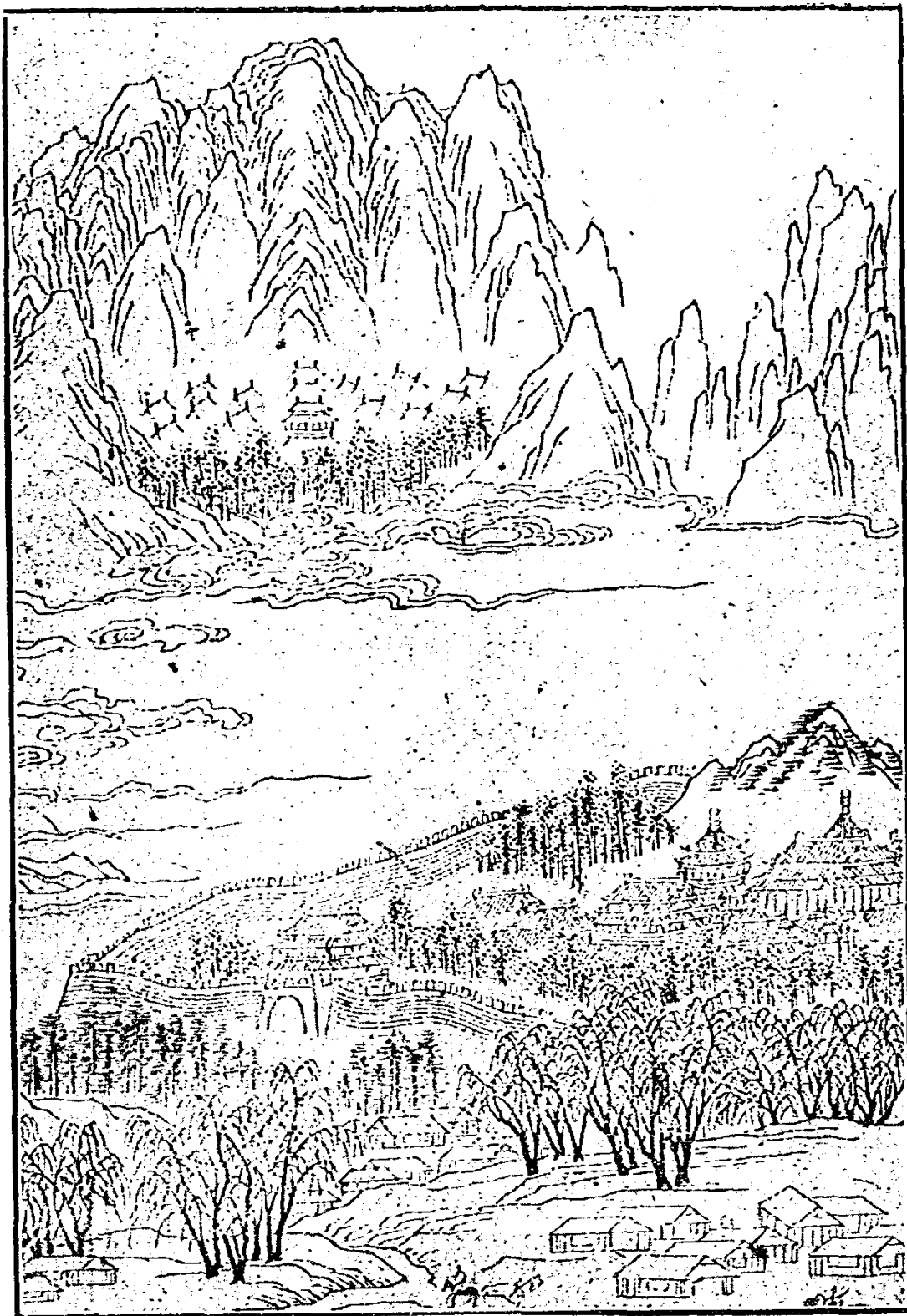
慎 蒙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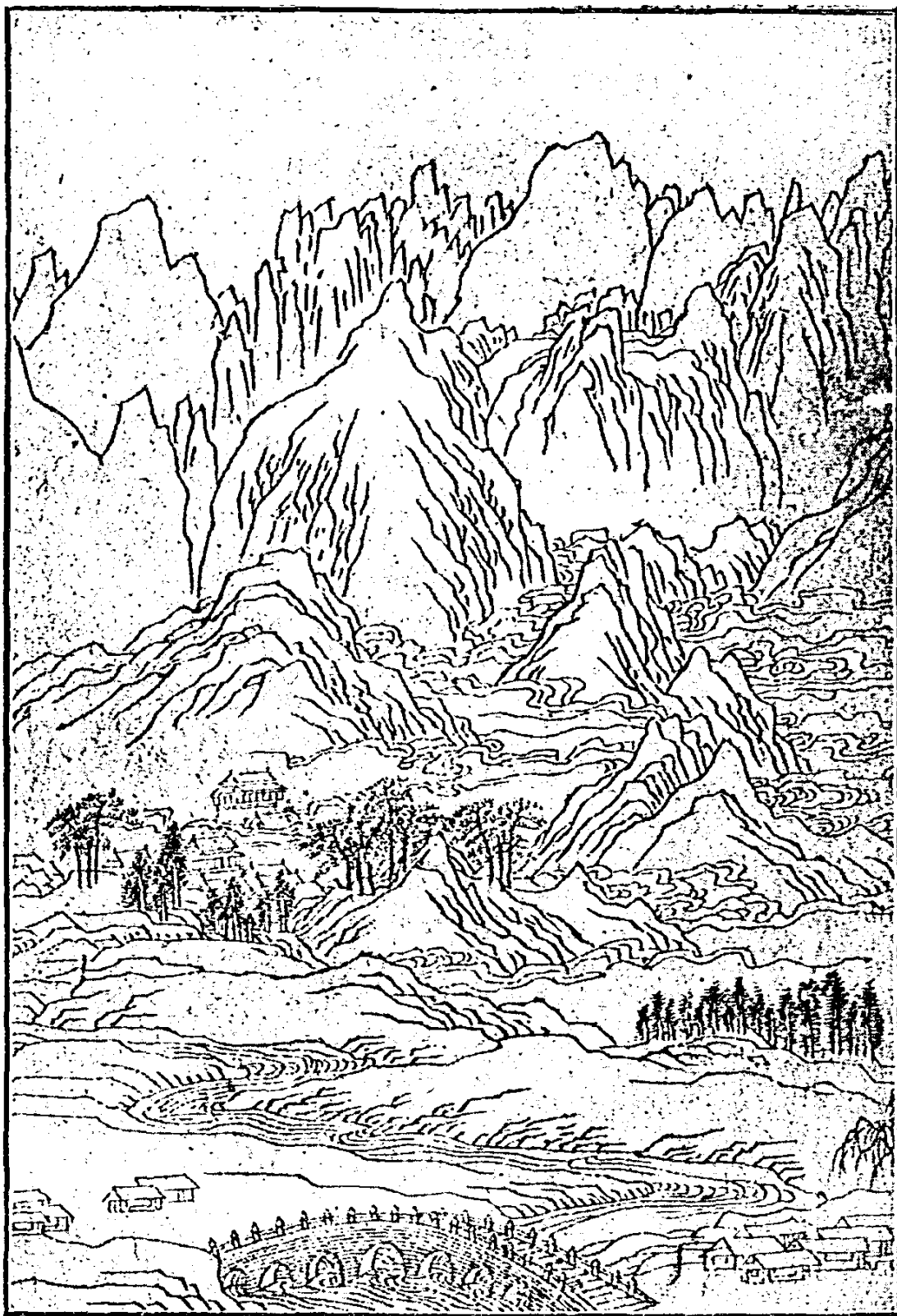
名山圖。規模仿自舊志。而傳神點綴。係集一時名流勝友。共相藻繪。各臻其妙。雖尺幅之中。僅存大概。而披閱之餘。亦足爲臥遊之一助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仲冬襟霞閣主人重刊

天下名山圖 燕山



天下名山圖 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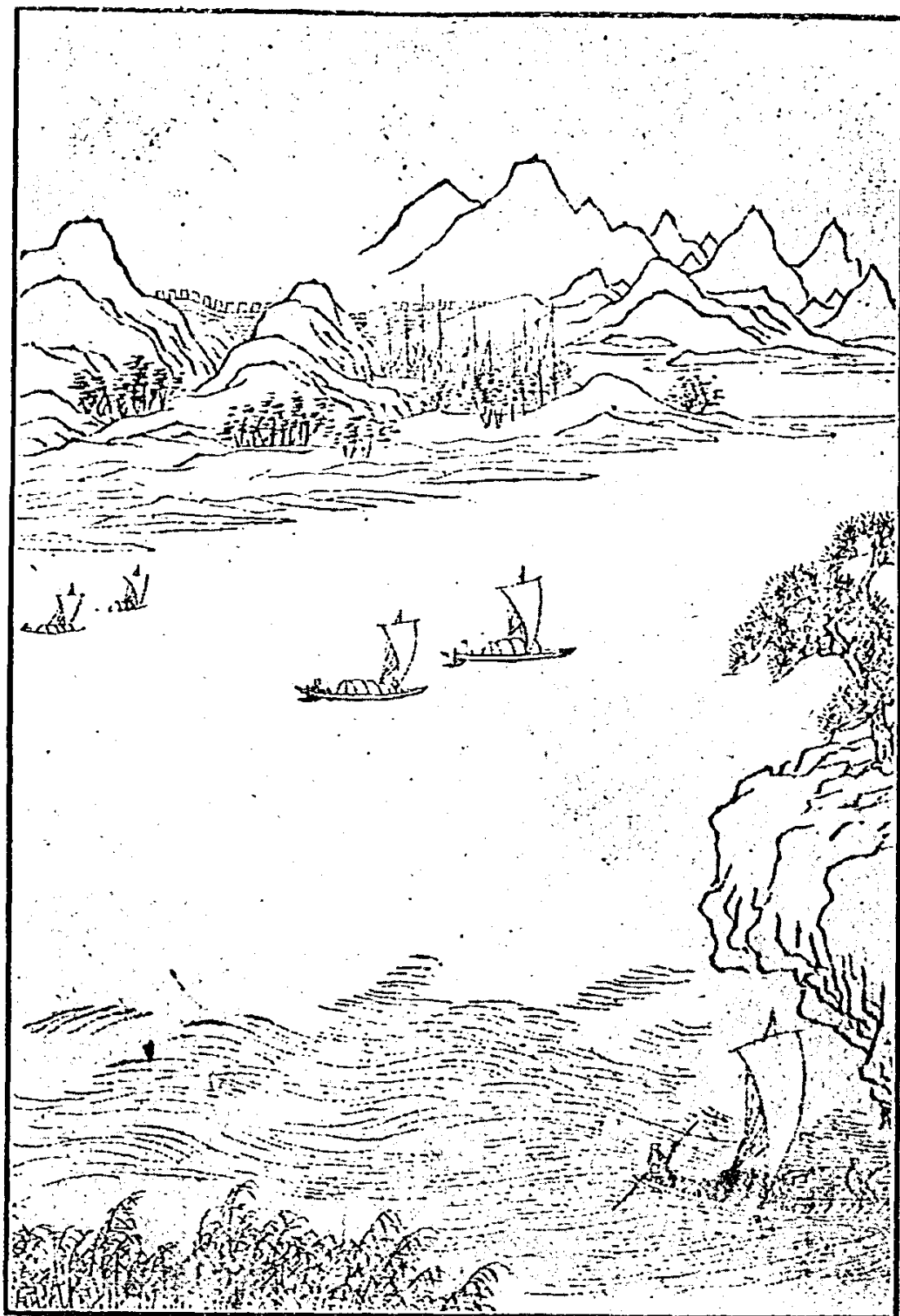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燕磯



天下名山圖  
燕磯



天下名山圖 黃山



天下名山圖 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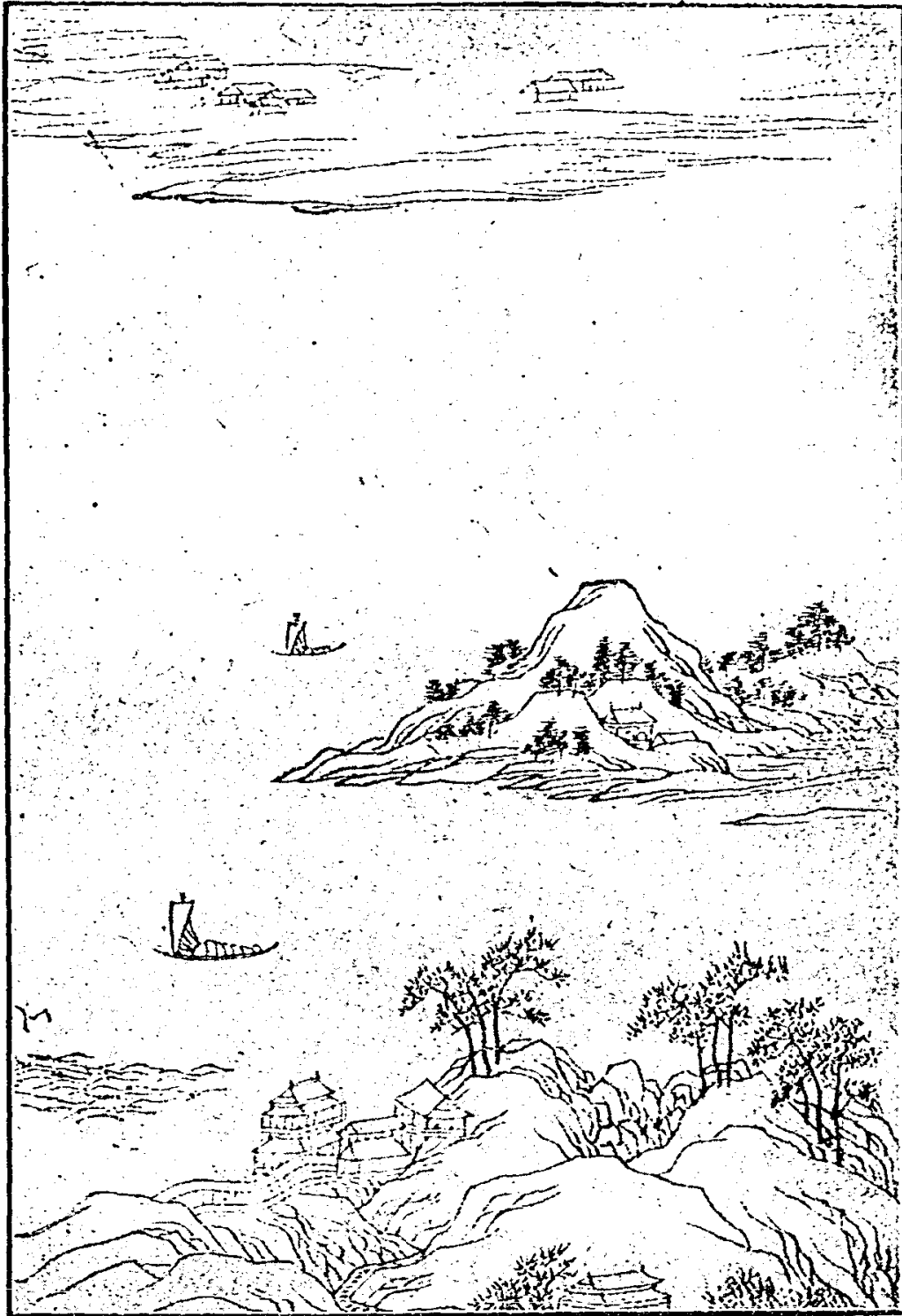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虎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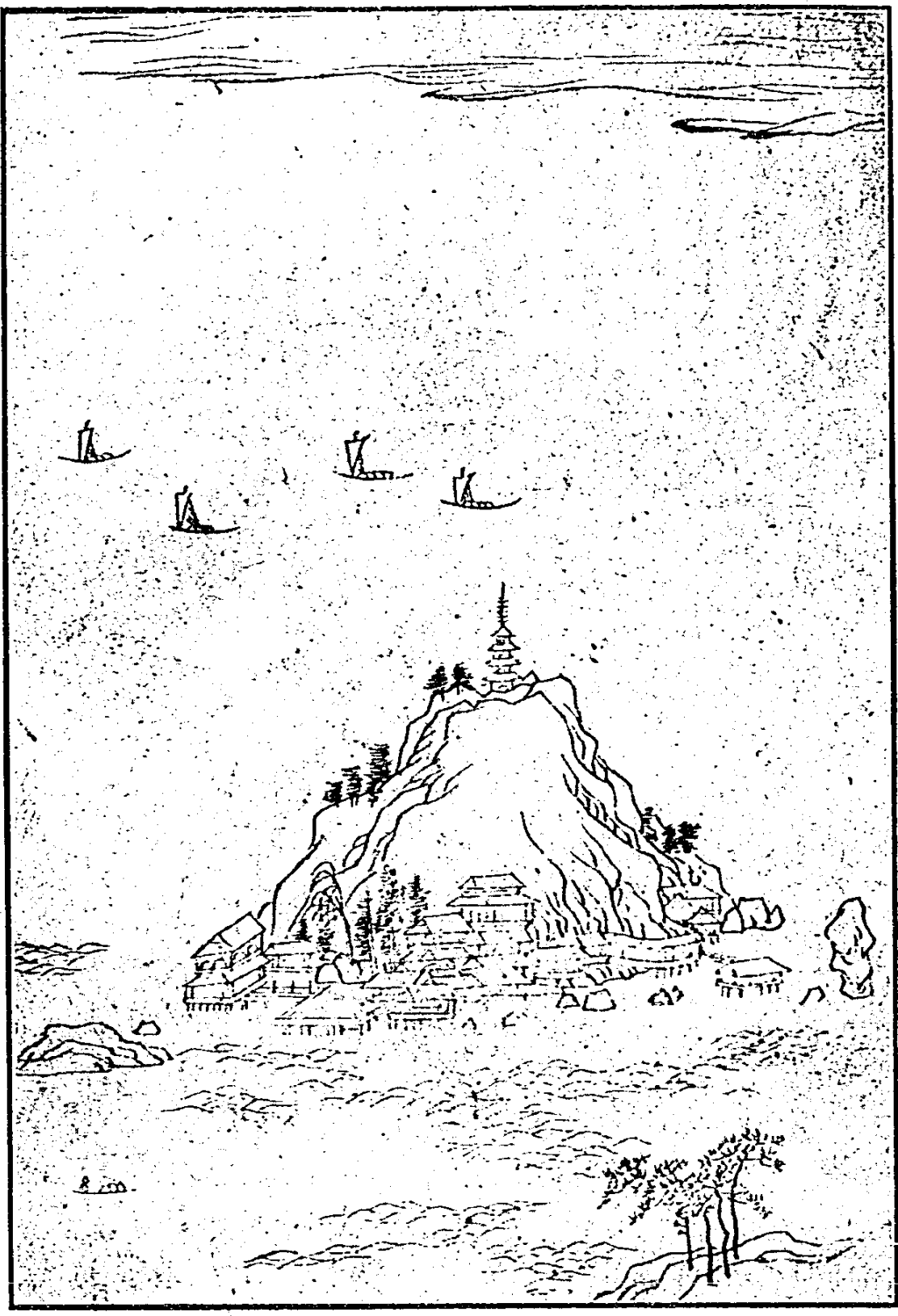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虎丘



天下名山圖 金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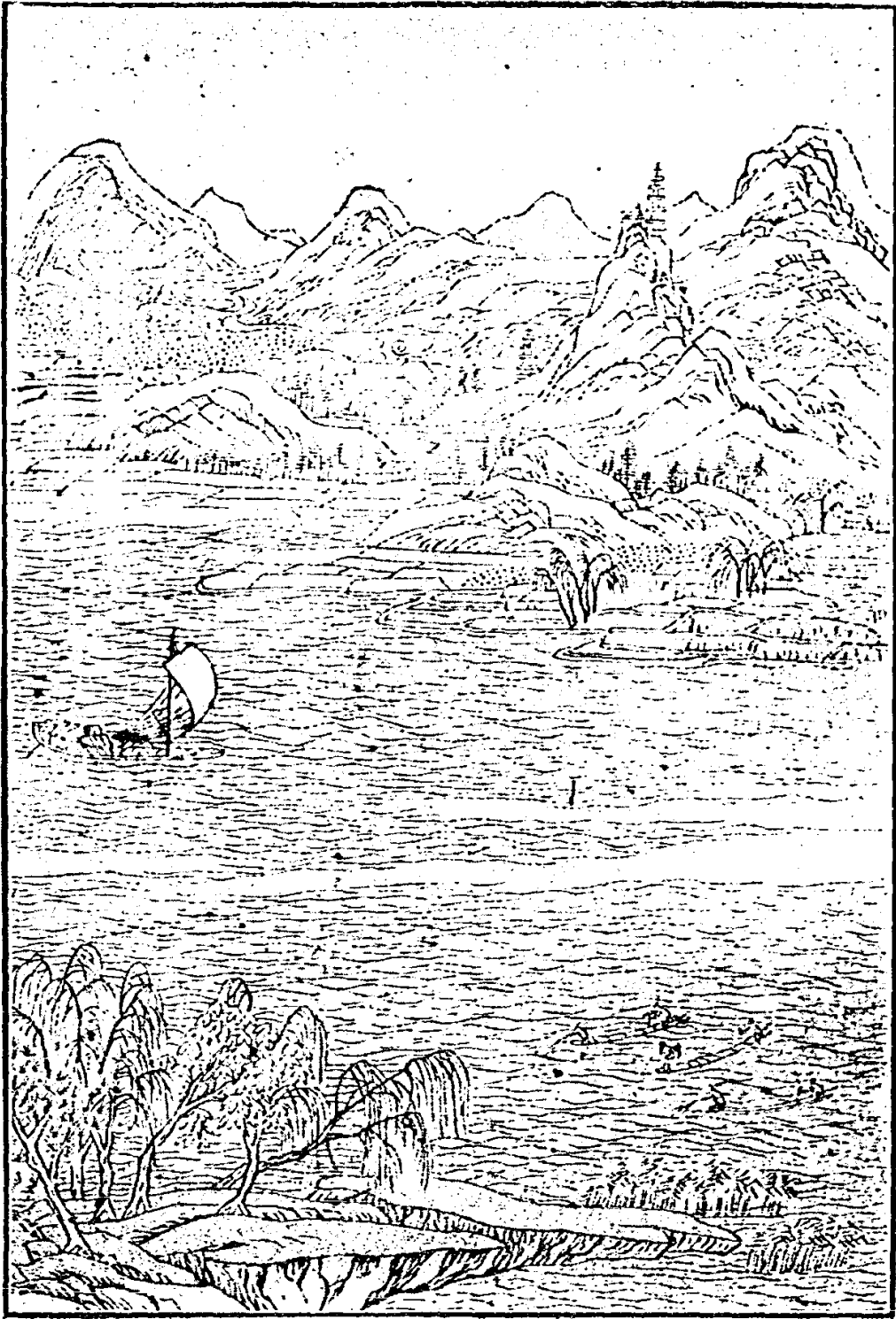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金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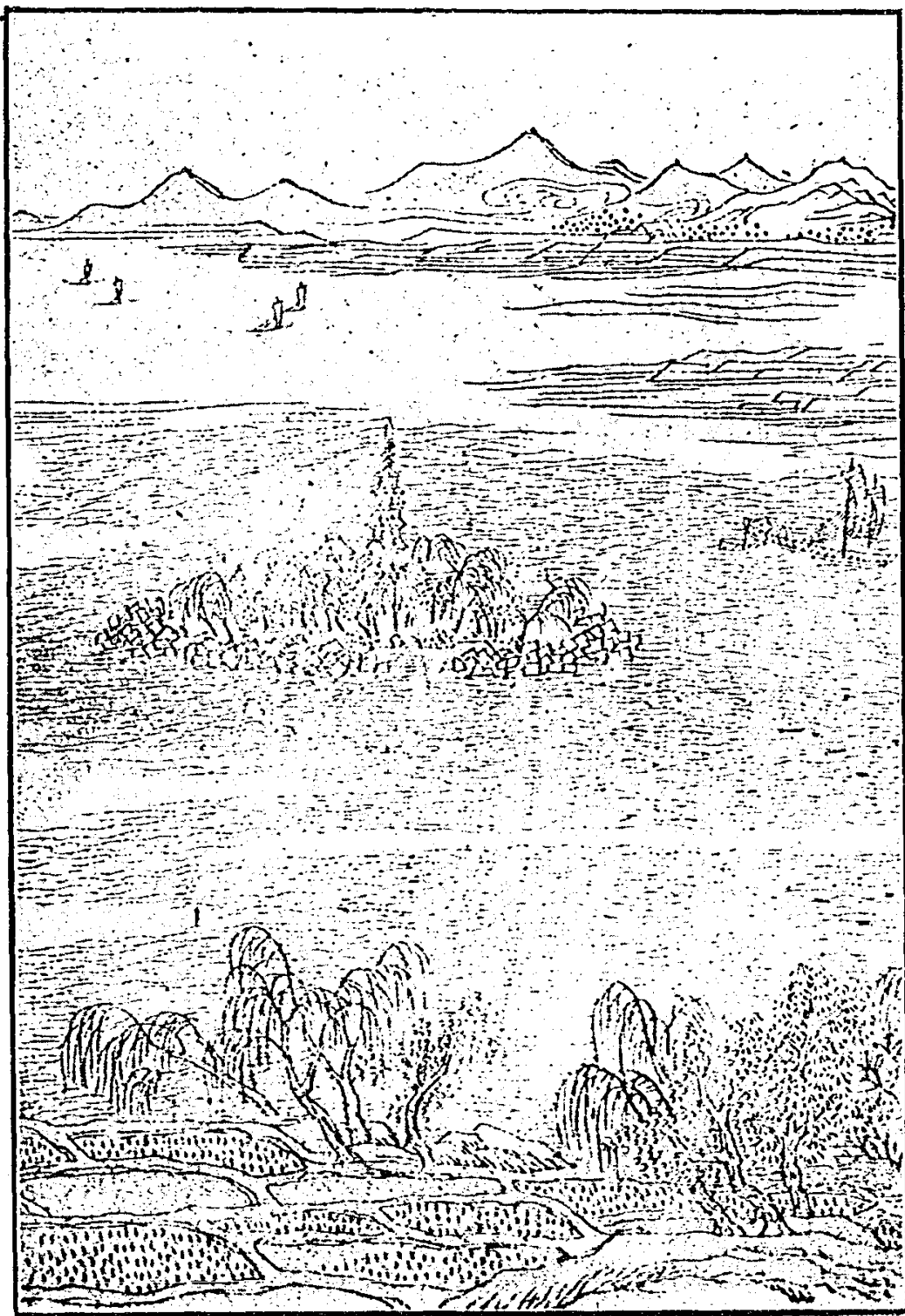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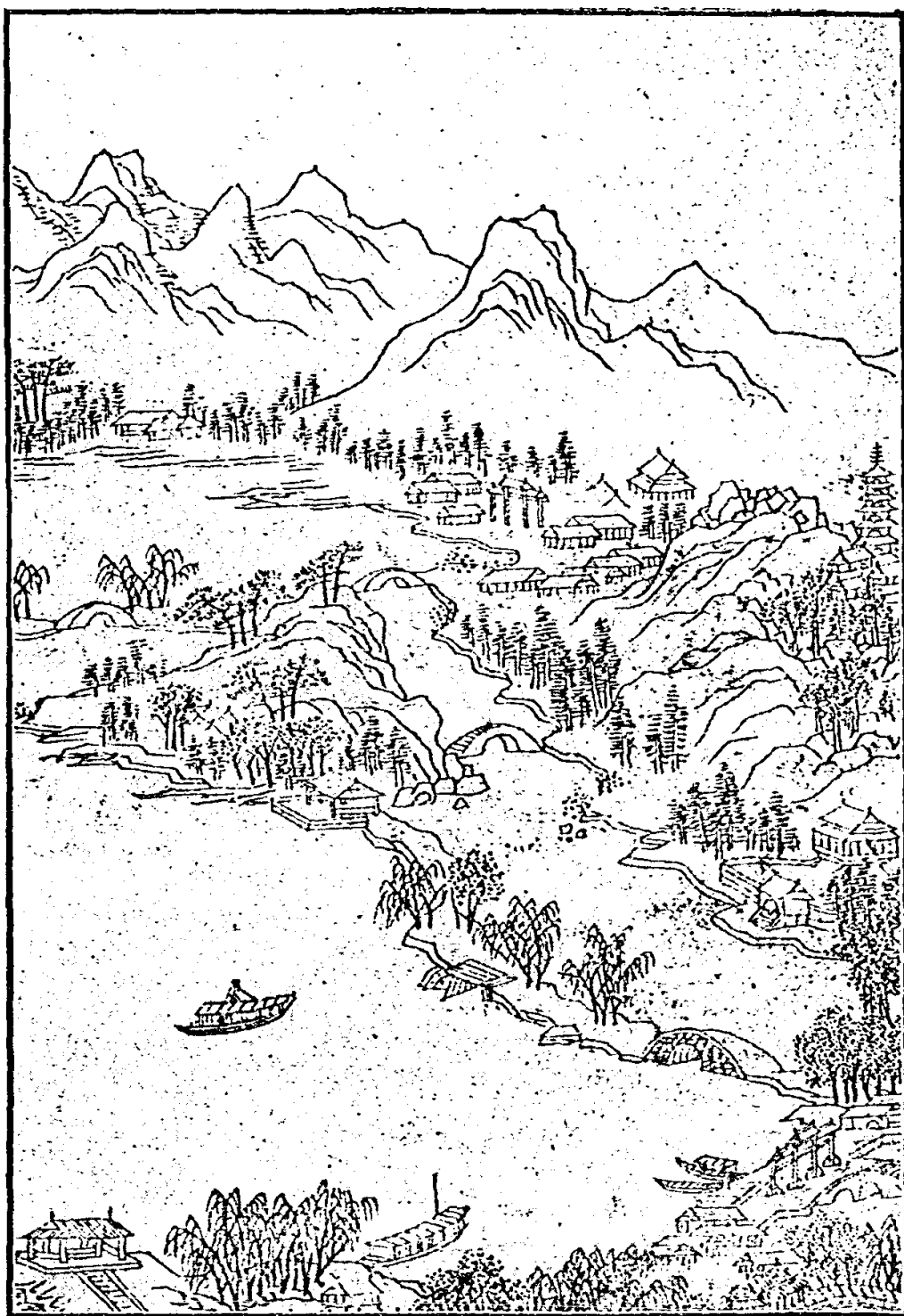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三 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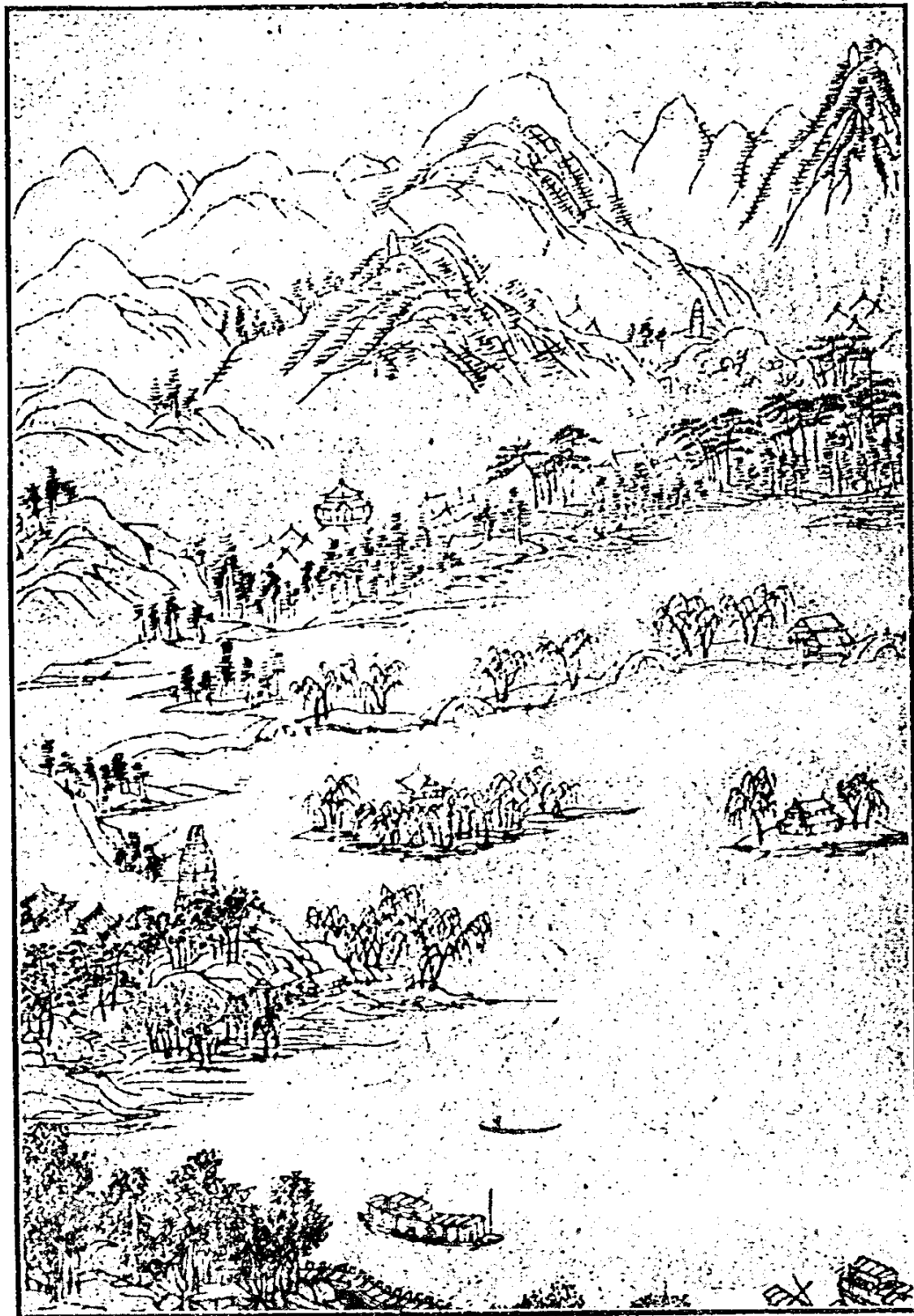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三 柳



天下名山圖 西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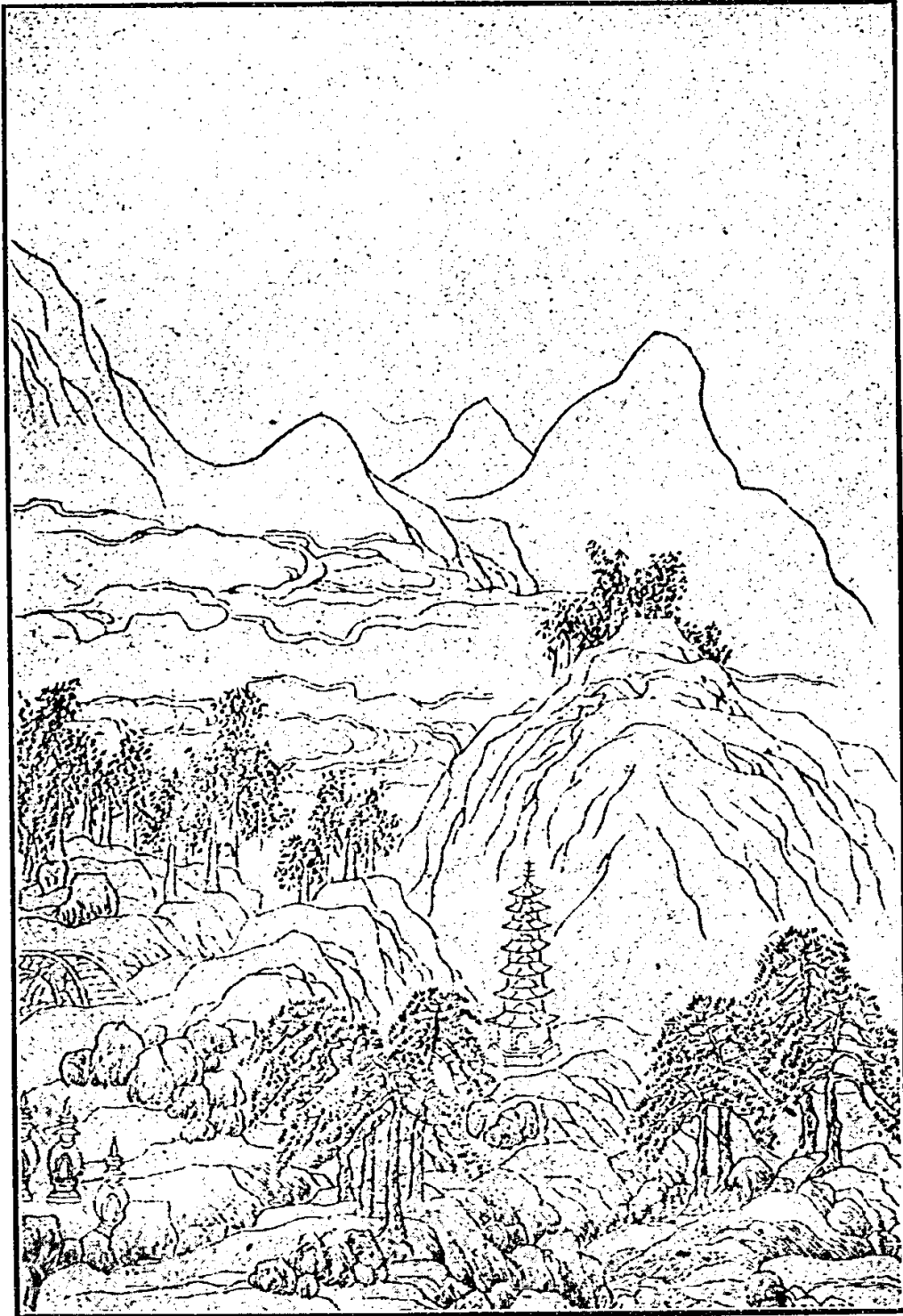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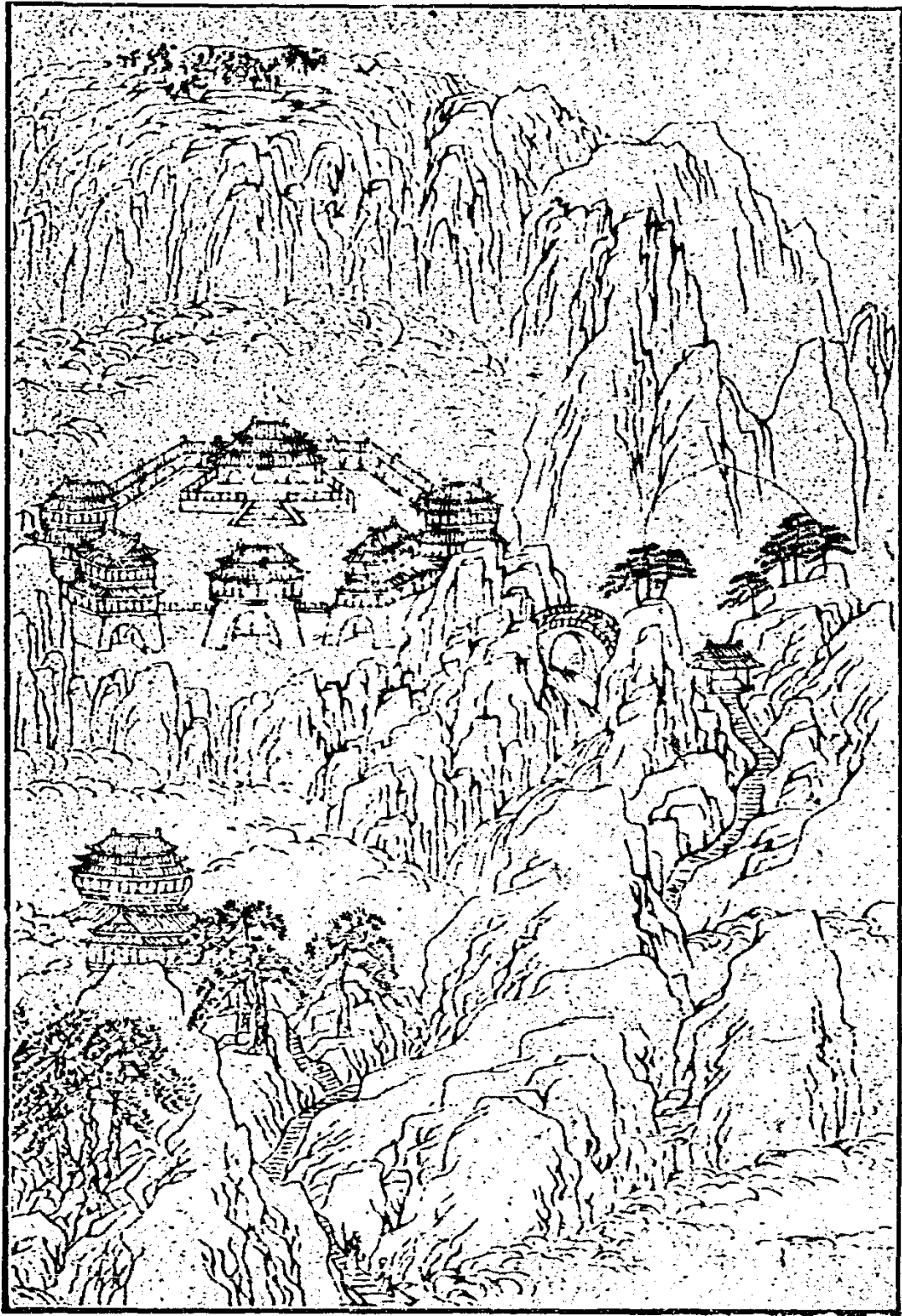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雁宕



天下名山圖 雁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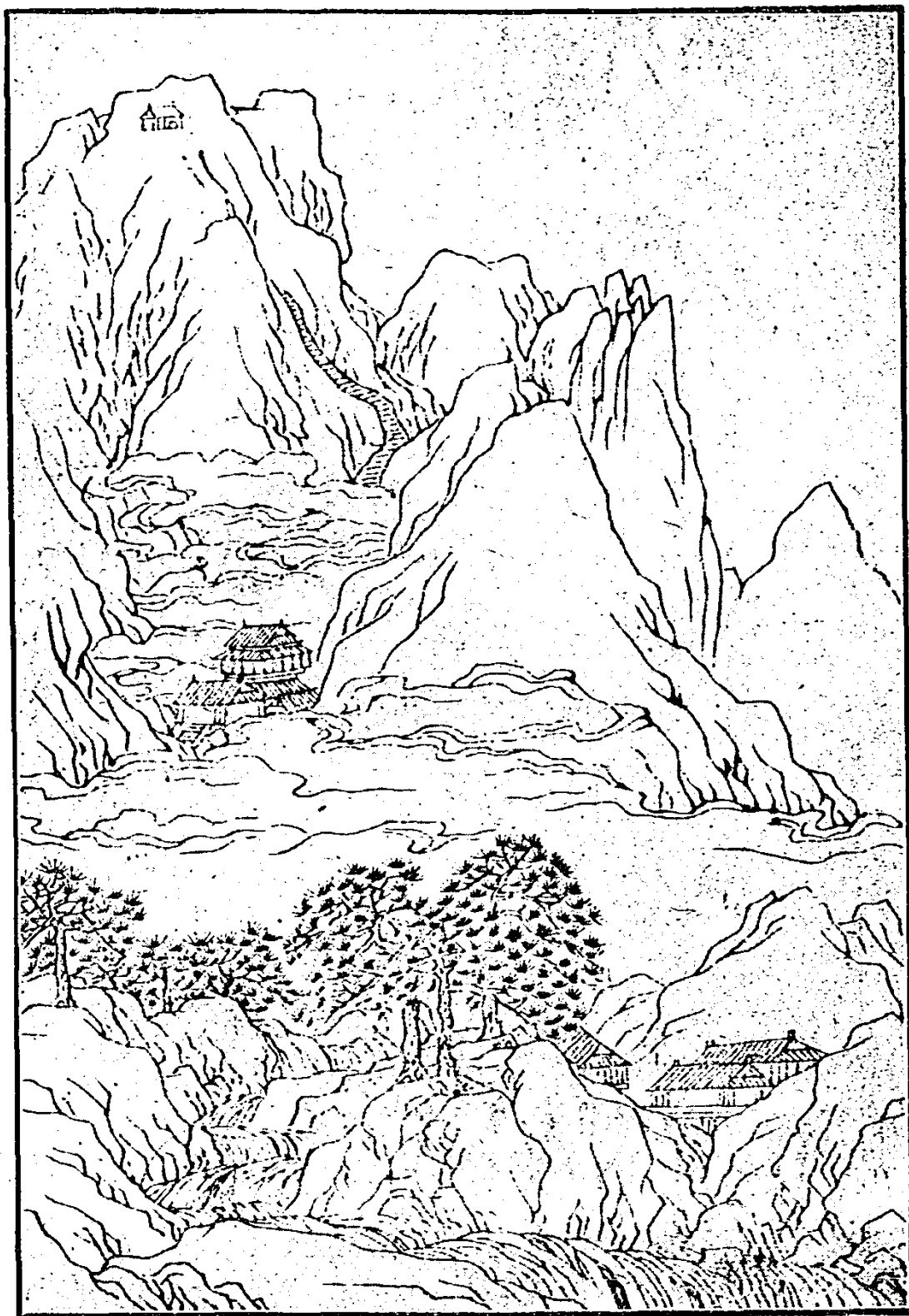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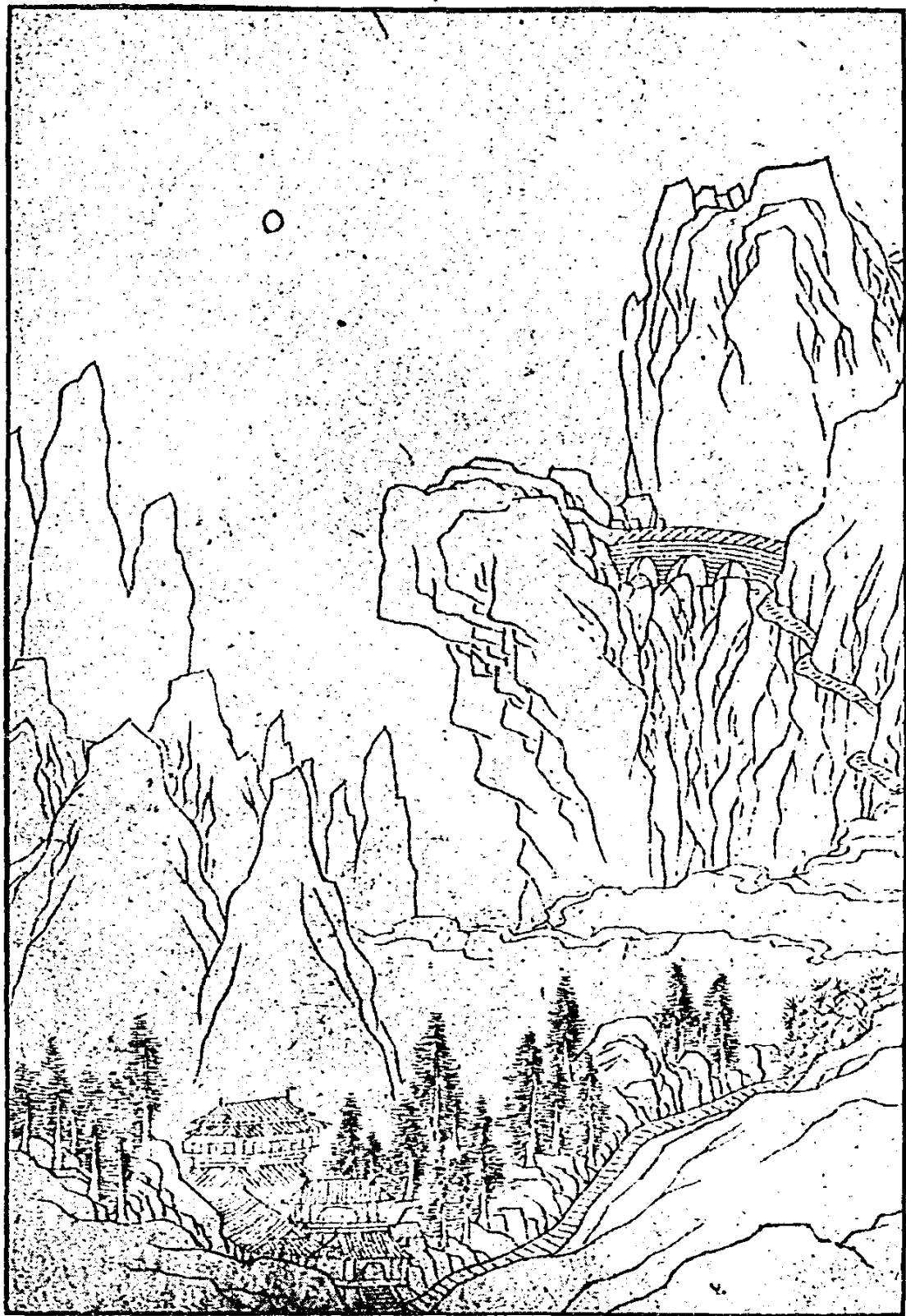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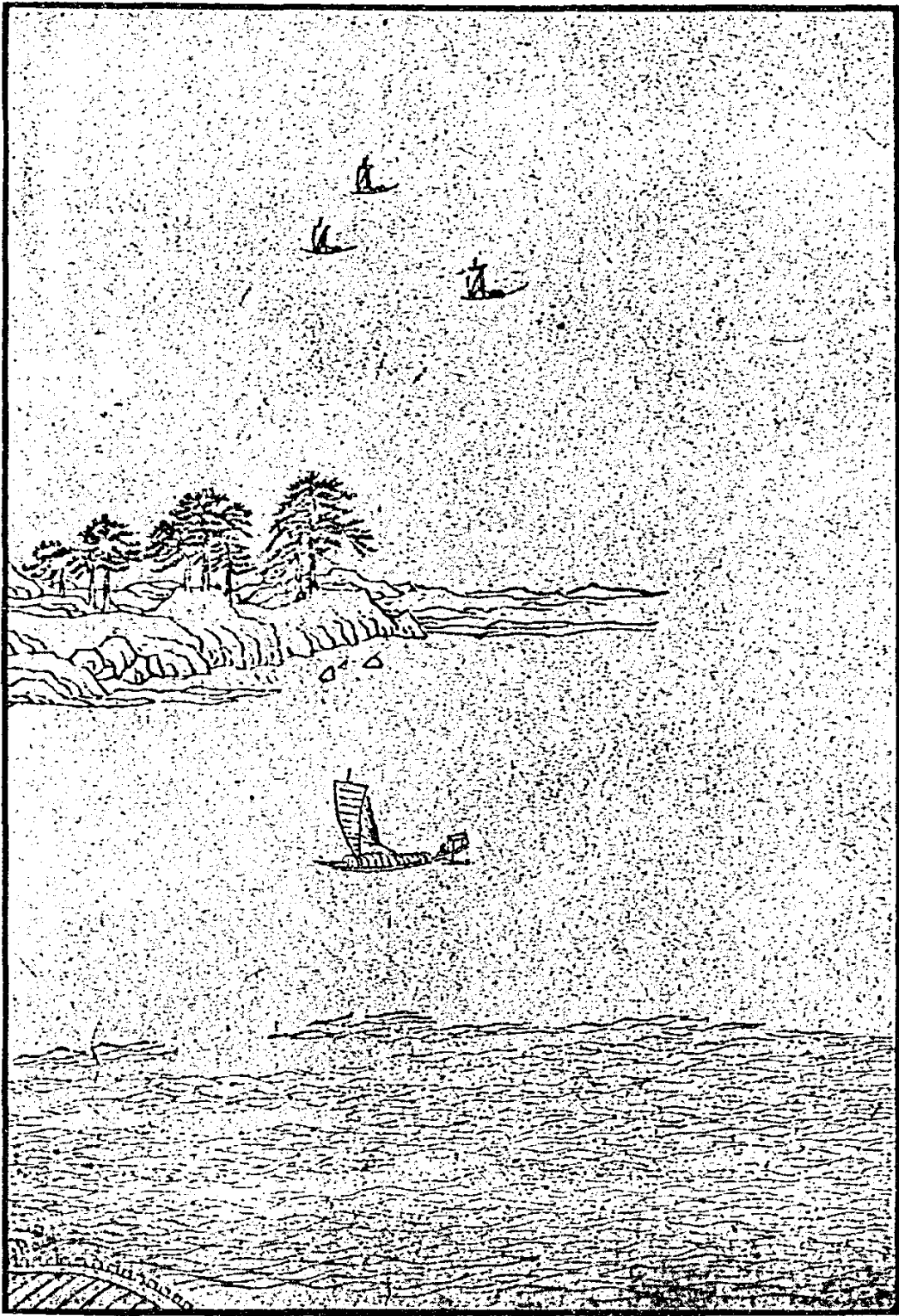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衡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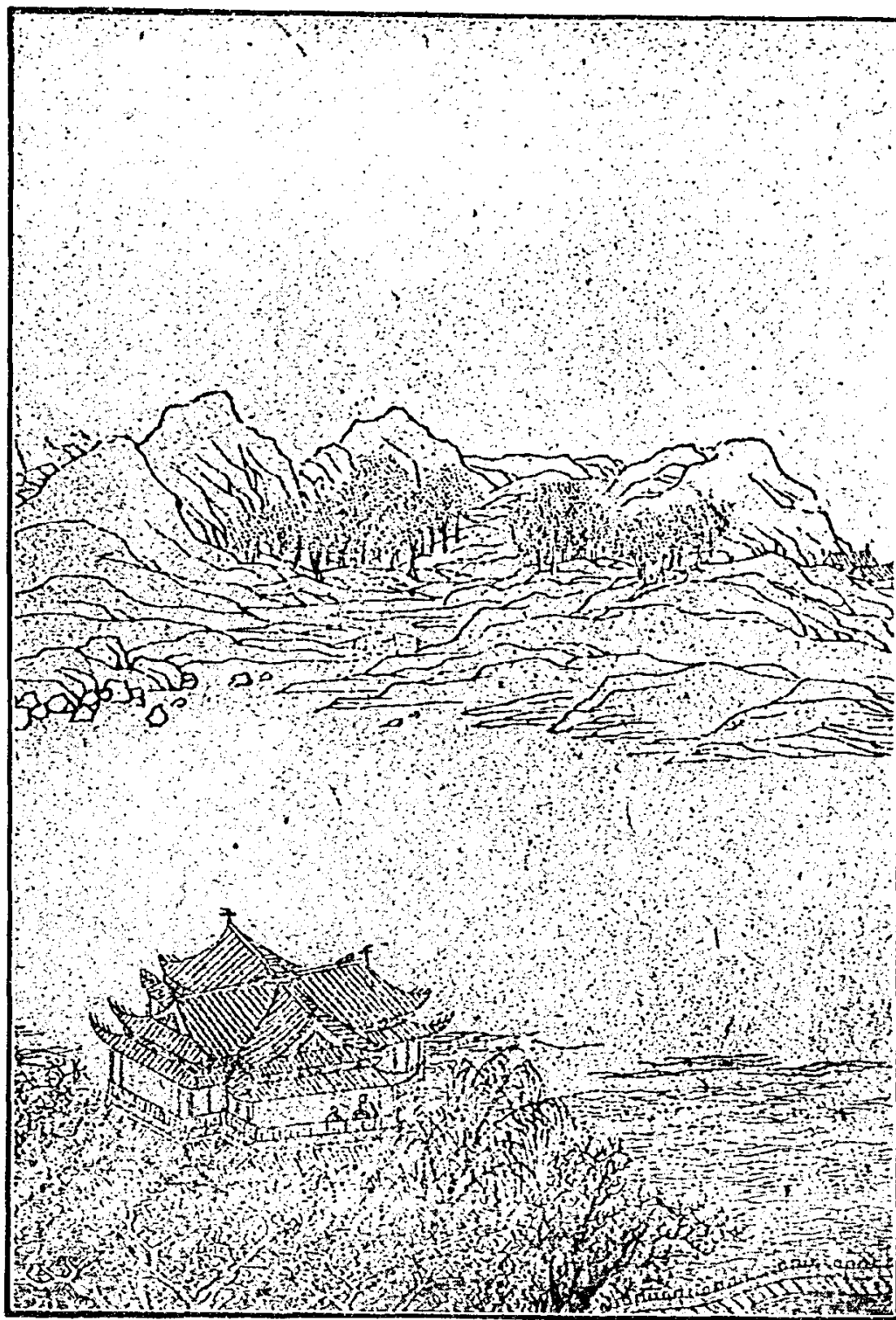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衡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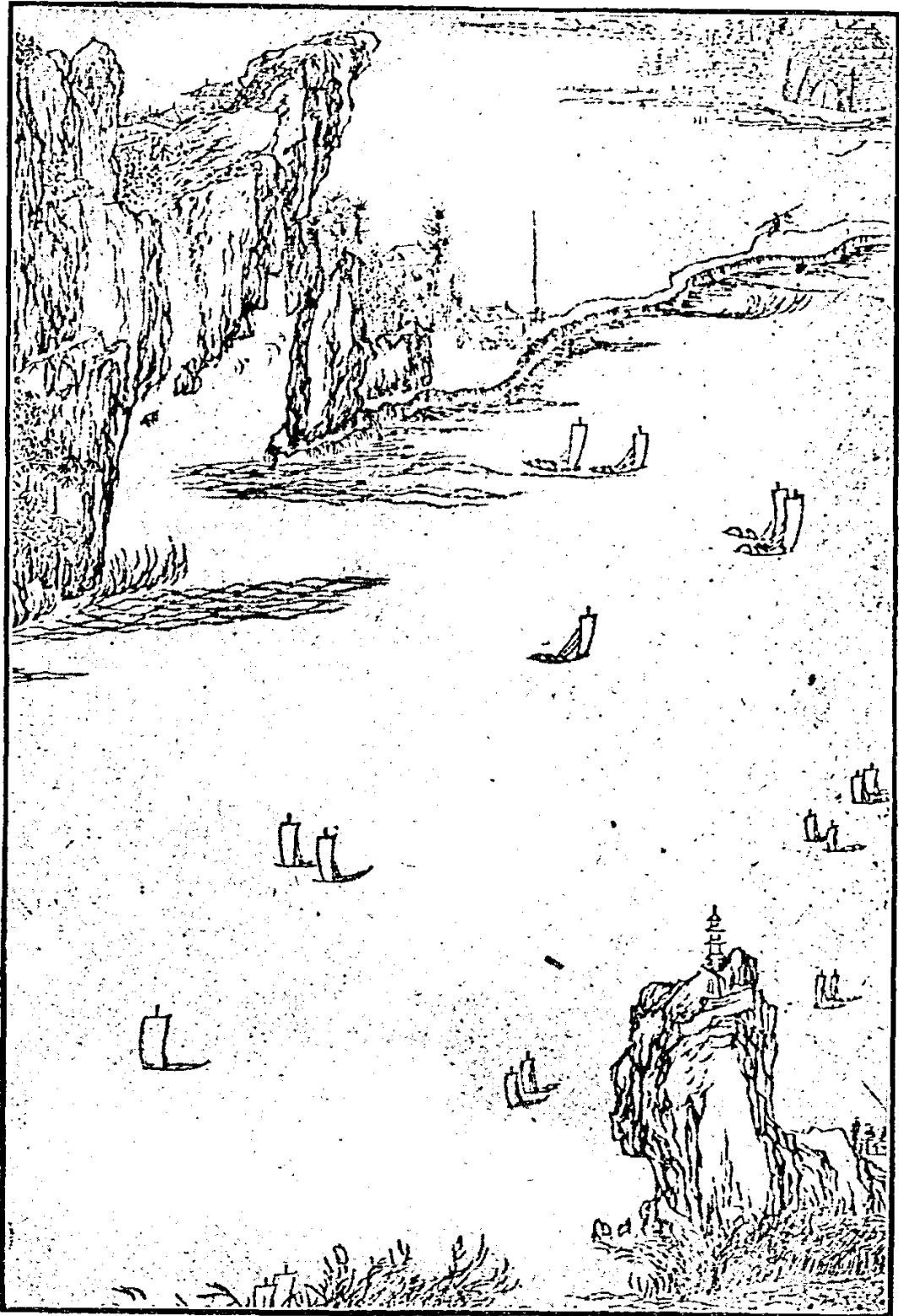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岳陽



天下名山圖 岳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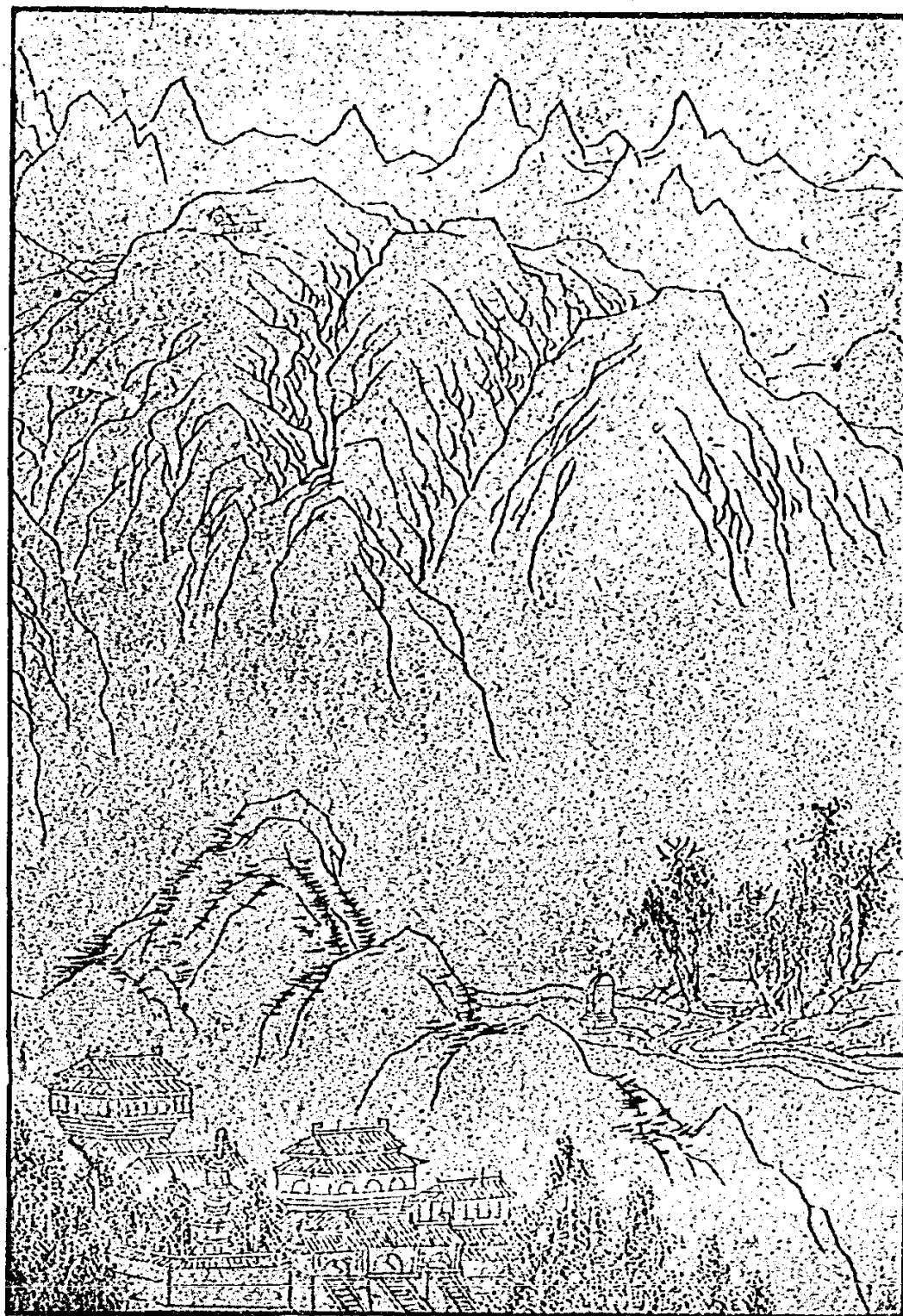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匡廬

天下名山圖 匡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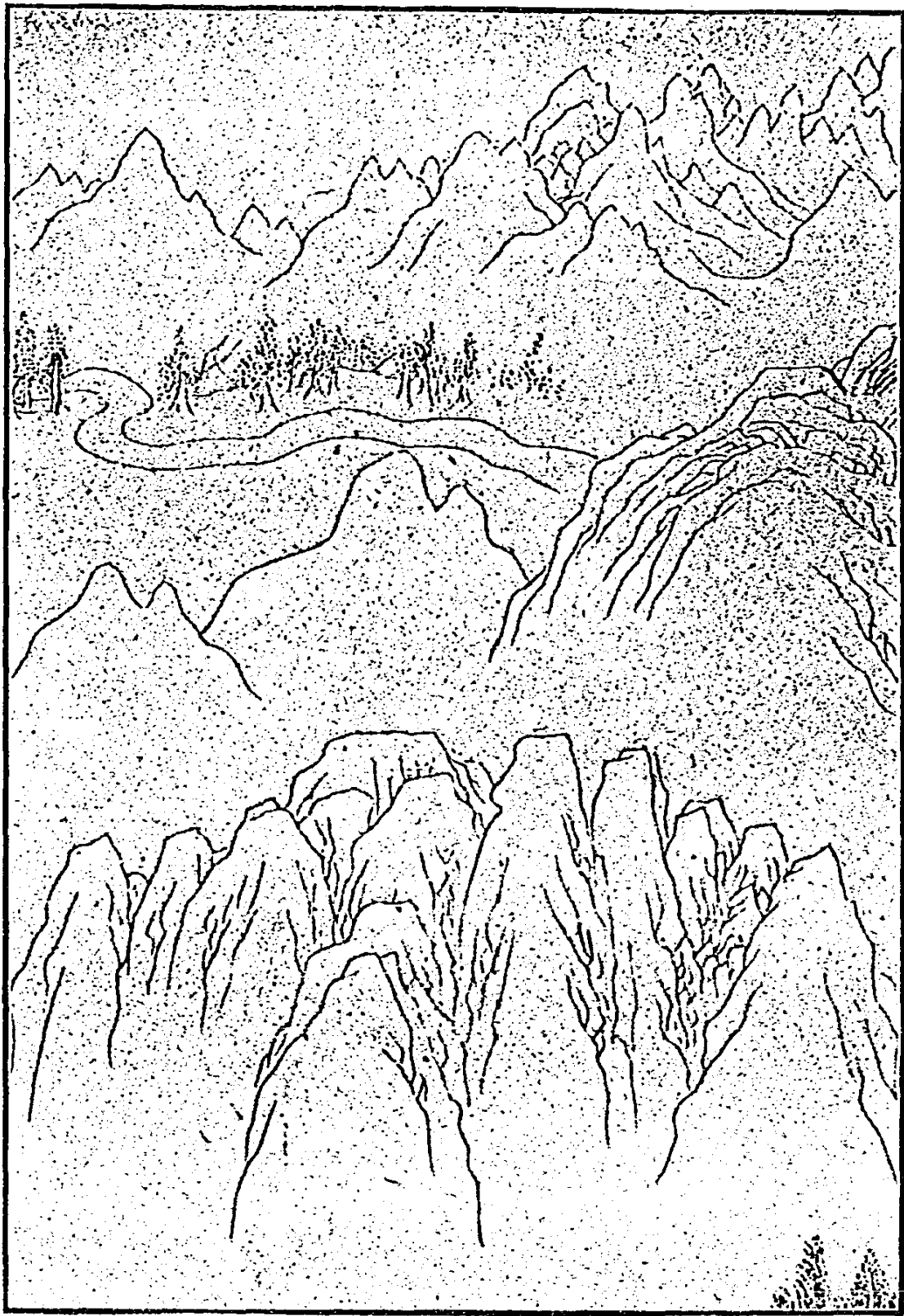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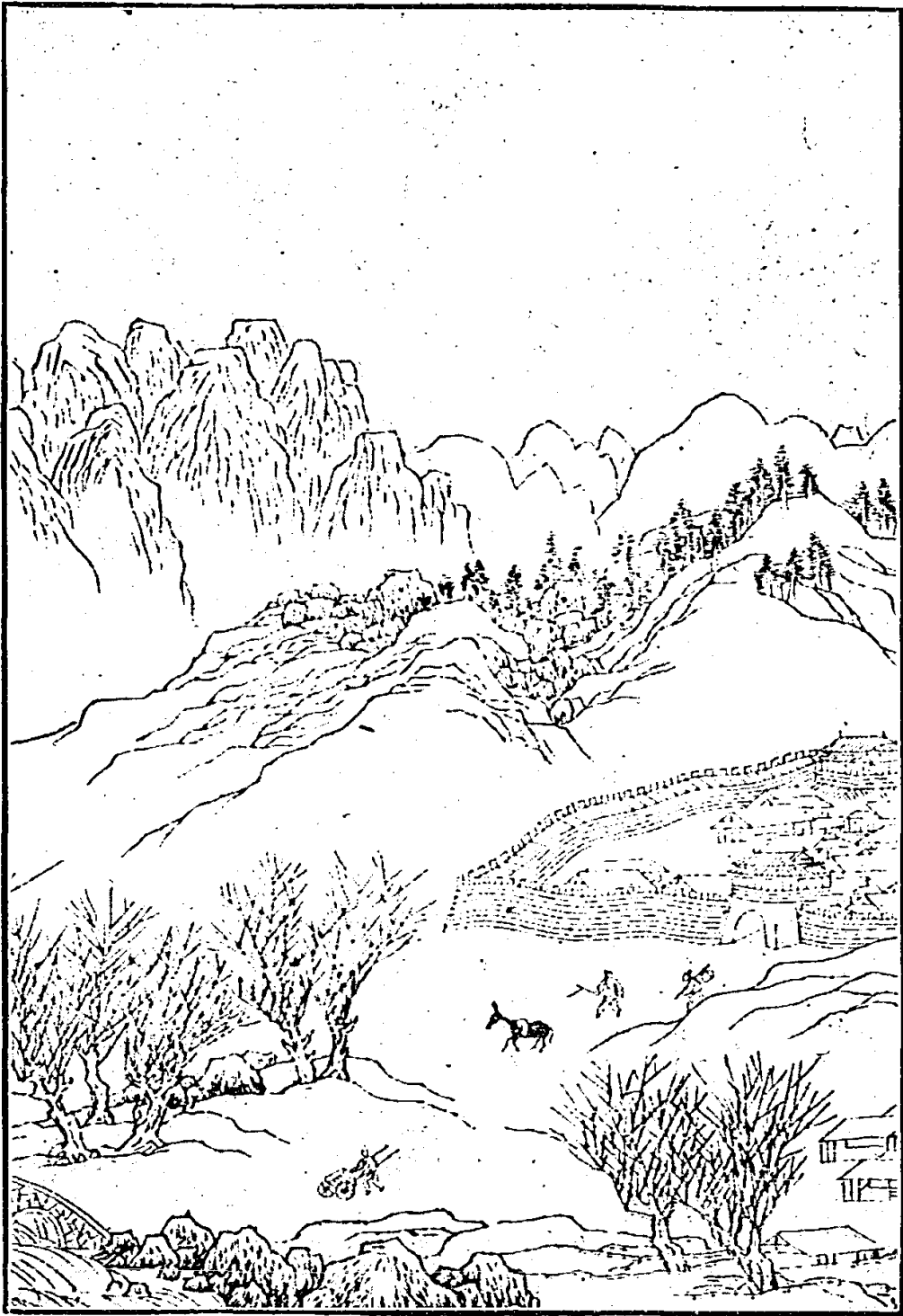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嵩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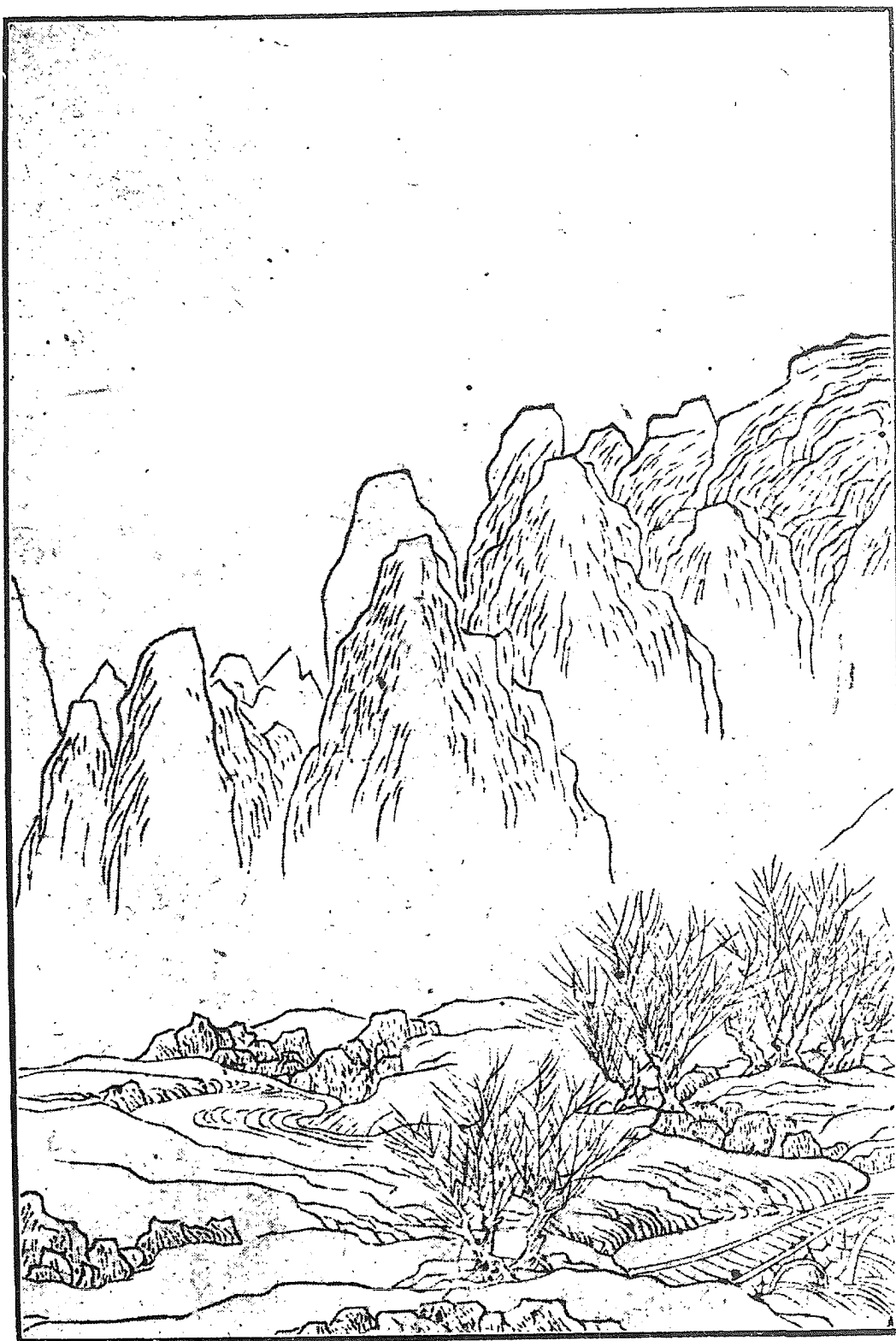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嵩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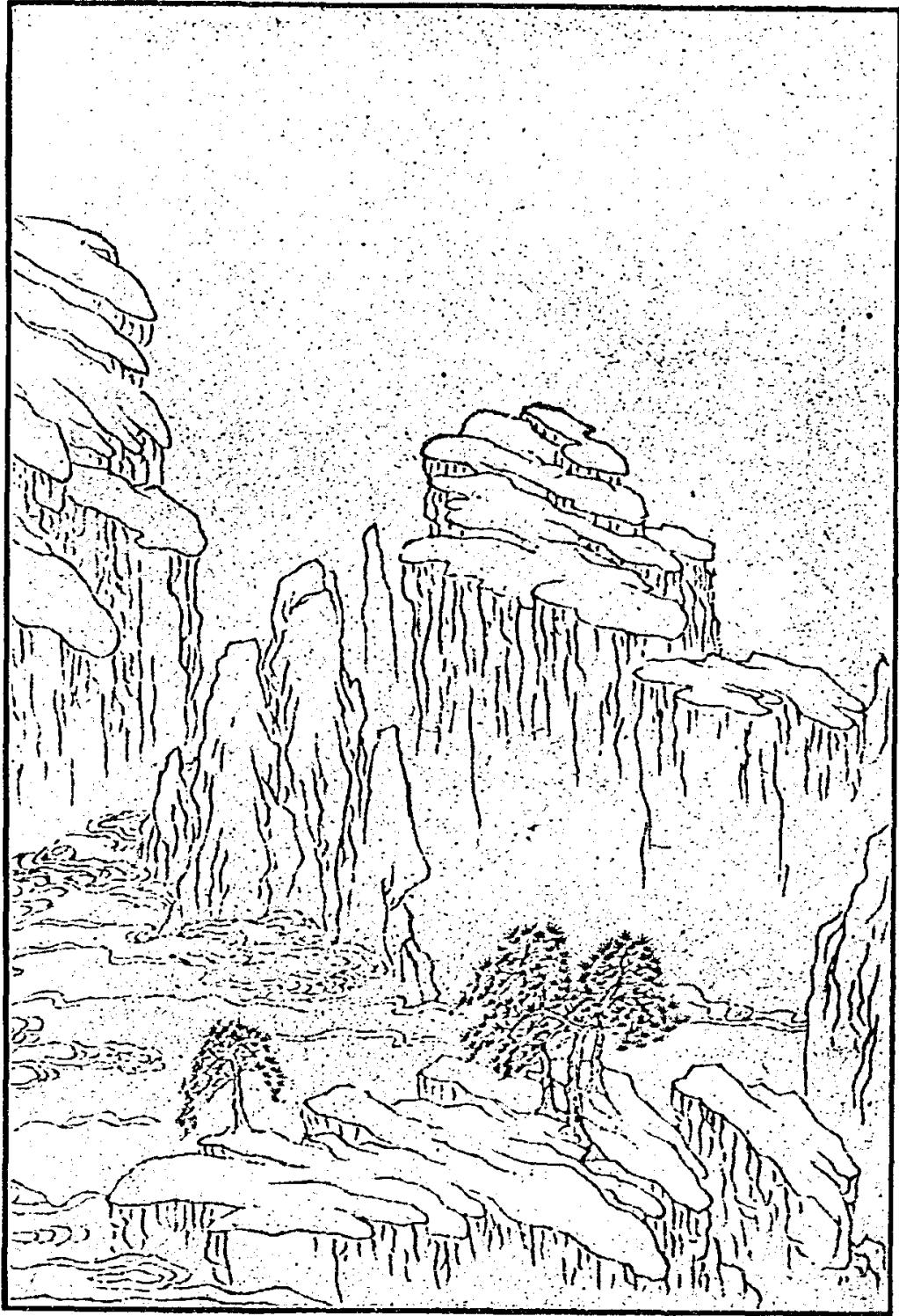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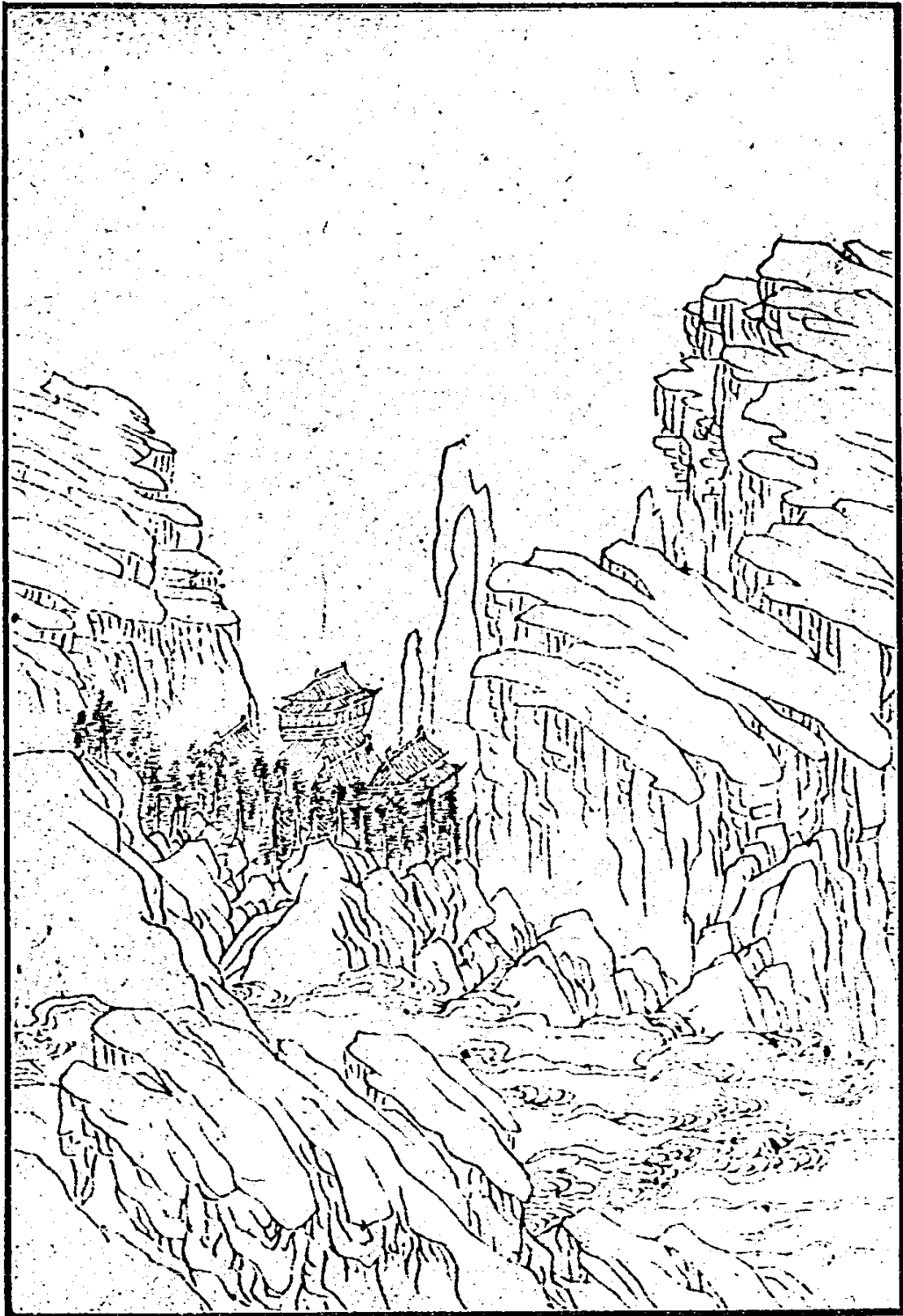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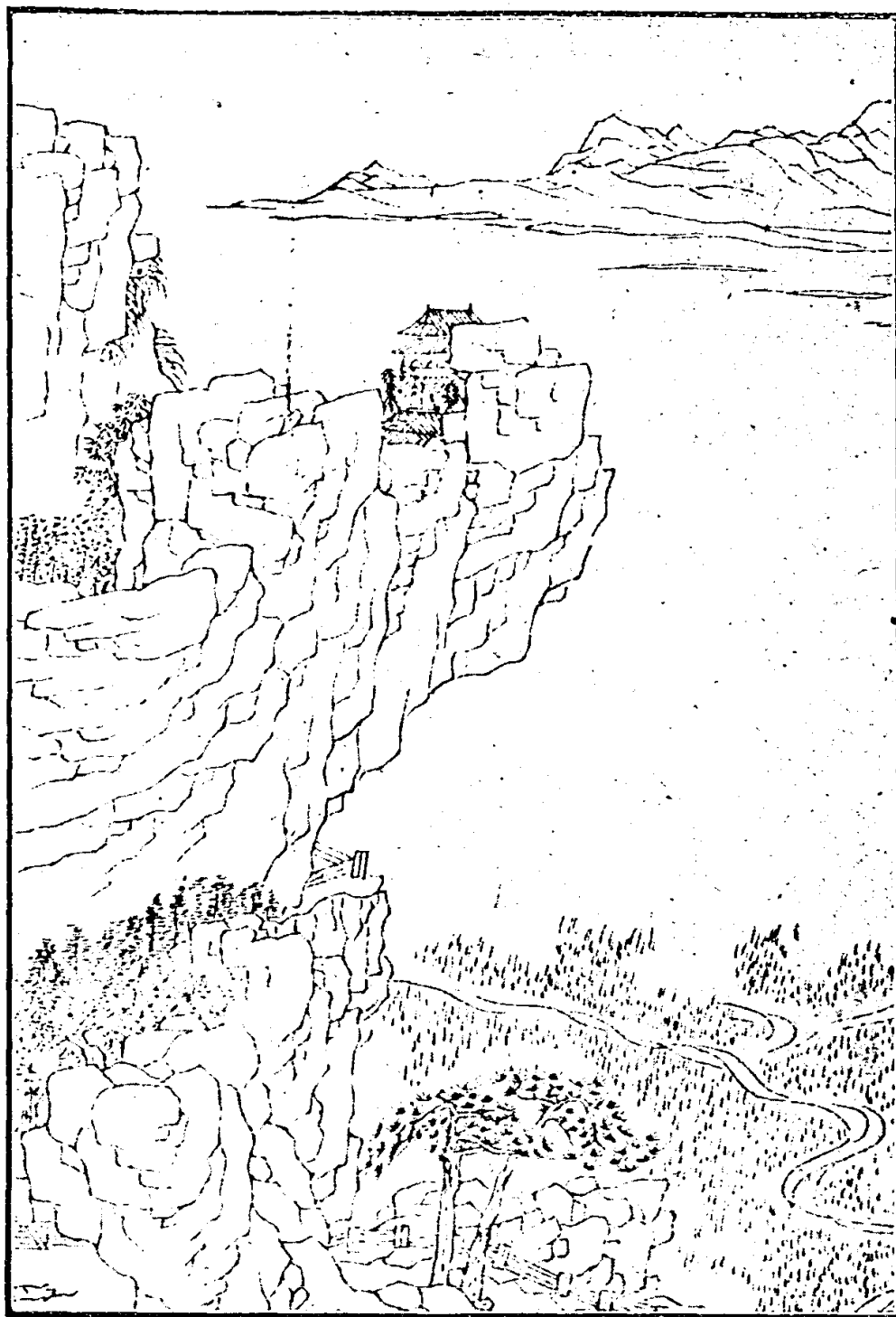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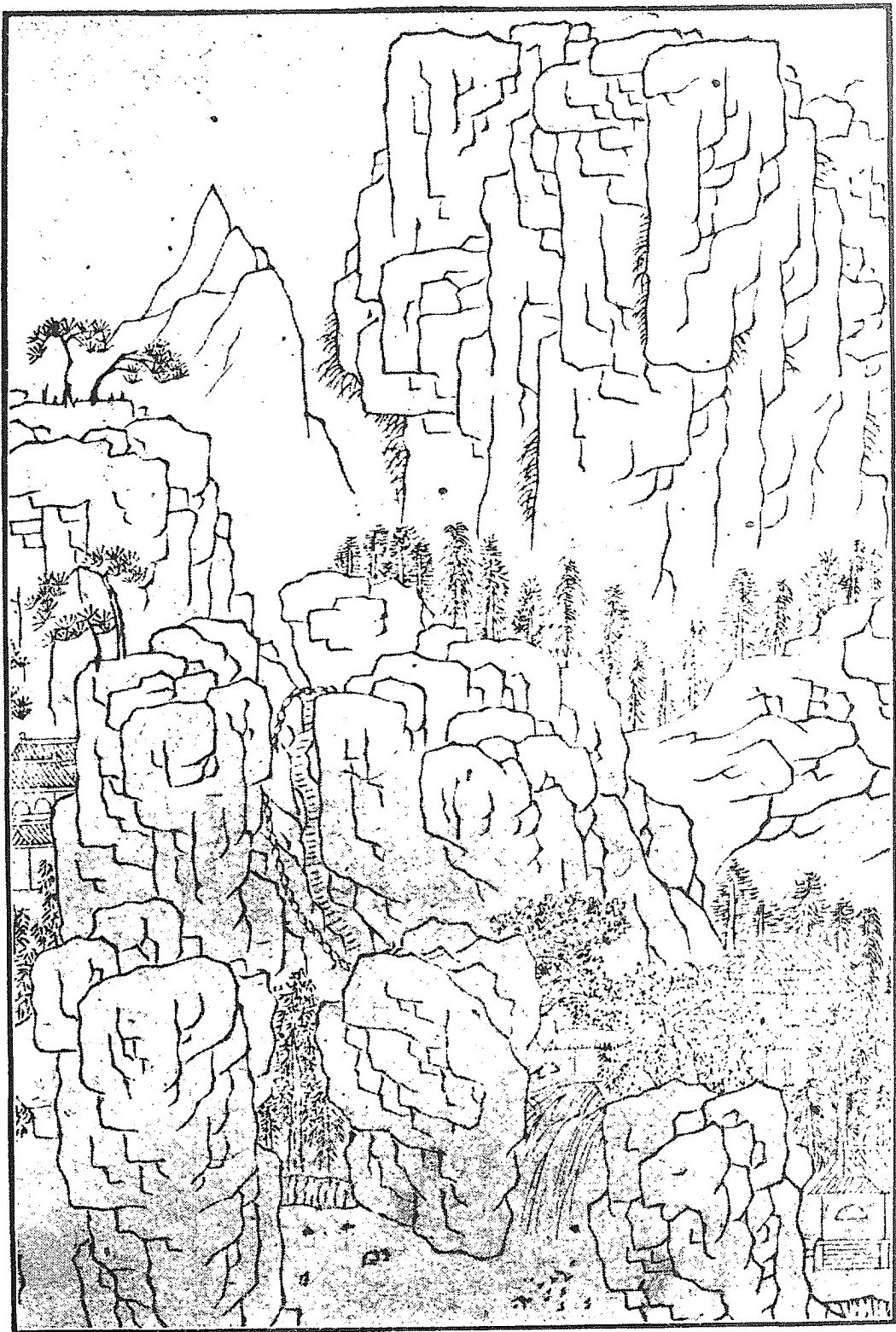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五臺



天下名山圖 華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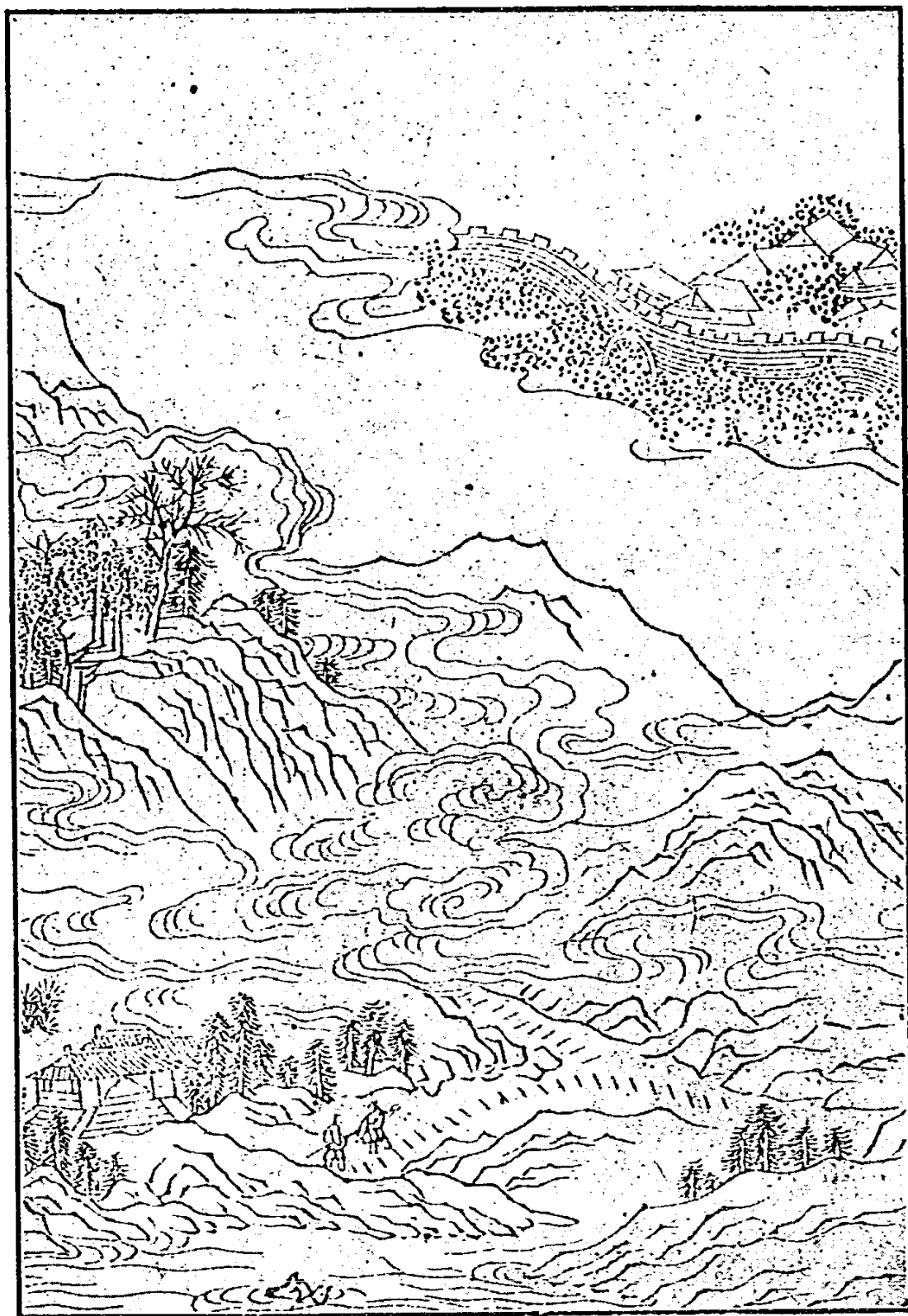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華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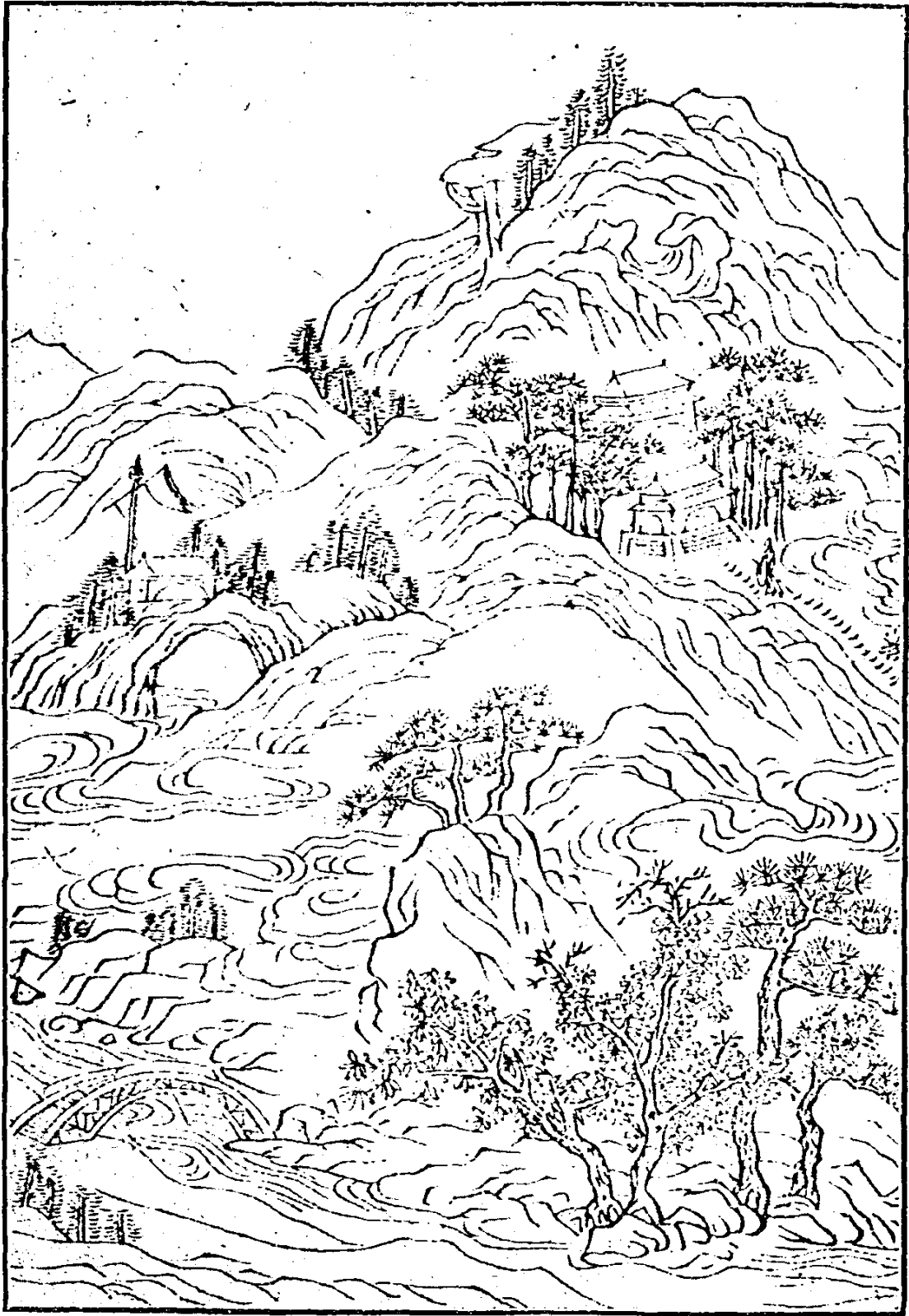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恆岳



天下名山圖 恆岳





天下名山圖 棧道

天下名山圖 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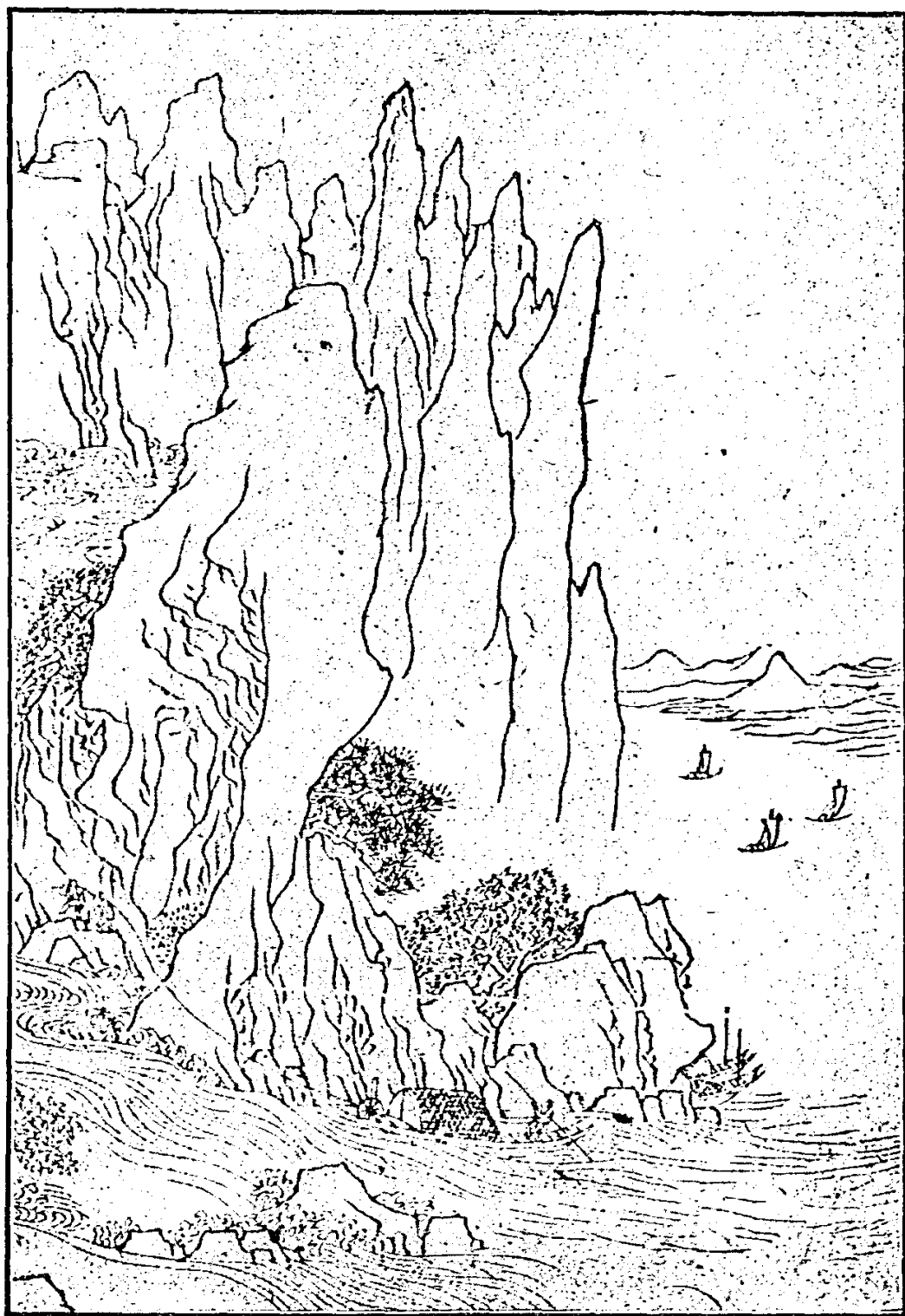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武夷

天下名山圖 武夷



天下名山圖 三峽



天下名山圖 三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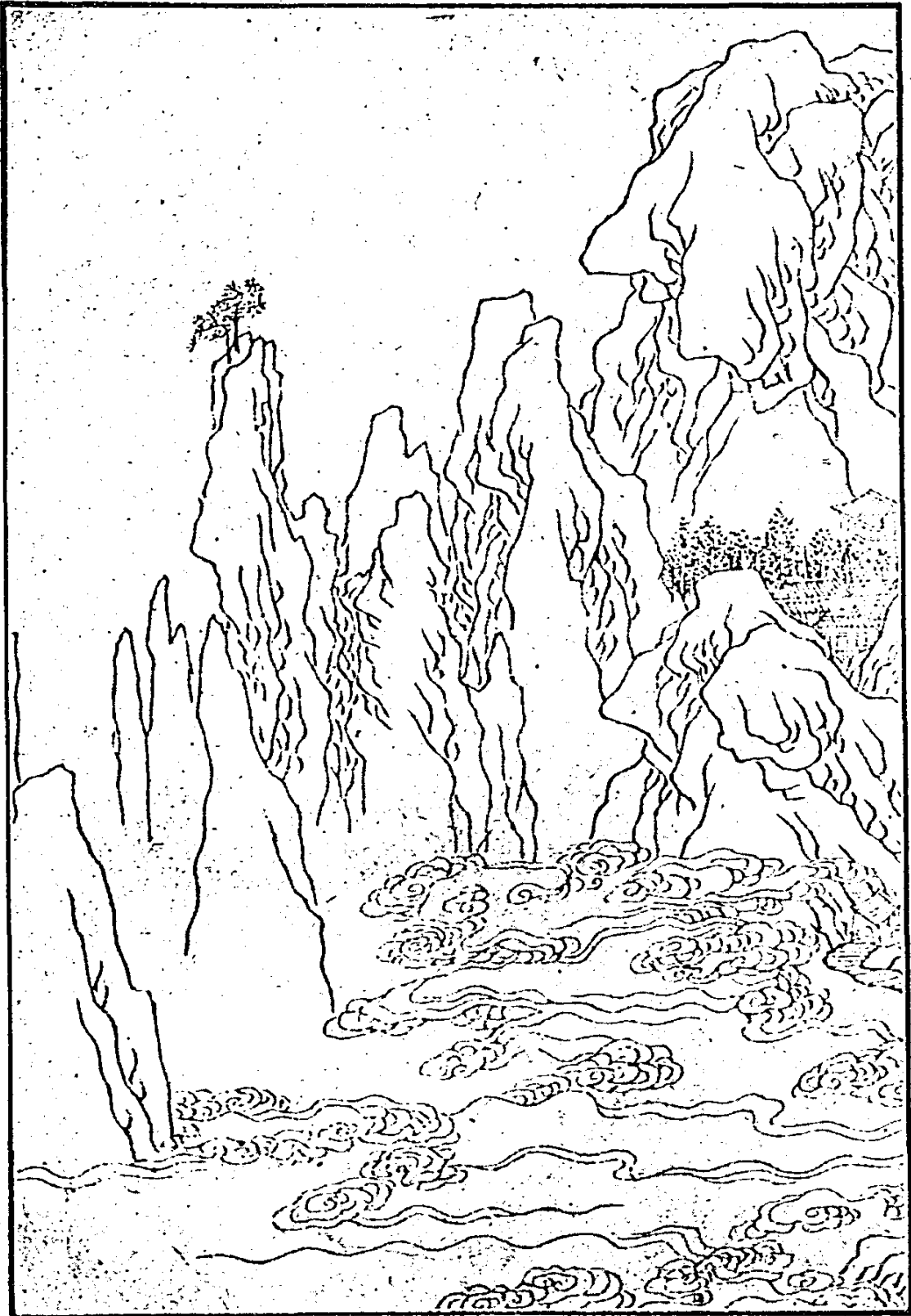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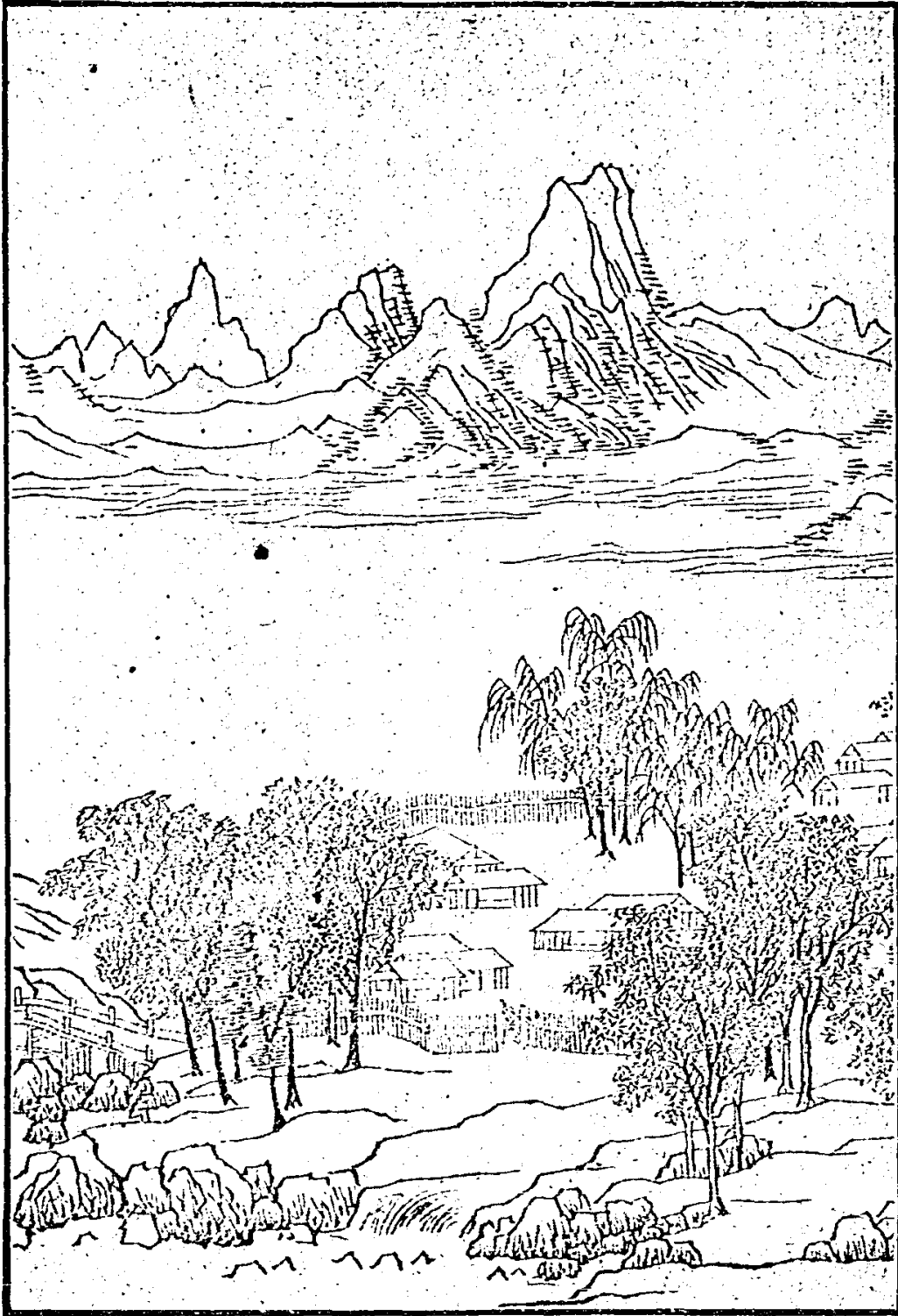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秦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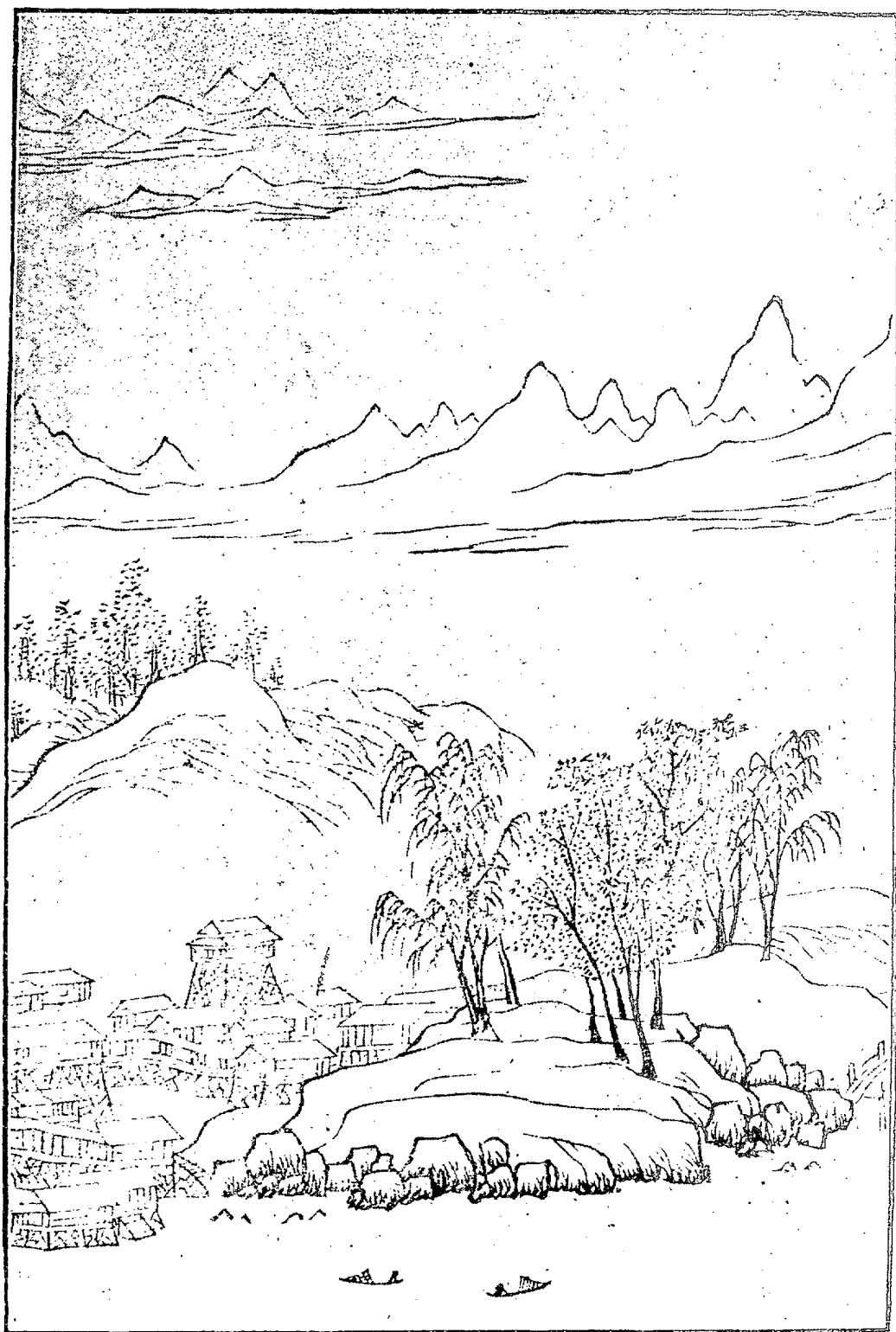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泰岳



天下名山圖 木蘭陂



天下名山圖 木蘭陂



巫山奇遇

坊間從未刊過：獨一孤本。



明版原刻精印：精緻絕倫。

古本風情小說精印一冊有原插圖實售洋四角

(上海中央書局總發行)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直隸

##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榦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擎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翠嶺。俯瞰池波。蕩漾澄徹。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

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蟲鼠齧齧。薜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蒼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儴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椽。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由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涼散傲射。飛薄饒灑。

最爲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旋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 遊西山記

喬宇

都城之西。有山焉。蜿蜒磅礴。首太行。尾居庸。東向而北繞。實京師雄觀也。予自童時。嘗嬉遊其勝。比長登仕。身繫于公。無因而遂者屢矣。今年九月七日。偶休暇。卽速二三友。連鑣出阜城門。指山以望。則烟霏杳靄。近遠參差。舊路恍然如夢。緣溪而北。境漸開豁。梵寺仙宮。盤列掩映。廊簷臺榭之覆壓。丹樓金碧之煒



煌。殆不可數計。又二十里。爲西湖。卽玉泉所儲者。右浸岡。攸。混漾一碧。堤之東。則稻畦千畝。接于甕山之麓。上有寺。曰圓淨。因巖而構。甃爲石磴數尋。遊者必拾級聚足以上。絕頂有屋。曰雪洞。俯面西湖之曲。由中而瞰。曠焉茫焉。如駕遠翻。凌長空。予與客浩歌長吟。舉酒相屬。時天高氣清。木葉盡下。平田達村。綿亘無際。雖不出咫尺之間。而騁眺于數百里之外。羣峯拱乎北。衆水宗乎東。盪胸釋形。將與寥廓者會。已而客進曰。此地美矣。西山之勝。恐未止如是。夫登高不躡其巔。池深不窮其源。要非好奇者。于是復命駕西往。踏長橋。渡盤渦。又五里。抵玉泉山。山下泉出如沸。有亭。爲宣皇駐蹕之所。瀟爲池。清可鑒毫髮。扣之而金石鳴。灑之而風雨至。其瀾愈達。其勢愈冲。瀾崩簷。所謂西湖之源也。岸則檜柏松杉之蔭鬱。洲則芰蒲菱荇之偃敷。幽龕古洞。行宮荒臺。又爭奇獻秀于左右。予乃踞大石。濯清流。頽乎其旣醉。浩乎其忘歸。不知世間何物可以易此樂也。夫西山之勝。雖非一日所周。然甕山之高曠。玉泉之幽邃。其大率已得之矣。抑何必陟纈坑。披蒙翳。如鄧詭之數月山行者。然後爲快耶。且茲山自唐虞以來。下上數千年。或爲列國。或爲名藩。或割據于英雄。或侵併于夷狄。咸未有六

一統如今日者。豈天固遺之。以壯我國家哉。

## 遊房山記

曹學佺

萬曆己亥。正月立春。予在都門。縱觀燈市。因與陳參軍道源。出盧溝橋。西折之房山縣。早間。千百成羣。觀聽喧雜。忽入幽僻。則蕭然形影相弔也。夜始抵縣。路迷無人可問。到亦無一人識。投逆旅舍。食訖間行。斗大一城。半爲山根。月色皎潔。積雪地上。是去京華未百里。正上元之初夜也。人家皆閉門。有三四人。酒酣擊鼓。歌唱于市。以爲狂。忽覩客。詫異目攝之。予亦趣旅舍。主人曰。歸何遲。城中夜深。有虎飼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龍蟄。聞人聲。觸其怒。必震起。予相顧咋舌。此光景夢寐所不到也。明日。問入山之徑。無人知者。有老叟備于寺。願爲向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光。曰孤山口。皆與山勢爲升降。人屋上結茅。蓋以石皮。冰溜掛簷間不絕。澗邊有殘冰。馬齒之解饑渴。無賣漿之家。馬上食所攜餅餌而已。孤山口始有一翁。迎客入。致敬敘杯酒。聚村人看之。過則崇山如環。幽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踐苔捫蘿。乃至山麓。有一菴焉。爲諸峯

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客始休車馬。結束以入。亂山巉巖。兩壁相距。中開一線。鳥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卽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半跬。高數百磴。左右兩鐵。極長百尺。山巔下垂。陟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迫無極之巖。而右臨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菴。可憩。折而東北。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菴縱橫稠疊。處于懸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獨上方寺正中。如負屨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旁有兩澗流下。聞而不見水。其上有冰封之耳。又東折而往。則窺巖層陰。雪堆未化。獨有古柏青青。龍蟠虬舞。出雪之上。其崑軒揭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燕壘。澗下有泉。深三尺。廣倍之。面一平臺。又十倍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避。盡挈其山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僅滿斗。今山卽名斗泉也。山下有洞。尙隔一山。說者以此山空腹寺徑達洞。然人必自其上。上行必徑前峯。孤圓突兀。形如摘星。望之甚憚。陟亦可至。峯半可頽諸菴。巔亦劣平。尙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城。僧家依洞爲窟。石床茹扉可掬。爲客煮茗。初不得水。以葫蘆係腰。至洞裏取水。曳之出入。尋縛枯藤爲炬。鱗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卽黯黑無光。三洞是一小竇。圍可

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匐。束身蛇行。卽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倏高廣。燎炬不見頂。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光如珠。于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躡前人背。丈餘復空闊。但霧氣蒼塞。履滑衣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尙不窮。云過此無奇。興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剗爲琉璃。踰寸明徹。其境之最著者。曰蓮華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眉祖師。兀坐巖畔。眉修然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鐘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盡。曰雪山。森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有重樓焉。以雪爲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仙人橋。跨清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敬正各狀貌。曰接引旛。從頂倒懸。縹渺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不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若隔世。驚喜異常。明日下山。復從孤山口支徑。之小西天。小西天者。卽石經寺也。寺在絕頂。天然成洞。洞藏石經。故云。其東西兩峪。俱有寺。兩寺若張翼然。由寺至頂。尙五里而遙。無不因山爲徑矣。山腰有亭。又有石井。上之爲洞者二。又上之爲洞

者二。其東爲小洞者一。祠火龍。辟而邃。有泉孺孺出。西折而上。又爲洞者一。再西爲大洞者一。卽石經堂也。形方如矩。平視如幔頂。中奉金身如來。修丈餘。跣而端立。足踏石板。下藏玉匣金瓶。貯舍利三顆。東北壁上。嵌法華石經一部。西壁爲雜經。有白石柱。以豎四隅。若撐其頂。洞之底。復有二洞。不可測識。總之。七洞皆藏石經也。石經版約方三四尺。層累相承。以洞口窺之。有煖氣襲人。但石扉封固不可開。開則有風雷之變。攷碑記。自北齊至隋。有沙門靜琬。發願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徒續成之。歷唐宋遼金。功始成。其半在石洞。半在西峪之寺塔。噫。真希有之事哉。

## 遊東山記

王• 惲•

至元辛巳歲。春三月。予按部黎陽。膏樹連朝。明日。夏孟丙寅朔。天宇開霽。大伾堆阜。景明風澹。晝如也。拉友人宋祺。洎諸屬吏。囊筆載酒。來遊茲山。遂自西南。騎而陟阻。抵岳祠上。旣祝香。步上中層。至濛鴻亭址。讀刺史邊元勳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頂勢夷衍。卽李魏公中帳。蓋恆之絕巔也。山形再成峻層石

壇爾。東北行百步。陰崖崎嶇。扶掖而下。憩龍竇巔上。少焉。降觀西陽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真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風格。其龍崖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若螺殼然。窺頂而去。窈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徑口。鼻哈呀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和以侯爵錫之。不幾于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也。相與稽首彌勒。莫象具鑄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爲高齊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魯元翰。張淨休。賦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連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牽城。登紫金山。觀仙人拖裙石。石水蒼色。苔昏雨溜。髮華漬裂。誠若辟績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隸刻幾滿。皆奇筆也。遂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旁勒建安人徐閔中泉眼銘。雨藓模糊。略辨首尾。於是躋巔會勝。主人取軟腳例。開樽連酌。觴詠纒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迂。登頓之勞也。旣而寒日下。悲風來。逕北麓。穿蒼城。按觀隋唐廩制。未刻。入自北門。晏羣賓于清白堂。酒數行。張鄭諸君舉觴囑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融。盍簪而來。似非偶然。第遷變已來。三山濯濯。等爲丘垤。其能極宣城之賞。當子長之遊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瘴嶺也。羊

公一登而名垂宇宙。况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關河大地。形勝依然。斯行也。垂橐偕來。翻載而去。幸吾子筆之。歸爲兩郡光。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筵名其間。爲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甘逋客迴俗駕。幾何不爲疊嶂攢譏。山林見謝也耶。

## 遊香山記

王衡

丁亥春三月。余從友人。自香山至人山頭。爲他事所迫。不頓舍而返。無足記。記其次遊。六月十日。偕汝增。懋錫。季梁。各跨一蹇。出高梁橋。轉而北。楊柳行植者三。余從中央水次行。以取涼。城堞寺角。時時與繁陰相媚。進而河漸廣。界以長堤。爲西湖。湖在堤以左。蓋芙蕖菱芡之藪。堤右則皆秫田豆場。長楊左右障之。時荷花已開。甚纖縵紛敷。淺深在水。植者如翹髻。偃者如羞粧。菱芽菱花。重以青黃相間。乍而鬚甲顛倒。好風將百和香來。余急披鞍迎之。咄嗟間未得其似。汝增忽笑曰。嘻。何乃似我江南三月天。鶯花菜麥田中耶。余大笑。浮一大白。嚼其言。湖故多種魚。鷗鷺鶉鷀之屬。下上曠魚。低飛淺踏。花枝顛顛然。香且不風。

自動矣。數里爲龍王廟。廟傍湫潭爲龍潭。又一里許。而荷花與湖尾俱窮。穿青龍橋而西。得玉泉山焉。山培塿耳。而土紋隱起。衣纖草作蒼龍鱗。其下爲池。儲泉而亭之。曰壑湖亭。水眼噓泡。螿螿若飛星之相追。其東爲華嚴寺。寺西泉一區。正紺碧而清可辨羅髮。使得美篠覆之。豈令人痛憶玉女潭耶。出送晚霞。而歸宿于山之深翠中。明日。渡兩石橋。循溪轉。蔭于臥佛寺娑羅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聽泉亭。上余公墳。余公蓋先朝貴璫。彼輩世修其事。以不蕪廢。宋司馬石槨。任女好爲之耳。獨奈何構泉斲石。動至束花礙草。爲勝地作祟也。殿前石池一。而橋縮爲二。中蓄五色魚百千頭。余解衣盤礴坐。而施餅餌焉。嗷呶相呼。雲隊再捲。若爲魚麗以仰攻者。至香山。可一里。蹟路深曠。夾道盡白楊青檜。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邃者。曰怀憩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怀憩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尋舊遊焉。已乃過來青軒前。兩山爲距。而虛其襟以捧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顧謂此地宜月投枕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短垣疎柏。不蔽外景。涓人發白石爲階。其淨若拭。余歎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



斯丘矣。笑而出。望之東壑中。鬱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果遊。歸待月於軒前。月初東出。光始及殿。俄而茂林延之。浮浮漾漾。若鑊玉葉置水銀池中。靜若淪光。蕩爲碎影。在有無空色之間。檻下流淙泌。瑟以虛寂。愈聞。時或白楊籟風。犬唁鷓夏。若羯鼓之介胡琴也。旣而山市中。又有倚簫炙管者。余卷舌爲清嘯以和之。流楚曼聲。若自寥天中飛來。意樂甚。願酒囊且罄矣。滿傾而飲之。十一日。自雙井踰一小嶺。而觀所謂晏公堂。曹家廟者。無他佳。第白雲冒山腰。遠不百弓。幾可手拈。而隔谷樸人聞。絕似若與我語語者。亦足當一奇耳。下十餘里。渡佳樹流水。而玉泉之厓始見。望西山。層巒遠岑。絳宮縹瓦。隨雲光日影以幻奇。乃急馳北山頭。悄然四顧。謂自此失西山矣。及糊堤而復得之。意方與山容相親。而荷香鶯韻。復橫來撩人。流盼不能已已。殊恨我六根之用狹也。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逶迤不如。而菡萏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菰蘆。開陂隄。以盡田荷花。至山膝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

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雖然。人苦不知足。以予株坐此中。如春時不解鞍之遊。嗅殘花數瓣。亦自謂爽然。視斯遊所得。多寡何如哉。余故於茲遊有專記。而前所過人山頭者。巨石怒撐。蹲伏甚偉。爲北來諸山之額。其勝亦不可沒也。因附志於此。

## 遊盤山記

袁宏道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熊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挾石鱗出者。嶮崎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仄焉。若半圮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夭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鬪。故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盤泉。次日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爲小潭。白石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斫而上。

險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濺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峯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爲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曲筍。銳而規。上爲宰楮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翻雲抹海。住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闊以掌。山石礮右臂。左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險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枰石。方廣可几筵。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拌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面有洞。嵌絕壁。不甚闊。一禱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殆已將奈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卽山行道也。僧乃跣。蛇矯而登。下布以縋。健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石膩且外欹。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峯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寒可憑。

坐可黃。聞可侶。故慧之也。其石泉奇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頂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曰爲七月朔。數得十偕遊者。曰蘇簪夫。小修。僧死心。竇方。寂子也。其官於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西卿也。

## 登黃金臺記

鍾芳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黃金臺偕往視之。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無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應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猶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

尙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於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昏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州之植。植於汶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不悔禍。王不中夭。則齊之爲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爲難。而士所以恆若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澁賢之感。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 遊梁氏園記

劉定之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簾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繞部屬。

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得非唐藩鎮舊城乎。稽諸史志。遼金初未嘗創建都城。其城僅存土爾。甃皆爲人取去。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掛紙。近筵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滑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孺夫豎子。持畚鍤以劓甃窟土焉。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葬埋哭泣。引拂掩袂焉。因其類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藝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據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像在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

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 記居庸關

蔣一葵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卽今居庸關。按圖經。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脈不斷。自陸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陁。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八陁也。余秋高過此。意氣悲壯。居庸關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數倍。岡坡漫衍。可容萬騎。敵若據山。則我師不敢登城。又北門外卽閱武場。登場而望。舉城中無遁情。均不可不慮者。

## 霸水記

葉盛

霸故苦多水。而文安形如釜底。尤爲諸水所匯。其范家口會同河。與栲栳圈新挑河。各東西相去。約二十餘里。北岸屬霸州。南岸屬文安。各築高堤。文安約六七十里。霸州約五六十里。屹如長城。累年有秋。實賴於此。但築堤愈高。壅水愈

甚。故議者謂京師之南。水害霸州文安阻之。堤固當築。水亦當疏也。霸屬古廣陵。風物幽清。誠形勝之地。

## 渾河記

王。萱。

渾河。卽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爲渾河。渾河下流爲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謂黑爲盧）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黃河。跨河板橋甚欹。行者率猿臂度。毛骨盡疎。萬曆戊子秋。九月十六日。聖駕還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翼而趨。中流顧問輔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漠。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上曰。觀此水。則黃河可知。因勅河臣亟修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 桑乾河記

蔣。一。葵。



河因桑乾山名。一名瀑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卽此。渡桑乾。卽朔風凜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

## 盧溝河記

蔣一葵

盧溝水。東南流。分爲二派。東經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南經固安。至武清小直沽入海。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淼淼。爲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

盧溝河。金時呼黑水河。橋亘周行。金明昌初建。本朝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爲獅形。凡一百狀。數之。輒隱其一。

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度王家嶺。嶺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獻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瀟。勢如游龍。東望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蔥蘢。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 經清河

蔣一葵

仙都城德勝門二十里。爲清河。距昌平川五十里。以水清冽。故名。源自州境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下流爲沙河。經順義。會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跨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造。賜名安濟。劉尙書龍過清河時。微雨初霽。車塵不起。望昌平諸山。若美人新沐。雲鬢翠髻。環列天際。

## 記黃花鎮

蔣一葵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鼯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爲糧。于穴中作岐冗貯之。若倉困然。多至二斗。其榛實皆美好。價倍于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實。牝牡皆老。脰樹枝。懸死若旌。鎮將閱之。爲禁甚厲。然不能止。

## 碣石山注

酈道元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

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墉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礪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堅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其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今猶岌岌東趨。疑卽是也。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郵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江南

### 金陵遊記

王叔承

雞鳴山。在都城內隅。帝王功臣等十廟。渾儀臺麗焉。廟貌儀器數十。皆瑰璋奇觀已。山半有憑虛閣。受遠近山。禁城宮殿。官署民居。如雲苑園樹出沒。目眦可羅。置掌可列。而萬山屏障森開也。出太平門而北。曰太平堤。長可三四里。闊丈有咫。高倍之。修木陰陰夾道。門左城麓瞰湖。城堞右被山脊。山卽紫金山。孝陵所奠。一曰蔣山。諸葛氏所謂鍾山龍蟠者是也。鍾山順堤而拱東北。林樾蒼鬱。中抱蓮池。禾田田舍。湖曰玄武。西擁堤岸。中有小城廢宇。係國家藏圖書所。湖際多遠山。環合其一面。蓮花百頃。時紅碧傾墮。嫣然作秋態。如漢宮晚妝。爲遊觀音菴首途一勝云。觀音巖。在觀音門外。門嵌入山闕。自山闕左折。由石徑抵

寺。徑有小山。中闢如門。昔達磨祖折蘆渡江時。梁武遣使策驪追之。至此兩峯忽合。而驟夾驪不得前。命曰夾驪峯。自峯而下。緣山根水涯爲徑。由徑登石臺。臺之西最高者。曰觀音閣。朱閣懸空而構。大柱插入江際。面江背崖。崖石斷斷銜閣。閣中石半侵佛背。紅帆亂走閣下。隔江遙山。橫翠千里。一杯在手。覺憑欄之非我矣。自崖道舊徑。踰橋而西。數百步。至燕子磯。孤岑突立江上。崖之脈分勝也。鐵鎖貫足。江水抱其三面。一二亭表之。巔之亭最可憩望。去亭百步。有飛崖俯江。俯身巖上。攀木垂首而視。風縛舟楫。隱隱其下也。磯崖之下。多漁人設罾。或依沙洲石巖爲舍。或浮舍水上。或隱其身山罅。或就崖樹下懸居。或將魚蟹向客賣。換青錢。或就墟換酒。竟去。悠悠天地。此何人哉。紫金之陽。瞻孝陵而南。得靈谷寺。其徑萬松林交蔭。可五里所。寺背峭壁。迴抱如城。有琵琶街。卽梁昭明讀書處。蓋街下多壘甕。人鼓掌。則聲應如彈絲。因名。有胡僧入功德水。有誌公禪師塔。塔爲國初時所建。事詳別傳。有吳偉畫壁。有鹿千百成羣。戲遊草莽。或穿入僧舍。與遊客相狎逐。其懸銅牌者。蓋高帝時所蓄矣。南出聚寶門。可四十里。抵牛首山。雙峯轟天。遙見亭榭綴嵌石壁。從平徑逶迤而上。峯首寺曰

弘覺門內石級。數丈峻立。命曰白雲梯。左右交覆。古松奇樹。蒼翠欲滴。盡梯左折。登七級浮圖。又上登觀音閣。則見淨圖之巔矣。歷峻級。再上兜率崖。倚空翠嶺。如壘如鑿。穿佛殿後。脫屣攀危石而上。曰舍身臺。圍可五尺。小石塔立焉。塔旁小樹。衣帶垂滿枝葉。蓋遊女子所繫。以代捨身。山之險。此其最者。出文殊洞。踰嶺至西峯辟支洞。洞有隙。通明。大有文殊。其前。則辟支舍利子塔也。禪堂右室。閉其門。返昭曠浮圖影。從門隙。倒掛佛窠。帷上。作金色。早時日從東來。又空影而黑也。石臺有銀杏。可三人圍。中枯如石。傍幹蜿蜒如龍。垂其陰。覆臺下石井。井曰虎跑泉。清冽並東。封白雲泉井。而白雲以大巖石垂覆焉。牛首南度三四嶺。可五里危磴。至獻花崖。穿石洞。緣藤蘿而上。登其頂。曰芙蓉閣。夫容掛崖際。崖益詭秀。如巨靈驅萬石至此。欲墜未墜者。相傳僧懶融講經於此。有百鳥獻花之異。而識者又以牛首爲天闕。不誣耳。報恩寺。浮圖九級。文石雕瓦。千奇萬麗。金碧燭霄。世所希並。雨花臺。卽童然高丘。而寥廓受景。爭勝鷄鳴。此亦牛首首途之勝也。客曰。觀音崖以江爲勝。其金焦下北固上邪。朱閣奇絕。則過金之江天。西湖縹渺。當伯仲文武。而牛首之勝。亦吳越間宜有矣。余謂京師內城。

珠宮玉殿星列。碧柳千樹。鳴鶯好鳥。萬箇山泉。海島芙蓉萬頃。日暮水霞氤氳。鳧鷖鷗鷺。羣飛窈窕。絳衣仙佩。隱見其間。寶山玲瓏。橋如帶玉。此則南都未覩。若夫廣衢修巷。石甃如巖。紅潮通城。餘糧便利。市廛萬貨輻湊。空無遊塵。亦南中之絕也。然燕人好任俠。無賴悲歌。擊筑刺劍。慷慨趨死地無厭。卽姣好婦女。胡妝嗜猛酒。不自修檢。金陵多遊閒子弟。事浮靡。不力本業。女性纖媚。嬌聲好容。奔逐貴富。青樓女郎。淺妝墮髻。以雅淡爲韶麗。琴瑟歌舞。婉孌近人。習知文字。伎能稱絕。少年輩傾其裝。至死不惜。豈其遺風耶。然余嘗北登太行。望居庸。萬里碧天。天都拱衛。南浮龍江關。而下石頭山。因絕壁爲城。旁帶長江萬里。兩都雄勝。略相當矣。嗟乎。班孟堅其誰哉。是行也。蓋隆慶改元八月。爲祖道江嶺。壯余行色者。曰周原李。胡原荆。同遊者。曰范仲昭。陸伯玉。或余兄伯熙。吳聘甫。或施沈二生。或范伯楨。嘗爲酒主。病不果從遊者。曰陳濟之。吳化甫。山不及遊而留之後者。曰鳳凰臺。曰栖霞寺。往返計二十六日。日飲名酒二尊。賦詩計二十四首。首篇則句曲道中。月下懷茅君也。

# 遊牛首山記

都穆

金陵多佳山。牛首爲最。山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雙峯並峙。若牛角然。佛書所謂紅表牛頭。是也。晉王永相導。嘗指曰。此天闕也。後又名天闕山云。丁卯七月廿有三日。吏部主事顧華玉。與予約。客戶部員外郎黃子和。朱升之。國學士陳魯南。而予兒元翁侍焉。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又南行十里。度嶺。又三里。抵山舍。西上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其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險。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冽。寺衆汲於此。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丈。午食畢。登浮圖。至其巔。有聯句詩。經修廊東行。緣石魚貫上。登觀音閣。憑闌俯視。第見浮圖之尖。再上。聞有捨身臺。及辟支佛足跡。以峻險不及觀。下至兜率巖。空洞上突出如屋。久之。至文殊洞。前有屋一楹。衆復聯詩書壁上。旣而登山之背。觀蕭昭明飲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浮圖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言。少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圖有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記。不著撰人。中載誌公答宋明帝語云。昔辟



支佛冬居於此。其一乃如愚居士詞。絕類黃太史。居士殆隱逸之傳歟。西下經禪堂旁室。闔其門。有竅如錢。日光射浮圖影。倒掛佛案几上。不可曉也。夜晏方丈。予以倦睡去。衆作詩角險。至鷄號乃罷。二十四日早。出寺而南。山路斗峻。馬屢前却。時雲霧四興。遙視山足。則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繚黃縈碧。如僧伽黎。予笑語三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五里至獻花巖。石益奇麗。中虛深可十步。儼若堂宇。相傳高僧巖融。嘗居其中。有百鳥獻花之異。巖因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廢。成化間。山東僧道興至。堅坐不動。有財者樂爲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華巖。巖之南曰屯雲亭。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巖石。登其上。羣峯攢蹙。悉在目睫。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北下僧廬。其扁曰無邊風月。又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出山。是爲記。

遊觀音崖記

都穆

丁卯春。來官南都。地稱佳麗。凡山之近而可遊者。往往遊之。聞觀音巖屹然長江之上。爲天下絕景。獨以道遠不及登。九月甲子。工部司務錢君。邀余及兵馬

梅君。爲茲匡之遊。午至崖下。其陽有閣。駕空百尺。憑欄而眺。江之形勢。悉萃目前。舟楫往來。日過其下。俯可與語。誠亦奇矣。然予不能無感。夫江無心於舟楫也。而舟楫隨之。憧憧往來。大率皆名利之人。而隱者不與焉。人而曰隱。亦以身處江湖。愛其清曠而可樂也。今旣專於往來之人。則江湖爲名利之途。而塵壘交集。又何清曠之有哉。予是以知隱者之難得。而人心之易觸也。今以江言之。其溽浪之掀怒。龍魚之出沒。人鮮不懼。逐於利名者。獨易視之。以身試其不測。則江湖之險。雖能溺人之身。而利名之觸人。又有甚於江湖者矣。予與二君。身雖羈於簪黻。而興則在乎山水。夫山水之樂。未有易也。疾病患難。有遊而不可得。出而遊矣。風雨晦明。雖遊而不能樂。必暇而遊。遊而樂。又有如茲崖者。予輩得以觴咏其間。視人之冒險躒進。而以之爲戒。則茲遊之所得。可謂多矣。是用記之。

## 遊燕子磯記

宗臣

余讀金陵諸記。其東北蓋有燕子磯云。今年丁巳。余出參閩省。道金陵。與太醫

沈君並輿而北。蓋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而西。登清江道院。少憩。院人啓漢壽亭侯祠。由右扉入。至水雲亭。亭揭天空海闊。蓋前尙書湛公筆云。已前俯欄。則長江侵牖矣。又北。登祠謁侯。徘徊歎曰。此地非此君誰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羣豎。裸臥內風。惡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稍微矣。白雲掃空。萬里一碧。西眺荆楚。東望海門。蒼茫哉。把酒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黃冠者。突過磯下。因呼訊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因言大丹之藥。沈君曰。天下豈有仙人哉。唯齋氣蓄精。逍遙林壑。灑翰賦詩。圍棋賭墅。斯翩翩至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天歎曰。仙乎。仙乎。吾將捨女。且卽女乎。侍者進餐。已餐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舟手操艇渡之。旣入洞狹峻。沿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最後大宮。面江背山。蓋卽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蓋懸江而過。下臨不測。仰睇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倒垂。人過其下。動魄驚骨。斯天下之偉觀也。已又開酌。與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衣沿洞出。旣登輿。問曰。梅花水安在。曰。越此五里。暮難至矣。徵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

之。余顧沈君歎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

## 六朝事迹

### 宮殿

張敦頤

吳孫權遷都建業。徙武昌宮儲材瓦。繕治太初宮。晉瑯琊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卽太初宮爲府舍。及卽帝位。稱爲建鄴宮。更明帝不改。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窮極伎巧。侈靡殆甚。宋齊而下因之。稱爲建康宮。以此攷之。六代宮室門牆。雖時有改築。然皆因吳舊址也。

### 石城

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 冶城

今天慶觀卽其地也。本吳冶鑄之所。因以爲名。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燥不利。遂移冶城於石頭城東。以其地爲園。

## 金城

金城。吳築。晉桓溫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 臺城

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建康宮。注。卽今之所謂臺城也。

## 白下

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瑯琊王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於此。因其舊名。曰白下。

## 朱雀門

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對都城。相去六里。爲御道。夾御溝植柳其上。

## 真武湖

吳後主皓寶鼎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巡繞殿後。窮極伎巧。本朝天禧四年。改爲放生池。今城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爲後湖。見作大軍教場。是也。

## 景陽樓

宋元嘉二十二年築。至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名之。今法寶寺西南。遺

址尙存。

### 新亭

宋孝武卽位於新亭。城南十五里。俯近江渚。

### 白下亭

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

### 雨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得天雨賜花。天廚獻食。

### 聽箏堂

晉元帝幸謝安宅。命讌。安侍坐。使桓伊吹笛。爲一弄畢。又撫箏按徵。金縢曲聲。伊慨慷俯仰可觀。安淚下霑襟。

## 馳道

宋少武帝作馳道。自閩闔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餘里。爲調馬之所也。

## 大江

西接江寧界。東接句容界。北接真州六合縣界。沿流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師。

## 秦淮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金陵長隴以疏淮。

## 橫塘

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

天下名山遊記 江南



### 霹靂溝

王荆公詩云。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在城東五里。

### 青溪

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也。迤邐西出。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多在青溪。溪北有江總宅。

### 邀地步

在城東南青溪橋之右。今上水閘是也。晉書云。桓伊善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 桃葉渡

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獻之詩云。桃葉

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不用楫者。謂橫波急也。嘗臨此。渡歌送之。

### 白鷺洲

在城西南八里。對江寧之新林浦。唐李白詩。二水中分。卽此也。

### 景陽井

臺城宮。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智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胭脂痕。

### 白楊路

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宋袁粲常酌於此。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答曰。吾侶偶遊。非知音也。

### 謝安墩

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尙存。謝安與王羲之。常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

### 桃花塢

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存。

### 射雉場

在縣東二十里。齊東昏侯置射雉場五百所。皆以七寶裝翳。

### 烏衣巷

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 長干

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出大江。

## 畫江行小記

### 白鷺洲

楊文驄

崇禎戊辰仲冬。家嚴購小園一區。於石城之西南。中饒水石。環以百畝。浙東之行。親友折柳盤桓於中者。數日始得解維。真快事也。因戲圖其景。以昭雅集。

### 石城

舟過石城。積雪初霽。誦唐人嶺表城中句。爲之興到。

天下名山遊記 江南

## 佳山寺後

出龍江關外。莖佳山寺後。一帶長松。平沙細路。中有梵宇。叩舟子。俱莫得其名。蓋山川善藏。每不許俗人容易唐突。舟中想象。寫以待他日按圖之索耳。

## 觀音門

泊舟觀音門外數日。爲石尤所阻。因得餽門之左。沿城一帶。看嶙峋突兀之勢。步步欲令老米下拜。借此石交。少忘逆旅之苦。

## 弘濟寺

侍家嚴暨薛千仞先生。李季寅。或伯舍詞兄。小酌觀音閣。怪石如林。長江如練。笑聲酒浪。幾與潮音相答。恨歸途雨促。不得縱步過三台洞。猶是胸中缺陷。

## 燕子磯

余往過燕磯。俱從金陵。五月十三之遊。每恨江山幽靜之趣。盡以笙歌鼎沸中抹殺。今年侍家君東下。會石尤所阻。戀戀於下者數日。時寒江淒清。山骨俱冷。其中深遠澄淡之致。使人領受不盡。因思天下事境。俱不可向熱鬧處著腳。

## 江中望栖霞

去年余讀書攝山。每一登頂。望長江之帆影如飛。今在江中。遙睇峯嶺。何啻故人。初落筆時。以爲極得其似。及畫畢推篷。又相去殊遠。或曰。帆隨湖轉。莖衡九面。非謂今日謔乎。爲之大笑。

## 江中日落

放舟泊孤洲灘上。時日銜山矣。明霞射彩。與水光相盪。亟走筆圖之。此畫中夸父也。

## 金山

天下名山遊記 江南

乙丑丙寅。余登金山寺數次。嘗思作圖。竟不可得。今從舟中遙望。偶然欲畫。頗寫其意。坡翁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豈欺我哉。

## 玉山

江甯有玉山寺。偶登其亭。喜江中巨浪。與腳底巉巖相搏。但轉入僧舍。崇牆密扇。不許江容山色入來。殊覺悶悶。恨不掬江心數頃。盪去俗構。庶不點穢佳山耳。

## 古銀山望金焦

晚登古銀山。望金焦兩峯。如輕鷗浮水上。信筆點染。收之尺幅。因思吾輩胸次。原包六合內外。若肯放開手眼。則十洲三島。玩弄臙股間耳。倘戀戀廬下。甘心蒙面。向井甕中討生活。吾不爲也。

## 紫陽洞

過昭關。入紫陽洞。江流有聲。斷崖千尺。殊有高曠之趣。因思吾家有明霞洞。日在几案間。今數年於茲。隔在萬里。綦莽之外。此洞不幾爲我輩避秦窟宅耶。

## 遊茅山記

都穆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將遊茅山。同年張汝敬。適宰是邑。乃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多隆窪。兼之久雨新霽。值泥淖。有役股者。二十里。就民廬小憩。東行十五里。至蔡墓村。又五里。經土地祠。俗謂之五里廟。自是五里。抵山麓。山有三峯。最高者爲大茅峯。草被之。其綠如傅。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予神情飛動。命輿夫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宮。其東有東西楚王澗。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趨宮之前。相傳昔楚威王遊憇於是。沈靈官清綠率道士出迓。宮蓋梁陶貞白華陽下館。入門有崇臺三級。甃石堅緻。名拜章臺。宋徽宗時物。宮又有陶貞白。王遠知祠。遠知。貞白弟子。其教所謂正法主者是也。坐方丈。啜茗。予欲登大茅峯。靈官云。峯去此十里。遂假其軟輿。出宮東行。折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輿非挽不得上。里許。舍輿而徒。經朝山亭。復上。憇半山。



土地祠。峯至是。登已四里。去巔不遠。殆不止于半也。又上。緣崖而行。道益峻險。金壇諸山。遠列雲霧。竦慄不暇顧。隨行兩童。爲道士。各持瓦數片。謂可以獲福。雀躍而至。若角健者。予哂之。戒無失足。一里。聖佑觀。據峯之巔。大茅君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道士云。永樂中。於此五埋玉簡。左稍下則龍池也。池不甚廣。小黑龍十數。遊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寸。昂首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牡牝。蓋蜥蜴類也。宋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絨二籠于器。將獻之闕下。中道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每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之神。同著祀典。重五日祀山神。而龍則以驚蟄。皆縣官親祀。下東北半里。閱喜客泉。甃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衆鼓掌。卽湧沸。津津如散珠。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涉澗東折數百步。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觀額勅牒。其一晏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道家謂三十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上巨崖如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昔人題名。洞舊塞于泥。近道士通之。外兩石相拒。狀如掀唇。後人累甃爲垣。以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遊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

而入。崖前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蓋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又東下數百步。有石柱洞。口偈仄。容僅一人。予疲不能入。東北道多亂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上元符萬壽宮。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章臺。堅緻不逮崇禧。臺之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大字。井前元賜印劍。環山省筍。登方丈。茅峯當其前。還崇禧已暝。沈靈官開晏。言歲庚戌三月之莖辰刻。三茅君現形。大茅峯西。足躡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百人。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夜深宿方丈左室。聞窗外聲澎湃。湖滂。飄忽颺激。如秋江怒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熱。必大雨。虞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云。山空人寂。境乃如是。宜陶貞白之愛聽也。癸卯。經茅君殿。其北牆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博學多伎能。然賦無甚奇。讀數語卽去。旣而沈靈官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玉印。方三寸許。其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非今人可及。元符有法劍一。亦徽宗所賜。與印皆鎮山之寶也。早食。沈靈官陪余出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主墓。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潦。墓前三石表。猶是唐物。與今

之製絕異。左表中斷。道士續以新石。北折幾三里。有古松千株。殿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祠三茅君道祖。有唐刻石。北折五里。草際遺斷碑一。石羊二。其一羊已無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宗玄甥教陶隱居壑劍之地。上數百步。拜真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欲壓。元劉宗師大彬刻石表之。一里至玉晨觀。卽所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陽義許長史父子。並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真誥謂昔雷氏養龍之所。後人謫爲郭真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爲伏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不及登。觀門列石。古檜十四。傳爲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出人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瘁仆。人割其皮以去。道士云。左紐檜不止是。三清殿前凡六。老君殿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錢唐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星檜植于梁。九松植於唐。壽成遜左紐下。視宋元之木植。孫曾耳。觀東檜下。有古井。石闌刻字。已半漫剝。摹讀數四。逆之以意。始辨其字云。晉許真人丹井。梁天監十四年重開。十六年安闌。今道士呼爲陶公丹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五。其間梁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余所最愛。

則陶真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暨李陽冰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真人池。其水已涸。老君象後龕。仙人展上公像。山志稱上公。高辛時人。不知其何據。劉大彬題板。謂因漢象增飾之。亦未必然也。午飲方丈。聞法堂東有陰陽井。及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煖。故名。道士云。此許長史舊迹。飲之可以愈疾。未刻。離玉宸。與沈靈官別。

## 遊桓山記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寶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

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肆。戴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 牛渚山記

陸游

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陵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輿地志。牛渚山。昔有人潛行。云此處通洞庭。傍達無底。見金牛狀異。乃見怪而出。溫嶠平蘇峻亂。進錄尚書事。遜不受。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側。世云。下多怪物。嶠遂燃犀照之。須臾。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嶠至鎮。未旬而卒。謝尚鎮牛渚。嘗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汎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暢。詞又藻拔。遂迎升舟。與之談論。宏自此名譽日茂。劉禹錫泊牛渚詩。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遠雁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李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

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

## 醒心亭記

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餘。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而。莖。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繖。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使。久。而。忘。歸。也。故。卽。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禽。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後。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尙。未。知。公。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

天下名山遊記 江南  
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二八

## 遊黃山記

汪澤民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二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遊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烟晴雨。晨夕萬狀。由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徑。巉巖欹危。瀑布聲訇。磴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灑巾袂。當新暑。淒然如秋。又十里。憇祥符寺。寺前淙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蒼蘂龍茸。有靈泉。自朱（砂峯）來。依巖通二小池。（上池瑩徹）廣可通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鑿。泉出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氣馥醇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硫磺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沉痾者。操雪立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薄。瀉石潭中。

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甚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峯凌空。僧指曰。天都芙蓉。朱砂峯。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糧以上。三日達峯頂。予心甚欲遊。而鳥道如線。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遊者。清冷靜邃。已隔塵雜。予爲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峯。其條支迥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攀崖壁。牽羅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武。旁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霽。氣象澗潔。環視數百里。岡巒墟落。歷歷可數。九華綠翠。若蓮開陸。焦村向所見峯。皆平挹座間。俄頃白雲滃起。遙山近嶺。如出彼海濤。僅餘絕頂。槎泝天漢中。倏又歛藏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信宿。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僊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茲壤。嘗衍易宛陵。誇詡其勝。予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峯。練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旣還。憇吾宗公仲雲松樓。越十日。



躡輿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疇竟。迺登橫嶺。陟小丘。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僧結屋其間。外營草亭。往來休焉。庠陋且壞。予將改築。亭之右丈餘。南峯翔舞。近乎前。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巨石崢嶸。洶湧衝激。深不可測。歲旱民渴。款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菴。食淡苦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衆。旣亡。瘞浮圖中。予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爲隩區。于高峯之下。輿嶺抵此四十五里。人迹遼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世傳黃帝與浮丘。容成。於此山上昇。改名黃山。江澗諸大山。所分以出。其廣袤形勝若是。奇踪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仙。不能稱其居。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發越。而因循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率宿雲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爲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予亦竊自喜。回思在南安之日。造南原山。禱雨龍湫。跣揭亂石急流中。腰鉅梯藤。登懸崖。上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視茲行爲甚。是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攀躋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懼也。時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

## 遊黃山記

黃汝亨

抵巖鎮。過訪潘景升。頃之。抵汪然明精舍。止竹閣中。次日。景升至。相與縱談黃山之勝。先是客有云。黃山宜秋。此日太侵暑。聞山君方負蝸。又蟲隱樹間。客過輒下垂嚙臂。獼猴復羣然來。狎人不可近。余笑答曰。吾願以身殉山。因訊景升。景升奮髯起曰。黃山泓崢蕭瑟。政宜暑。諸蟲毒絕未有。有之。請爲當熊。因大噱。力辭諸故人門生相款留者以行。行十里許。登佛子嶺。山氣已佳。蓋黃山舊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頂。僅及其趾。此其發足也。自嶺行五里。將至揚干寺。又十里容溪。飯。容成子仙處也。前有容成臺。徑緣壁轉。溪迴繞山。莖之且迷前後。石粼粼出水上。點綴如荇帶可攬。自容臺五里外。傍溪皆竹。隔竹看山。十里一色。明發登山。越石碛嶺。更渡一嶺。飯芳村駱山精舍中。杜鵑或聞。客有從石壁來薦溪魚者。爲小飲花下。進此里許。卽見天都蓮花峯。出霄漢上。又里許。見雲門峯。若天闕雙峙。雲從中行。乃繚繞峭壁行。未幾。至湯口。又里許。止祥符寺。則軒轅氏之宮在焉。寺前爲湯池。晚抵蓮花菴。徑從石竇中。宛轉頽下天竺。

後三生石。傍臨香溪觀。白龍潭。潭水深碧不可測。伏亂石間爲丹井。上卽蓮花菴。菴前羣峯簇列。僧應我爲數峯名。若爲通介然。由虎巖。從最高石崖遞而下。有石如橫琴。亘十餘丈。餘石八九。皆中虛。應泉擊石。淙淙作笙篴聲。是爲鳴絃泉。從石上觀。則仙橋在望。蓋山高蒼翠相接中。忽然見天。亦一奇也。下嶺十里。左顧雲門。右顧翠微。俱秀出。從此歷巖度磧。崎嶇互值。十里更涉一溪。至白雲菴。則仙人峯若招遊者。躡而進。一石屏迤出。有松偃臥其上。甚奇。僧云。過此爲三天門。一隘伏不稱。次稍開。最上則絕壁相夾立。僅容一身。風來肅肅如箭。過者有寒色。復溜沙磧而下。更橫生上盤薄草石間。捫蘿扶筇。錯趾單入。行者戰股。時天且暮。風霧忽起。咫尺不辨。遙呼始集。是爲海子。稱黃山最勝處矣。問五老峯。仙人掌。俱隱約霧中。循徑而北。鈔茅歷塊。可五六里。則石筍兀至矣。沿崖涉澗。行廿里。至松谷菴。但有歎賞。無可言說。次日大雨。卽住菴中。曉起。則首夏朔日也。乘霽。由松谷上石筍。卽峯尊神秀。歷歷舊觀。然松谷自下而上。自門戶而堂與。自閭闔而仙仗中之曲房複道。亦整亦散。亦幽亦奇。展玩間比。乍觀彌新。惜充符元暉。自石筍止。不及入松谷。景升出新谷不數武。車軸折。不能

俱運石筍。亦緣也。再上登光明頂。望三海門。寥絕萬仞。參峙天表。肩垂天都。踵垂丹臺。三十六峯。森羅混茫中。楚江廬岳。渺渺在覽。大觀哉。真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過此。則望所謂雲梯者登焉。梯緣峻壁上。巖然入雲。可千級。其中松姿甚奇。巖巖絕巖。愈短愈怪。以攀緣路斷。得與山骨敦歲寒之好。不則斧斤及之矣。梯盡時。夕陽紫氣。冉冉欲度。更下則蓮花溝。無級可循。行亂磧中。陡處足不任立。索索震流沙而下。殆不可測。乃募得山中壯夫數人。以白布爲縲束身下。懸僕夫以次及予。笑曰。此山無瀑布。而有懸布。非此險。不足償此奇也。是役也。往還十日。最快者海子。海子之雲。與石筍松谷上下之峯岫。生平覩未曾有。丞相源。從平天石筍之。不過兩山中一窩耳。謝在杭自丞相源遊而止。不見海子。開之先生自海子止。不覩石筍下松谷之勝。乃知游亦未易窮也。世人不到此境。每以白岳與黃山並稱。余謂黃山神秀絕倫。出奇無窮。片片如削。而白岳則魁梧壘嶺。自天門珍珠五老而外。特整肅環峙。磊磊若培。不則頽然而已。計白岳之於黃山。不猶以程將軍刁斗。而比淮陰。以明妃夷光。而比洛神姑射哉。歸次桐江。花源迷反。急恐失之。漫捉筆爲之紀。得詩若干首。

# 海子記

湯賓尹

山之巔曰海子。四面皆可達。東由丞相源。西由翠微釣橋。北由松谷。南由蓮花。備。松谷最夷。蓮花備最險。然予以試險爲奇。未之怯也。備路皆沙磔。頃復爲蛟水所敗。莫可置武。用木皮縛椽五六尺許。各爲一梯。遞相縛攙溜壁中。橫以受足。足太停。則恐其折也。縱以受手。手太舉。則恐其撤仆也。予歧而前。教以置手宜靜。置足宜輕。置手靜。手之神。寄於壁也。置足輕。足之力。寄於手也。諸人以次相接。腹倚椽若粘壁之甌。前人舉履。後人舉頂。若猿臂之相牽矣。梯且盡。卷石稍可蹲息。左折復渡溜沙。伯揆喘伏。不能復振。予以手杖踔沙。躍而渡。伯揆號嚇失聲。一羣皆驚。陟而上。再折。一壁橫腰如欄楯。人度欄楯之外。足旁垂。有腹贅者。腹與楯相抵幾墮。從此陟級無數。而得所謂天門者三。一線天者三。旣乃得雲梯焉。天門刺厓於叢石中。若負塊以行。一線天行兩壁間。從罅處漏光。若一片冰裂也。雲梯鑿壁坎爲級。堊巖下十餘丈。受身處僅二尺。受足不盡踵。歷級旣盡。路轉出壁背。仰視如層城。正反折轉處。一石一松緣之。驟得展息。如獲

異境。達是可昇。從者面色甫定。數出息。或相顧伸頸數且笑。蓋捫登穿側。數以身殉。而後乃卽於平行也。生平每遇極夷坦處。輒愁悶欲絕。每極顛頓處。輒歡呼叫舞。蓮花溝才一渡。真堪一死。不復問誰何景矣。遊山與遊世者。不一嘗此。終成何致耶。前後行遊者。其亦有得嶮中之味者耶。

## 遊黃山紀略

方士翌

陽泉之源。傳出自峯頂。應霄客清身之所。支而溢於山足。舊蓄有雙池。今存其一。浮沙自波。芳香隨注。廢址前列宏石。稍一位置尤勝。一以供樵牧子。一以供展齒客。當是入山初試極快事也。

從桃花源尋藥銚。澗水四激。單注一支入銚中。從銚口瀉出。宛億百載鑿痕。踰澗。踞白龍潭。巨石礫礫。疑墜復倚。湫淵淵在四山中。聚而成潭。草色四削。波綠竟川。復循石下。面潭坐。雷扑聲震響山谷。驚紋頽疊。類龍蟄然。殊砂菴。一名法海。煉丹鉢。孟諸峯。俱獻身層檐上。會金佛寶函。頌自中宮。易慈光名。金碧雕聖之飾未備。清規戒律。已具大威儀也。

慈光寺右折。悉從高柯傾曲而度。崖窮澗接。復沿崖傍澗。春夏之交。山花綺望。異草喧萋。行人坐石臨水。不記入山。五里許。曰觀音巖。巖下可盤數十人。過巖。忽疎林綴眺。廣石疊經。自此以往。步步仰睇天都。

蓮花洞。深廣幽邃。僧板屋塞之。洞前有峭石。蒼松夾倚。昂藏隱天。

左逕數松錯峙。轉身到崖上。視一松散盤其巔。以下危石。臨萬仞。度此卽文殊院逕也。余甲寅入山。摩松踞石而過。己未。已齒級級上十百步。奇曠眇。忽不暇懼險。一松露雙脊上。穿脊始見根。緣壁丈許。靡不爲之停屢焉。復從兩山隙中拾級而登。級窮接之以棧。棧窮雲濤噴壑。峯崿分霄。懸崖有石坐。恰可容跌。一石留臥。展身天半。不妨相相于其間矣。

別文殊院。上蓮花溝。行人如鳥摩損接。略扳蘿葛。卽得度。路傍泐松甚奇。餘松俱弄姿。根自罅中。又獲永其遐齡。

投蓮花峯。望恆曠。勢轉陞。一石欄下。樨深谷。懷懷欲墮。穴空迂徊。或俯首。或帖胸。足視裁通。面語已隔。有髮僧獨居峯。余肅然斂襟登頂。僅以寸趾遙凌。盤石長嘯。環視羣峯。直連手而招之。

翠微。仙掌。雲門。諸峯。各負勢不相屬。而齊列于煉丹臺。非聳身雲表。無自置其低昂。每一奇石。卽一怪松侍之。諸峯翠微峭挺。若開後海羣嶺之祖。壁岸無階。姑以待異日開山人。恐此中巖洞。晒焉欲誦。

一片雲。不獨空宕。似欲乘風更一飛捲。

石床峯。長可周身。卽捲石作枕。一松冉冉成陰。負日俯仰。海濤出沒萬峯間。雨過雲生時也。略借日光。激射雪浪金波。忽來忽去。亂峯浮髻。有類點青。甲寅。余有光明頂看雲詩。

有石自空而倚。如不著地。世目爲飛來石也。余向于石畔。一見攝身光。黃山石都無根。意天人撮戲。不復飛去耳。

山中茆宇。獨獅子林瞻整。主僧乞緣心切。林徒岫客。都不欲逕。散花塢一松。從石罅雙穿出頂。形如鳳翅。亦令人凝睇忘歸。

整石筍。瓦諸峯。片片疑削。其石觸物成像。彷彿逼肖。乃若振拔千尋。奇姿萬疊。恍如朝霞布采。雖置丹青於其側。何所舉似。

下松谷。十里奇峯夾立。然諸峯前影。從松谷返路正當之。二石刺天。類雙尖頭。



奴。勢逼則各具。數圍秀色轉撲。有偶露半面。從人後看行人林外度者。又故掩松際。如不欲人恣觀者。非一上一下。未足想其奇邃也。

松谷之西。有三潭焉。青潭整而潔。足敵白龍潭。噴沫稍平。坐石殊清眺。界青潭而左。曰黃龍潭。形如長溜。巨眼沉沉如積玉。又其下曰油潭。騎石觀之。如綠雲浮素波之上。

方子曰。前海深而藏。後海瘦而峭。膚理旣潤。神姿逾妙。不獨奇擅。專矜秀絕。或弘之曰。遊人每苦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以目黃山。可當斯語。

又曰。黃山態不一列。人人遊撰一山。時時遊換一山。山不盡三十六峯。而水亦居其勝。九龍潭。逍遙溪。諸源。余暫經之。已浩然有雷奔雲洩之思矣。若乃散泉飛注。漱石流響。遊屐所臨。仰矚俯睇。又好事者負春曳竹。多乘秋氣。而春木離離。微芬倏忽。初夏之候。方如花朝。余兩度花嶽。恨未招素娥於月塔。綴雪韻于仙橋。敢以訂山靈。因念昔人斬榛棲露。縱崖絕布之險。猶未忘勝具。而余以新業尙脆。遂弗及一捫天都。一隅之眼。輕貌山靈。余陋矣。曰。此略也。姑以記今日之遊可也。

# 遊齊雲山記

程敏政

瓊休寧縣。山皆平遠。不足以當大觀。出縣西二十里。至白嶽嶺。山始高。峯始奇。石路盤迴如線。遊者肩輿緣梯而升。至以雙桓曳前後。其甚處。輒下行拊背。或行不能步。自白嶽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巖夾峙。上結小屋以臨風。日中和亭。立亭心下視。已數百仞。田田茅屋。秩秩如畫。亭下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質。成突晴。日石驚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濺濺出樹間。曰桃花澗。南行里餘。至獨聳巖。蒼然峭壁。橫絕一山。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蓋天造以通遊者。門首石楠一株。其大數圍。四顧門下諸石。如伏犀。馴象。不可狎玩。入石門。東南。巖巖如城。懸石四覆。勢欲飛墜。其第一曰彌陀巖。巖屋不踰丈。第二曰觀音巖。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綠。昂啄而躡尾。曰鸚鵡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蹠之。疑爲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黏。復意其爲真龍也。洞深二十餘里。束炬東出。可抵縣之藍渡溪。然愈入愈狹。莫敢爲之導者。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如劣。巖上飛泉灑灑。落巖下如雨。四時

不竭。曰珍珠簾。儲水佛散于西澗。曰龍池泉。西巖有虎跡。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岑。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棋嶺。其峻視白嶽倍之。車棋南二里餘。至玄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正立。所謂齊雲巖也。古松數十。夭矯如虬龍。皆數百年物。觀左一峯。曰石鼓。右一峯。曰石鐘。夾屏兩峯。曰輦輅。皆以其形名。觀前溪水如帶。委蛇而東。爲石橋以度。南直觀門數百步。一峯挺然。拔出莽蒼中。不與羣山相屬。曰香爐峯。橋西數百步。高巖中斷。一小峯離立巖下。曰捨身巖。巖西二里餘。五峯差列。如羣仙冠珮。下天際以向齊雲。曰五老峯。西北聞有沉香洞。人跡罕至。草木蒙翳。時有蛇虎潛其中。不能往也。遊者始入。率以白嶽高。至桃源。則白嶽已在其下。至車棋。則桃源又下。至齊雲。則車棋益下。蓋於此可以見天之高地之迫。杳不知身之在何境也。舊碑云。宋寶慶丁亥。有道士天谷子。自黟北來。居彌陀巖。一日。見異人相語。前山高空。可移隱於彼。天谷子許之。如約訪其處。已有塑像在焉。土人驚異往觀。以爲類玄武之神。因泐道院。己丑。弗戒于火。淳祐辛酉。大雷雨。裂石壞屋。而神像巍然獨存。跡其事若不經。然山林所鍾。亦疑其有不依形而立者。予獨慨茲山之勝。綸于窮鄉下邑。而不當夫周

原廣陸之間。以名天下。爰志其概以貽好事者。且以繫他日故山之思。而又慨予文之不工。不足爲茲山之幸也。

## 遊齊山華蓋洞記

雷遠

池陽東南二里許。爲齊山。左田而右湖。怪石奇峯。幽壑古洞。璀璨環列。其尤絕者。如蒼玉。雲梯。上清。華蓋。而華蓋於諸洞爲最。此登臨之士。或苦勞而中疲。或落暉以增慨。遂至榛莽交衢。草萊荒徑。而茲洞漸不可識矣。予與少郭。每及齊山之勝。恨不得一陟覽。是夏。予假便歸省。率舟而南。泊池陽之渚。夢寐蒼翠。旣已躍然。適少郭偕萬峯胡君來。顧喟然曰。翠微勝概。知子夙抱。會可少耶。遂相與載俎攜壺。步石徑。攀藤蘿。嶙峋嵒岬。直造架阻。躡朝天而踰雲門。趨上清而下曠夷。清風徐至。叩石鼓以浩歌。徘徊觴啄。則山南之勝且盡。而日已西矣。予顧曰。華蓋之勝。竟不可覩耶。有田父進曰。洞誠勝。然已數十年無人跡。胡子曰。是人在耳。卽令隸從操斤斧。荷鋤鳴鑼而前。悉伐其荆榛之塞途者。頃之成路。吾三人者。緩步而至。則洞口石峙如門。其中豁然。上圓如蓋。下平如砥。可容坐

數十人。後有小口。約三十餘步。通山脊。卽燕石也。乃更洗觴命酌。滿引劇談。山虛籟靜。萬慮消息。胡子歎曰。異哉斯游。吾二人叨蒞於斯。輒未暇。子以邂逅維舟。率爾開荒窮造。亦奇矣夫。亦洞之會也。予謝曰。有是哉。竊聞山水與人。其氣本相流紳。惟氣昏窒而不暢。故有俊孺市井以終身者。然無來無去。斯爲善遊。而山水之或以人興。或以人廢。或千騎萬從。馳騫而不足。或鞠爲丘墟。長噫千古。此固隆替不齊之候。非有繫乎山水之靈不靈也。吾輩今日之遊。亦水符風萍。適然相遺。而洞之闢不闢。我與洞皆不得知。無所增益者。而又何歎也。胡子喜而笑曰。子其記之。

## 遊九華山記

王思任

予令姑孰歲。謁監司於秋浦。每吟老杜高山擁縣青。則願調青陽一尉。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矣。壬寅六月。以課績往。而兄大然。師漏仲容。實來。乃訂門人張仲儼。王中履。共訪九子山。臂篆手鑣。約從侈禮。出青邑九華廟十五里。至西洪嶺。雲物作醜。各有敗意。而大然力呼。以爲卽搗鐵勿阻。俄而霽矣。見

枕月一峯。秀矯天左。雲觀弼之。自此但有蓮花層臺。烟鬟亂堆。聚首而學。者命爲九子。餘不勝問也。五里至石龍口。峭蒨漸迫。怪體幻來。十里至山西屯。則垂天之雲倒立。陰陽失昏曉矣。乃飯於橋菴。過野梁。下有朱瑚。石骨席平三十丈。流水一派。如雲霞舒走。急置酒上流。腹臥而味接之。吾家伯安先生賦九華。瀨流觴而縈紆。遺石盤於澗道者。豈樂此耶。去梁百步。望見懸瀑一通。馬上人眉岸盡帶棲賢三峽。數里至湧泉亭。此雲石中仙隱也。數里至半霄亭。曩螺髻蟠糾。今弁兜洶武如此。行小仙橋。兩澗孤絕。至碧霄亭。而九十九峯。次第招我葛袂。過大仙橋。僧童以簫管互迎。空山細響。鳥梵鳴泉。殊不惡。至望江亭。霧中拖曳一練。疇昔舟中所極目碧靄者。我今噓其間乎。入玄覽亭。而江崩山翠。爭媚含規。客有恡思矣。左折而下。抵化城寺。肅佛後。簡一竹樓。憑之。似翕碧菡萏中一鬚者。仲容方與仲履。丁丁然闕局道。仲濠以爲如此好山不看。而擔糞溷乃公爲。大然曰。此二人者。九子塚也。乃飛鞞轟劇而宿。質明。謁太白祠。虎蹄新過如爪拆。有胡僧。以藤杖夜巡。虎來輒伏。禮地藏殿。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有似萬萼護苞者。

佛所藏亦入風不襲。人子更須知矣。白蟻之事。似若荒唐。然青泥可食。於傳有之。予幼遊盱江。從姑有米脂二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第舍利妙光。緣薄未購。差爲闕事。乃東上神光嶺。望金剛尖。山若戴杵。東巖是金藏苦行處。戴轉而得龍頭石。一巖險掛。伯安手書周經偈在焉。巖下則爲舍身崖。栗人膚股者也。南折而入一禪室。枯僧一人。跌其中。啖五釵松而已。而所謂古仙鉢盂。雲門。天台。繡壁。聚講。內峯。外峯。皆以萬薰卷揚。共衛金藏之樞也。自此而往。猿居熊府。啼噉幽暗。無樵迹矣。予膽如瓠。足如蘿。欲卽窮之。會直指有微。山靈又將修妬。因各賦數詩。趨還大都。九華之勝。李供奉發明之矣。山多作怪。學人物鳥獸之形。團結移換。朝鏡夕方。遂令三百里之間。神目駭笑。然而身卽其巔。俱疣附焰騰。詭譎易厭。昔人所謂可望而不可登者也。寒碧秋凝。集衆美而得大意者。庶幾五溪樹上乎。是役也。所悵悵未游者。九子寺。七布泉。所未見者。鉢囊花。玉纓絡。所見者。石斑魚。南天竹。所聞者。虎嘯克丁當。所食者。竹筴。石芝。得攜歸示人者。仙掌扇。金地茶。

## 望九華

王十朋

余過池陽。登郡樓。望九華。僅見一峯。舟出清溪。始見之。然猶緘段於雲霧之間。晚泊梅根浦。方了了見諸峯也。

## 其二

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遠。夕波落日。邈然於懷。又得太白嘯歌。每舟泊林岸。便覺九子依依向人。

##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余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小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趨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嶮崯。悉下馬累肩。



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噪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噪不已。銅鉦鬩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久之。予計此關。乃趙檢點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翠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尙三十餘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崖以行。諦視巖壑。深不可測。瀾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余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度二關。犯虎穴。雖頻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

謹志之。以爲後戒。

## 遊雲龍山記

都穆

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二里。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朱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徵時。嘗憇宿於是。有雲龍旋繞之異。此爲得之。山一名石佛。唐昭宗時。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卽其地也。丙寅冬。自京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茲山以覽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實陪以行。午抵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像僅半軀。崇可二丈。廣倍之。左右侍衛之像。皆鑿石所爲。山之陰。度黃茅岡。憶蘇文忠公詩。亂石如羊之句。瞻眺久之。其下卽宋張山人放鶴亭故址。蘇公所與記者。後之人。剏三賢堂於上。三賢。爲昌黎韓子。蘇公。暨陳師道。蓋昌黎嘗爲州推官。蘇公嘗知州事。師道則州人而教授於學者也。升高而望。一州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誠有如蘇公所云。而子房。楚王。二山。至戲馬之臺。皆歷歷在目。予竊有感焉。徐爲古戰爭地。而楚漢其尤也。方高帝之起。豐沛子房佐之。百戰蹙項。竟有天下。使當

時而無子房。漢之爲漢。殆未可知。然則項氏之滅。雖謂子房滅之可也。彼淮陰侯者。功非不偉。直搏兔逐鹿輩耳。烏足以望子房。而今皆雲散烏沒。銷歇不存。千載之下。遺蹟斷碑。荒林烟草。適足以資人之慨歎。而逸民高士。乃獨笑傲其間而後已。予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閒之肆志也。雖然。予欲逃名而未能者。安得雪月之夕。悲歌劇飲於斯。以續招鶴之辭。山人有知。能不冷然御風來耶。姑記之以俟。

### 菱溪石記

歐陽修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于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績爲苻溪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溪者。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溪旁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二十六英雄。金

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金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尙有居溪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况又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 遊子房山記

王思任

乘傳過彭城。隸牧裁其碎力。舟膠焉不得行。童僕恚甚。而予輒醉之酒。笑謂我子房也。阮當在此。明日登子房山也。會同年汪廷尉至。共之山祠子房。或曰。子房曾隱此。不甚詳。然可以悉彭。彭天下之中也。禹貢惟土五色。咸斗賦之。其有

中思乎。毋謂癡人心不大也。廷尉曰。洵洵而降者。懸水村也。被髮丈夫。與濟俱入。與泊俱出。踏有道乎。曰。道無所不有也。天下之大。敢者必起於大不恥。被髮丈夫。師陸終氏之子也。陸終氏之子。觀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猶繩繫之也。子房之事。不成于滄海之沙中。而成於黃石之岬下也。試徘徊四顧。桓山之愚也。泗水之誕也。戲馬臺之縱也。亞夫之癡也。皆不善於敢者也。雍門之彈也。陵母之劉也。迷劉村之走也。舞陽之排闥。而九里之歌也。皆善於不敢者也。廷尉曰。何知有敢不敢。得者爲敢矣。予舌橋而不能下。嗟乎。悲彭城。悲彭城。與亡陳迹。可以歎盡乎。有有心人焉。東望而得劍臺。則心許在前者也。西望而得燕子樓。則心許在後者也。情共到黃樓。告之大蘇。亦足以爲彭城槩矣。

## 遊金山記

王思任

萬曆丙申秋。吳敦之。李潤予。與徐季明。道出京口。敦之舉金山之觴。一舸乘風。冷然而驟泊其下。鐘聲從紫濤中殷隱。泊山乃壯。佛宇僧寮。羣壁而籍。如入大蜃之都。乃相與禮空王三殿。觴於江天閣。醉於吞海亭。酣於流雲之頂。而徘徊

於金鰲妙高之間。雲捲長風。去天尺五。俯瞰嗟呀。不悅而慄。江中石。曰鵲峯。曰善才。曰石排。曰郭璞墓。皆涵洞伏暗。魚龍神怪之府也。水經第一泉。名中隱。正出墓下。僧苦求者。穴井以篡此。不當欺李贊皇。而况陸鴻漸乎。景純兵解以去。事在姑熟。安得墓此。讀三山記。昔有異僧。誅金山之根。下不得底。云莖漸孤細。如茵仰託。事俱不可知。惟是此山之味。氣豁概雄。止印公坡老數年領取。彼其鱗虱龍象之眼。視崩濤爲大陸。碎虛空以一拳。初不在戲。帶不在輪。只宜時時叫哀絢歌。把酒問青天耳。山之大觀。匪一覽所茹。其巖洞雲腥。菴密雨綠。離徑蚤樓。妙在簷蔔深處。須布袍野侶。鷗沒其中旬日。乃可而一。敦之。引前吏人得。所謂翎毛山鳥怪矣。彼其之子。安會不下門牡。堅匿其曲袂之勝耶。敦之曰。君且厭我而狎之。豆豉墨刻。明日儘君發付也。因促季明臂大笑。而以一觴望京口。酌劉叔熙。爲之歎噓者久之。詰朝。墨刻僧果至。盡售之。至廣陵。檢閱約數千人。爲之糊名易書。取五言不取七言。取律不取古。徒署名紙尾者不錄。卽詩美而詠江山者不錄。詠江中之山矣。而稱貸落星。影射孤嶼者不錄。以張佑冠之。得士幾十幾人。錄其詩於後。後游者尋碑問碣。其或然予不爲荅辭所謾也。

## 遊焦山記

王思任

海山多仙人。潤之山水。紫闥之門楔也。故令則登之。不覺有凌雲之意。予曠熟厚金山。而興言及焦。則以爲不到懷慚。賦命窮薄。由是觀之。心不遠者。地亦自偏耳。丙申。予謁選北上。老親在舫。曾撮游之。僅一識面。偃蹇不親。己酉。以遷客翔京口。五月旣望。會司馬蒲田方伯文晤我。買鮮蓄旨。約地友劉伯純。陳從訓。俱從。訓暑不出。而痒痒鞅鞅。徒以蘇秦縱橫。不能願待之。卽乘風長往。一葉欹播。與拜浪之魚。同出沒也。至岸。入普濟寺。伯文色稍定。而伯純以爲吾東家焦。殊不介介。暑氣旣深。幽碧如浸。選綠雪輕風之下。小飲之。各沾醉眠。僧几。澡罷。謁焦先生祠。庶幾所謂水清石白者。少微之星。兩光獨曜。而各以姓易山川。然巖先生猶或出或語。先生三詔罔聞。一言不授。蔡中郎玄默之贊。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耶。左行而得水晶菴。梧竹翠流。潭空若永昌之鏡。僧攜中冷水。燃竹石鐺。佛顧渚飲我。水或不禁刀畫。然雲乳濛濛。芝童清侍。聽好鳥一回。何境界也。山如鼈伏。而裙帶間妙有茸疇。各禿宮于藤蘿之隙。且漁且耕。而又且牧。巡

麓右述。入碧桃灣。則疎楊搖曳。里許青莎。與朱華映染。半規山隱。捫攀而至。吸紅亭。望海門瓜步。都作龍腥。點帆歸鳥。千嶂彩飛。江淹詠日暮鸞鷟谷者。是矣。乃從山背一探天吳。歷數亭而憩之。石筍闌潮。馴鷺不等。而湍險震蕩。吾獨羨其威紆百疊。愈取愈多。杖策歸僧堂。梵鼓動矣。伯純曰。大月已到。不宜閉飲。問童子。得櫻筍銀鱗。又得文雉。被跣而出。歌于諸山第一峯前。月精電激。江波碎爲練珠。我欲呼老黿共語。而伯文謂山鬼愁予。伯純願兩脯之。以作水陸供。便思駕長虹而通沃洲也。相與轟飲呼盧。集杜句得月者贖坐。至子夜。而天風漸勁。澎湃洶然。江聲入僧室矣。質明。予先鳥起。領清芬之味。人各鼾鼾也。伯文搔首相詈。王郎卽有山水饒。不須奔競爾爾。予不能辨也。尋會食。探浮玉巖。一石橫出。摩藓讀昔人題石屏字。躋級登觀音閣。修篁琪樹。蔽翳雪光。更有竹閣兩楹。買天半角。而金山斐疊其胸。此足當人主矣。又延踏而至一僧舍。竹益酣。染衣袂俱作雲香。有巨石數十。堆墮潮中。討瘞鶴。已投江文許。褰衣濡足。憫不可得。王辰玉昔曾判之。以爲斷非逸少之筆。大都高人韻士。惟恐人知焉。見瘞鶴之字。不出蠅牛之慮。而必借美於換鵝之手耶。伯文領之。以韻語相挑。再遣舟



從沙戶市魚。而弈于斷巖懸蔓之半。徘徊瞻顧。有不知玉壺清宇。冷在何處者。試以金焦評之。金以巧勝。焦以拙勝。金爲貴公子。焦似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金宜小李將軍。焦則大米。金宜神。焦宜佛。金乃夏日之日。而焦則冬日之日也。伯純主駁。子腹中丘壑。舌上陽秋。誰爲我金焦。賂子左右足乎。乃喚兕觥。大笑飛觥。至漁火初出。緩棹至餘皇。以不盡之瀝。中江而罄之。是夕。月明如晝。微風不興。水天一片。人語杳然。而城頭漏三嚴矣。此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時也。

## 遊北固山記

王思任

江南人北運入京口。卽有家慶。出則茫茫交集。其興亡逝水之感。每許困衡者知之。而盱揚氣往之人不與焉。則北固者。登臨噫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絕。終有痔心。北固枕鐵甕城。如在茵兒。而豆瞰諸山。予每讀盧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爲此山悲壯半晌。庚戌十月量移。由拳買櫻脯。走眺三山閣。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上下橫斜。星斗俱醉。乃捉伯純之

臂。呵而問之。銅坑東卸。京峴抽中。何以撐突厥山。改元甘露。吳皓何以不固。六  
化人何居。行僧何往。御何奪。豈僧繇輩之神物。而爲鬼風蝕盡。贊皇手柏。何以  
干之。天監寶書。何以漫之。胡石旣狼。而騎之如獺。謀瞞何語。寄奴何聞。四十九  
枚鱸魚何穴。二十六峯研山安歸。蘇仲恭之羣木。何以今不顛據。褐衣黃狗。駕  
肩何出。朱裳霜簡。鐘鳴何走。仙人咫尺。一鶴可通。豈秦漢之君。而必當褰孺萬  
年。何德何魚。作人語而免其咎。張佑摹勢。山河盡來。何徐凝惡詩。而亦愕然得  
解。伯純啞啞曰。子無他。不過喋憤舒憊之套。吾安能變詐。出天問而地答之  
也。予亦啞啞。彷彿記有僧字慎獨者。以白茗作供。而予復至披雲軒。寫舊時阿  
育王寺詩。畜之此僧半室。以鏡爲江。古樹老菁。撐持數萬。得讀書坐臥此中。卽  
痿躄不下山足矣。予兄自天氏曰。子見山卽癡去。隨處捨身。亦伯純所謂套也。  
因命記之。兩姪曰吉二。曰絨三。

## 遊焦山小記

李流芳

廿七日。雨初霽。與伯美約爲焦山之遊。孟陽魯生。適自瓜州來會。亟呼小艇。共

載到山。訪湛公於松寥山房。不遇。步至山後。觀海門二石。還登焦光嶺。尋郭山人故居。小憩山椒亭子。與孟陽指點舊遊。孟陽因誦湛公詩。風篁一山滿。潮水兩江多。相與賞其標格。尋繇小徑。至別山。雲聲二菴。徑路曲折。竹樹交翳。闐然非復人境。有僧號見無。與之談。亦楚楚不俗。相與啜茶而別。尋蹇鶴銘於斷巖亂石間。摩挲久之。還飯於湛公房。孟陽魯生。遂留宿山中。予以舟將渡江。勢不可留。怏怏而去。孟陽魯生與山僧送余江邊。徙倚柳下。舟行相望。良久而滅。落日注射。江山變幻。頃刻萬狀。與伯美拍舷叫絕不已。因思焦山之勝。閒曠深秀。兼有諸美。焦光嶺上。一樹一石。皆可徬徨追賞。風濤雲物。盪胸極目之觀。又當別論。且其地時有高人道流。如湛公之徒。不與談禪賦詩。逍遙物外。觀其所居。結構精雅。庖廡位置。都不乏致。竹色映人。江光入牖。是何欲界。得有此居。孟陽云。吾嘗信宿茲山。每於夕陽。登嶺眺望。落景尚爛於西浦。望舒已升於東嶽。琥珀琉璃。和合成界。熠燿恍惚。不可名狀。嗟乎。苟有奇懷。聞此語已那免飛動。予自丁酉來遊。未遑窮討。人事參商。忽忽數年。始一續至。又以羈縻俗緣。卒卒便去。如傳舍然。不知此行定復何急。良可浩歎。自今以往。日月不居。一誤難再。賦

歸之後。縱心獨往。向於茲山不能無情。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襆被松寥閣上。十日夕。以償夙負。滔滔江水。實聞此言。

## 望江記

李默

禹鑿既通。維江實長百川。故奇觀莫加焉。正德己卯。秋九月。予既偕北上。初從京口夕濟。偃臥蓬底。不知江作何狀。嘉靖甲申。夏六月。予則以駕部主事。假滿還朝。取道江陰。薄次君山。君山者。楚申君葬處也。江至此漸縮。風濤駭目。不覺呼酒狂叫。已乃下毗陵。趨京口。登金山絕頂望焉。極目千里。帆牆片片。蔽江上下。烟景蒼蒼。鐘聞兩岸。極瑰偉之觀。心殊樂之。閱九載。爲歲壬辰。時有宣州之謫。秋七月。由廣陵西出真州。往者長絕江而渡。風帆迅駛。如涉清溪。是時鼓棹東指。踰六七十里。乃達京口。方黑雲垂垂起。西北颺且作。往來舟楫稀甚。予獨駕輕舸。乘流直下。雖風力漸柔。水波微漾。然洪流空渺。闐寂無聲。始察泛江之險。予心殆悲焉。薄暮。復纒舟金山。登陟如初。則日已西墜。江光半落。烟暝中。非復如曩時景况矣。是冬。臘月既望。發自宣州。過太平。留眺雷峯。進憩景峯亭上。

忽見江自南來。直指姑熟之西。數百里間。縹緲如帶。意未厭也。晡時。再登黃山。捐臨獻之石。江勢可辨。如坐景峯。其夜。漏下十刻。馳至采石。遂叩謫仙樓。推窗望之。不可得。乃穿松磴。造蛾眉亭。則江出肘腋間矣。然烟靄蔽虧。月湧波心。恍不得視。左右曰。白如氣。光如練者。是矣。爲之快眦引睇者久之。又明日。至建業。從二二三客登雨花臺。張筵坐嘯。風颺颺下。衣袂皆飛。彼排石頭而繞鍾陵。使英雄鼎峙。六合分裂者。非此也耶。因相與談興亡之故。慷慨行歌。衆客皆歛衽而散。雖其濫觴岷汶。滄汗三巴。走白帝。絕洞庭。帶彭蠡。吾不知其吐納何似。然而江之形勢。大都可得而覽矣。夫其感於人也。爲悲爲喜。爲憂爲懼。江一也。無情而生有情。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肆志。則豪蕩橫集。此喪己之同途。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善持情者。必反觀焉。吾得吾情於茲江也。作望江記。

## 虎丘

李流芳

虎丘。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拂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

化爲酒場。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尙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黑無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又今年春。與無際舍姪。偕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生平過虎丘。纔兩度。見虎丘本色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遊。真知言哉。

## 靈巖記

袁宏道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練。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於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早歲不竭。或曰。卽翫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屨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颿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

斂劍聲。若授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鏡細鈎。宛然石髮中。雖復銹石作肝。能不魂消心死。色之於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探香徑。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歙溪。米氏硯史云。瀟村石理粗。發墨不滲。卽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渺。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旣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跡。斷腸虛無之畫屨。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朝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蓋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爲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迺余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遊。遊必徧。今年三月之十七日。予與安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則酒醴與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旣又移至吳氏庄。庄宅與池相遠。略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有緋色據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於內。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流連久之。顧日尙未哺。迺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牆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灶突之間。則含酒滿舌。嘆之曰。爲汝浣衣。席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遠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倡尋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繡。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卽之。若有煖暈焉。蓋頌桃德者。天天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於春。殆異女乎。陽出震而德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於香味



色中。具有別韻。卽刻畫彩繪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舍是。而貴夫益益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餽釘貴而梁肉賤。士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于此畢志其語。

## 遊洞庭山記

王思任

余讀震澤編。慨然有七十二峯之想。已而手弇州。太函。歐菴諸遊記。則神淫淫三萬六千頃湖波際矣。前游者曰。非筍輿不可穿雲。非峨嵋之扁。不可破巨浪。因借同年俞觀察一檝。而以橙黃橘綠之時。約友生李庭堅往。會庭堅曳州試。債業未竟。乃喚其弟澹湖。又得友汪若水。陳少山。築酒羸糧。以癸丑十月乙酉。從胥門發。十五里。夜宿木瀆。漁火星綴。舟如孤驛。四人作吳俗鬪百老戲。酒語清安。明日丙戌。登靈巖山。山半借松碧。如褰繡書生。危坐不語。觀西施洞。犀牛石。醉羅漢石。俱無奇。眺吳王箭涇。一水邪射里許。甚無謂。相傳吳王箭之所及。遂涇焉。當是醉中令耳。入靈巖寺。塔勳鐘殘。秋深僧老。草花干本。堊門外湖氣混茫。倏入雪鏡一片。爲之睨蒼延佇者久之。登靈巖閣。是周公瑕所顏。此三字

殊不惡。木葉已脫。空曠烏悲。閣後二智井。云神異僧曾以此出木。或有之。礫磧走絕頂。坐琴臺石。憶夫差當年亦韻甚。竟不知黃雀之寄耳也。若美人能爲洋洋操。久有太湖志矣。三友笑語下。十五里。及胥口。風小忤而日迫燄熒。泊舟伍公祠下。兩老木夾一古柏。禿立丫撐。穆穆乎老相國陰風靈氣。小子越之人也。首濡酒。拜而不仰。急就舟臥。次日丁亥。拔歷鼉窟。而寢甘未喻。乃聞鷄喔白雲中。推篷視。則東洞庭山足矣。早市魚得銀箸者千頭。一飯爽極。沿山俱素封。丘隴從曲徑入。翠峯寺碧甃欲滴。大約在濃松豐竹間。訪所謂悟道泉者。以松火怒發之。淡逸有力。而本泉僧遠欲筭中冷惠山之座。則吾舌尙存也。而吾友陳仲醇。背泉跨澗。扼樓以領其勝。遂使湖光山色。日日來盟。要言不繁。山川卽文字耳。從右肩踰至法海寺。積葉封山。足音四響。飯于芝臺上人之榭。萬木支窗。秋聲蕩壑。意頗冷之。芝臺出唐畫隨喜。乃如來示寂圖也。廣三十尺。修益之。寶相福嚴。解脫自在。而一時天女龍神。悲顛皇惑。眉號口哆之態。俱無絲髮遺恨。可謂其死也哀矣。此北宋以前第一手。恐闕立本趙千里輩不能辦也。乃登莫釐峯。看東山自西山飛下。崩洪穿度。相隔四十里。隱隱馬跡蛛絲。兩山旣共湖

相望。而大姓時往來婚嫁。故兩山人相見。互稱爲東山親家西山親家云。是時與澹湖指點龍砂也。日落半規。以其珠光飛躍。注射湖棟。煜然萬丈。茫穎絢爛。不啻五金之在銘。俄而西山化碧。又閃爲紫。予不能翹然莫釐峯矣。汪陳二生。乃從岡上呼歸。勉去之。澹湖家卽山麓。因造訪之。獲綠橙百箇。放舟湖口。舉橙酌。新月颺天。小波縠織。乃令童子吹雙笛。而予踞石作四噫之歌。且爲羽聲以和之。漁翁樵伯。俱亂髮走。訝何許人哉。戊子。解纜至白馬廟。欲問柳毅龍井事。而風抑不得便。乃吸酒嘆之。舟如箕播。榜人力敵至暮。始抵西山後保。己丑。觀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相傳吳王使靈威丈人探之。十七日而不能窮。乃取禹書以出。天顧中。徐武巧秉炬深入。署隔凡二字而返。又云。其底通陽羨。入三四里許。便聞伊啞聲。踏頂上。山河互爲浮湛。理不足多。但洞不受肩。而中多沮洳。作幽腐氣。吾所游。貴奇正共曉。又何取於洞洞矚矚耶。至於山骨鋒立。眉滑牙峭。萬籟千詭。若鼓洪漣。一空篠之。則玲瓏透漏。花石網何必萬牛旣裹哉。踰數十武。探陽谷洞。僅一蚌城耳。至王文恪所題丙洞屏巖。則天逗雲腰。泉淪石脚。樹橫竹偃。櫻桃明燠。時翠禽啁啾。紫鷺產穀。大有袁廣漢北山圖意。山之前爲

靈佑觀已蕪廢。問東園公隱地。無有知者。惟東嶽廟前兩松。蒼竦擎舞。可舒林屋。屈游之氣。自此家家俱在果實之中。逶迤峯逼。而包山榜出。松若麻栽。莖橙橘徧丘壑間。上下垂垂也。寺鐘在樓。被荔裳纏。咽幽不可言。僧雖不韻。然談吐應酬。皆春花秋實事。予謂茶僧果僧。猶勝鞋僧膏藥僧。及今所謂禪僧詩僧耳。飯於空翠閣。同訪毛公壇。壇故在隈曲中。入風藏納。五湖挹入。毛公不知何時人。于此得大遷去。然亦不能竟此壇也。吾何羨乎坎離哉。是夜移尊寺橋。月氣冷浸。如東起五湖水。倒潑包山者。松木影寒。宿鳥翻撲。却似魚游荇藻中。而寺僧雪鶴。能吳淪。則醉而餼之。還宿空翠閣。簷頭星歷歷。如杯大。夢繞萬竹。醒來鼻作橙香。明日庚寅。謀上縹緲峯。過沈氏墓。千尺松以百計。春臺夜壑。臥立之間。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爲樂。峯去麓十里。予短袖與澹湖少山先登。凡數十勇。乃克之。而弱水跋斃苦甚。偶風色團天。五百里都爲崑氣。見兩舟如展絲之丸。定而不動。良久近山下。如雙鷲翔空也。一草菴棲僧。分指晉陵吳興携李。俱若天際一抹者。彷彿領略之。大抵縹緲峯乃洞庭山之元首。而諸山其肢體也。諸山又似花瓣。而縹緲獨占其心。高突曠朗。若氣霽雲斂。月孤雪壯時。不可不作

此觀獨博。呆峯至麓。無尺蔭寸菁。可救暍死。宜乎陶周堊樂不償苦矣。於是相勉下。憩於嚴氏之樓。村俗鼓音不絕。則魚至。謂之傍新鮮。亟命童徵酒慰勞罷。相與酌烏砂泉。訪小龍嘴。初入嘴。未之奇也。稍猿引而鼠通之。洞穴如蜂窠。如島。如覆敦。如銅鑄壁。石氣雲乳。秀媚晶瑩。叩之。則魚陽玉也。蓋西洞庭乃太湖石之家。而臨湖者。戰粘天之痕。日受剝割。遇風則縣作於窟。大有佳境云。于是放舟消夏灣。吳王之所逃暑也。昆明太液。又自爲一區。蒹葭蒼蒼。楊柳婀娜。浮瓜沉李之際。定覺冰壺十里。命榜人速走石公。諸山之捲太湖也。以舌而石公獨拒之以齒。膽怒骨張。而石姥助之。予仰臥於廿丈珊瑚巖上。太清一碧。斜睨萬里湖波。與公姥戲弄。撩而不鬪。乃涓涓流月。極力照人。若將翔而下者。李生輩各雄飲。大叫。川谷闐然。竟不知誰叫誰答。吾昔山遊仙於瓊臺。今水遊仙於石公矣。因坐翠磯。走風弄。探雲梯。捫巖舍。人所題屏障諸刻而返。宿明月灣。灣旣全受月。而沙渚蘆花。映月發光。舟中之人。與百千鴈分更而夢焉。辛卯。飯於大龍嘴之下。嘴穴視小龍嘴更怪。則有尸如者矣。與如者矣。輪菌蟠奇。又如老樹之根。微纏角距不斷。凡石之突。以潤而尊。以瘦而雋。以空而靈。以活而壽。

而是處兼得之。且暘若。使米顛穴居於此。何如拜殺鏈水城耶。於是。上法喜菴。訪梁天監時三松。而路斗絕不可通。舟人以風利。嘖嘖言華山也。所謂綺里故居黃公泉者。俱從帆前閱過。入華山。則青嶂迴環。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望竹籬石堵。紅橋黃柑家。垂戶晃。將至寺二里。長松落落。夾道攬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橙橘。益爛熳猥藉。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傍紫葡萄。藤葉嫩紅老白。束縛古木。薜蘿野葛。強附弱攀。悉不辨倫理。寺僧蒼麓。剝橘烹泉。香風拂拂。仍落入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吾嘗欲考此數日祿命也。僭矣。僭矣。大抵洞庭之山。西勝於東。而西之中。惟石公可遊。花山可居。異日此言。當懸之吳門。不可添減一字。乃移舟看角菴。山竟已絕。太湖若掬而瞰也。有茶花一本。蔭可畝餘。四季鮮發。云角里先生手植。予來時。正英英其欲吐。紅顏含寶。是飛燕未期射鳥時。角里事附會不可知。但聞四老出商山後。卽入地肺。地肺者。今之三茅山也。去銅官不百里。吾安知其不共採紫芝。買桂楫。作雲水游哉。又數里。探水月寺。名逸甚。而寺不勝。卽紫雲泉。亦一韮泥淖。不足寄陸羽思也。

晚乃泊於韓村之湖口。大月點空。滿天作青火色。放眼五百里一斂。而水天之白未盡。始覺西子湖匡小圍狹。須臾。夜氣茫然。明月獨飛。如大魚縱壑者。意冥宮老蛟幽魅。鼉史鼉參。必且縮張珠宴。而一僮兵子。以大炮轟之。震來砰礚。可半晌許。遂皆血佛爲波。相與泣金翅公至矣。予於此際。有雄心焉。不能不歌老驥伏櫪。壬辰。從韓村入。三里拔一危顛。得西湖寺。廢關雲守。聞無半僧。雪鶴言。有白香山一碑。撥藜討之。不可得。而所謂湖者。丈餘紺嶽耳。湖旣登山。自應以少爲貴。出嶺隔眸。雲稍烏背。有畫一區。是東湖也。而予足不能供目矣。乃下之資慶寺。橋勝壑勝。紅樹碧樟。老山秋滿。聲甕甕然在空囊。是中橘柚已剪。衆鳥侏儻。聚黨詈僧。且妬客至。不得便其檢拾。巧坐枝頭。又遷其語怒客。客聞命矣。茶罷去之。踰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用藤孫萬果。彙集色味。糾纏僧寮。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能爲雅謔者。予謂此地極宜猿猴。相與一笑。肅入竹樓。酒我而送之湖濱。乃採元暘洞。是時日在湖西。曳爲紫金大錦。俄而珠焚火跳。化作九微之燈。漁歌樵唱。上下清香。俱以洞雲收之。因尋鎮賣橋還舟。別雪鶴而宿于龜山之下。癸巳。乃遡波命榜。數

檻邊丹峯碧嶽。一一在杖屨前也。是役也。鐵震釋之靈。自入後保以來。風日清  
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狀。朝莫五色。悉飽其變。且夜夜明月。秦鏡透飛。而無有纖  
雲滓穢。萬里寒流。濯濯孤玉壺之魄。予蓋有游福者哉。向使石公之下。鷓母封  
姨。再一鼓扇。今天際白濤。山呼海立。與石公作昆陽一日之戰。予乃憑軾而觀  
之。則輸工墨守。必更有奇焉者。而惜乎未之遇也。然而造化之祕。豈不少愛。予  
其貪隴蜀而無厭者耶。於是乎游有記。而系之以論。論曰。太湖如月。洞庭諸山。  
睨之。則月中之桂影也。余數時在東西兩岐。緣走穿弄。食其香而寢處其勝。亦  
人間之月遊矣。更有羨者。山與人世隔絕。另劃一天。四時有珍果琪花。令口目  
應接不暇。而又在中央。無虎豹。不若月明林黑。足不顧瞻。且稻蟹魚鼈之爲  
渚。雖僻在塢中。顛顛鮮食。此則山居人所不敢望也。惟是峯筍不蠹。壑布不飛。  
渴燥坡陀。童枯墳氣。非石公崢嶸其間。則吾未有樂焉。願請之於帝。而以巨靈  
胡賈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峯來。仍割其棄餘泉瀑。大小二十通。銀飛雪掛于花  
山縹緲之上。一夜雨風。鷄狂犬惑。則吾當變姓名。輿棺荷插來此。作掃花使矣。  
而王弇州方虞倭盜之及。不肯移家。嗟乎。倭固有數哉。而盜亦有道存焉矣。



梅花墅記

鍾惺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氏皆圍也。烏乎圍。圍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爲渡。堅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遊人。無非圍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圍也。身處圍中。不知其爲圍。圍之中各有圍。而後知其爲圍。此人情也。予游三吳。無日不行圍中。圍中之圍。未暇徧問也。于梁溪。則鄒氏之惠山。于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圍者也。然不盡圍於水。圍於水。而稍異於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松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江。江之名復見於此。是以其爲水稍異。予以萬曆己未冬。與林茂之游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啓辛酉。予日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於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游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予目。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暢。墅外數武。反不見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圍。開扉坦步。

過杞菊齋。盤磴躋映閣。映者。許玉斧小字也。取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所踞。石所臥立。垂楊修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子詩曰。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映閣所上登。迴視峯巒叢。皆墅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見廊周於水。牆周於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外者。林木荇藻。竟川含綠。染人衣裾。如可承攬。然不可得卽至也。但覺鈞連映帶。隱露斷續。不可思議。故子詩曰。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褰。渡曾不漸裳。則皖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西洞。憇招爽亭。苔石瀦波。曰錦淙灘。指修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爭日。往往可卽。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子詩所讀。修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澗氣上樓。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映閣乃在下。見立石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於水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松綠朱欄。得碧落亭。更折數十武。爲菴奉維摩居士。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爲儻月梁。梁有亭。可候月風。澤有淪。魚鳥空游。中照鑿物。渡梁入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

首人。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北結竟觀。居奉佛。自曠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爲樓。以藏書。稍入爲鶴籜。爲蝶寢。君子攸寧。非幙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硯。始爲門于牆。如穴。以達牆外之閣。閣曰湛華。曠閣之名。故當曠此。正不必以玉斧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卽至者。是也。牆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沼池。則星月含清。巖晨肅月。不輟喧妍。予詩云。從來看園居。秋冬難爲美。能不廢喧羨。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覽。四時之氣。以心准目。意想備之。欲易其名。曰貞萋。然其意停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滴秋菴終之。亦以秋該四序也。鍾子曰。三吳之水。皆爲園。人習于城市村墟。忘其爲園。玄祐之園皆水。人習于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水乎園乎。難以告人。閒者習于觀取。慧者靈於部署。達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見君閒。一橋一亭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耳。

## 遊慧山寺記

陸羽

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憇華山精舍。華山上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吳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山下得銘。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珍。天下繁。無錫又。天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東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歟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龍山。或云。鬪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纒躡之合沓然。鬪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鬪六十日。因而名之。凡驛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洞穴。潛通包山。其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

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于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蒧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鐸。有贈答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憇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費以文石罽蟻。齋淪潺湲。濯嗽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華池。一名鱸塘。一名浣沼。歲集山姬野婦。縹紗縹縷。其紗皓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泊江陰。北淹晉陵。周回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閣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王歇於吳之故墟。卽此也。其祠宇亭以醪酒。樂以鼓舞。禪流道伴。不勝碎噪。遷於山東南林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餘頃。此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聳四十餘里。唯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叢萃而已。凡烟嵐所集。發于蘿薜。今石山橫亘。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爲訛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爲訛俗所棄。必其聞

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丘。丹徒之鶴林。錢塘之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薦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海。虎丘平眺。郡國以爲雄。則曷若茲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廓。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爲最也。此山亦猶人之乘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鐘鼎。昌昌曄曄。爲邇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鐘鼎。流也。苟無其源。流將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後之洪注云。

天下名山遊記 江南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浙江

### 記蘇堤始末

楊慎

東坡先生在杭州。穎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隸。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誠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發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連河失湖水之利。乃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闡闡中。三年一陶。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間至湖上。周視之。



久日。今願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杭人大矣。余昔在京。問之杭之士大夫。亦不知今閱公詩注亦略。故詳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猶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圯。而姦臣李靖臣爲考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陪時流乎。公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云。

## 湖山小記

蕭士瑋

初二。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烟披薄。飛流木末。紅懸海挂。稍倦。時踞石而坐。

時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者。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佛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愁。益信聲無哀樂也。

## 其二

初三曉起。看白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烟之在齋閣耳。頃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盡矣。空水細細。風烟一色。類香霧海。久之漸歇。有數點遙青。沒入雲際。寺僧指余。海門諸峯也。食罷尋李句嬾宅。大約韜光善護。割其餘以予句嬾。而益成句嬾之幽。句嬾善借。據其勝以傲韜光。而反增韜光之妍。過包庄。溪流淙淙。漸入漸佳。山多奇石。蒼寒古冶。出土者百之一二。恨未盡發所蘊耳。泝澗而行。積石磊砢。危而相支。反而相捍。水爲石所阨。則轟而成雷。爲風所捲。則濺而成雪。爲潭所溢。則曳而成練。爲壑所留。則蒸而成雲。非烟非霧。出入不定。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川。荆山。以爲此

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余初至愚公谷。見佳水流泉。據地最勝。謂山居之妙。不能有二。至包庄。而乃悔前言之易也。買山而隱。余殆有終焉之志矣。

其二

初四。飯集慶。觀理宗舊像。意製寒儉。然行筆朴雅。飯罷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巡覽。仰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神運石。風氣道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異他泉。秦少游記。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內無靡嚴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也。此語良然。又云。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聒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今殊不然。日未下春。客裹足不敢入。蓋以避山君矣。稍進爲老龍井。木石蒼寒。杳窅有趣。茅屋一區。僅蔽風

雨。流淙淙。冷。蕭條高寄。子將之別業在焉。余足方跨門。腥風吹雨。林木怒撼。心  
脚纒隔一篋耳。流潦沸騰。亡端靡際。馬慄人寒。竟不得前。久之。輿卒擁至。髮際  
眉間。挂溜騰虛。泮流不斷。如雁岩飛瀑。寂無聲耳。心脚故善病。又秦法嚴。衡石  
程書。竊爲丞相危之。已擁被而坐。漸能靡呼不異常。余心乃安。坐客皆各勝譚。  
至夜深乃臥。

## 西湖遊記

尹伸

西湖之勝。曠者水也。秀者山也。幽者林逕。奧者巖洞溪壑也。有告我遊者曰。湖  
遊可一日盡。湖上諸山。挾旬不能殫也。嗟乎。遊人之覲面失此湖也。久矣。今夫  
山。骨于石。縛于林。靈於水。林之變。僅在四時。而石無變也。耳浮於目。目浮於足。  
山始擅其奧。身之所到。而山無奧矣。大凡峯翠巖光。目入常有餘。身入常不足。  
登南峯。但知北峯之美。登北峯亦然。然則山可三數日盡也。物之善變者。莫如  
水。雲烟所生。峯壑取姿焉。故朝暮之變。晴雨之變。四時之變。人之所善于湖者  
同。而朝朝暮暮。晴晴雨雨。春春夏夏。秋秋冬冬之各有變。恐非簫鼓樓船者。所

易會也。由此言之。湖雖累月彌稔不能殫。而云盡之一日乎。余武林之遊。凡四十有五。日。西溪橫山。龍潭雲棲。五日了之。南北諸峯。紅上諸刹。吳山端石。四日了之。餘日飲食起居。都寄金牛波面。早則辰巳。晚則申未。遊人將散。而棹方勤。酒樓無烟。栖鳥無聲。而棹始返。人所頻到我亦時到者。錦塘孤山也。湖山亭。淨慈寺也。人所不到而我所獨到者。南之普度菴。西之裏六橋。徐氏村也。最近莫如寶石。人多其纍纍。吾病其輪輻。每西吾舟以顧之。排者欹。輻者銳。勢遂道上。而執此以准諸山背面橫側之勢。大率如此。此吾形勢遊也。青翰靈鷲。樓軒相接。絲肉駢闐。聲容競作。閨花語影。紅粉歌塵。終日衍衍於風烟。而了不相涉。人喧亦喧。人豔亦豔。此吾賓王遊也。長景初晴。人天俱霽。舟無小大。友無新故。程無遠近。意之所到。草木生香。鳥慧魚靈。都來親狎。棹疲而步。步疲復棹。至于山。嚼紅輪。波嬌嫩碧。氣以淨而生妍。光因冷而反澹。人物爲光氣所轉。作止都不自任。欲去不去。但喚柰何。雖情之所鍾。于世頗遠。眷此雀室。寧非迷樓。若乃梅時多雨。飄風終日。湖始波。波始聲。水情始活。遊情始壯。綺羅簫管始匿。漁蓑蓴筏始見。此湖始專爲吾輩所有。而湖上諸峯。出沒于鬢雲冷烟之中。偏全奇正。

莫可端倪。其他市肆僧藍。歌樓舞榭。柳堤竹嶼。塔影橋虹。亦爲烟水所轉。搖曳模糊。別開生面。又或雨而或霽。霽而復陰。向之所謂模糊搖曳者。復變而明。皎蕭遠。一日之間。蓋不知幾春秋。幾朝暮矣。然猶以爲漁火村燈。終不及金波一照。乃期之白分者。苦爲風雨所妬。期之黑分者。光力未滿人懷。猶幸殿遊。及于將望。是夕也。千里無雲。萬靈都寂。復得宋獻孺。馬眉五。載酒相呼。便從斷橋步至西陵。忽聞一絲清轉。疑在雲上。少焉一葉西來。蓋數人臥而嗚嗚相唱和也。俄頃失之。頗爲悵惋。獻孺云。此時安得紫衣數輩。嗣爲落葉哀蟬之曲。一問結隣之宮。已又云。安得蒼髯鐵笛。橫查飛來。作裂石穿雲之響。一豔一仙。片晌殊懷。都有餘恨。夜久骨髮知寒。徘徊不能去。數點漁舟。穿橋出入。因坐橋頭。各浮數白以酬之。環顧三面之山。近者遠。高者卑。大者小。翠者白。都爲琉璃光明所奪矣。如此湖光。水上人家。盡掩扉臥。而湖山卜居。亦止三姓。南有虞葛。俱名族。西止徐氏。一田舍穉臥于長林茂茭者。已二百餘年。仙書所謂閒亭外舍。此似近之。此外圍亭。亦常下鑰。卽黃貞父之寓林。身後已鞠爲茂草矣。湖山之緣未易哉。吾遊始于甲戌三月廿九日。終于五月十二日。常同者。陳仲雍。鄧爾珍。屢

同者。胡仲修。顧山臣。吳巽之。間同者。汪然明。張卿子。馮雲將。陳則梁。吳今生。譚建韻。殿而同者。宋獻孺。馬眉五。皆崇禎七年也。

## 題西湖臥遊冊

李流芳

## 紫陽洞

南山。自南高峯。遷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烟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壁一巖。皆可作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頹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己亥歲。與叔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闌。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勝絕處。每恍惚不自持。強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癢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 雲居寺

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爲最。繞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峯手植。歲久侵淫。爲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殆不欲多至其地。去年五月。偕方回泛小舟。自小築至清波。訪張懋良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裴回城上。望鳳凰。南屏諸山。沿月踏歌而歸。翌日。遂爲孟陽畫此。殊可思也。王子十二月。鹿城舟中題。

## 西泠橋

余嘗爲孟陽題扇云。多寶峯頭石欲摧。西陵橋邊樹不開。輕烟薄霧斜陽下。曾泛扁舟小築來。西陵樹色。真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 兩峰罷霧圖

天下名山遊記 浙江



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烟林霧嶂。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槳至堤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余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云。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陰雨未成。我試畫君圖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時。此人此畫。俱屬可想。

### 永興蘭若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棲。翻白沙嶺。至西溪。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水夷曠。平疇遠村。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至岳廟又十里。梅花綿亘村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飯永興。登樓嘯詠。夜運舫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輦痛飲。翌日。出冊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 雷峰暝色圖

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圖。雷峯如老衲。寶石如美人。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峯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余在湖上小樓。朝夕與雷峯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頽然其間。尤爲醉心。然余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煙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爲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

## 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陵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此。真是畫中矣。

##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峯。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

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澗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勒。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旣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庭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過三朝。名蓋萬劫。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囊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爲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篋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遊龍井記

程端明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朗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樂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像。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淪茗。復汲二盞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公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烟斷續相望。澗泉澹澹如故。但太虛乃宵征。則所不見者。怪石與西湖。及炊烟耳。元豐距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太息。辨才結廬。今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水。若會。若志。時東家周叔向俱。

發發光宿法相寺記

朱之俊

宿發光之夕。菴僧慧如殊韻。欲邀予早起登菴後石磴。望日出。會余起稍晏。至石磴。日已蚤食。且盛夏枝葉蒙密。卽五鼓。恐不能覩紅輪初動時也。惟見西湖鏡面。若綴林木之缺。可手弄之。湖船一葉兩葉。亦似挂帶叢篠。輕風吹之。碧影俱動。不辨遠近。矯首北高峯頂。第在目睫下。予褰衣欲登之。公亮色微戰。問慧如。山頂何見。曰。內湖外江。但稍曠耳。公亮曰。內湖外江。則此間已見之。且吾瞑目。導吾神於玉霄九霞之際。已視北高如蟻蛭耳。何曠之有。予笑而止。時靈隱僧自起。以寺田被佔。欲因予告當事者。與羣僧共迓於冷泉亭。慧如許爲余作山導。乃共發發光。飲茗於岫巖山房。至靈隱時。朝光四滿。泉響鬢佛。遊童冶女。亦以久陰後思想。其鬱鬱者爭織於道。予乃知杭之山水。爲杭人性情之苑。性情日生。故山水之色。亦無時渝也。羣輩久坐泉亭。目光往來。謂殊少麗人。余戲謂杭之佳麗。或者不爲美人。而爲山水。其山水之麗者。可任人踰牆而樓。橫塵而臥耳。因共笑而起。復過飛來。穿洞底。浮一二卮。便投鳳凰嶺下。過一片雲石。

其石多孔竅。要是人間所有。惟愛其前有石枰。鐫句云。興來臨水敲殘月。飲罷吟風倚片雲。稍上爲龍井寺。井方數尺。萍藻交橫。布流響洒於階砌之下。若寺神奏樂。時適有游女五六。與坐寺門。聞余輩在。不敢入。寺僧意已不在余輩。乃出。不復問子瞻辨才有何遺跡也。下嶺數里。皆在山坳。舊壙新墳。長楸古柏。比櫛不絕。人行萬樹與萬鬼中。惟聞野花作芬。時與屍氣相雜。張公伯雨。于公忠肅。祠墓皆在焉。予因念此篠根狐窟之人。向者亦嘗鳴篴伐鼓。於兩湖羣山之間。醉盡煙雨。賞徧林鳥。不知耳後鼻端。幾許風生火出。及一棺戢身。雖與馬揉脊。歌笑謹諱。亦不聞不見。死者卽無言。生者猶未悟乎。乃宋人猶謂西湖風月。不及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嗟乎。余謂卽是軟紅塵中碌促百年。不及向湖山抱膝閒坐一日。予鄉雖乏佳山水。然秋初彪嶺。春杪文湖。若以西湖之意游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予向屢語公亮。吾及四十之年。便銜位尋山訪勝。以畢餘生。終不老入長安街上。至此地。吾念決矣。暮及法相寺。寺有定光佛漆身。遊人乞子者甚衆。公亮謂此老死後。猶以臭皮囊誑惑人。欲吐仆之。寺僧靈源能詩。時與遊人廣和。余復登山。觀錫杖泉。蒼然晚色。集於林燈。予幽意甚愜。時公亮

天下名山遊記 浙江  
以疲劇。不獲從焉。

一六

## 重修湖心亭記

韓敬

西湖如鏡。湖心亭則鏡臺。鏡若翳。不可一日不磨。鏡臺而毀。豈能終年不葺哉。余初作疏。倡修兩亭。以爲修放鶴亭。宜屬之逋叟逸翁。修湖心。宜屬之遊人士女。蓋求其各稱也。崔徵仲使君曰。不然。我輩寓跡。半在萍香鷗影間。湖則吾湖。而謂亭非吾亭耶。今夫冠劍成羣。庖廡聚臭。蟻集於午。萍散于晡。每虛崆峒半夜之月。亦冷翠竇朝生之雲。織往芸來。尋亭爲郵。而亭不受也。乃若樵風轉棹。漁火迴櫂。覓色羽顏。過而不盼。寂寥飄忽。視亭聞如。晝棟朱簾。不覺落飛仙散吏之手。當夫花闌錦炫。筑佛簫鳴。吾則收綸蘆中。蘇蘭橋裏。凝眸遙睇。直以蜃閣煙樓視之。及乎遠寺浮鐘。長瀾吐魄。櫓影微拖。水鳥驚翻。憑欄洗盞。寸寸浮碧。恍惚遇司馬才仲。攜麗人而他適。西嶺尙睡。東方已白。迨于濃雲塞。苦霧昏。木脫葉。水露靛。張琴則縮手難寫。撥拙而宿火未溫。乘人踪之斷絕。起款乃于一葉。紫裘貂帽。危坐而氣不酸。名士高僧。共榜而吟不歇。髣髴偕孤山老翁。曳

杖而出巡籬缺。夫籬亭之炎。而就其冷。療亭之俗。而還以貞。愜心自適。風月主賓。吟箋牧褐。茗仙酒民。訪鄴侯之故井。披昭諫之遺文。可薦香蘋。可酌松春。故曰。湖爲吾湖。而亭亦吾亭也。且子不見叟曩月之出處乎。履虎之尾。撓鱷之唇。貂毒所攻。焚山爨珣。強項一吏。腰領幾分。冰山忽倒。骸海俄淪。乃得重繇蘿薜。再襲冠紳。大隱名區。逍遙水濱。後蘇前白。淨侶爲羣。又安敢任蕪穢不飾。廢行滕不紉也。故曰。葺亭亦吾輩事也。是役也。使君割廉鯨。不給。至解腰圍銀艾佐之。旌纛干旄。諸君子之當途者。以至纓紱弁簪。諸勝流之尙義者。咸玄感樂助。於是。仍舊材者十之六。撤其腐十之四。粉堊丹碧。不日而具。俗顏猥額。芟除一空。至于匡襄終始。則有寓公汪然明。高士藍田叔。皆能佐佑乎亭。而亭因以重者也。亭成來問記。夫使君前語。已盡之矣。第憶希文氏語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使君勁節正氣。照耀寰中。願肯嘉惠此一亭。令山水間永披徵仲清風。亦何減富春垂釣時耶。客有舉曹溪偈相難者云。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使君作此有漏因。尙是人天小果。是又不然。夫無樹。則西竺蓮邦。何處化生七寶莊嚴。非臺。何得諸天圍繞。且明鏡不安臺。遂作簡文帝詩懺。則此鏡此臺。正爲飛來小靈。



鷺寫照。徵仲篇什。含吐齊梁。今日拂拭湖光。一洗千年空濁。卽謂湖爲不動尊。亭爲不壞身可也。徵仲笑而領之。命勒之珉。

## 越中雜記

袁宏道

## 湘湖

蕭山櫻桃。鷺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侵他湖。便無味。侵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苕。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其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冷冷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衰。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余往仕吳。問吳人。張翰蓴作何狀。吳人無以對。果若爾。季鷹棄官。不爲折本矣。然蓴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中。別有一種蓴耶。

湘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余游時。正值湖水爲魚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里。卽返舟。同行陶公塋。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慚失塋。

###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彎環詰曲。流觴之地。莫妙於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 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知當時有何奇。而龍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實佳。尖秀淡冶。亦自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上陰道山。道上二字。可謂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入毫髮。淡濃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於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湖顯於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 鑑湖

鑑湖昔聞入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闌。湖盡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莫綿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簣。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與。四坐默然。心誹其顛。

## 西施山

西施山。在紹興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之處。今爲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簣和余詩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戲爲石簣。此詩當註明。不然。累爾他時謚文恪公不得也。石簣大笑。因曰。爾昔爲館娃主人。鞭箠吐喝。唐突西子。何顏復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施娘子矣。

## 六陵

六陵蕭瑟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連鞭疊騎。而時聞悵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爲之灑淚。自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遊六陵之日。子公醉甚。戲弄馬鞍上。幾墜。

## 五泄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瀆薄之勢。爲缺典耳。石壁青峭。似綠芙蓉。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浣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掛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於雁宕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旣奇。詩亦夢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魑呼虎號之聲。如在床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 玉京洞

玉京洞。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闊。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闊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炬烟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說。入洞爲烟薰殺者。心懼。乃各退出。唯王靜虛如吳縣一皂吏。標命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爲澗所隔。不能度。始歸。

## 遊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于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卽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旣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于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尙存。或然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

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玩梅梁。摩挲變石。觀先聖王遺像。得禹穴于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菲食。爲之喟然興懷。夫自禹跡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爲文章耶。亦惟司馬氏。世有不爲文章者。于山川何取也。自昔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遊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余乃今知所取于山川矣。

## 遊雪竇記

李濂

余少閱宋大觀四明圖經。慕雪竇之勝。嘉靖改元。夏五月旣望。倩戎奉川。公暇遊焉。奉川有江翁者。桂林守同年朝儀之父也。請治具。遲於日嶺。余侵晨出郭。屏翳北走。仄逕逶迤。松椽蔽日。行聞若泉澗溜。鑄磔之聲。如千鐘萬鼙。哄鳴劇和。耳目應接。無不冷然喜也。逾十里。始抵日嶺之麓。乃循磴而升。僕夫輿輿。層級盤雲。視不可下。及嶺之巔。有亭翼然。榜曰烏峯者。日嶺之別名也。亭左壁。有元袁學士楠記。絕頂有巨石。亭亭屹立。圍數層。高百餘尺。偃而頽。銳而肖髻。故土人呼爲新婦巖。又曰夫人山。云禱襮輒應。建祠以祀之。唐宋並有錫命。國初

釐祀典。毀之。天順甲申。土人復其祠。祠後有二石。高肩夫人。圍倍之。罅夾長石如巨罅。罅上一石。如擊罅之狀。余與江翁仰睇久之。下山西北行。二十里。涉鄭家渡。石流齒齒。後馬腓。又行六七里。見樹杪雲氣。皆泠泠濕白。萬峯行雲。奄忽四合。從者曰。雨至。盍避諸。馳半里許。入白巖廟憩焉。頃雨歇。猶履溼沾衣。乃緩轡吟行。茹奇而咽秀。隼呀飛走。皆成媚妍。將五十餘里。有亭翠微。榜曰雪竇山。阻磴磴。愈陟愈峻。乃攀藤而上。薜蘿蒙茸。莫可四望。歷數十盤。始至莖官曲。遐矚下方。空闊無垠。凡官長至。寺僧於此望而迎之。故曰莖官曲。山椒有御書亭。宋理宗夢遊茲山。覺詔職方氏圖天下名山以進。閱協厥夢。乃書應夢名山四巨字。賜寺剡石。又行數百武。度二石梁。始見寺僧曰。今春寺災。先朝賜諸經典。皆燼矣。余聞之惻然。入山門。穿佛殿。越講堂。方丈。層起岩嶢。而方丈則據山之巔。榜曰天開圖畫。石樓敞豁。神宮仙居。萬壑烟雲。聚獻目睫。前對萬年塔。如筆插几案。乃命僧洞開牖扉。恣展遐眺。晡雨霏霏。諸峯環碧。余與翁對酌。載歌孫興公天台賦。及李白夢遊天姥之章。塵法思適。悠然忘歸。乃寢於禪床。翌日。既步雨霽之宮。石踞花燃。種種佳勝。徐易巾履。出而遊焉。羣山嶽迴。天坼城

堵。厥寺四旁。平曠蕃茂。中起一石阜。廣弗盈畝。桷柏森蔚。海鶴巢之。名曰含珠林。西行數十武。曰錦鏡池。今湮爲田。僧憮然曰。昔寺盛時。池水縮。百芳週之。倒映如錦鏡。當時名僧輩出。應徵召者踵至。邇忽涸。改池爲田。故僧鮮奇。寺亦弗振。又折北行。半里登飛雪亭。前峙千丈巖。巖半懸。瀑布泉。飛簾倒垂。下瀉無地。瀧溜噴薄。川駛雲翻。時熇炎。寒鷗峭冽。亟斟酒數爵。復起而觀。飛濤洶涌。磅礫碎碎。雷霆震驚。弗聞人聲。如河決駟奔。虎旅億萬。鼓譟而前也。下灌長壑。闐怒徐殺。乃遷遷瀾瀾。作白虹北去。翁掖余臨巖俯眺。而口呿目瞪。莫能從已。又行十餘里。曰妙高臺。亂石餘筭。虎豹攸穴。上故有藤龕。元高僧曰和菴主者。巢其中。雙虎馴伏。大德丁未。龕毀。余聞寺舊有偃蓋。晏坐。隱秀。雲外。西麓。諸亭菴。今並廢。所謂桃花坑。徐無崖。龍隱潭。丹霞洞之勝。故迹存而館榭亡矣。四顧頽廢。牛山增悲。日在崦嵫。乃下山。至溪口。與翁別。午飯淨明寺。趨北渡。登舟還郡。嗟乎。佳哉。雪竇之爲寺也。創于光啓。或於咸平。表於淳祐。所謂丹丘層城。夫何加焉。余嘗游天下之名叢林矣。瑰異神秀若雪竇者。可多見哉。



##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書。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勾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以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于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尙能憶之也。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其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于其間。或拾其墮釵于鋤掘。迨于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于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

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于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倘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 遊五洩山水志

宋·濬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虞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巉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歐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游人恐之。輒撒石雨下。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泉西流。匯爲小窪。瑩徹泓澄。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巖崖厖。奔繞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

坐水晶宮。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水流傾沫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銚銚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水。或涌取。斯錫入瓶中。特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自鴈蕩而南。峙有白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安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尙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靛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者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閨山。村人多舍茅葦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概傍

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瑟瑟鳴。越十步。之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鑄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繼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潛龍。人恆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桐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寔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奇峭有是哉。

##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翔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卽於夢中尋之。

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淪氳滄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發東臺。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旣濟疑有神陰拒。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辭。因

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  
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廿  
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 桐溪注

鄴道元

浙江水。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  
竦疊。西臨後澗。山上有桑木。皆是數百年間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  
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南逕。流縣西。爲縣之西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出  
縣西百丈山。卽潛山也。山水南東流。名爲紫溪。中道挾水。有紫色盤石。石長百  
餘丈。莖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爲赤纈。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  
山之陰。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挾水。兩峯峙交。反頂對石。往往相揭。  
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  
名曰樓林。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孫權藉溪之名。以爲縣目。割富春  
之地。立桐廬縣。自縣之於潛。凡有十六嶺。第二是嚴陵嶺。嶺帶山。山下有石室。

漢光武帝時嚴子陵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游也。

### 穀水注

酈道元

穀水東。定陽谿水注之。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縣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牀。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采帖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名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濯然爛盡。旣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谿。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 遊五亭記

白居易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霽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惔。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韋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游息焉。旋屬災飭。沼堙臺圯。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橫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曠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澗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蓮開水香。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不知方外也。人間也。

## 東日記略

馮夢禎

飛橋。與臨流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



蕙平溪。僧進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之雁蕩。兼泉石之勝。予曰。君至雁蕩否。曰。未嘗至。以圖知之。予曰。非雁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峯。分爲二。其左出者。匯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玉劍泉。而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之下。兩泉合而匯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峯罕有登者。况響鑪龍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但至廳堂。至於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粗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儉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廟。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

## 西日記略

馮夢禎

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碁置溪中。歷五亭。至千丈巖。禮高峯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佛。題曰谷雲。第三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柏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

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峯過此。聞牛鳴而往。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相莖。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曰半面雲。越一亭。尋石磴而下。卽獅子巖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笋凌空倚立。曰玉柱峯。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又進之。稍北。爲中峯。塋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載。燬於火。今重建。而繪尙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崖塋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又東爲幻住菴。中峯住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亂石如笋。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雲。卽中峯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四面俱奇峯峭壁。竄絕人境。後一峯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峯鑿空俯瞰者。題曰懸崖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籀。如獸。如劍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旣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

行百餘武。乃知其謾。歸而倚檻西望。月尙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真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卽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算。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奇。自峯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跡。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圍叢樹如簇。卽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西峯最奇爲千丈岩。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舉止羞澁。不足觀矣。

## 天目遊記

袁宏道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

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竇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竇起。石竇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臥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曰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竇大笑。急披衣起。餼茗數碗。卽同行。

## 其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懸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予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予諫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往之。次日晨起。

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死關。次日。由厓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予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 遊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趙孟頫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者。不以爲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爲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駕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蠅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繞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綠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葭葦藜焉。不以水盈縮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峯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四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

玉湖之水。北流入於城中。合茗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所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遠處耶。

### 遊自雲峰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劉基

出靈峯。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鳩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潛遠。昔泐之者。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莖。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於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敘清遠。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莖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

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旣而躍然曰。命之矣。

## 石門洞記

劉涇

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蠟屐得石門洞。作詩。遂爲東吳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中。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皆繼作。唐末喪亂。洞廢不修。宋皇祐元年。蜀人李堯俞守郡。初復古。俄廢。垂五十年。紹興三年。蜀人劉涇守郡。又新。洞去人遠。溪山太陰。松竹草昧。瀑泉自雨。不見秋色。中有爽氣。仙鬼吝以爲家。惡聞涕唾聲。以人跡不至稱慶。而樵漁私以生養。有客舟過。欲策杖往。輒相罔而速曰。可去。虎豹出矣。壽人杜頴佐郡。行縣望洞天鬱羅。泉流號呼。疾持斧伐蒙密處。至泉。四顧太息。寫其狀歸以示余曰。妙物乃如此。仙都三巖。人間世也。飭僧紹賓將其事。旣而告成。茶烟犬吠。木魚磬磬。於是知有官宰。仙鬼失氣。樵漁動色。以一指心力。而回精神於久病旣醉之餘。余雖未目擊。而夢寐夫游。真奇觀哉。余官滿日可數。其後廢興未可知。使不幸廢。又五十年。必有好事君子。加於前一等。與洞爲林泉主人。因作記以祝仙鬼樵漁曰。勿復

期永廢。可且同樂否。

## 赤松觀石羊記

謝翔

金華洞爲初平叱石處。余髻而聞之。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寶積觀。觀傍祠二仙。卽皇氏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牴牾。宛然如羊。多爲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之者三處。其一天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牴觸意。苔蒙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井曲池之北岸。累石爲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臥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跛者十三。倚而斃。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鼎彝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完。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齧乳牴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爲羊。與茲羊之化爲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焉而游。若蛻而休。茫乎日與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爲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岑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爲然。故書以啓後



之游者。其所觀三處。道士倪某唐某王某云。石初平仙後若干年。爲樵牧好事所取。及移於此。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于游者非有所繫。故不書。

## 月泉遊記

謝翹

余少慕初平叱石事。知婺有金華洞瀑泉之勝。而未知有月泉也。月泉在浦江縣西北二里。故老云。其消長視月之盈虧。由朔至望。投梯其間。泉浸浸浮梯而上。動盪芹藻。若江湖之浮舟。擁于下岸。視舊痕不減毫髮。由望至晦。置竹井傍。以常所落淺深爲候。隨月之大小。晝痕竹上。當其日之數。旦而側之。水之落痕。與石約如竹之畫。視蜚間滯萍蘚。枯青相半殆類。水退人家。日蒸氣濕牆壁。故在而浮槎。游拚棲泊。樹石隱隱可記。余與友人陳君某至。適望後二日。陳君指萍與草。以爲斯泉虧落之驗。蓋冲漠朕兆間盈虛消息之理。與山川呼吸往來之氣。相值而不爽也。如此非必有神物主之。如雜書怪錄。所謂巨魚吞吐云也。泉傍舊爲堂。祠朱呂二先生。環闌楯螭。上環詩亭上。四顧烟雲竹樹。復環泉若亭不敢左。其東北之山。曰仙巖者。遠望類芝草浮空而立。若皆有所待於斯泉。

而向焉者。予方謀日游其間。與月約盈虧。泉約消長。與山無約盈虧消長。且來。今以老吾詩。有述仙巖之遺跡。約予游巖之麓者。將飲鹿鳴之引。以擬笙鶴。曰子欲窮山中之勝。而憚以足赴目乎。余欣然從之。故書泉之本末。以紀茲游之始。

## 長嘯山游記

王柏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游於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偃起于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啓柴扉。穿小徑。步至其巔。勢如臥牛。南望稻山。如覆釜當前。皆赤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翳。便與塵世隔絕。入竇積觀。遂吟招隱之詞。詞曰。金風瑟瑟兮。飲素秋。黃雲逝兮。委空曠。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奚求。彼美人兮。襍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囂氛兮。建卻。策杖筇兮。娛憂。穿松關兮。深以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亘千古以難悟。遺像寂寞兮。想二子之精修。呼餐嫩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傲華池之流。吐羣羊兮。共化。駕鸞駘兮。同游。

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羨門兮訪丹丘。橫入風兮上下。歸兩澗兮澗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侔。嗟子房之未智兮拾圯上之履。黃石有約兮猶封留。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爲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曠日月兮跨蒼蚪。飛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蔣道士。鑿崖駕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凝寔。真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案。欒櫨相因。重閨旋閣。雲蔓霞敞。幽閨深窈。便戶潛通。器具精潔。牕几蕭然。道士曰馬菴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游。二十年矣。一歎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堦下一石。玲瓏秀膩。下銳上展。齋後累石爲山。峯巒參差。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樓三區。在臥房之右。一曰邀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牕前修竹萬竿。篔簹密環繞。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弈棋一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歎咏。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曉逕山林欝。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

句。摩挲子細看。再茶于過清。入小桃源。臨飛流。瀑條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東。謁二仙祠。酌祠後井水。清此甘冽。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輪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牕前列修竹。檻外卽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紙牕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牕。瑤光玉繩。鑿落陸離于幽眇。鐘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巖氣之清英。如已飛化于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夜向闌。月光穿縷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班。黎明假山輿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陟雲巢。禮老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天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地無之。島嶼縈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披蒙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爲兩支。蜿蜒翔舞。山川縈絡。合鎮于赤松之原。所謂臥羊山。卽二仙祠照山之陽也。靡迤而上。所謂煉丹山。卽寶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倚者。曰屏風山。觀前所拱者。曰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略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密密叢叢。氣象雄偉。名

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止。是爲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疊巘峨阜。鬱莽綿邈。沿崖成蹊。寂寞長邁。俯瞰潛嶽。一徑迢迢。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籬落扶蘇。農棟鱗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圍鷄犬。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峭碧。戛霄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曉曖中。杖屨穿确磽而進。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嶄巖鈎鎖。豈無意而然耶。雜坐盤磯上。有蒸雲一穗。漉淳于隆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却來絕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尙在山尖蒼鬱間。由是踰岡下埜。至于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鐫之。石後有斷崖大石。離立于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于內。行平阜以如席。分圍廬之向背。膏壤布護。廣袤數里。而鹿之不耕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真之險。實以

馬面之碓。碁盤蟬聯白堊。虎踞長蛇。屈曲而下。羣蛙亂躍而驚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据而上其右。雙龍繞其胸。尖峯綴其肘。名曰第一。真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蕭蕭。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涉山橋路。青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甚。妙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濕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堂。虹梁雪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峯卓立。烟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激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壑壑。玄蔭耿耿。束縵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饒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麟困。或如象鼻脚鬚。嶂如獅。甲如龜。寶蓋懸空。霞帶拖綉。有浴室。有架衣。溝塍刻鏤。原隰响响。此仙田也。握拳撞擊。蓼蓼錚錚者。此鐘鼓也。最奇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雪山。瑤林玫瑰。璫絜玗幽。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佛騰森漫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展齒印薛。探冰壺洞。

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登朝真。自鹿田西麓而上。一逕如綫。草奔斜峯。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淵豁鈇。瑟瑟有聲。蓋莫知其幾深也。有天牕。有月巖。素光淡薄。破暗鏤冥。外有小穴。俯首盲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漏泉點滴。四時冷冷。不液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跌坐其上。萬象森陳。千古不老。挹大雨之繆葛。攬烟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綉後。真奇偉絕特之觀也。窮幽極眇。杳然莫測。靈以奇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志遐舉。切謂地勢高絕。人迹疎遠。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授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井飛瀑激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修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塋。樓墮五鳳。孤冢巍然。枯棘剪剪。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糞之存焉。歎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此。小橋低飛。入養空所書。侵碧軒。軒後一亭雅。

潔花石。儕楚。鑿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折構華巧。謙長髯而慧。裝背古帖。點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于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歎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下。尋雙澗之源。其一始于廢寺之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闡露。回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外方塘。饒龜魚藻行。游泳縈紆。古木灌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尙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賡唱之什。知寺邀茶。爲禮頗敬。叩龜巢。歷覺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塋尖峯四圍。寬敞。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規撫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嶺林。香桂染袖。金粟垂穎。翠莢露英。芙蓉靚冶。籬菊敷茂。紫蘭兮抗莖。懼蕙于深幽。香稻兮春玉。簸珠于踐蹂。懸穎苞于棗栗。粲青黃于橘柚。日暄而不熯。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閉景妍。不爲酒困。不爲事牽。煙霞甄治。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概。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揚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嘯。則金華王柏字會之也。



鹿田聽雨記

謝翹

鄉余見南嶽。僧言嶽頂。整日出海。看雲生樹石。與巖屋聽風雨。竄異人世。嘗疑其言之過。此遊金華之北山。宿東西鹿田。夜聞風雨聲。翁鬱滉隘。琤琮澎湃。浙浙浮浮。冷冷寥寥。或散或哀。或赴或休。或激或射。或凌或瀝。或沉或淫。或益而溢。其過虛若乘。其擊實若盈。其舉朽若勝。而振於葉也若憑。其赴于壑也若崩。其回旋于空而薄乎軒窗也。若濤風擊舟而擁于敗骨。是不可行而詰其名也。蓋其地近洞天。山川鬼神。虎豹蛟龍。蟲蛇罔象。煙雲水石之所聚。故聲鬱而不散。其石虛窳窳均。研圈注臼。哈崢口鼻之所出。故其聲泊以深。其林木藿霏枯新。堅脆榮實。漉液之所生。故其聲泛以嗇。其勢之來也殊方。其席而怒也殊力。其散而遊於物也殊值。故能若無若有。萬變而不窮。而畸人孤子。抱膝擁衾。感極生悲。而繼之以泣。故其聽也獨真。於是信鄉之所聞於僧者。不謬。然僧之聽乎此。與人世異。而吾之聽此。復與僧異。知吾與人世與僧之所以爲異。則茲遊也。將必有與吾不異而深知此聲者乎。是爲記。

## 劉阮洞記

鄭志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于此。訪于故老。往往不知其所在。比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乃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于榛莽間。人迹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迺鑿山開道。立亭于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余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球得之來游。而黃巖縣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綠波之鏈。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音清遠。飄飄然猶鏘佩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塢。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而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塢。自塢以北。行數百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罅清徹。淵澄可鑒。毛髮。羣山倒

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淫霖瀑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寺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嶺。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而飲。自上流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羣仙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仙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雙石。如縮髮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焉。以雙女迎陽爲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疎廣。草石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木。擷翠佩芳。杖屨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脩然而往。直欲跨雙鳧。御清風。逍遙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蹙。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塢。自塢以出。至於迎陽峯之下。有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寺僧因石址。結亭于其上。畫桷雕楹。翬飛鳥革。前臨清泚。瓦影浮動。魚躍圓波。光弄樽俎。浮杯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杯亭。是日也。天氣清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疎雲溜日。余與諸君。攜茵席。挈壺觴。上登崔嵬。下

弄清淺。流觴藉草。惟興所適。山穀野蔌。具於臨時。膾靈溪之鱗。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懶則披衣。履倦則跣足。解巾甌酒。玉山自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樽注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鐘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惟意所發。樵夫牧廝爲之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爲山間之游乎。旣而夕陽西傾。暮煙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于是尋雲路。聘歸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聞鷄犬。乃悟人間。諸君皆遽然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更變。而子孫之遷易也。

## 巾山草堂記

方孝孺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巖峻。爲天下奇觀。跡疑乎蓬閩。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

廬之美。凡人至郡者。無不往游。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迨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畢。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于畢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于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大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願親弟長而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于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後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補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尙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游。因

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 清泉山記

方孝孺

環寧海之山多可游。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游善者欲偕予游。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攜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羣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於土。蘚深碧色。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琤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灑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游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游者必至。至必

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于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

## 天姥山

王思任

從南明入台山。如剝笋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遂漸上。過桃墅。谿鳴樹舞。白雲綠坳。略有人。間斂班竹嶺。酒家胡當壚。豔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婦。過會墅。入太平菴。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葉離屣。不啻雲鳳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情去禪其下。自不來俗物。敗人意也。行十里。望見天姥峯。大丹鬱起。至則野佛無家。化爲廢迹。荒煙迷草。斷碣難捫。農僧見人。輒縮不識。李太白爲何物。安可在癡人前說夢乎。山是桐柏門戶。所謂半壁見海。空中聞雞。疑意其顛上。至石扇洞天。青崖白鹿。葛洪丹丘。俱在明昧之際。不知供奉何以神往。台山如天姥者。僅當兒孫內一魁父焉。能勢拔五岳。掩赤城耶。山靈有力。黃緣入供奉之夢。一夢而吟。一吟而天姥與台山遂爭伯仲席。嗟乎。

山哉。人哉。

## 孤嶼

王思任

九斗山之城北。有江枕曰孤嶼。謝康樂所朝夕也。嶼去城百楫。東西兩山實耳。海潭注其間。故於山名孤嶼。而於水又名中川。宋僧蜀清了爲龍說法解脫之。土其宮。而兩山屬於是。起江心寺。而孤嶼反在隱隱隆隆之際。今人不言孤嶼。但言江心寺。寺之左。爲文丞相祠。丞相曾航海求二王。至寺題詩壁間。入行黑淚。天地無光。今尸其貌。穹窿其語。以爲江山重。前有浩然樓拜先生罷一登眺焉。而江山於是乎大且尊矣。右爲卓侍郎祠。侍郎永嘉人。死靖節難。月午天空。可伴文先生歎語。故匹之。方丈中留高宗手書清輝二字。懦夫乃有力筆。山故東西塔相峙。而予翔西塔之顛。憇於燈鮮閣。望海山如鐵城。層紫堆青。俱以頭面衛中國萬里。風來點點。從閩偏中瀉過。頃刻飽我衣袂。石吼月竇之間。俱銷人之所出沒。懽呼海大魚。突起豫且之網。霜跌銀跳。俄而益著鮮矣。夫惡知非白龍之肉。海若勅琴高一犒執事不耶。寺門榜曰龍海珠林。王季中飲予酒。令



童子歌其尊人入聲甘州詞。真有大江東去。浪淘千古氣意。寺門前平白如砥。老松疎樾。圖濃染碧。寒落杯中。吹臺霞晚。望僧閣俱在竹雲裏。禿禿鶴放。一舸縱還。穩坐天上。眼花雖亂。絕無金焦片浪之憂。正人來止。文人言集。酒人腸洽。然則水中之山。除訖蓬萊。抑孤嶼也哉。

## 小洋

王思任

由惡溪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爲山敷。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閔仲送我。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櫂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鑪鋪赤瑪瑙。日益昏。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闖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

視。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妬海蜃。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背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遺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曩吾稱名取類。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睹。不得以所睹所通者。達之於口。而告之於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乎。不睹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 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予家距雁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童。持衾襦杖履。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撰被者。客輟然而笑。時落日正謝。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腳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

煮茶醅酒。客至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甌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爲下榻也。

## 雁蕩山記

王思任

雁蕩山。是造化小兒時所作者。事事俱糖擔中物。不然。則盤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盡之花園耳。山故怪石。供有緊無要。有文無理。有骨無肉。有筋無脈。有體無衣。俱出堆累彫鑿之手。落海水不過二條。穿鎖結織如注錫。流觴去來巖腳下。昔西域羅漢諾詎那居震旦大海際。僧賁休作讚。有雁蕩經行雲漢。龍湫宴坐雨濛濛之語。至宋時構宮伐木。或行四十里。至山頂。見一大池。羣雁家焉。遂以此傳播。謝康樂稱山水癖。守永嘉。絕不知雁蕩。沈存中以爲當時陵谷土蔽。未經洗發。如陝西成臯路。但彼土此石耳。理或然。山周遭不及三十里。以馬鞍嶺爲界。東有內谷外谷。西亦有內谷外谷。自宋以後。高僧燈續建十入寺。不堪廉貞作祟。今剩其二。自樂清來者。從西入。而予自黃巖來。則從東入。

也。過盤山嶺。至絕崗嶺。望見怪作矣。至大荆驛。石青亂拔。尖者筆上。方者笏整。予嘗采頤桂林千鈔。不意染指於此。遂覺望腹。一石橋。灣溪紺碧。照見魚兒鬚髮。若得移家來。小結一樓。朝夕癡對。定須看殺衛玠。予前游天台。出桃源。至瀑水嶺。回首瀑布。便欲走還鬻田宅。攜雞犬。願作天台一更老。如妻子有難色。棄之如脫屣矣。而今繞腸三匝。尙未知所適從也。入驛。古樟抱十人。樹中巨毋霸。難爲同時焉異矣。於是取美人蕉勸酌。瞑欲睡去。則以紅燭照之。詰朝渡一大溪。涉兩小溪。經橫村。沿門市米。不啻玄山之寶。山中僧皆青烟白水。黃獨蹲鴟。與人至此。則以告。猶幸有斗升自活。兩山（門據）入其中。野藤莽木。老松嫩篁。俱爲溪光映發。看見山肩上。儼然一禿骨袈裟。合掌朝內。一行人笑絕。老僧巖不待問也。步二里許。上石梁洞。梁如籃環。橋拗屈曲。彷彿雀橋。而視之更覺銖氣飽健。洞空十餘丈。石汗滴瀝如雨。二苦僧守其名度命。洞外橋久渴無他奇。但對僧巖親切耳。行三里。上謝公嶺。得名者。別有一謝。亦未之奇也。踰嶺則海枯天泣。眩怪狂走。同行人大叫。一叫一好。過雷巖。殿在南山之陽。過風洞冷然善也。冬日則陽氣從一斗上。牧兒以洞爲鑪。看大樸頭小樸頭。式如今之朝冠。

思廊廟耶。諷林泉耶。吾不得其解。頂有靈芝峯。宛然可掇可採。吾來所時。豈直天輔之會乎。何以五明三秀乃爾。淮南子謂不生於盤石之上。吾欲結小山中。人舌矣。雙笋峯纔解籜。數口跌坐其下。觀照膽潭。名不佳。而實則軒轅之鏡。北望懸空一瀑。下作三節。銀河俄落幽谷時。熟梅雨至。雲來侵瀑。明暗萬態。恨前身不是畫師。靈峯寺。僅一草堂。棲窮佛。而僧持雁山茶烹潭水。則滴滴玉漿。指點鶯崖。仙掌分明。愁胡側目。漢人下涕矣。五老峯不如白岳清壽。然杖屨排列。似甲乙井井。不是混泥途者。上羅漢洞。初若易取。力步五六層。凡六百餘級。乃聽入萬山。積塞而洞。正對兩峯。中天如一櫃。玄水轟起。寒絕奇絕。漢宗室劉允昇。棄家同二女佞佛。實華此洞。洞中奉大士。傍列尊者。而首座諾詎那。相最古。上有水。漚方池。鑄爲浣心處。不知何一老先生題識。想卽字照膽潭者也。洞高且深。人入看洞。則雲來看人。苔暗草軟。時時侵軼。哦持僕肩下。功更倍上。而與夫跳浪洞中。大呼喊。則聲滃滃然。瓮滿折轉如線。片時乃引墮壑口。出經嚮嶺頭。數十大樹不知名。但其骨采。必不是人間色到者。數家圖山寫壑。汲乳耕雲。坐臥俱遊。桃梅作曆。業已天矣。又何必拔飛白日。尋淨明寺。久爲茂草。但星橋。

無恙。水簾洞玉絲珠顆。亦是瀑水幻格。過聽詩叟巖。一人屬耳於垣。似聞大江流日夜者。或曰。風打山眼聽過。如金僕姑詩。當作矢聽。詩不惡。聽矢更自勝也。過響巖。與夫積聲索磨。字字洪朗。鼓吹游山。此處却不妨數部。自是壁壁夾立。通玄之窩。連雲之罅。懸雨之間。射虹之泉。令人不暇應接。一山方脚攔溪谷勁甚。每溪花過定相激鬧。良久方聽去。去數里。入靈巖。兩山守之。曰白雲寨。山上。一圓石。曰頂珠峯。一山隘肖老衲拜佛。曰僧禮石。兩方崖曰鉄板。一大圓石。獨託曰鉢盂。名義俱確。獨白雲寨未安。過石橋得寺門。入之。步遂不能前。吾眼魄出胎來。頗亦平等外境。一日騎驢過華山下。偶覺身小。今入靈巖院。是兩番境界矣。正面曰平霞障。障下曰玉屏峯。左曰展旗峯。右曰天柱峯。約俱數千丈。右肩曰卓筆峯。雙鸞峯。玉女峯。獨秀峯。約俱千餘丈。峯間瀑布直下。曰小龍湫。約二千丈。余在靈峯時。第盱目對之已耳。至此則面須折仰。以鼻捩天。看孤烟上壁。不及十分之二。化爲烏有矣。而七分壁亭亭闊闊。若王謝家子弟。竟不知竈下還有米鹽事者。色氣青赤相間。是四十里。側看石家錦展旗。扁出似扇面。猶拆著十餘幅。戰蚩尤時物也。至天柱。平地矗起。孤圓削直。絕無牆壁。帖肉相對。

已有箭餘。衆山不能無愧色矣。對大主人。又對長河直隄。胸中鑿通萬里。亟喚酒炙。而雲來爭坐。予便走借寮。或尼之。未及門。而矢石注瓦上矣。膚寸卽合。不可不習山家行藏也。飯罷。逢鄉僧。言龍鼻水津津焉。遂選蓋礪屐。從淨室。取危徑。篁箐屯塞。石齒礪屐。不認草花。但見寒綠。偕以杖撥蛇。數十盤。捫一石。天開圖書。乃晦老書。又數十盤。約里許。始入谷脚邊。俱南星草芙蓉葉。夾藤牽蔓。腥濕潑雨。巖上亂瀝。反覺天漏。緩首急足。強挽上。始至洞。忽起頭顱頤。一龍從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蟠踞。垂瓠大一鼻。至洞尾。鼻二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又舒一爪護鼻。俱古銅色。膩滑不知是石是龍也。毛骨爲之栗張。而隔峽龍湫聲如海戰。又直雷轟電劃。只向洞中大索。從行人及僧俱呼大士作怖聲。而予亦勉作椰榆。實恐有葉公之事。此似境耳。視甍斬淵。不得不以定力推古人。或曰。龍鼻水可明日。意是萬年老石髓。洞口正對玉女峯。意中燁燁朝朝以洗頭盆挹龍液。恐箭括湫隘。難爲十丈蓮花步也。卓筆峯尖勁有力。不止起八代之衰。而雙鷲峯似從太山崖戢翼於此者。獨秀峯昂藏自上。巔有百尺之松。四隅天削。覲面永嘆。竟萬年我不得上。子亦不得下。何至相絕乃爾。而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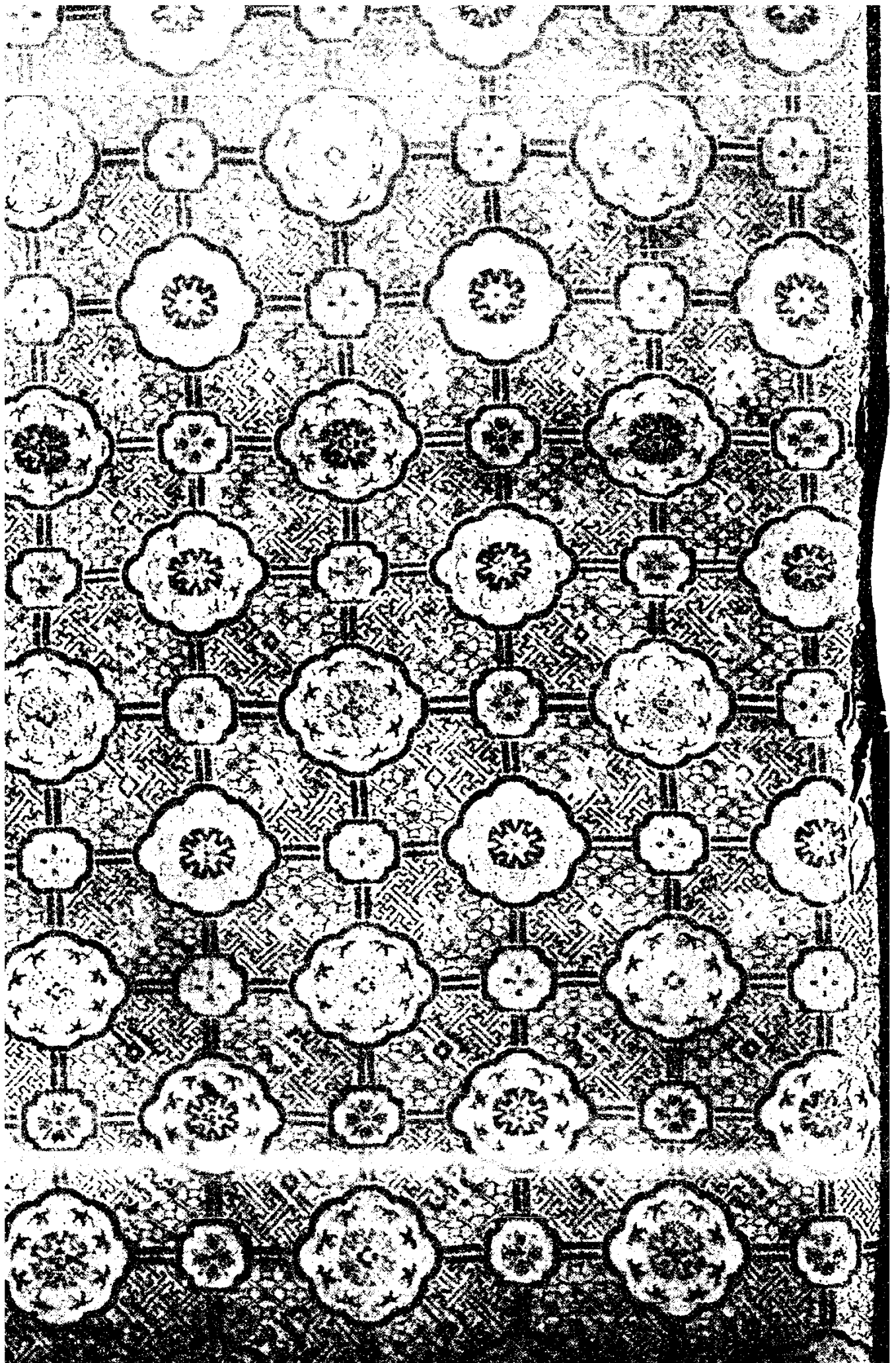
松人語。非孤寄自苦。第不欲受人間培植二字耳。西過仙人橋。望徹下如白蛇。驚猿。雪浪奔流。不可逼立。足以對付斷橋。上二里。有泉標起二尺如劍。雨復甚。還下稍憩。俱不解其故。罄橐醴。一勞展席。大雄氏前哈臺大軒。快熟至曉。遂搔首捉衣。急出得看。愈故愈新。然畢竟是天柱了饒也。望屏上口開翕霧。云是安禪谷。而旗峯半一竇劈長。云是天聰洞。俱奇盡。草大不可上。望峯頂。石如蟾如兔如龜。絕肖壁間燈影戲石。石傳神。徙倚山門外。鐵色樹一株。不忍言去。遂從橋上。飯罷別僧。出山口。有雲從對壁經過。雪飄練曳。無絲毫入兩山之門。兩山深紫。對壁大綠。只中一段三四丈。如疊方裁。整綿絮。曾見此畫來。不意高懸是處。始悟白雲寨三字。乃見識人安頓者。予不逢雲。予不然寨也。天下事可以吾一目悉之乎。出寨渡溪。展轉雲壑。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版障巖。如一派流霞。望觀音巖峻絕。阿閃國一現。遂爲雲所妬。登鞍嶺以待之。雲且呼黨錮我。於是走石門寺廢基。上羅漢洞。看石羅漢。或云自閩飛來。悉知非應真之化體耶。望常雲峯。峯似雲耳。過道松洞。洞以羽客得字。經瑞鹿寺遺跡。一峯肉峭嶽嶽。安得浪指爲馬。沿澗有大峯。人立而怒。對壁爲連雲障。障上開二小鉗。元李孝光



謂是蟹足。稍入澗。有剪刀峯。分開千仞。欲剪青天者。張肅之易其名爲巨螯。而未決。予以爲山波似海。既有彭越。那得無螯蚌。對壁有兩穴名閻王鼻。然大約似虎頭虎眼。入益幽畏。耳根但聞雷走。過一菴。折徑而上。數千仞。凹壁懸空。掛下一團白柱。又不知是龍是水也。上諾詎那觀瀑臺。勢旣雄惡。而潭洞凶暗。令人百端交集。稍狎之。怖心略定。諸家摹倣。各得其一體。而予靜圖之。初來似霧裏傾灰倒鹽。中段攪擾不落。似風纏雪舞。落頭則是白烟素火。裹墜一大筒。百子流星九龍戲珠也。雋法師得道後。口若懸河。意詎那對瀑子在川上時矣。臺上數十級。有看不足亭。奇峯胸後。驚水眼前。若肯移賃小齋。敲朱夏。還當向括蒼交青嶺上。借取萬尺松一株來。大龍湫絕頂五里。尙有碧潭。正德中。五臺二僧廬焉。此龍藪。二僧寂後。仍龍據。去碧潭上約三十里。則爲蕩湖。是卽宋人見雁之頂。亦有鳥路可通。而雨深草塞。予不能好事矣。還從錦溪出壑。身如霞瀑。水洗濯珊瑚骨。一行七里。過古塢寺。僅有華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飄珠。頗爲龍湫所掩。卓刀峯。僅當徐夫人一七首。而含珠峯。弄丸於夾谷之中。似從大湫盜睡驪者。終當風雨取去。踰數溪。至能仁寺。雁山萬木奔呼。至寺後。忽

亭靜如凝鏡。從左嶺繞下。一溪頭瀉八尺水屏。聲聲月佩。由行春橋入寺。望火焰峯。不可嚮邇。戴辰峯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大鑊二隻。可飯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鼎鬯。游屐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野棘之感也。於是從筋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筋竹澗。康樂開山止此。山水有緣。顯晦有候。豈舂鏞之所得取者。嶺峻絕四十九盤。一盤一勝。回望一百奇峯。如郭子儀軍偃旗息鼓。而戟槩稜稜。俱有欲起之意。至嶺半。則如看周家東房西序。赤弓大貝紀獻天球。一有顧命。卽俱陳出。上絕嶺。看東西內外谷。是一胡桃果。隔別中。妙有囊寶。是役也。山谷之外所見者。紫茶方行。金線鳳尾。草香魚白。鷓山樂官雪鬻猿一。而雁蕩之觀。亦彷彿得其皮毛矣。或曰。雁蕩應秋游。予獨以五月來。宜受雲物之吝。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雲紆餘委曲之。吾觀靈峯之洞。白雲之寨。卽窮李思訓數月之思。恐不能貌其勝。然非雲而胡以勝也。雲壯爲雨。雨壯爲瀑。酌水知源。助龍嶽大觀。他時無此洪沛力者。伊誰之臂哉。至於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呼天剔地。則予尙有葛陂之龍。在秋所同也。而雲所獨也。吾復何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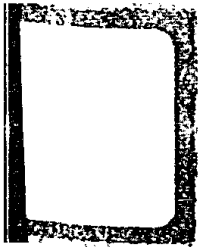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遊記 浙江



6

264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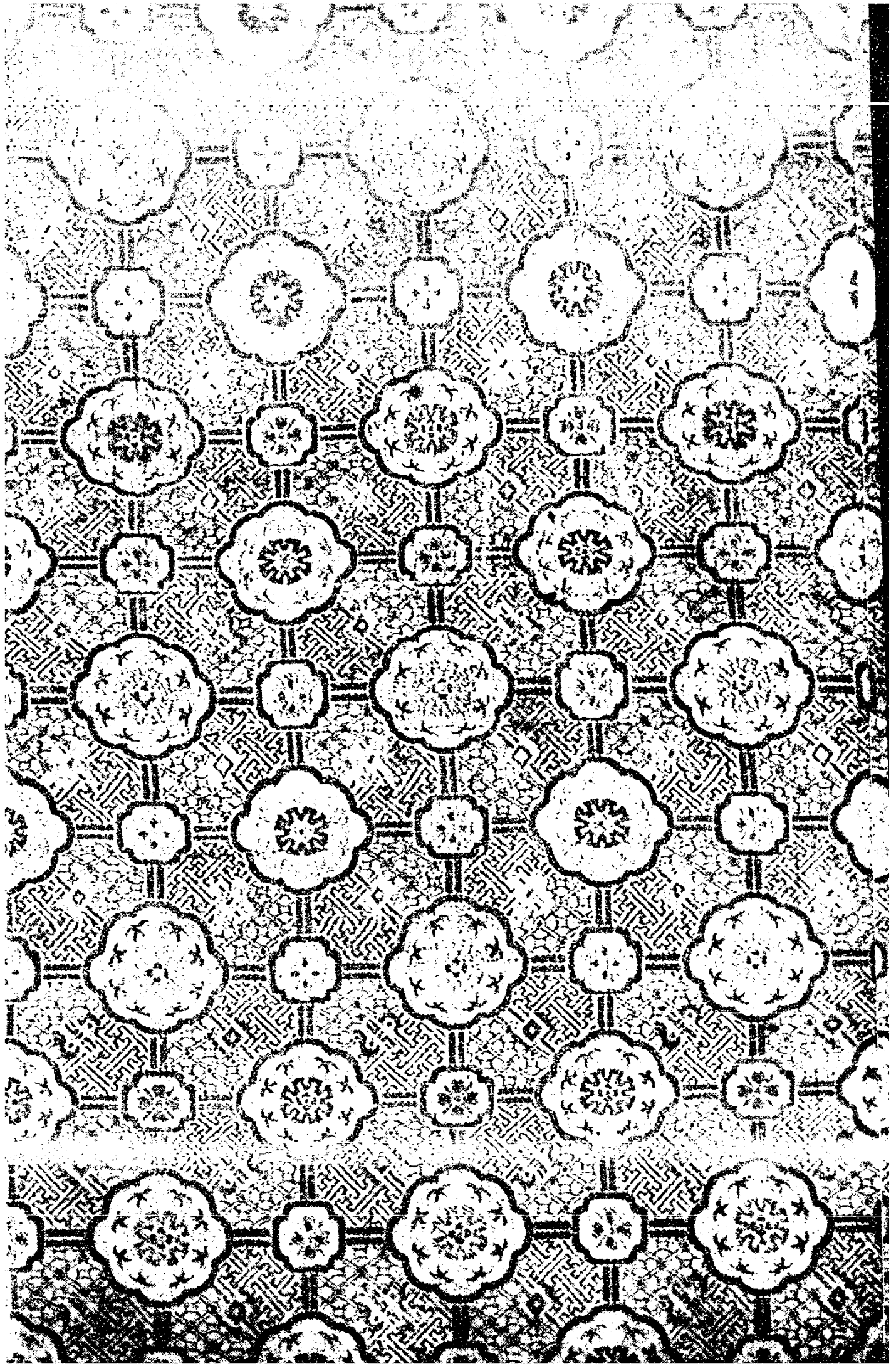
(11)



天下名山遊記



中



國學珍本文庫

二 第一集第二十二種

吳秋士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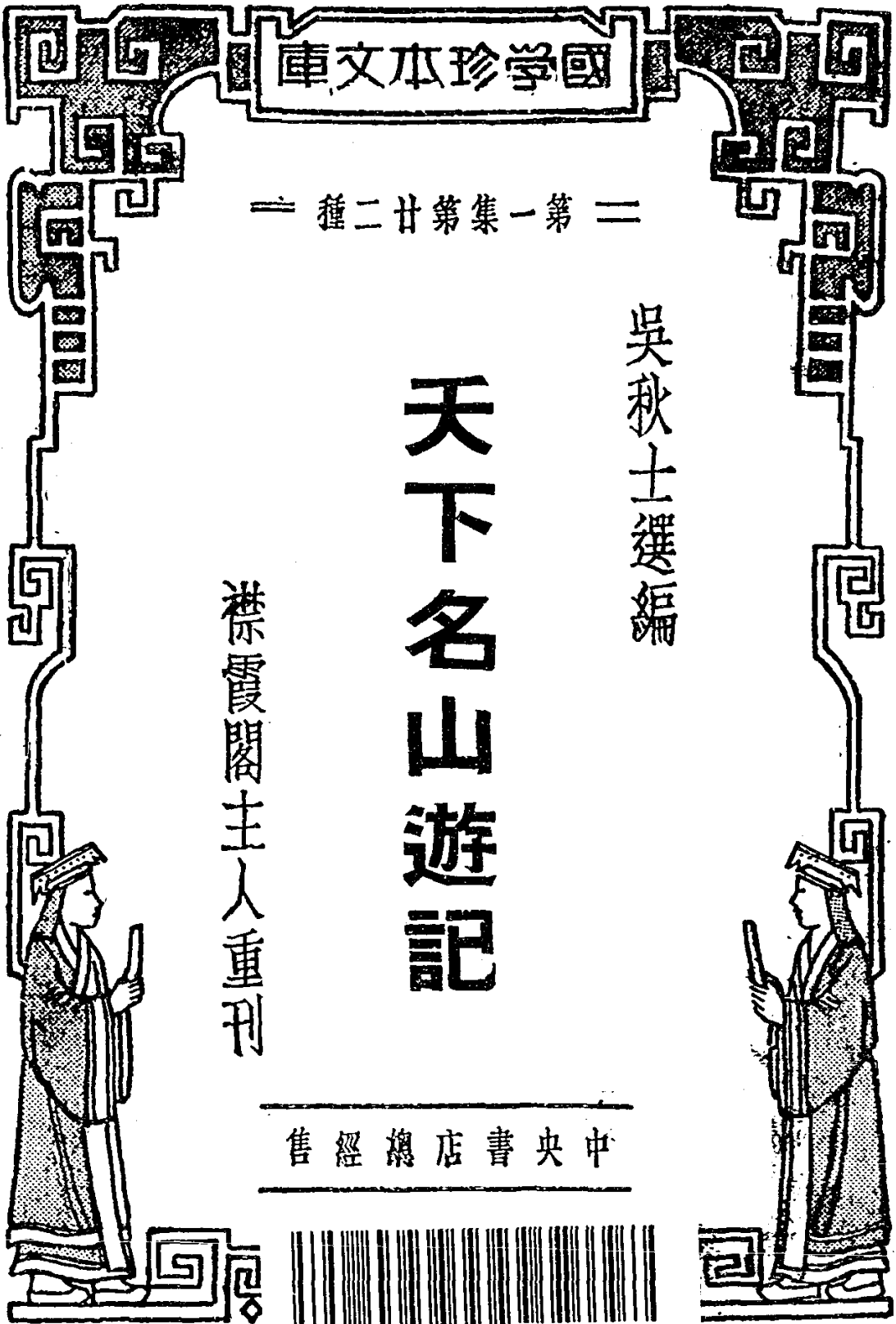
# 天下名山遊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3 0662 6725 7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撰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江西

### 孺子祠堂記

曾鞏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莖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亡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天下名山遊記 江西

一

690  
905  
3.2



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違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違窟廬。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繞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宇。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湖。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子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千歲。富貴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故特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 武功山記

李廉

安成以仙名。山者有浮山之魏。洞陽之黃。清化之胡。武功之葛。皆著於圖經。而莫或於武功。或曰。大江西南三巨鎮。衡廬武功也。武功以僻遠不見經傳。不得與衡廬並顯。然究竟脊脈。則實首衡尾廬。而屹然高聳。雄據荆吳之間。謂之三巨鎮亦宜。其最尊白鶴峯。白鶴仙人所止。望之隱隱中天。雲雨皆在其下。東南則空同諸山。西北則長沙之水。一髮空際。蒼茫無極。峯頂有崖。恰呀洞嵌。可容數百人。或窺觸之。則震雷隨至。巖之下。奇石萬狀。石牀丹室。列莫雜峙。乳香靈藥。雪竹龍草。黃精仙茅。居人咸扳援梯繫以入。然不可褻。蓋龍湫風穴環衛。出沒晦明。變化在倏欵頃。菴址舊曰小桃源。前有金燈塔。生成石剝七成。稍上爲棋盤石。又上有元煉丹竈。或曰。爐底尙存也。後有大小箕峯。峯隱約仙翁大士像。有石若盤。三伏有水。則其歲不旱。側有投籙簡者。從之若授受然。使得如孫興公蘇子瞻一過從之。獨不與天合羅浮竝耶。其隸袁者。有石笋匡洲崖。亦奇勝。水西出爲廬。下六十里爲秀江。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游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入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至矣。不隨以止也。

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復有力。而又不隨以怠。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於仆碑。又以悲乎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

## 遊廬山記

王•廷•珪•

江出蜀東。會於潯陽。雲縹雪浪。相撞擊而下。是爲九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名甲天下。自外望之。巍然高大。與他山未有以異也。環視其中。磅礴鬱積。崖壁怪偉。琳宮佛屋。鉤錦秀絕。愈入愈奇。而不可窮。乃實有以甲天下也。予往。偕計吏數。取道山趾。望其巔欲躋焉。探天池。觀造化。擘出怪譎。及其至也。不遇霜鷗雨。電炎熇赤日。則陰霾宿。葭翕然出於洞穴之中。欲伸射人。與夫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垂涎。鳥道苔境之所顛墜。頽崖斷石之所覆壓。有足以褫魄而奪氣。凡遇是數者。不可人意。雖好游者。不果力躋。而寄目以償所願焉。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陽聶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觀虎溪蓮池。明日登潯溪閣。

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憑高望九十六峯。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爐一峯尤勝絕。草堂正坐其下。官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履平地五里許。至資聖菴。資聖而上。漸峻拔。非數十步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聞春時異葩怪卉。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燦發於欄楯之外。大小幾百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燈也。予不能致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其異。以驚衆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爲此耶。或謂唐會昌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騰溢而出。此說幾近歟。寺有貯雲菴。又在絕危巒頂。峭發壁立。數百千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菴。席之近。明日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崖。崖下清涼瑩徹。可丈餘。水饒饒鳴其中。有石龍首。浮於泉上。詭壯若欲奔動。視之毛髮爲悚。崖西半里。登相光亭。觀擲筆峯。坐禪臺。竹林遺址。山中人傳數有僧見竹林寶剎於此。轉盼失之。故今號竹林化寺。復從崖東北下三里。至寶林。卽唐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識游者。鐫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飲牛池。他一

里至峯頂菴。視香爐峯。反在其下。東有文殊四莖二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於四莖臺之上。若張蓋然。坐其下以觀浮圖之屋。穹堂與殿。負崖架空。矗在天半。紺碧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砰擺振撼。合而東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彿注視。目不得瞬。而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是下峯頂十里。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護國三菴。居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廣嚴寺。游連枝亭。復投宿東林。觀壁間記游者甚衆。不過徑上天池佛手崖而止。吾二人自謂幾覽遍山北好處。因回視江南地雄富。內坦夷。數千里氣狀清淑。而茲山巉突於江濱。若造物者。喜設宏壯屏扞於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氣。婉嬾儲育。至是礙而不得西。嘗產而爲幽蘭瑞香芝英竹箭之美。與夫三脊之茅。千尋之名材。希世異物爲瑞。太平之時。未能獨當奇也。尙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鏟采於其間。而求之復無有。豈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彼陶令與十八賢者。一備於此。遂終身不出。蓋當時挈治世具。不得設張。卽思自放於山谷之間。而進退卒以不汙。後世不敢少訾焉。白樂天貶潯陽。慕淵明之爲人。樂之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於一時者。厥後當宗閔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爲進取計。氣節自高。豈

無待而然耶。予與名世冒風埃。走數千里。忘其悲憂感慨。羈旅戚戚不已之懷。而驟得天地怪奇偉麗之觀。則茲游所得。時人亦叵側云。

## 游東林記

姜 輅

嘉靖丁亥歲孟冬月。游東林。山路逶迤。樹木蕭瑟。馬踏殘黃。印地有聲。但榴枝楓葉。遙望如火樹。然就近抵見其老態。難同二月花之嬌媚耳。獨蒼松翠竹。挺秀於風霜中。不覺到虎溪。案背俱山。前後如畫。泉流環遶。潺湲不絕響。兩坊高聳。一曰虎溪。一曰西江第一山。金碧輝煌。騷人創見。當仰天大笑。况元亮諸公何怪三笑耶。東林老僧引至一亭。亭下有橋。橋下一洞。勺水暗流。蝙蝠輕飛。出入洞口。略不避人。扁曰長舌溪。驚問之。僧曰。因溪聲不斷。名之耳。又引至井亭。井深三尺許。淫雨不盈。久旱不涸。一泓清徹。照人面目如鏡。入坐方丈。名公佳句。崢嶸四壁。起而誦之。惟恐其盡。信哉。西江第一山也。既而語僧曰。東林始於慧遠。僧答以遠公有墓塔在寺西。步行萬樹中一祠。祠中藏墓。累石堅確。如錚錚之鐵。已而日色銜山。還宿東林僧房。四山靜峭。忽落木之風。聽聽振谷。少頃。



鐘磬齊鳴。羣僧禮佛。與誦徹於寢所。雖梨園過雲之調。亦不過此。啓戶出視。碧天如洗。星辰森列。半月高懸於喬松之上。星月之光。宮殿之色。上下照耀。久之寒氣逼人。不能久住。已而猛虎一聲。山谷動搖。羣伏驚駭。語左右曰。此真虎溪矣。遂就枕。次早作游東林記。

## 遊廬山記

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涉嶺東北行。並五老峯數里。至尋真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剝落難識。一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白鹿洞。此鎖澗口者也。羣峯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鬪。旁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峻險行。蛇徑爲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峯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震。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

也。斯雖略見於王禕游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峯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成棲處也。觀背峯曰丹砂峯。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盱爛而巍怪。罅處潭潭碧黛。激則坪湃。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劓。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旁草間。有石鮮不劓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澗噴湧來。至此穴而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石上有劓字云。過此爲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然臥龍潭則在五乳峯下。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猶龍也。朱子嘗欲結菴潭。今崖有其劓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出臥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宋仁宗建。寺當慶雲峯下崖間。劓龍虎嵐慶四大字。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龍潭黃巖雙劍鶴鳴香爐諸峯。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

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峯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爲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有巨石。上有劖字。言陶公醉則臥此。傍有醉石館。過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劖字。自通書院入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傍石刻谷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峯前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伐。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曳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于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峯。乃

東至白鹿臺。觀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高古渾雄。真乃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崖。然皆絕頂下。游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太平宮者。卽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簾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峯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峯行。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北之大概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初。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羣數百人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北。至李渤。始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顛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夏六月。李夢陽記。

## 廬山臥龍菴記

朱熹

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揚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

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廬山記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其所。則菴旣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猶昔。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予旣惜其出於荒堙廢壤。而又幸其深阻叟絕。非車塵馬跡所能到。倘可得擅而有也。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園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將徙居焉。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像。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又無所托。足以寓瞻眺。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其上。榜曰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

##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轍

元豐三年。予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震。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風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予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巖。野

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役齒。予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卽死無餘事矣。故予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入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二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窗。納陽日。虞袪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墁階用石。罽牀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晚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

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曩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蒿。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怪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隈。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陰晴顯晦。皆且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縵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尙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且永建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庾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生平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溱朗滿海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 遊廬山記

### 入東林寺記

袁宏道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與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雲所局。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

天下名山遊記 江西  
冷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一八

###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曠。青崖篔簹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額紅縈碧。蜿蜒而道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峯。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菽。削杖而躋。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剎。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墜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煙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山僧曰。此恆也。無足道。

### 石門澗記

周景式

石門山在康王谷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有澗水名石門澗。吐源渡筵。爲衆泉之宗。每夏霖秋潦。轉石發樹。聲動數十里。又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道雙石之中。懸流飛樹。近三百許步。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漢中矣。

山疏云。石門澗在文殊寺南。有潭曰烏龍潭。石門者。中有三石。相望並峙如門也。澗水源於長衝。漾於擲筆之前。與九奇之水會。而注於白龍潭。西至於石門。出峽與上霄之水會而北流。播於陶家埠。匯於鶴岡。入於龍開河。文殊寺旣在深谷中。又迫近門石。四山壁立。巉巖如積鐵。水聲淙然。遇雨漲溢。喧虺終日。不聞人語聲。山麓諸寺。此最稱奇邃焉。

遠法師傳稱慧遠居廬山三十年。凡再至石門。其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云。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觀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絕。逕回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游。於時交徒三

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悠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旣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藤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回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綠淵鏡靜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游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晨集。則萬象隱形。流光回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迥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彷彿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當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閒邃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盡。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恆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乃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跡雖存。應聲悟道。慨

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然趣興非有本領。理感而興自生。忽聞石門游。奇唱發幽情。寒裳思雲鶴。望崖想曾城。馳步乘長巖。不覺質自輕。矯首登靈闕。眇若凌太清。端坐運虛論。轉彼玄中經。神仙同物化。未若兩俱冥。

##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鄧元以爲下臨深潭。後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聲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江。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磔磔然。予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鷗。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效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鄧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鄧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 鄱陽山水記

孫仲益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溪最勝。介於德興餘干二邑之間。衆山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藤翠木。縈絡搖掇。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橫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全溢四出。高有懸雷。瀑瀉而下。奔雲灑雪。

雷鞞電散。跳波急泐。千態萬狀。旣停旣平。循山而行。大者縮爲湖。小者聚爲潭。井如曳練。如臥白虹。沉沉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其上。爲門爲堂。周以兩廡。閣以堊與曠。宜有高明朗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窈窕幽深之趣。左修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官之館。供佛奉道。各有攸虞。然後跨兩崖。爲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扃。抗水榭。直欄橫檻。朱甍素脊。高者出林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滅。堊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蟲魚之遊。遽舉熙熙然。相忘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於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於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幸爲我識之。乃爲之記。

## 遊小孤山記

陸游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

堊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川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數十里外堊之。碧峯巖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之。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爲小孤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堊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迅鷲搏水禽。掠而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栖鷲甚多。



# 游文山觀大水記

文天祥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概也。戊辰歲。予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杜伯揚。蕭敬夫。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轟厖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臨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垓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跋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郭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

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濶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詩。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入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驟。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

## 遊鄢家山記

徐世溥

出秦人洞。將往蕭嶺。曲道委蛇。左右花草夾路。不知其名。採之不忍。目賞不給。遂乃坐石上。攬玩久之。望前路煙樹相與。淺深若可披尋。乃取道往行。田徑循迴。溪愈曲愈幽。從小徑入。地方十畝。畦有芋。畝有禾。清池映沙。魚不網罟。四面高山環合。山皆脩竹。叢多草花。叢下有蠶蛸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繫網上。不則飛墮池中。魚往就食之不可得。遂適然而反。若有所驚者。茅屋十餘。居人皆悶悶無所識。從之沽。贈以棐栗山蔬。因上山坐竹下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定。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氏。

鄢姓云云。

##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墮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蕪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氣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檣。沙禽水獸。下上而沉浮者。皆出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曖。游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

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身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 春浮園記

蕭士瑋

余世家柳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句。余園去柳溪可二百武。背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鳴犬之驚。結屋數椽。以畜妻子。左帶平原。水木幽茂。蟬鳴鳥呼。頗類山谷。折而北爲公安亭。亭古檀地也。霜雪之所磨。風雨之所剝蝕。虬枝鐵幹。俱已蕩爲冷風烟雲。公獨巖然若魯之靈光。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想焉。稍前則金粟堂。老桂叢生其中。其東有廊。臨芙蓉池。清露晨流。荷香細細。倚笑臨風。致足樂也。從此走嬋娟徑。徑濱湖。修竹數畝。便娟可愛。因取孟東野竹嬋娟以名之。徑窮有洲如月。莖達樹如薺上。則杯山矣。山半峙湖中。從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還如螺泛泛於盆中也。陟其巔。魚遊樹杪。人

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走山麓。則聽鶯弄也。弱肌欲眠。嬌喉宛轉。雜以絲竹。便欲臥耳。弄北有橋。橋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遙似岸。岸外固湖也。每風發水橫。鳥難徑度。輒擇邊而飛。橋最宜月。秋澄輪滿。迫以驚濤。勢不能負。泠泠有聲耳。其被於地。人以爲霜也。從林而落。風斯瀾矣。竟無月焉者。久之得山焉。曳如鍊。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也。月竟小矣。橋之南古柏林立。皆宋元物也。自茲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就。輒與人易。其藏一丘於曲折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樟。屯雲宿霧。薰風徐來。輒爲所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月。益懷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桃百株。紅妝臨水。嫣然可愛。稍前則走愚山道也。疊嶂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線。時見樹杪。帆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外。草色如烟。白在山腰。雲容似帶。谷出其足。與水爭地。水齧其趾。撥爾而怒。挾以罡風。勢恆欲墮。游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旁學一山。往來水上。朝似東行。暮欲西徙。衝寒梅放。香聞十里者。浮山也。山空無人。花自開落。參差筵樹。微露綺疏。是爲秋聲閣矣。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太真露醉。午睡初足。虢國承恩。平明淡掃。憑欄靜對。不惟忘憂。可以忘老。至於四時之變。亦略可言。門掩黃昏。數陣香雪。淚濕胭脂。幾番

紅雨。一往深情。幽閨無賴。若夫木葉微脫。寒鴉數點。山氣夕佳。歸飛千翼。蕭條高寄。斯固幽人之微致矣。兼以夏之日。冬之夜。闔扉晝酣。棋聲松間。月明林下。美人忽來。雖暄淒頗異。而爲歡略同。又况氣候變於昏旦。丘壑殊其晴陰。自非身君。鮮不河漢。橫舟而渡。林木翳然者。蕭齋也。齋旁亦結小閣。東望瑤山。王子年上昇之所也。北眺臧姥陶皮。二仙丹竈在焉。予少有輕舉之志。長而知天上至尊。檢校最勤。酌接甚勞。縱獲難老。性亦不耐。又情幽斯鈍。想明斯聰。仰箭射空。勢盡還墜。漘漘清擾。徒自苦耳。何如水邊林下。得以澄懷觀道。故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者。蓋欲終老於其中也。山南數武。列植木樨。芳烈撲人。鼻久成勞。拾級而登。一樹一臺。前帶平湖。後枕古樹。遊人至此。足倦嘗地。差可少憩矣。臺南古樹百章。絲枝旁柯。咸可蔽牛。日月至此。輒相隱避。光如雨點。自枝間墮。微風鱗鱗。時碧時白。如千尺霧縠布地上也。每高天流火。揮汗成漿。累徙不如意。纔入其中。便想衣裘。茗柯田田。綴以寒花綽約。冰雪微風。聞香澤。水仙差堪作婢耳。過此卽還公安亭道也。予園居多暇。涉筆及此。大約如郭忠恕寫天外遠山。澹澹數峯。聊自怡耳。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師訓數年之力。以盡予園

之致也。春俘主人曰。昔魏公子無忌。奪符臥內。推晉鄙軍。西却強秦。北存弱趙。志意亦大豪矣。及功成身疑。進退失據。日飲醇酒。弄婦人。以消耗其雄心。烈士莫年。大致然也。若夫情之所至。一往而深。遵途而聘。窮轍而歎。蘭亭金谷。達人之勝槩也。而痛性命之不永。感凋落之無期。逸少云。欣於所遇。快然自足。及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桑葉落而長年悲。其亦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任生之情者乎。予年來壯心已盡。深情猶存。一丘一壑。聊以極予情之所至耳。嗟乎。情非我能忘之也。送君者皆自崖而返。水窮山盡。行與自銷耳。亦有戰勝而肥。爲予不知者乎。東風至而酒湛溢。其中氣已薄矣。夫固不及情者矣。

## 游石籠記

王。嚮。

龍安自陂下。東入其山。躡浮雲而上之。極十里。有羣石環會突立。石頂有雙瀑。淙下有石澗。廣六七尋。傍無荒茅萑葦之穢。而其水無泥沙。皆清冷可啜。游魚沉泳。歷歷可見。而水間之石。或崿然如巖。或剡然如白。或偃然如槽。或落然如盂。端正瑩徹。類非鑄鑿之能及。凡若此行數十步。卽至。其所謂石籠者。籠之狀。

類巨槽。而圍圍斗壁。下闊五丈。會一澗之水而環之。已卽復泄。而爲澗前之巖者。槽者孟者。又紛羅錯列。亦無苔蘚泥沙之穢焉。由此少進。而澗下之石。乃坦然成盤。縱數十尺。盤之中直發小剛。廣纔盈咫。而一澗之水。又悉流於盤之下。其聲壘壘若雷。窺其底。廣深不可窮。而水涓涓可愛。熙寧九年。余在龍安。時與諸生尋泉流而得其處。於是樂而忘歸焉。夫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者。可謂至矣。雖然。惜其不出於通都大邑之郊。而藏乎窮山絕壑之下。而不爲好游而附勢者之所知也。使當唐時爲柳宗元李愿等見之。則其爲名也。豈特石潭盤谷之比哉。

### 游窪泉記

劉楚。

漳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於漳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漳洲。始衍夷而平曠。疇壟彌望。水下激成崖。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塌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



田等。隱若東峽。春雨時止。水瀼瀼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漚。地骨出露。陂陀盤辟。輪困突兀。中流兩崖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殺礲。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滂。漲落潦縮。泉一線穿襲土絡間。日刮月磨。遞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白。圓者若盤杆。虛者如鼎鑊。旋轉如碾渦。欬瀉若瓴甕。鏗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上。積之兩腋。積墮而旁垂。穹窿搜抉。蝓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抵突而侵頂。珠跳雪饑。煦沫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綆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于壑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喙。若欬甕然。四圍周環。高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辟赤。赤者朱殷。白者凝脂。湍激波撞。下空旁隙。爲燕巢。爲蜂戶。爲蟻蛭。爲羊胃。爲穀紋。爲錦綺。爲金鎖甲。爲鍾乳。滑潤磊珂。嵌巖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中。水旋於窪。若走石赴球然。乃折而蛇行。滄泮爲坎者再。又西北行。循洲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丁未六月夏。予弟野始。與其客丘弘道步於其東原。寓舍之西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爲奇。明日。予

兄子中與予俱往觀之。方循厓步嬉。已脩然有濛濛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於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厓半時。時小魚跳躑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笑語響蒼。如在盎中。四人者。皆樂而忘歸焉。予弟野爲予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予以爲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窪注流濱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爲巖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蠱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防之。遏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窟。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杯飲。茲泉合尊彝之體。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詠於斯。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

## 記柴桑

何璧

柴桑山在九江郡城西南九十里。寰宇記。柴桑近栗里。陶潛此中人。潛人品甚

高。歸去來一篇。足道本色。憶當時率然而出。率然而歸。使人想見是公解裝登舟。尋二徑而樂吾廬者。至今雖不可迹問。然墟烟村柳。何地無之。正惜少如潛者耳。

## 遊西山錄

周必大

十一月乙丑朔丙寅日南至。抵豫章。泊南浦亭。在洪喬門。職方乘云。對岸卽殷洪喬投書渚也。登柱頰亭。望西山。以陰雨不快心目。丁卯遊鐵柱。觀柱在小池中。高二三尺。狀類假山。道士云。每歲池水溢則江漲。枯則江落。今歲反是。辛未上藍長老了賢攜素饌來。壬申赴府。會於滕王閣。天氣晴爽。得西山之勝。職方乘引水經。及十道四蕃志云。西山一名厭原山。甲戌出北門。過大寧寺。同長老登列岫亭。得西山之面。又過大梵寺。登秋屏閣。職方乘云。不知誰所立。但引曾子固云。見西山正且盡者。惟此閣耳。又過薦福寺。觀淺沙泉馬跑泉。寺有鐘。光化三年節度使鍾傳造。乙亥赴江漕。會於列岫亭。酌淺沙馬跑泉。程公闢嘗作雙泉堂。潘嗣嗣爲記。其旁卽清源真人祠。所謂灌口二郎也。舊皆在城內。李伯

紀紹興初爲帥。損城使可守。遂在城外。然其闕亦未易守也。丙子赴沈帥。會於孺子亭。亭在東湖。陳阜卿所創。四圍皆荷也。丁丑以小舟絕江爲西山之遊。初至沙井口。按圖志云。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許旌陽謂吾升天後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是八百人得仙時也。今相去尙十數丈。陸行二十五里。至貞觀院。登閣觀禪月羅漢摹本。又五里入上藍莊。至吳靖州伯思墳庵。又五里而達至鸞岡三徐。蓋葬其旁。三徐者。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也。元祐八年。張商英作祠堂記。今有畫像。稍前卽翠崖也。棟宇沈隱。氣像閎壯。南唐保大間。有澄源禪師無殷住此山。李主甚敬之。旣死。祭以文。時本朝建隆元年也。韓熙載之爲銘。其後死心居此。而雲峯月亦悟道。故江西號爲勝地。飯罷。同長老了賢步觀洪崖井。深不可測。舊有橋跨其上。今廢。寺引崖水以給用。又匯其流。激大輪爲磨。院去崖數十步。有奉聖宮。今日紫清。徐鉉爲記。有唐肅宗像。道士僅數人。歸宿翠崖方丈。觀李主賜無殷詔書。皆用澄心堂紙。每畫日後卽押字印文如絲髮。予題云。李氏世敬桑門。其賜書編江左諸刹。至於不失舊物。如翠崖者鮮矣。戊寅早乘小舟循溪。依嶺行一二里。荃所謂藻白者。

在石澗湍流中。如石盤然。次度牛欄嶺。茶園嶺。最後度湯家嶺。回莖生米洲。乃至香城寺。榜曰咸通香城蘭若。八年鎮南節度使嚴景書。昔東晉隆安中曇顯肇居此山。嘗與陸靜修推論。見北齊高僧傳。今長老如晦。妙喜弟子也。方丈側娑羅樹兩株。葉皆下垂。又羅漢菜常以正月生。飯罷杖策登山。初過樵林。其間一株最大者。圍丈五。號將軍樹。相傳近千年矣。程公闢詩云。金錫雲中似有聲。（寺記有人持金羅漢四十九錫見雲中）野僧同我上山行。千年大槩婆娑在。老似將軍擁萬兵。次至舊院基。次至硯石。長一丈四尺。闊六七尺。程公闢詩云。石頭如硯貯寒泉。今古無烟水自閒。待把萬松燒作墨。大書長句滿西山。次至靈觀尊者坐禪石。次至屋壇。高六尺。闊七尺。是爲香城絕頂。靈觀者。隋開皇初新羅沙彌也。爲此壇行道求戒。尋償宿仇而終。自寺至此五里。積雪猶未消。建眺章江。略見府城山後。卽江東建昌縣界。周覽移時。復至寺中。讀順禪碑。二蘇詩刻。潘輿嗣記。文慈順塔記。遂還翠微。日方晡矣。同堅老登愈好。亭在寺後。前長老了因。取寒山頌中微風吹幽松靜聽聲愈好之句而爲名。自作記粗可觀。莖寺場左右山環抱。而鸞岡正當水口。卽三徐祠堂也。方丈之右。有半月泉。蔣

穎叔有詩。又有聽松堂澄源塔在寺石。大竹成林。圍尺五六。傍有齊王廟。卽李王弟撫州牧景達也。亦署澄源。勅嘗捨田入寺。故廟祀之。法堂左階花磚。猶是南唐舊物。隱起之文皆踏平。向來僧徒大集故也。晚再同堅老及西堂三人。過洪崖。俯視深潭。草木蒙蔽。崖岸峭絕。不容側窺。而水聲湍洪。疑其有異。乃並澗十餘步。披草而入。始見嵌中石數十丈飛。激浪數節傾射。而左崖懸瀑數道。相去三丈。妙絕不減棲賢之三峽。又其右多磐石可坐。前此三道皆不知。但窺井而已。若非再至。幾成徒行。主僧善權巽中舊題詩云。水發香城源。度澗隨曲折。奔流兩崖腹。洶湧雙石闕。怒翻銀漢浪。冷下太古雪。跳波落丹井。勢盡聲自歇。散漫歸平川。與世濯煩熱。飛梁瞰靈磨。洞視疎毛髮。連峯翳層陰。老木森羽節。洪崖石仙子。煉秀搗殘月。丹成已蟬蛻。井白見遺烈。我亦辭道山。浮杯愛清絕。攀松一舒嘯。靈風披林樾。尙想騎雪精。重來飲芳潔。亦佳作也。己卯拂旦。游洪崖資禪院。去翠微十里而近。道中石澗湍流。淙激可愛。度落馬嶺。乃至本白石道者智新所居。殿宇甚小。法堂已摧。寢室窗外。對梅嶺如屏障。真宗嘗御製詩四篇。賜智新。有明珠爲戒曾無玷。拳石充糧永不饑之句。謂其煮白石而食也。

其餘勅節皆在。歸飯翠巖。同賢老及三西堂。再過洪崖。艾草道坐崖石。汲泉烹茶。縱觀飛瀑而行。賢老送別三徐祠下。至江頭僅三十里。前蓋誤而迂也。

## 遊龍虎山記

陸九淵

木在龍氏金先鎮於亢著雍。僭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於新興。究仙岩之勝。石巖積雪。澄潭漬藍。鷺翹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諼呈黃金燈。舒紅被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帆檣。嘯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雁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後。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余亦不知夫小大粗精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燦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於左方。

## 遊麻姑山記

伍餘福

麻姑山先屬撫。今屬建。實當斗牛之交。丙申夏。偕諸子拾級而登。得半山亭。下瞰深巖。茫洋如海。而兩崖擁立於蒼松翠竹之間。如踞如蹲。莫名其狀。復進不數里。抵神功泉。上以木爲橋。其平如砥。其下空上澗。遊龍蜿蜒。玉井冰壺。噴薄萬里。其初自石巖而出。滴滴淙淙。如羣仙挾螭蚪而來。騰梭飛練。可以振風雷。浮日月也。有道人指之曰。今之釀爲酒者。豈其泉耶。尋適仙都觀。榜曰小有洞天。有堂焉。姑仙位其中。猶有唐制。更禮其賢者而俎豆之。先是提攷者。信國文天祥司其事。而又亭之。尋碑。蓋顏魯公舊物也。爲好事者竊去。今還積。外此則鄧紫陽羽化之所。周以石城。護以砂磧。相傳唐玄宗賜葬。其碑文曰。紫陽真人之墓。予登眺久之。退居凝真堂。時夕陽未落。掩映空山。東沒西升。晚霞一色。又步至小石橋。隨過神功。與泉復合。道人曰。復有所謂第三谷者。蓋麻源也。行數里。由林薄而入。露氣香草。連盪人目。但見石壁弘開。雲門暫駐。其傾瀉中流。巖珠錯落。渡一橋。斷而弗續。侍者以輿濟之。憇雲門寺。寺有水。水有三支。上播者一也。寒坪者二也。大小源者三也。至谷口。復匯一溪。不可側矣。其始彭蠡之流乎。時綠陰滿堦。鳴鳥嚶嚶。將摩娑其所謂石壁者。以萬仞計。其上蟲書鳥篆。瀟



灑縱橫綽有風格。或曰雲門沉沉石壁稜稜。或直而起。或巨而橫。又行數十里。得長岡焉。蓋謝靈運訪華子期處也。其詩所謂桂樹凌寒山者。猶可想像。而碧瀾紅泉。惜其無復晉之度矣。登高眺遠。景象萬態。如大猷小礪。如鱗斯魚。謂之岡則可矣。謂之華子。則不可也。悵悵而去之。始知三谷之中。第二谷者。有桃花源焉。深入則倦矣。吾其返矣。

## 遊洪崖記

徐世溥

由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石數十尋。皆金色。時有白繡。紛若疊菊。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草。剝落成文。直上高五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橫灑。飄忽若疾風吹雨。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塹。水稍匯之。上瀑奔流至此。則復衝激上山。左右噴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石。巨若輪。橫無所倚。若水東奔。激之則翕然作鐘聲。若倚寫。西擊則鏗然若磬至。春夏水纏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石壁上有鏤文。歲久苔填不可見。蓋神仙跡云。昔洪崖仙人常居此。故因以名地。洪崖之時無書。是豈洪崖跡耶。下石爲渚。時際

時流。遇石翔鳴。遇沙明綺。九十七曲入於河。

### 遊金精山記

曾元一

金精山在寧都西郊十五里。未至縣一舍。外望障右截雲。丹巖翠壁。烟靄明滅。知爲神仙區宅。出北門。渡拱辰橋。折而西入。至蒼山箕筥谷。石峯已漸獻奇昂。首尻坐作伏獅狀。頂湊圓石如懸鈴。是爲獅子峯。入青牛峽。清澗出嵌壁下。諸石魁岸擁道。山氣清肅。愈前愈奇。不一名狀。擎龍而驥馬。困立而屏張。截者玉削。跂者鵬飛。銳者主列。展者旗揚。界立者如劍剖。鋸者壁峙者如鐵城。環闔穴聚者。蜂巢燕壘。石脂搖光者。高凝液流。高岫出雲者。炊氣蠶蒸。千奇萬異。駭目怵心。石之著名者十有二峯。獅子其一焉。微圓而長。承以盤砥。如齒莖出。擎蓋中者。蓮花峯也。雙峯合峙。中泐至麓。如僧作禮梵唄者。合掌峯也。雙石穎穎。中出孤木。枝葉扶疎。如帶葉果釘者。仙桃峯也。削壁堊色。石紋墨縷。拂布石面者。披髮峯也。怒踞當道。眈眈俛視者。伏虎峯也。林木蔥蔚。蒼翠輝明者。翠微峯也。關河前立。與靈泉仙龕對者。望仙峯也。瓏玉疊瓊。巒石叢珍者。三巖峯也。萬篠

叢生。根柯特異者。瑞玉峯也。千仞削聳。中通洞天者。凌霄峯也。豐首低尾。色如渥丹。狀如腰鼓者。石鼓峯也。回峯有竇。出半壁中。裂修縫。垂掾藤。樵牧黠勇者。扳藤探升。窺洞中極廣敞。宛然廳堂房闈。舊傳有金牀玉几。是名碧虛洞焉。有石筵。踞如鋸。近則團立直上。有金縷者。黃竹峯也。峯巖崎險。路絕梯登。兩石傾軋。中僅綫通。匍匐登其巔。廣平可容千家。兩泉湧出甚冽。極旱不涸。中更寇亂。辟而塞居者。多得免焉。茲十二峯。亦隨見指名。要未盡。茲山奇也。陽靈觀在羣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閣入。石爲甕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自一區具巖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真仙。其間層殿複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巖頂懸木蕩。能隨四時轉指。巖面飛泉。潺湲。日夕如雨。自殿公崖曲折下。石益蹙。氣益肅。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遊人不敢輦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雨雷並至此。要亦氣森冷。令人粟膚。况仙靈禱輒應。人自不敢瀆也。按靈笈七籤云。茲山乃三十五福地。漢初女仙張麗英。字金華。飛昇所志云。山下民家女生有異質。年十五。偶於山中拾桃二顆。以一奉母。化爲石。自餐其一。頓忘饑渴。遺核亦化石。謂今仙桃峯。是後積功行。乃仙。初長沙王吳芮平閩越。道過邑。聞仙名。強委禽焉。

父母欲許之。真人爲使者曰。吾名仙階。暫混塵境。幸無辱。使者還報。芮以兵入山求之。真人乘雲空中。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汝宜爲民。立壇祈福。芮始懼謝。仙已冲天矣。仙屢以祈雨應。封靈泉。普應真人。宋徽宗朝崇寧間。封之飛昇時。歌詩十八章。今存其五。一曰。哀哀世事。悠悠吾意。不可抗兮王威。不可奪兮余志。二曰。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三曰。有鸞有鳳。自舞自歌。何爲不去。蒙垢實多。四曰。凌雲爍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於我其何。五曰。暫來斯會。運往卽乖。父兮母兮。毋傷我懷。其辭高古。固漢人文章。首篇竦然女節。餘篇超塵逸氣可想。其末章不忘其親。又人心天理之真。章貢舊誌。謂其詞鄙俚不收。俗盲可歎哉。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湖廣

### 遊武昌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予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喜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榘。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藏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雜犬聲。予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行。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室中。蓋齊丘化

書。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散放。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攜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一章書之。立恭酌酒飲道士。道士不能勝。降蹠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踟躕。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頃。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予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來。因共慨歎海鷗之事。各賦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芳草埽門以歸。

# 楚小志

錢希言

## 洞庭山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按二女卽娥皇女英。死于江湘之間者。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是也。君山之名。疑出此。迴環有十二峯。雲鬟欲墜。雨鬢如愁。蒼梧千里。真堪目斷。

## 雲夢澤

雲夢澤。一名巴丘湖。昔人所稱荆藪是也。卽在華容縣東南。與洞庭相脈絡。若安陸雲夢。浪得名耳。

## 瀟湘

瀟湘。本二水名。今已合流。若章貢矣。攷之二水。俱匯洞庭湖口。或云瀟在永。湘

在衡。未是。

### 章華臺

章華臺旁土城故址。云是靈王細腰宮也。舞榭歌臺。煙消燼滅。美人香骨。化作車塵。惟留得破寺鐘聲。共白楊蕭蕭相和耳。

### 渚宮

渚宮。卽楚頃襄王之離宮。而宋玉之故宅也。梁元帝卽位楚宮。卽此。相傳城西南某衛尉別業。尙是五代高從誨池亭故地。夏時藕花菱葉。清漣碧漪。髣髴南朝餘豔。

### 仲宣樓

仲宣樓。枕郡東南公安門上。飛甍插霄。刻桷麗日。清池激岸。長楊絡堤。信美消憂。殆非虛語。



## 庾樓

庾樓。去郡東南二里。一名明月樓。制亦華整。但不無假借於武昌耳。余謂武昌近日諸公。無一風流好事若庾太尉者。今井其樓已亡之。安得不令荆人士擅美千秋。惡知其非有也。

## 道士泐

道士泐一席。石壁更奇。映江面作翡翠色。略如何家雕鏤屏風。架列華整。游者誦入峽山川似之。

## 赤壁

論赤壁者。紛紛聚訟。惟江夏之說。合於史矣。古黃赤壁。蓋赤鼻山云。特以蘇公兩賦。藉爲故實耳。然其屹立江濱。居然占黃岡之勝。宜乎蘇公屬意此地歟。

## 黃陂

黃陂之北。有木蘭山。卽古時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者也。傳爲木蘭將軍。塚廟俱在。

## 武昌樓

武昌樓巍峨壯麗。第覺西門柳色。蕭索無聊。惟有隔江漢陽樹。猶歷歷如故耳。漢川門與武昌門。東西對峙。江面七里三分。荃大別小別之勝。便思褰裳。

## 鸚鵡洲

鸚鵡洲雖跨漢江。而尾連黃鶴。故圖經屬武昌郡云。李白詩。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風景依稀。今其洲在秋漲中。不可見。至水落乃出耳。千載詞人。俠骨自香。何必生秋蘭春杜。

## 黃鶴磯

黃鶴磯。枕武昌西門。登之可攬三湘七澤之勝。黃鶴一云黃鶴。傳是費禕得仙事。或稱王子安。蓋崔顥詩中所懷乘白雲者。取此。今俗指呂公。何異對癡人談夢耶。

## 大別山

暮登大別山。望對江鄂王城。林樾映蔚。烟霏黯冥。天然一幅梅道人圖。于時。月挂黃屋鴟吻。不踰時。傲鬱滿晴川。觀者悠悠忘去。

## 小別山

小別山。在漢川縣南。俗名餛山。亦謂其形如餛也。春秋傳。吳與楚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卽此。

## 女郎山

女郎山。在漢陽城西。上有神女廟。劉夢得詩云。鄂渚濛濛烟雨微。女郎魂逐莫雲歸。祇應常在漢陽渡。化作鴛鴦一對飛。竟不知何所指。俗傳爲雲。事甚亡當。不如呼作解佩人。

## 郎官湖

郎官湖。舊名南湖。卽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處。李白後與尙書郎張謂泛月其中。號爲郎官。賦詩紀事。郡城中遺跡尙存。

## 漢陽渡

漢陽渡口。有烟波灣。其水清激。相傳此水晴則嵐烟起。風則水波生。故名。尙亦取李白詩中義乎。時余逗舟灣下。曉望隔江煙樹。忽憶杜樊川落月照古渡。武昌門未開。真入畫矣。

## 楚四樓詠引

袁宏道

楚之以樓雄者。最勝爲岳陽。夫以八百里之浩渺。與湘君諸山之蒼翠。羅而置之几席之間。此天下絕景也。黃鶴之觀小不及。而樓當絕岸之上。岸與嶺相夾。江水不勝其束。日夜奔騰。號怒其下。晴川閣與黃鶴樓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亦奇觀也。仲宣樓殊寂寞。四顧曠莽而已。余少好吟咏。茲樓近在耳目。而不復措意者。山水不相湊也。三樓奇勝。又非余模寫之所能得。故亦不復作。古今爲詩者。于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于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其氣也。余于三樓。亦頗以雄麗自失。譬如解音聲人。曲窗啞亞。亦成佳韻。及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面赤舌顛而不能吐者。氣先攝也。雷元亮以詩名海內。旣丞余郡。有清譽。而嗜爲詩益甚。所之必以吟篋自隨。其于四樓皆有述。才情高潔。雅與景敵。余之囁嚅不敢出一語者。君恢乎有餘。人之才相去。乃如此夫。仲宣樓平平。得與三樓並稱。不爲不幸。然使庾元規王元之。皆以不相遭爲讓。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

## 石鼓山記

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石磯。侵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霸主。令諸疾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朝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綠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建。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鴈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尙有鴈聲。又有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予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廿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顛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嘗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之。

##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楸。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  
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間。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  
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廢亭焉。其  
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丈。不可加以斧斤。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  
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景樂。昔予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  
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翮然獨往。道遙泉石之上。擷林莽。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  
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

記愚谿

王。楙。



王建道遙谿亭詩曰。道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柴車。今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道遙公隆盛之日。大官載酒。奉常抱樂。鑿輿翟裊。增貢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道遙之地。至于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柴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奪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 登南樓記

陸游

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

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闌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傍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憑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沔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名樓。號爲天下絕景。以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

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卽石鏡山麓。巖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

## 游朝陽巖記

元結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呼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攝刺史獨孤慙。爲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眎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筵。猶宜往焉。况郡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遊朝陽巖記

施昱

巖在治城南。出城西門。舟行二里而近。登岸以上。不百武。至山頂。前人卽平曠。虞爲堂以憩客。堂南稍轉而東。石磴緣崖。拾級以降。面東而广出者。巖也。巖有上下。上巖石广聳植。闊僅數楹。广際兩凹相次。如仰蓮瓣。一石下垂。去地二三尺許。隱如游雲。飄如凝煙。疊如蜂房。矯如龍首。竊如鳳翼。而適當其右。中兩崖。石皆堅潤。好事者往往留題其間。石側一亭。額曰觀瀾。則江流在其下也。過此再歷石磴。下數拾級。迺至下巖。其巖亦不甚闊。然空虛明朗。洞然無物。一水自中出。淙淙有聲。大江汨汨循其前。可以列席。可以布武。可以曠目。次山之所得。卽此也。前人題刻甚多。間有爲人廟去姓名者。予以爲二巖皆無大奇觀。上巖似偏仄而欠空虛。然广頰隆起。而懸流下施。仰蓮上。此則非下巖之所有。下巖似卑湫而乏高聳。然广中空洞。而清泉內出。江流外繞。則上巖亦不能過也。豈所謂有主則實。無物則虛者哉。予觀二巖。而地中有山。山下出泉之義。則具矣。夫自有山川以來。斯巖之生亦久矣。次山識之而始名。自朝陽以來。二巖之勝。

亦久矣。而人未有能異之者。抑山川顯晦。自有時哉。

##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詞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註茲賦。猶以爲江陵。而或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墓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陶公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墓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鄒。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阻之長洲。註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

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詞稍遠。而于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詞之熒稱于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怪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躡于戈戟。其可借而託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憤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羨于求羣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陪。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椽。而內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于詞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旣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有所拓飾于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爲謹。亦等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袞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游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衍衍。卽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于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 雪山冰井記

吳國倫

往歲友人以白磁缸一口見遺。體圓而資極瑩徹。高尺許。徑一尺有半。中可貯水五十升。漢人謂玉晶盤。與冰同潔。茲庶幾焉。驗之。蓋正德間器也。未幾。客有載一白石山來求售者。大不盈尺。高倍之。客不自知其名。予曰。此玉華石也。出將樂洞。雖工人稍作其初。而天造奇形。故在纓礮礮。光片片可鏡。其陰則斗削壁立。上下兩空洞。有含煙出雲之狀。卽小山賦不盡其奇矣。因以布十疋易之。客大溢所望而去。頃予抱病。溽暑喘息如焚。思欲登雪山而浴冰井不可得。因取玉華石置左。名之曰雪山。白磁缸置右而實清泉。名之曰冰井。乃布竹榻其間坐臥焉。遂覺暑氣漸微。涼意漸洽。間起而摩挲之。則脩然山欲雪。井欲冰也。已而自笑曰。炎方六月。何自有冰雪哉。夫霄壤之間。凡可強而名者借也。而吾以其不可名者寄焉。亦借也。豈惟拳石勺水爲然。仰積氣而爲天。俯積塊而爲地。皆強而名之也。託之乎象其形也。天地且爾。又何一物非借乎。乃予之左雪山而右冰井也。亦象其形而借其意耳。漢書云。清室則中夏含霜。夫室可霜。

也。安見山不可雪。而井不可冰乎。客有聞予言而歎者曰。信如子言。不知真之爲借。借之爲真矣。客知言哉。

### 浮渡石記

劉醇驥

邑治東二里許。古有石。當靈山之麓。幅廣數丈。砥起岸立半之。每春雨泉漲。作勢下。石當其衝。輒跳躑不肯休。歲久水力確投。石老怯不忍。遂讓之去而漏焉。因以益大。建堊蓋半亘水上。如斧鑿者。古稱天梁。或稱浮渡。實其狀云。傳曰。水非石鑽。漸靡使然。乃波濤行其胸次。驚奔布曳。驚若河漢。而人又在泉上。若鞭虹泛槎然。以是爲瓘龍窺妒。其行水不攸。因雷雨中拔斷徑去。夫其餘者。猶留待遊人也。春間偶過族氏。會有蜀僧來。能琴與詩。因約爲一日遊。兒抱琴。啜茗山下屠蘇。卽命其僧導。緩步數而石在足也。石上題曝月臺。雅甚。字亦古。前令劉涓水作令。文人優吏治。邑中山谷題詠無暇日。此其一。然使爲鬱林公者。恐石不爲吾輩有矣。語盡坐徙倚。乃水氣襲人。聲如雷鼓。谷風黨之。欲推人不得動。而石則復離奇嵌岑。涓涓懸墮。咫尺具江海之奇勢。杯水坳堂。願得一芥遊。



之。恨此身不粟矣。僧跌坐爲彈一曲。水石與絲爭鬧。聽亦不了。爰起行。循谿東上。而石磊磊出。一步一倚。人在石上。石欲在人上。俯而聽。昂而望。箕踞而就與語。交足而欲行。不可方物。惟土人但相傳。斨者船者前箭許。則一石壁。挺蒼松。破腹而出。幾可巢鶴。夫木生于土。此忽生于石耶。其巔有字。余猿攀視之。卒不能真。必非碑銘。或記遊耳。則固有先我而至者矣。或曰。昨沉醉苦人。今問此數百輩。寧無一堪醒酒乎。又曰。若在元魏。吾邑有龍門山矣。然而浮渡石爲最著。故記之。

## 大酉洞記

王世隆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卽昔人避秦處也。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卽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口。四舍許爲大酉山。卽道書所謂第二十六大酉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于大酉山小酉山之中者是已。山多石洞。豁訝深窅。不類人世。是濱江者。特壁立倒出江側。上有懸溜。成石乳二。一擊之作鐘鳴。一作鼓鳴。舊名之曰鐘鼓洞。其在內者曰華妙洞。洞門甚狹隘幽暗。必揚燎夕

行乃可入。旣入里許。卽曠然平沙。可游可臥。再進則有石室。相傳爲秦人藏書室。卽穆天子藏書處也。父老相傳。先世有樵夫入洞中。卽石室取書出。見風皆應手滅成灰塵。今則無可見矣。山之巔爲九峯嶺。蓋宋道宗時嘗封禪天下名山福地。茲山亦以名勝。得與今猶有故封者。九誌錄爲九峯嶺者誤也。山腰有會仙橋。及張果煉丹池。雖不可信。而居民耕作。往往闢地。多得靈砂。滿缶數四。蓋必昔之幽人志士所棲隱也。莊子讓王篇。謂舜讓天下於善卷。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自得於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逃之枉山。宋封爲遁世高蹈先生。今其遺跡具存。而屈子所謂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枉山卽茲山也。世隆嘗讀書茲山。鄉之人士多從世隆游者。乃卽茲山爲書院。曰大酉華妙洞書院。爲堂二。曰讓王堂。曰逍遙堂。蓋皆本莊子語。及善卷之事而名之也。曰高蹈祠。卽宋故封之名以祠卷。曰丹砂房。蓋辰之土物。莫靈於丹砂。故神農嘗百草。以丹砂繫之辰。其名著矣。故卽地所出而名之。是皆余所作。因是以求之。庶幾乎不與草木同朽腐也。其曰鐘鼓洞。曰秦人藏書室。曰會仙橋。曰張果煉丹池。曰九封嶺。則皆山所固有。予不得而增損之焉。夫莫大於天下。莫

聖於堯舜。卷也。乃欲天下而不受。其視堯舜。若薄之而不爲者。其志遠矣。要未可以隱逸一節之士論之也。正猶丹砂不列於人間。飲食嘗用諸品。而其爲世外奇寶。則世固有知之者。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 游岳陽洞庭記

高封

余家食時。夢登方舟。正舉帆長往。忽驚濤怒浪。停泊柳港。遙見江城層樓。丹崖翠壁。臨大江之濱。少焉風恬浪靜。舟始安流。覺來莫知其端。嘉靖甲辰。余麾南陽守。丙午謫鄭州判。戊申移巴陵令。舟由荆南順流而下洞庭。長江風作。維纜磯石。岳陽樓君山俱在望。宛然昔年夢中景。乃嘆曰。余今日謫移。固前定矣。蓋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卽此湖水。沅澨元辰。淑酉澧資湘。皆匯流。洋溢互瀦。周迴八百餘里。浩浩湯湯。一碧萬頃。月印之而著象。風遣之而成文。殆與芝城之彭蠡。姑蘇之震澤。金斗之巢焦。武林之西湖。同一汪瀾也。夫洞庭固極三楚之勝。岳陽樓枕巴丘。瞰洞庭。延庚挹辛。縹緲崢嶸。巍乎大觀。不特君山咫尺。擁浮湖面。南有祝融。北有內方。東有黃鶴。西有大龍。環列拱屹。

皆在指顧間。殆與豫章之滕閣。宣城之疊嶂。武昌之黃鶴。黃岡之竹樓。同一壯麗也。夫岳陽固據洞庭之勝。建始莫詳。宋顏延年陰鏗詩。尙可考。唐開元間。張說謫守是邦。登臨賦詩。自爾名重。觀其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之句。則其懷抱可知矣。說子均李杜韓孟白賈諸名賢。皆有題詠。樓與湖山。名益重于世。宋慶曆間。滕子京亦謫于斯。作新厥樓。屬范希文爲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寓意深矣。昔柳宗元謫柳永。凡所經之處。皆以詞章品題爲佳山水。文正公三代以上人物。宗諫獲此嘉記。華此傑樓。更偉觀數重。迨出湖山外。豈止一丘一壑一水一石云乎哉。當時以滕樓范記蘇書。邵篆爲四絕。而永叔特寄詩。謂其逸思道文。良有以也。自後蒞斯者。率多遷謫。凡所歌詠。類皆悽惋。此固江湖之遠。既有以感發羈旅情悵。而爵陶之衷。亦藉乎風景。而因言以宣也耶。余每登樓。感今慨古。舉目蕭然。自不能已乎去國懷鄉。憂鬱畏譏之念也。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二女居之。爲湘君。因以名山。本靜凡欲登者。若先形諸擬議。輒烈風雷雨多不果。是年中秋。余公暇。乘舟獨往。是日也。晴空不雲。澄江不波。旣泊岸。回瞻岳樓。恍若蓬萊隔弱水然。湖水浮山。入山則視之不

見異哉。崇岡平阜沃野。極百里之遠。茂林方竹。藤蘿繞諸剎之上。山之鳴鏗然有聲。聞馥郁之香。莫知其處。道書以此爲十二福地。其形如鴈。其狀如十二螺髻。李太白詩。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劉禹錫詩。遙望洞庭山擁翠。白雲盤裏一青螺是已。唐諫議韓注。直忤貶岳適意遊君山。社工部寄以濯足洞庭望入荒之詩。何其雄哉。及觀湘中老人之歌。東坡謂必謫仙遁世者所爲。似亦確論也。若夫山有臺名軒轅。相傳黃帝卽此鑄鼎。鼎成騎龍上昇。秦始皇南游。浮江阻風。問湘君何神。博士以堯女舜妃對。怒赭其山。二說似幻誕匪經。至於柳毅傳。涇陽婦書。與洞庭水君宴碧雲宮。尤涉荒唐。殊未足信。岳武穆伐君山木。造巨筏。塞港汊。禽洞庭寇楊么。厥功尙可紀哉。余徧歷茲山之景。暮煙旣凝。暮鴉旣棲。可以詠歸矣。登舟乃還。月明如晝。中流浩歌。仍向岳陽樓下泊焉。

## 君山記

胥文相

夫洞庭爲長江巨浸。而君山則洞庭孤絕處也。雖三苗據以爲險。而舜實以是

昭。文告蛟蜃雜以爲窟。而禹實以是降我凶德。民至于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渡。揚父祇以自剪。且聞是山不受穢。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汎。與洞庭爲一湖。時惟見赤沙。舊志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一統志）雲夢湖在郡治西。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洞庭在北。青草在南。雲夢在西。合爲一湖。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郡志）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名龍堆。延袤數里。杜甫詩。龍堆擁白沙。卽此。宋張孝祥有賦。葛長庚詩。惟有金沙堆下水。東西南北任風吹。（一統志）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昔秦始皇南游衡山。入洞庭。遇風濤大作。幾不能渡。因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也。又曰。湘君神游出入則多風。始皇怒。命伐其樹。楮其山。上有楚興寺。軒轅臺。柳毅井。傅書亭。飛昇亭。響山。酒香山。道書以爲第十一福地。古今題詠最多。（一統志并郡志）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過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惟一川湘水而已。（北夢瑣言）酒香山。

湘川記。君山上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方輿勝覽并郡志)響山。在君山上。一名鳴山。履之鏘然有聲。柳毅井在君山。唐柳毅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今被毀黜。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武夫揭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此老夫之罪。使孺弱罹憂。頃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妝一人回。卽寄書女也。宴毅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君曰。涇陽菱婦。敢託高義爲親。毅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卽洞庭君女。涇上之尋。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好。遂與同歸洞庭。(郡志)軒轅臺。在君山。一名鑄鼎臺。黃帝鑄鼎荆山之下。鼎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尙存。(一統志)

## 泛沔州郎官湖

李·白·

白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

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永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概。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在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辭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 參遊記

尹伸。

參之勝稱七十二峯。舟行百里。望之穎拔。藉舉其大觀也。登山者往往極其觀於頂。必須用啖蔗法。最後及之。余則欲先之。以盡諸峯之勢。而頂之外胸中。久有蠟燭爛三字。期信宿焉。從此而岩而谷。探幽討異。庶幾回翔瞻顧。求諸峯之離合。變化而味之。吾遊畢矣。此行無友。友儼無可按之圖籍。傭於是。以先頂之議。謀之傭。傭曰。頂而爛。遺南崖可矣。不然者。其道將覆。頂路增峯。其可覆乎。余領之。從復真觀十許里。斜趨岐之西北。古木櫛比。高陰翳日。不數武。而水聲瀰



潺。白石齒齒。筍輿盤迴其間。跳沫及帶。時肥螻爲祟。所歷元和諸橋。塤然揚塵。至此始覺山有靈氣。下上數里。得一巖。曰玉虛岩。豁然甬床。上舒下縮。道人闕其前以補之。而仍霽於舒。簡率超曠。可以一眺。非取間失此崖矣。循崖而下。失水聲。漸苦登頓。約數里。諸峯合圍爭。銛角翠勢不相下。傭曰。此絕頂也。陂陀其中。竹杉翳然。是爲蠟燭澗。潤凡三觀。皆名瓊臺。而中觀爲大精舍。基置。華者畫棟。樸者蔭茅。奇者剡絕壁而广。猿鳥之上。黃髮十數輩。嗒然跌坐一篋中。扣之語默各半。然其淺深。俱非語默所可盡也。宿此者再。作瓊臺觀詩。觀而上約十里。峯盡迎面起。又五六里。出太和宮。右掖復閣三四。成懸架一。峯尖四隅。垂空中矣。拾級再上。約二里。卽天柱峯。是日也。山天空霽。無筵弗矚。而意不暇。筵峯之所在。心目交焉。睨而得之。欲怒欲標者。東峯也。流而得之。欲陣欲復。欲莊欲態者。南北峯也。歐而得之。若有若無。勞於察淵者。峯在下也。此山善叢。惟西峯展而柱不甚相比。餘都合成一花。相以環天柱。而天柱俱埽之。吾安知澗之屋上雲端。其東峯彷彿耶。其或天柱淵中物耶。諸峯非松不生。而松形簡怪突兀。與峯爭勢。蓋至是而吾目中之峯。遂將百千萬億。不復言七十二矣。磴而下。皆

東南行。稍北十數里。爲榔梅祠。祠之南。距南岩宮二里而近。又南距紫霄宮三里而遠。恐其或遺也。迂而過紫霄。蓋至而知其可遺也。然前盼天柱南峯。亦可得其一二欹側之勢。此行未甚虛矣。若在宮之西南。斜對絕頂。稍稍得其君臣之概。忽忽神愴意動。未免移諸峯之癖。注之則壑面千百年松杉。挺然而上。巖然而瀾。谷被嶺者。不知其幾千萬株也。此山杉凡三種。其一殼皮隸實。其一杉身柏葉。垂垂如編線。皆異種。恨不攜埤雅草木狀諸書討之。宿南崖宮。作南崖詩。崖而北。復經二岩。省可廬。又北二十里。爲五龍宮。四池五井。皆盈坎水。色雖不甚澄鮮。而文魚數萬頭。投餌起之。池面盡赤。亦山中佳觀也。宮前爲賜劍臺。後爲展旗峯。仰盼諸峯。稍稍如紫霄。展旗之後。又一峯名五龍頂。頂之上。一池一井。皆涸。宿五龍宮。作天柱峯詩。從此又北三十里。爲遇仙坪精舍。道風似瓊臺而小。咸十餘里。至玉虛宮。遂與諸峯別。因嘆而憶諸峯之變。大都瓊臺得其族。南崖得其排。均之具體而微。五龍紫霄得其廉隅。復真道上得其隱約森萃。吾安知遠之不足。而近之有餘乎。是役也。始於午日。畢於十一日。凡六宿。得詩五首。時崇禎癸酉歲也。

# 金剛臺女寨記

張縉彥

甲申十二月。余偕李參議江孝廉周國學入麻城。獲賊官盡其黨。乃繇黃檗飛旗諸山。返旆而北。憩黃茂才家。脩竹數十畝。綠與山俱。玉蘭高二丈。前有池。魴鯉浮水面者可數也。軍紀黃祥止劉從禮爲我言。女寨之勝。前代屯牧保聚。有遺跡焉。北望峯巔。如塗墜。見蜂房歷歷。又圓如規者。乃乘而往。越武崗。涉溪水。荒草寂寥。橡栗幾株。煙火數家而已。足漸高。舍騎而步。又三里。抵山石門。仄立僅容偃僂。湖山人演揖而入。疲甚。休闕內。循崖而北。過木橋。瀑聲轟轟然。若雷潭。深不可俯視。石痕斤削盡白。茅屋錯雜。編竹圍之。山前所望。塗墜蜂房。圓如規者。不復見矣。少間。月吐山嶺。露坐觀九峯。如蓮華插天外。其中峯劈石千仞。有石洞門闕宛然。或傳仙女時來。自東自南自西。仰視所形不一。恍惚飄渺。謂移神峯其東。則乳香崖也。懸崖下鍾乳如斗大。雪色。好事者縋索取之。見大蛇而墜。土人稱神焉。再下有風穴。其噓也烈。東峯之肩。爲上巖鳥道。絲髮蒙茸不可辨。左爲中巖。石立似人。有前人支砲木焉。移神嶺之西。爲霧露往。雲物封裹。

蒸蒸然失山背。內多獼猴。每出貫臂而下。飲澗水。翼日多雨。樵夫每以爲雨候。正西最高峯。則栗尖山也。次晨往登。遵舊徑而西。數休有佛刹。其僧三。一以儒生攜室出家。與比丘尼自相師友。與之談義。忿而堅。矜隱君子流歟。自此而上。扶藤緣木。屐齒嘗在空際。客困頓。予獨與僧涉峯頭。倚樹杪。墮石子聲錚錚然。谷皆應之。客仰而視。西望古松盤礴。爲金剛臺。元末。余平章保聚此山。大將軍常遇春與戰失利。洪武八年。始歸。其勁風有過人者。以別寨居女。故名土人祠。花姑其神也。嗟乎。高帝起濠梁。下淮泗。收中原。混一天下。余思明以一旅之師。雄據山隘。尙遣大將軍爭地于深菁窮岩之中。今以九州之大。賊官分據。我文武諸吏。望風而厥角。余屢蹶而屢起。恢河朔。拓南陽。終未補塞毫毛。今之視昔。後之視今。可任向山靈而哭也。阻雨未返。黃岡易明甫。麻城周貞卿。商城閔考祥。報我義旅。敗賊于十指山下。乃與衆盟成城而後返。

蓼話

楊鶴

癸亥秋七月。余將北上。蔡敬夫先生貽書。謂道出襄陽。宜爲蓼山之遊。遊畢。

約會滄浪亭下。余聞之心動。至襄陽。遣人再申前約。予乃戒行。以八月初八日宿柴店。九日宿界山。十日宿遇真宮。十一日遊紫霄。十二日遊五龍。十三日登頂。十四日遊瑯臺。晚宿玉虛。至十五夜。會敬夫於滄浪亭。話山中遊事。抵掌達旦。明日復會。十七日解纜別舟行。稍次第前語作蓼話。

余遊蓼山者再矣。相傳此山發源秦隴。蜿蜒東來。不知其幾千里。突起均房之間。孤聳天柱。峻增七十二峯。出入風雨。呵護百靈。蓋神明之居也。其內隱隱。紫翠千重。外以屏風九疊障之。天清日霽。眉目分明。建勢峨峨。秀可攬結。惟是層巒蔽。隱見不常。元氣空濛。常如渾沌。遊人入山。至有不得見其面者。譬之絕代佳人。傾城一顧。百媚橫生。然自非流波將瀾。欲一啓其嫣然笑齒。杳不可得。至于巖崎九折。磴道盤紆。上出青天。下鄰絕壑。深林怪石。時似虎蹲。老樹蒼藤。多如猿挂。殆非人間之境矣。自山足達峯巔。凡七十里。界山道上。微露髻尖。至遇真宮前。天柱香爐蠟燭諸峯。正直九龍山缺處。如月圓當戶。隱其半規。復從宮頂鳳凰山遙望。如見三神山在海中。褰裳欲就之也。明日歷好漢坡。至回龍觀。天半堆藍巖翠。翠色橫空。再望之于太子坡。如一片青芙蓉。湧出綠波。瓣萼

可數。峯迴路轉。忽復滅沒。及抵紫霄宮。天柱在其南矣。紫霄背負展旗。峯前有禹跡池。大寶珠。小寶珠。賜劍臺。萬松亭。後有太子巖。太子亭。四山拱揖。自爲奧區。第道院殊惡。惜無碧窗朱拱。點綴山阿也。明日。過南巖小憩。以雨故。先遊五龍。五龍山勢巖崿。宮闕壯麗。然不如南巖。自是洞天福地。奄有衆山之美。南巖望天柱咫尺。然太了了。又不如五龍回顧有情。起聖殿棚梅臺。並對峯面。望之。端麗秀削。綠峭摩天。真奇絕也。山中雖雨而不霧。雲氣觸石。如以輕絹薄縠。蒙罩蒼煙。覺菁蔥之色。霑濕轉好。兩宮臺殿相望。金碧陸離。若日射火珠。當不減蜃樓海市矣。昔年遊青羊澗一帶。愛其幽禱。此番殊無意緒。物候未是。秋冬之交。意風霜高潔。草木刻露爲佳耳。仙龜巖不甚似。然磊砢如夏雲欲墜。兩傍瀑流瀉之。直漱其根。如有活勢。自仙侶巖至滴水巖。步步可望天柱。松杉茂密。石路陰森。可謂到來生隱心也。明日。天大放晴。返南巖。可已刻。望天柱黃金銀宮闕。踴躍不自禁。亟起循酒谷嶺。經棚梅祠。度斜橋。遂下藍輿。諸峯離立。不能辨其爲三公五老。削壁萬仞。水石爭奇。展轉玩之。欲去不忍。攀巖度索。忽得文昌祠會仙橋。平臺如掌。自欲息心。仰視山腰峽口。箭括通天。有一門矣。自一天門

至二天門。道中奇峯突兀。筵岫參差。遊者戒心畏途。往往當面錯過。不知身在陸探微畫中也。余語同行者。天門信險。若三步回頭五步坐。不覺登頓爲疲矣。因笑燒香士女。賈勇而上。惟恐不前。以爲有神相予。然黑汗交流。喘息欲死。良可嗤也。盤數折。始陟三天門。息神廚洗沐。登頂拈香謁帝畢。解衣四眺。此身在千葉寶蓮之上。千峯萬峯如海波。自潮一層堆疊一層。有迴瀾捲雪之勢。峯起天馬巖。真如天馬行空。昂首萬里。風鬃雨鬣。煙霧青冥中。有真人御風騎氣。五丁六甲。擁矛仗劍從之也。西南諸峯當是蜀中。極目不知所際。北面忽見羣山之上。有山盡出。削成四方。疑爲華嶽。問之道士。是華嶽也。相去蓋七百里矣。然的的分明。如在百里內者。東望襄江。白波如帶。鹿門峴首。似可得之指顧。山中積雨彌月。是日始霽。自亭午看山。至暮。天朗風清。略無片雲。遮障遊日。暝色欲來。四山盡紫。夕陽旣收。翠重紅斂。忽見東方月白。光采澄鮮。煙消鏡淨。令人骨腕欲仙矣。因憶往者。登太華九華。覺從山頂下瞰。殊不耐觀。蓋千巖萬壑。難于一一向背有情。且多童山。無草木蒼鬱之致。獨此山一氣融結。綿亘八百里。皆如勾陳之護紫微。遠近色同點黛。所以勝也。明日復雨。遊蠟燭瓊臺觀。多幽意。

所謂山靜似太古。庶幾近之。玉虛宮之田廬楚楚。殆類雞犬桑麻。桃源風物。與紫霄南巖五龍。又自別矣。是役也。山行五日。一日晴。四日雨。雨後千山飛瀑。萬流俱響。耳中如聞三峽流泉。可補山靈缺陷。又以新霽。一日盡收天柱之奇。先是敬夫書來。謂蓼山之勝。非五日不能領其大略。何日可抵均陽。卽預訂息壤。當鼓棹赴之。此一晤。異日可爲佳話。至是如約。兩人握手道故。相與品第蓼山之勝。已而蒿目憂時。歎獻太息。復叩敬夫性命之學。世出世間之法。十年之別。語話遂長。敬夫之詩曰。客憐命駕十年約。天放登山一日晴。蓋實錄也。入寶山不空手回。此遊可謂不負矣。余不欲作記。獨生平快事。不可不書。同遊爲婦弟陳元以家客陳仲發。元以奇人。別有紀遊詩賦。

## 沅水注

酈道元

沅水東得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濱。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峙。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



東帶綠蘿山。顏巖臨水懸蘿。鈎緒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稍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引。逕注於沅。

### 遊兜率巖記

宋謝巖

曹成旣陷安仁。榔桂雲擾。予從嚴君命。徙家于資興。暇日接士人黃世工。始知寓舍不遠。有兜率巖者。神工鬼迹。莫之與並。乃拉三弟爲世外遊。但江天久陰。阻於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割松膏數百樹。爲炬火用。蓋聞巖中晝晦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候可人。遂戒僕史暨鷄聲欲窮。林色將瑩。各攜九節。啜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漾輕波。已遠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巖穴。不隔尋丈。由山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合法界。背疊林莽。面列溪澗。幽禽巧轉。人聲莫絕。逶邐登山。磴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爲竅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巖肩恍然。天降地湧。驚

異滋至。挺身入巖。已覺溫鬱。衆議褫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焉。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巖東層累之上。有峯堵坡。直抵巖頂。堊不可極。西邁視帳幄高百丈。如猛風所吹。聚皺成疊。其中一疊。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徹。甘冷倍常。路盡始出。間道尋之。數柱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於甃砌。云法筵四開。無有漏隘。回而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菌草者。若餅餌者。若搭袈衣服者。若飛簷冰雪者。凡此類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髣髴。帷中之菩薩。雲際之如來。金壁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盂。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其處。從東際復欲東游。同游告以峭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力已乏。乃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僂僂。至于扶攜。出俟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巖口以至深窅。羣石縱橫曲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留纖隙。玲瓏穿虛。左右逢源。洞口輝映。入之迷人。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霧器皿。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做人工。加以奇麗。乳新澀潤。則畫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鑽。珠幡舍利。

種種莊嚴。與觀兜率綿界等。無有一岩。覽夫載籍。石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善尙爾。是岩兼善而有餘。宜如之九華。爲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興之岩耳。予伯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怪石供之萬一云。

## 玄嶽記

袁中道

萬曆癸丑孟春。余自花源歸。作太和游。從草市發舟。至襄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冷冷非人世矣。息于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過謝家橋。經草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菴觀櫛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流泉細細。溢于衢路上。有檜一株。開黃花如金粟。山中僅此一株。上仙關兩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四處。皆如碧玉粧砌。其上爲玄嶽門。如一竇。方回之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卽走玉虛宮中道也。以玉虛宮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危坡。稍見野意。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擔。至廻龍觀。見天柱諸峯。若刻若鏤。歷

老君關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臺。下十八盤石埦。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厲甚。卽龍泉觀前橋也。臺路有三。一爲周行。卽走紫霄南岩登天柱者。入溪。卽走九渡澗中。至玉虛岩瓊臺觀道也。其上爲紅門。卽太上入仙羅公院諸處。可抵瓊臺者。余舊聞之中郎云。太和瓊臺一道。疊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澗水殊可笑。予拉遊侶。請先觀水。爲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皴。無不備具。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泥水。而不得往。則匯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得朋。則峙而爲嶼。石遇澗而水贏。則舒徐而容與。水遇澗而石贏。則頽疊而吼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爲龍爲虎。爲象爲兕。石之去地也遠。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之爲花爲蕊。爲珠爲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爲雲爲霞。爲砂爲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嘯。石之躡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雪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顛避水。而其顛內却。則水常親曦月之光。而不勝爛然。如此者凡二十餘里。抵玉虛岩。岩若青玉。下覆樓閣。流水繞之。喘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卽揀石而臥。一日間行住食。

息。皆對怪石。爪齒纓足。俱貴乳雪。生平觀水石之變。無過于此者。又三十餘里。始與水稍疎。得中瓊臺。新毀于火。然望天柱蠟燭諸峯。無論巖巒之奇。卽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人。其絕壁岩栖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裘念一之夫。餌朮黃石。咽氣餐和。永絕梯磴。獨偶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瓊臺。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爲瓊臺峯。若一髻前指。卽所謂外朝峯者。陳希夷修道處。曉辭瓊臺。過外朝峯。從天柱後戶入。登山謁帝。望七十二峯。皆如屏息拱立。髻盤鬢繞。雲駛霧騰。亦不暇問其孰爲七星三公。千丈萬丈等也。記荊州圖經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峯。蓋後人易香爐峯爲天柱。而以其副峯爲香爐云。游侶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峯。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曰。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尙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癩。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歸于帝鄉。似別有家

學脈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仙。以涇胎飲浩露。宜乎疎天親地。究歸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飲于盲說悠悠無知者。予故備爲拈出。是日徙倚山上。神醉煙嵐。自念躡屐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于點綴。人工極者。損其天趣。故野逸之與儂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彩互發。清不槁。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以也。謁帝後。下天門。舍輿而步。與僛侶約毋匆匆。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峯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畫棟文楹。卽掉臂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至南岩岩石。若駁雲。外覆爲修廊。以達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岩爲諸院宇。亦若修廊。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蘚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峯照耀。見雨瀑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宇。如王息於憩亭。步至捨身岩。杉松滿路。皆數十圍。山行倦甚。至曉猶不能興。天昏昏作雨。再至南岩宮後。石岩下看山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岩。石亦奇峭。有泉淙淙下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殿所不論。其後爲展旗峯。前爲禹跡池。泓然碧沉。有水亭可憩。上爲福地殿。不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臺。雨大作。覓舊路暫歸蘭若。明

日霽。始作玉真五龍之遊。從元和觀折而東行。路未修飾有野致。山巒平行。田疇龜坼。近玉虛宮。松杉茂密。有大溪匯衆流。界道石橋壯麗。卽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溪遶宮右。兩岸道院櫛比。時有小橋。儼若村里小市。過宮門壯等宸居。昔文皇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繕治宮殿。皆屯集於此地。凡十二年而後落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霽走九龍。不及入。沿途多平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深柏。飯後著笠子登輿。一老道人睨余而笑。訊之則曰。此後山陰樹影交加。無曠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至此易夷爲險。山頭頗多怪石。濃陰蔽蔽。好鳥和鳴。近仁威觀流水轟然。沿途溪水四至。真與九渡澗爭雄。時有瀑布。過磨針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澗桃源澗水匯集處也。蓋蠟燭澗之水。下匯爲溪。其地坦途無所遮越。游人不惟聞其聲。多餐其色。此地兩山中蝕一縷路。溪林菁茂。白晝似宵。驕陽疑月。青羊桃花諸澗之水。四面奔流。如草中蛇。如縑中線。疾趨而過。不知其所之。故游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雨澗。互答相和。荒荒冷冷。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柏二株。其徑九曲。過榔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若碧玉。犀下五井各一色。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赭。昔陳希夷習靜瓊臺峯。見二

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龍峯下日月池中龍也。卽此池矣。飯於道人舍。見南巖騰綠驚紅。大似小李將軍一幅橫披也。已命一小黃冠爲導。至自然菴。張三丰修煉處。有上賜衲衣。又行五里。至山後。路窮多支以木。于石竇得洞。卽長山岩也。有道人辟穀已十九年。貌甚腴。分余以熟製蒼朮數餅。甚甘。訊之不言。日已暮。遂還宮中。按此地是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有五龍見于此。建五龍祠。逮至元。始修飾改爲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知陳希夷于此修道。不知殷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明生田蓑衣之徒。皆于此仙去者也。是夜月色皎甚。開窗了了。見南巖燈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虛宮。周遺類一大縣。其中虹柱籠雲。棧藻井砌以文石梁。覆以碧瓦。綺寮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字銀書之亭。真官選客之宇。皆可爲他山宮殿。其左右道宇玄觀。綺錯綦布。幽宮闕室。千門萬戶。流水周于堦砌。泉聲喧于几席。姚花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天蔽日。海上三山。切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裏田間。泉周陸外。花裏有耕耨之客。雲中聞鳴犬之聲。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矣。息于堊仙宮。目不暇覽。情不周馥。遂策杖而出。訊之老人云。此卽異時武當縣也。



出宮後。返玉真。入涉其概。步至松杉。間與游侶評山。予曰。吾胸中已有紛本。大約太和山一美丈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爲趾。竹陰泉界。其徑路最妍。從平臺至紫霄爲腹。過雲入漢。其杉檜最古。從紫霄至天門爲臆。砂翠斑斕。以觀山骨爲最親。從天門至天柱爲顛。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爲最達。此其軀幹也。左降而得南岸。緞煙馭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龍。分天隔日。以幽窅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村建林。以寬曠勝。皆隸于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瓊臺。依山傍澗。以淹澗勝。又降而過蠟燭澗。轉石奔雷。以瀾湃勝。又降而得玉虛岩。凌虛蔽空。以蒼古勝。皆隸于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雜佩奢帶類也。游侶曰。君真山之顧虎頭矣。是夜復止于蘭若。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游侶者。貴竹楊孝廉。襄中余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 游南嶽記

譚元春

丙辰三月。譚子自念其爲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我且欲之哉。於是遂之嶽。湖南山水。舟戀其清。次江潭。盟周子以靜游。周子許焉。譚子曰。善游嶽者先望。善望

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雨望於綠口。月望於山門。皆不見。譚子悵然。都市乃得見之。深於雲一紙耳。將抵衡。觸望莊栗。空中欲分天。又望於縣之郊菴。雲頂一二片綻者。的的見縹碧。又望於道中。萬嶺皆可數。然是前山。非郊菴所望縹碧者也。道中多古松。楓色綠。其旁聽觀如意。行三十里。入嶽坊。雜木亂植。新葉洗人。步尋集賢院。廕松息竹。一僧瘦淨。良久。始啓扉。問周子何來。蓋周子少時讀書院中。扁尙有周楷姓字。是日意有餘。再往水簾洞。越陌踏澗。澗中亂石流影。閑花間之。舉頭見山岩間。忽忽搖白光者。水簾也。水傾如簾。霜雲同根。下坐冲退石且臥焉。以仰察其所飛。返於廟。天乃雨。明日又雨。登峯者危之。驅車而上。不雨。及華嵩峯。晴在絡絲潭。及潭。晴在玉版溪。及溪。晴在祝高峯。若與晴逐者。紫雲洞以上。泉氣白墳。絡緯軋軋。潭名不謬。過潭無不泉者。左右交相生。或左右隱。或左右微斷。惟玉版橋左右會。草木陰其響。離橋南折。頻上綠影。小憩半山亭。游者頗自足。香爐獅子南臺諸峯。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飛。再上可折入鐵佛菴矣。曰。留以快歸路。又上則湘南寺。意不欲往。遂不往。惟一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此以上。雲霧儻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僧莫

能自必。譚子每植平臺。頗納清明。所曾經危聳。已有岡焉者。有壑焉者矣。廣疇細畝。水微明如紅。江水亦莫能自大。出丹霞門外望。又有異同矣。漸仰幽徑。穿草木花竹行。有檉松。拙怪可笑。顧周子而笑之。踰北斗嶺。嶺盤爲星。數步一折。足不遑措。頗以此生喘。轉尋飛來船石。衆石支扶。一石翺翔甫定。銜尾臥其上。人從隙中過。見石上樹如藤皮半存。青青自有葉。望講經臺。甚了然。遂不往。取舊路邊山而下。指隔山上封寺道。有級趾。趾斜垂。蟻影游人。與雲遇與途。雲不畏人。跡窮坦然得寺。僧火於初。客衣於爐。是時春夏交候。有蟲無鳥。亭午弄旭。澹若夕照。由寺後上祝融峯頂。新菴舊祠。仙往客來。四顧止有數人。數人止各據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極意形狀之。轉不似。譚子顧周子語。奇光難再得。願堅坐以待其定。周子許焉。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萬雲乘其罅。繞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爭以青翠供奉。四峯皆莫能自起。遠湖近江。皆作一縷白。譚子持周子手不能言。右下會仙橋。是青玉壇也。橋垂空外架。空中石老。松矯首橋下。倚試心石。不可以咫。乃復過上封。見歧路幽翠。髣髴。若有奇欲搜。

之。僧曰。此下觀音岩矣。留爲明日。南臺路宿諸寺。雲有去者。星月雍然。磬聲不壯。晨趨望日臺。艱難出淺霧於天海之間。稍焉。日脫於寢山雲洗。乃搜所謂幽翠。若有奇者。觀音岩也。寺閣光潔。有泉鼎鳴。自幽徑左行。忽得來時路。祝融追隨。下鐵梯。菴乃不見。此皆所謂後山也。菴以下爲兜率菴。下極復上。爲已公巖。稍上卽又平。爲福巖寺。惟獅子天柱相從最遠。左方溪澗溝塍。時時宕人眼。因思來時路。南臺左翼。所峙者。香爐獅子赤帝諸峯。所望者。特右之溪澗溝塍。雖南臺火無昔觀。要當補爲歸路也。出南臺。松徑豁整如前。初入衡山道。想其未火時。譚子悵然。已復自解。游人各自有會。如所憩兜率菴。大竹桐如笋皮半脫。泉喧喧靜其右。僧引入閣下聽泉。晴天雨注。凭軒對天柱峯。峯氣靜好。可直此一來耳。下退道坡。坡盡榛楚。荒寂處。有閣觸目。知爲紫虛閣。跡之。道士樵局。攀戶簷端。接魏夫人飛仙石。石盤空外。勢出香林。高松寒覆。而溪聲曲細。上合其禱。道士旣不歸。予亦去。與周子訂方廣游。周子許焉。於是遂以明日往。初行平壤十餘里。溪山效韻。望昨所爲諸峯皆不見。無論祝融。陟嶺得疎林。云有須彌寺。意不欲往。遂不往。須彌而上。向背高低不一。沙邊有石。石隙有泉。泉旁有壑。

壑下復有奔響。響上有樹。樹間有花草。青紅光光中。又有飛流雜波。流急處有橋。橋上下皆有陰。陰內外有幽鳥啼。水可見則水響。不見水則汨汨草樹響。諸松茂一山。則山暗。一山或未能叢。則兩山映之。能暗崖石。森沉多如幽齋結構。至于水蒲溪毛。宛如盤秀。步步懷新。度三十餘里。聲影光三絕。惟至半道。緩行蔽翳間。左右條葉。隨目俱深。表裏洞密。有心斯肅。譚子視周子良久。卒不能發一言。此山中太陽易夕。壁無返照。小憩嶺端望之。蓮形若侵。嗅投方廣寺。林火鴉濛。泉鳥驚心。僧引至殿旁。折入禪栖廊下。忽度橋。泉聲又自橋出。所宿處聒聒然。與來路莫辨。曉起卽出寺。西由林泉夾道。中過洗衲池。梁惠海尊者洗衲處。一石臥水面。旁守以大石。亂流匯瀉。聲上林間。石去地數寸耳。不能簾。而亦依稀作簾光。稍進爲尊者補衲石。近人因其勢。上置臺。題曰嘯。予易以戀響。戀響者。戀洗衲以下。水石纖薄之響也。然亦任人各領之。又西高徑山開。可入天台寺。意不欲往。遂不往。惟坐起林邊水邊。自西歷東。低回澄練而已。如是者三往返。俗人知好。僮僕共清。乃出方廣路。天乃雨。影響無一增減。但初至重徑。略有異同。當此之時。虎奔跡。鹿爭途。猿啼一聲卽止。蝶飛無算。似知春盡者。譚子

悵然。明日不雨。乃出嶽。善辭嶽者。亦遂步回首而望之。

### 南嶽記餘四條

予自遊嶽歸。身并于雲。耳屬於泉。目光于林。手繙于碑。足鍊于坪。鼻慧于空香。而思慮冲于高深。在山麓寄書敬夫先生曰。一下山來。宛若被謫者。此出自儻恍昏默中實歷之語。予問之伯孔亦同。儻嶽返者皆然耶。

又

南嶽詩。古今佳者。不過十餘首。獨子美整嶽詩爲冠。記尤寥寥。宋元人題名碑文。昏不稱意。徽廟所書山額二。三筆意亦未達。李北海嶽麓碑。字頗佳。恨太似聖教。尤可厭者。兩刻禹碑。僞作蝌斗形。惟梁元帝九真觀碑詞。有蕭鼓騰空。煙霞相接。晨星奪彩。燈燭非明。隱淪之車晨至。西盈之鐘夜響等語。清玄非文字所及。我高皇帝祝文。尤豁達光昭。度越前人。其言曰。神有歷代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

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

又

予與孔伯下峯。宿上封寺。山僧雲居。遊人雲輔。日之將夕。見雲方往來未定。而僧遽闔戶。予不覺悶然。念其出入之難。勸僧者久之。有山雲出入艱難際。莫便關門此念深之句。予在下界。望雲如慕勝流。旣得與之同處。安忍聽其扼於人也。予旣書新詩。刻石寺早。復題數語于去後。

又

方廣之妙在路徑如海潮。籃筍如舟楫。而又皆覆于空青曲陰之下。行二十餘里。如一步。不獨在寺也。然在寺中。亦如海潮。如舟楫。又與二十餘里如一步。是則奇絕。予初欲撰一方廣記。後乃乘筆墨之便。遂合爲一記。詩亦刻石寺中。以我倚松意。知師洗衲心。是改作。與石刻異四字。

游玄嶽記

譚元春

自寒河七日。抵界山。山始衆。是時方清明。男婦髻生柳枝。凄然有墳墓想。至迎恩觀。昇人忽下肩。向井東叩首。復昇上肩去。肅肅懔人矣。過沐浴堂。夾古柏陰黑成市。與王子坐柏下。告之曰。此物豈無神乎。矧今且萬株。入遇真宮。復出行于柏。窮其柏之際。仰斫枝。頰盼根。無一株遺者。柏窮爲仙關。關阨塞。他木老禿。與細竹點兩山。又行陂陀中。指元和觀東路。行人紘紘者。何所也。同行僧曰。十入盤道也。返則徑其處。又行沃野。乃見玉虛橋。橋渡之。以之于宮耳。舍橋由樹隙旁至道人室。田道人室躡板。渡涵渠。旁至宮。麗甚。制乃不可詳。且非野人所好。旁至會仙樓。峻壁四周。蒼翠無間。啓後窗。有樵人方負薪過。出宮。柏數十層亂于門。又旁至先所謂橋者。微聞水音不能去。返道人室。語同行僧曰。游他山人跡不接。從本路出入。稍曲折焉。卽幻矣。此山有級有鑿有紐。以待天下人。如入門前路。天下人咸來此山。如省所親。足足相躡。目目相因。請與師更其足目。以幻吾心。同行僧曰。此而去有金沙坪。明日從望仙樓後。由昨所謂樵徑者。漸



葉正秀。壑平其阜。柳家澗初自林出。嶺行屢折。橡輒隨其折處。忽從萬橡中下一壑。高低環青。有石可坐。澗亦送聲來坐處。將至坪。左山深杳。道者結廬。纒引。履望之。有二山鷄。從澗中衝起。入觀中。道人方煮橡麵接食。食隨磬下。由齋堂啓窗。羣山壙如。出與王子坐泉中。而同行僧從左山搖呼。已先得一處爲閑亭者。爲烟客。居者皆可澹人情慮。去坪。回望坪中殊秀絕。然壑漸深。樹皆如其深數。高卑疎密。非聰明所能施設。過繫馬峯。忽一巖奇甚。連延數處。怪石與樹與草與澗若一心一手。彼隙則此充之。與王子復返其起處詳觀焉。巖未窮。卽爲仁威觀。有落葉數十片。背正紅。點橋前小池。若朱魚乘空。過觀十餘里。桃李花與映山紅。或開如春。接葉濃陰。行人渴而憩如夏。蟲切切作促織吟。紅葉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鐵幹虬螭。葉不能卽發如冬。深山密徑。真莫定其四時。有猿綴樹間。方自嬉。重僕呼于後。猿挂自若。入隱仙岩。無居人。惟異柏一株。類垂楊。裊裊然。新青欲墮矣。自老姥祠。而上望天柱南岩諸峯。嵐光照人。層浪自接者。爲一重。而其下松柏翼嶺。青枝襯目。稍近而低者。又爲一重。兩重山接魂弄色于暄霽之中。萬壑樹交。蓋比圍于趾步之間。目不得移。氣不得吐。遂休五龍方丈。

自恣焉。宮所負山峯。峭然豪立。所謂五井二池。碌碌不可照覽。一入卽出。又途中經奇踰涯。聞有凌虛崖希夷誦經臺。自然庵皆勝。皆略之。是夜眠不穩。樓下有繫猿。啼到曉。早起梯石穿圃。上竹樹。俯看深壑。茫若墜烟。身在壑底。五龍忽在天際下級。幾不可止。細流時在耳邊。與蒙茸爭路。又行四五里。水自北來。南響始奔。自南折東。始爲青羊澗。澗上置橋。高壁成城。相圍如一甕。樹色徹上下。彼聲爲石所迫。人不得細語。桃花方自千仞落。亦作水響。聽澗自此橋始快焉。沿澗而折。過仙龜岩。如龜負苔蘚而坐。泉從中噴出。饒客。此而上石多怪。向外者。如捉人裾。向下者。如欲自墜。突起者。樹如爲之支扶。中斷者。樹如爲之因緣。其爲杉松柏尤奇。在山上者。依山蹲石。根露猗猗。必千尋數抱而後已。其在深壑者。力森森以達于山。千尋數抱。纔及山根。而莖其頂。又亭亭然。與高樹同爲一。蓋此殆不可曉。覺山壑升降中。數千萬條。皆有厝置條理。參天拔地。因高就缺。若隨人意想現者。始猶色然駭。中而默息。久之告勞焉。如江客之厭月矣。然每至將有結構處。尤警人。思自仙龜岩過百花泉。東至滴水岩。觀其水所滴。如刻漏。是時南岩宮殿。已迎瞻矚。猶尋徑左行。又見五龍。已如舟中。莖岸上。送者

久立未去。而五龍前所見衆山。紛紛委于壑。松柏各隨其山下伏。安然與荇藻不異。自顧身所經處。怪石奇植。非無故者。度天一橋。山藎白吐。道人室層架其上。峻坂危棧。相爲奔秀。及登小天門。有岩石垂垂冒人。但所謂巨人跡者。實實不同踵趾。王子亦曰。岩間紋多類此者。欲入殿。觀諸岩之奇。而兩日間木石多變。心目賢勞。若更以衆奇巖惑之。縱觀費目。分觀費心。參差觀心目俱費。費必將有所遺。曷寓道人室。明晨澹然一往矣。日未午。道人不可久對。與同行僧謀。此半日一無坐理。當以了虎耳巖。同行僧曰。若上太子岩。取道之虎耳。則井可了紫霄。乃往紫霄。其宮背展旗峯。卷雲切鐵。有起止之勢。使人眩栗。已入宮。問禹跡池及福地所在。則已過。復出宮觀池。遶池登福地。蓼頂以下諸峯。赤日直射。有光無色。由宮上太子岩。磴道迢迢。疲乃造極。蓼頂別爲一重。不可見。以下諸峯。嵐息烟滅。暄多而凄少。由岩歷山。上行。臨曉紫霄。指隔嶺朱垣。問同行僧云。爲威烈觀。行穿後山下。趨虎耳。此路無林水。見一松追而憩之。虎耳僧適來松下會。因同進。近岩有竹數竿。水一泓。與王子堅坐。比入岩。巖空成屋。故榻尙在。僧導至頂上。几老僧花木亭榭殆盡。惟藕塘水猶與泥相守。僕有善取藕者。

蹠而下。兩足踏藉條所在。如梭往反而手出之。山僧以爲樂。送余從嶺間還。不由向路。忽循展旗峯後。過其隙中。峯方削而突古。竟離爲一處。非先所見阜巖相連者矣。稍進。復會于五龍來路之杉松下。較始見覺親。蓋虎耳心目。閉于無林故也。晨起往觀岩。岩在殿後。大石百餘丈。詭秘峭刻。有骨有膚。有色有態。有力有巧。高者上躍。壑以下至不可側。使鬼爲之勞矣。內察巖之高下思理。外察頂之起伏神情。不覺遂窮。亭際憑欄。坐楮遠望。人容佛號。佛然。是日天風吹木。作瀑布聲。常以之自愚。爲巖中補遺。已而詳所過幾處。亭閣蜿蜒。天與人規製若相吞。西去爲元君殿。數十折至捨身巖。大木隊而從。由級以登。爲飛昇臺。臺孤高亭其上。天柱峯聳然在五步內。不望亦見矣。臺旁有一樹。下窮壑。上出亭。挾千章萬株之氣。而葉未能自發。作枯木狀。臺後石上老松。有一株散作數枝。銜石而披。大風搖之。宜可折。偏以助此臺靈奇。臺旁又有露臺。露臺下有巢穴者。能休糧呼之。久不應。慨然舍去。行晒數嶺。經黑虎巖下。精魂方爲諸巖所奪。至此都不經意。過斜橋。問斜橋人。上頂有三徑。一爲磴道。人所由。二天門是也。一爲官道。由歡喜坡往。一爲樵人道。由銅殿啞入。予樵人當由啞入。同行僧別

去上三天門。獨與王子次萬丈峯。向背香鑪諸峯。行枳棘中。數息數上下。道人  
家級水者。負土築者。稍稍遇于路。乃至陘石巖。高危巖橫如界。同行僧先至。迎  
我太和。一見而笑。由磴道者近耶。小憩道人室。室七層。有鴉數十頭。方向板屋  
上飛喘。而登天柱絕頂。禮真武殿上。觀其範金之工。四顧平臺。萬山無氣。近而  
五老鑪燭。遠則南來五龍。在山下時。了了能指其峯。今已迷失所在。惟知虛空  
入掌。河漢西流而已。出返銅殿。是元大德年物。坐觀天柱峯。草木童稀。石骨寒  
瘠。壑而上石稍開。因築城銜開處。城而上石復結。稍欹之以護頂。至于頂乃平  
焉。高削安隱。天人俱絕。因想山初生時。與人初上此峯時。皆荒荒不可致思。私  
語王子曰。水猶不滿人意。如此大名山。苟有千瀑萬泉。流之使動。樹杪石罅。受  
響不得寧。吾何思廬霍哉。同行僧曰。此而下蠟燭諸澗。純是水矣。且可了瓊臺。  
但察僧意。以失三天門爲恨。然予以避三天門益力。從瓊臺往。非避其險。避其  
雜也。他日談山中事。獨不知三天門何在。卽奇矣。乃復自陘出。枳棘隨人衣裾。  
漸覺。又有山石傲岸。與他石離。而立于前者無數。皆默領其要。王子恐予未見。  
輒從後呼語之。至上瓊臺。瓊臺峯落落有天地間意。去投宿中觀桃花開。我立

虞松古于門。外有數鳥拍拍飛。而東入登其樓。蠟燭兩峯正當窗。不知其名。而圍者同照眼。是時天欲暮。自雲起壑中。然氣甚煖。力不能山。山閑步。靜室有道。人瞻視不凡。與之語。導以山下僻處。松石依依可坐。而卽促予起曰。鐘時虎過此。因明日行澗上。夜夢卽焉。踰一岡。爲下瓊臺。兩燭峯已向後數里。始入澗。山東爲峽。水穿其腹。石伏者爲底。豎者爲塚。大者爲激。最大者爲分瀾。石少者爲衍。多者爲贅。石不勝水者。狹爲溝。寬爲塘。水石并勝。則狹聲急。寬聲遠。長石爲橋。方石爲水中臺。圓石爲座。值木之朽。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賴之爲橋。水趨左。人傍右嶺行。水忽趨右。人從右穿左。水分爲二道。則人踏水聲。相石之可過者。托履焉。心在水聲者。常失足。視在水聲者。常失聽。心視聽俱在水聲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常坐石兩崖望。王子常越數石。坐水中大石。予望其白石過石也。若踏空。亦常徙數處。而兩崖山斷復合。開復收。削復平者。樹層層翠。水光中妙。高夾立。畫雞鷲飛。白山半亦思返。日非斷崖不得露。澗二十餘里皆陰。陰而山香四發。不辨其自何來。惟左山一隙有行人。由山路出。同行僧曰。此自威烈觀來。前紫霄山後所壑丹垣者也。至此一嶺橫于前。以爲不復峽。而趨過之。又峽焉。

澗聲直汨汨。喧至玉虛巖下。九渡澗旁出與之合。巖兩收其響以爲幽。遂欲爲諸巖冠。澗中觀巖。巖上堊澗。上巖水聲。若在空中。下巖水聲。若在木末。而其間結構天爲之屋。人爲之棧。無此一段。是山猶不可竟也。遂自此竟之。以爲武當山記。其下十八盤。與其出路。不足論。

## 遊太和山記

王世貞

## 自均州由玉虛宿紫霞宮記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宮也。宮曰淨樂。謂真武嘗爲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玄武神也。自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爲修道於武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旣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爲世所慕。趣春三月。莖。余晨過淨樂。憩紫雲亭小時。出南門二里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壟。時積煥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爲之一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漸爲馳道。山口垂闔。棹楔跨之。榜曰治世玄嶽。

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參上。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隱遁茲山。曰謝羅山。文皇帝爲特賜名曰太嶽。至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真武不得當也。自是爲修真。爲元和。凡二觀已。又爲遇真宮。馳道益闊。左右杉松萬株。大者合抱。曰遇真者。爲三丰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張姓。當高皇帝時遊人間。築淨室於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棄去。而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深奉書招之。凡十餘年弗得。則爲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及誥猶在。由遇真五里。而爲玉虛宮。曰玉虛者。謂真武爲玉虛師相也。大可包淨樂之二。壯麗屢之。已斂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時將風來。衣輒益輒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爲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爲橋。橋下水流。潺湲不絕。怪石墳起。若闌四壁。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齋所記洞庭資慶包山之勝。蔑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類破壁而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昇者強自力前。所指問道。人掌故。氣勃罕不暇答。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峯頂倉白雲冒之。倏忽數千百變。喬夭得雨。秀萑撲眉睫。以此自煇。適忘其



濕之侵也。度日景已下春。始抵紫霄宮。宮前爲池。曰禹跡。有亭踞其右。池合宮之溜而匯焉。瀑緩增竑。所受匯已衆。又暴得雨。上奮若有蟄借以起者。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旣入門。雨益急。衣濕透。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擊不能句。乃入道士室。搆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爲次日道路虞。而倦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 繇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峻也。比五鼓醒。而絕不聞雨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日展旗峯。出憩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雨腳下垂。而暫若闕者。甚畏之。然已決矣。則勵與人前。池之右爲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所入皆陁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峯以次現。乃更用濯雨故。藉潤慈蔭。因詠唐人羣峭壁摩天語。嘆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闢。其陽丹碧出沒杳靄中。稍迫而視。宮之額。則南崖也。舍弗止。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若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

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衆。以笙管導之。出沒雲氣中。時亦爲風續斷。或前薄崖。而爲回風調穿。入窪幽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人來請曰。從此陘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下趣澗。則改徑可以輿。亡苦。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怪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峯之高。以爲亡險矣。左仰而峯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人足前趾。恆踏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仞。悔不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憩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孀之爲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真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峯。由太和而莖天柱。高僅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爲之。而塗以黃金。中爲真武像者一。爲列將像者四。凡几坐供御皆金飾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峯者。其香爐最高。然猶之乎榻前物耳。荆川圖副記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峯。然則後人易香爐爲天柱。而以其從峯稱香爐耶。餘峯夥不能

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晴蒙氣。又重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參山輕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爲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峯。乃在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峯澗崖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卽道流輩剽他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爲真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爲飯。神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了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卽一衲鶻懸。歷寒暑亡穢也。與之語。不能爲虛。而能爲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願謂得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爲作白湯飯。供盡兩堰而別。

## 自太和下宿南巖記

余將以雞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傑飢寒。呼之不應。旋有磬效者。則已辨色矣。然亦以足不謀。凭欄徙倚。久之乃就籃輿而下。百餘武不可攀。舍之。遶出天

柱峯後爲三天門。降之。易屣於陟。而用陟絕。故數蹉跎。腰膂不相攝。累息股戰。賴道士時時奉酒脯。紓其困。顧視中笏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峯。差池頽頽。色若可餐。數步一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爲摘星橋。有文昌祠。讀汪司馬伯玉所爲文甚麗。中謂國家創述右文。歲高孝廟。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矜自命哉。乃不佞所不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麗。原谷詭瑰異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南巖宮。新蔡張助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候人不得報。乃憩以俟之。飯後。有舉僧不二所休巖告者。卽伯玉記佛子巖也。欣然許之。復以籃輦往。從宮門傍。左折逶迤。上行百步。有巖曰欵火。石文如皎起。樹作龍爪。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爲雷師鄧君修真地也。道流輩飾像蒙之。後若爲寢室者。其美遂爲襲矣。乃復行嶺間。回穴紆磴。足相齧者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腹。而巖空若室者三。中最寬。鑿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度其右。以榻不二。髮鬢鬢白覆額。而狀甚腴。出肅曰。公貴人。乃羸服耶。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從此中去乎。奈何自失之。予爲悚然。第其所稱握拳閉齋。流羨入丹田法。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

乃引予左邪而上。至頂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旱不溢涸。蓮葉田田其中。前後爲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蓬室方廣當身。一木榻匡坐。喀然久之。其嶺左右皆大壑。壑盡皆爲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異已。乃却引穿美箭下。臨前澗。磐石若峽。水潺潺流其下。小爲堤扞之。匯爲一池。茂草沿絡傍巨石。頗作梵字。刻丹填之。仍爲予釋其義。予笑不答。尋又爲予言所以結構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有而時有有而空空。毋害空也。已又飯予於室。蔬豉皆香美。尋飯予從者數十人。皆徧毋畸贏。乃謬謂予曰。適襄邸涓人來授餐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毋忘兜率會也。予顧謝師自愛。庶我不能得師境。而師或墮我趣奈何。還南巖時。返照猶未斂。乃入謁真武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獨陽紫霄諸巖室。徘徊顧望諸峯。爭雄而趣太和。若游龍。天柱金觀。色煜煜射目。所謂禮斗飛昇臺捨身崖。其奇壯詭卓。無論道流鼓掌玄帝事若覲也。予語之。若曉僧不二耶。早欲空一切有不得。而予乃有一切空乎。因大笑。命酒數行而罷。

## 自南巖歷五龍出玉虛記

由南巖右折而下。半里許爲北天門。出北天門。稍折而上。曰滴水崖。若肺覆。時一滴下。小池承之。卽不以雨噴。緩速有澗。傍亦饒奇石。泉纒繞下流。橋度之。頗勝。而名不雅。曰竹芭。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壑益深曠。樹益老高者。徑百尺。大有數抱。而根皆露。交縱道上。數百千萬條。其禽者若虬蟒。次爲蛇。爲擘。爲卽。且樹得風。發發鳴。則根皆應而鱗起。若齧人趾者。崖巔怪石。俯下欲墮。亡所附麗。其澗石又突起。若象若獅若龍若雕鶚之屬。意似欲攫人。令晦之夕。冥之晝。過之不僚慄縮足耶。有仙龜巖。衡從數百尺。作綠珩色。沿澗而下。至青羊橋。石益奇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鏞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崖。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酌水復盡一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莽籬。不可以捷。可數里。乃復攀緣而上。其岡領故已皆土。忽復石。石遂多奇。而檜杉松柏之屬。忽盡蔚偉整麗。余謂是且得五龍宮乎。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與人喘而噓。數息數奮。乃抵焉。入門爲九曲道。丹垣夾之。若羊腸。蟠屈其垣之外。則

皆神祠道士廬也。美木覆之。陰森綜錯。籠以微日。猶之步水藻中。其臺殿依山獨峻。出宮表紫。蓋金鎖諸峯。彷彿欄檻間物矣。庭右有池二。以竈口出泉。傍復有井五。所謂五龍者也。廡之西。復有池二。若連環。名曰日月池。日池。月池。緒云。其色亦以時變。不可知也。飯已。道士俸真武玉像來觀。已又出文皇帝所賜道士李素希二袖。被之。正與余體適。因笑謂此袖出尙方。而復不偕鸞鶴逝者。亦胡異中丞紫耶。所聞凌虛巖自然菴尤勝。而意不欲往。乃出。自是稍坦拖。而嘉樹美箭益夥。鳥聲雖和。會所使上事人還。發尙璽弟書。問燕中事。不覺至仁威觀。觀前石梁。曰普福橋。橋之勝下。覩深伏泉竇焉。上顧四山。旣口而微缺。從缺之所而得日。草木皆媚。自是復蛇行下。數里至五龍行宮。踞其前門小憩。山忽左右闢。多爲平疇。青碧布壠。除道益廣。而所留羽儀亦至。乃改服度華陽亭。躡石梁。挹蓮花池。驟喜其脫險艱。而忘諸山之盡去我也。已尋抵玉虛。而分守君復來候。觴余莖仙樓。酒數行。則驟晦。冒雨之迎。恩宮宿焉。王子曰。夫余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之三也。然亦足以雄生平游矣。夫物顯晦則有時哉。彼夫禪主絡繹者七十二。柴莖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山固泯泯也。一旦竭

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跡。而膺特拜。遂超五嶽而帝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凌祈年。望仙道流。非耕蠶而衣食者。以萬計。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而恐失。號泣鼓舞。望之若慕。卽之若素。彼何所取繇來哉。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覩所謂崑崙哉。夫近有一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爲無之也。無之。惡在其無崑崙也。

## 太和山後記

汪道昆

余三仕楚太和。並載方祀中。戊午冬。予以二千石。至從所部脩祀典。三宿太和。天鷄鳴。輒登絕巔。觀日出。下視無際。熠若燭龍之躍九淵。頃之天門開。始辨色。山積雪如羣玉。觀益奇。乘輿過妙華崑。就澗穀者與語。獨歸齋室。從者莫之所知。比下南崑。循步欄。望天柱。澼澼乎五城萬雉。夫非白玉京邪。俯闕五龍冰雪塞路。不果往。過紫霄履雪。出禹跡亭上。若從蒙莊子游。徧歷福地。亭台奄忽。昏暮月幾望。對展旗峯。如雲母屏。歸臥神樓。屏明燭。戶牖生白。視懸宇若冰壺。蚤起。登太子崑。過崑棲者。相揖出亭下。下紫霄。行者肩摩。入山如市。一徑玉虛崑。澗道陰陰。人跡幾絕。澗喧而見獨。不亦仙仙乎哉。暮抵望仙樓。月滿魄明。視紫



霄較甚。旦日歸矣。譬之樂指。曾未屬厭。辛酉。將入閩。乃再至臺中。載父乙爵。裹王孫遺歌者。從予先入玉虛崑。雨大。至崑中。望雨如機絲百丈。引澗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沒馬腹。止崑下宿。從黃冠飯黃梁。明日次天門。予下車納屨以往。車人曰。無畏。請以肩輿登。于是駕壯夫二人。百步遞更代。若搏羊角而上。薄太和。將事。及期雨不絕。從祠宮造帝所。卽擁蓋猶沾衣。至則天劃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出。當黃庭禮成。雨復集。人人以爲神應。雖予亦不知其由。旦日。周游載酒。復登絕頂。當軒奠。父乙爵稽首颺言。道昆幸得服事名山。亦越三祀。今且辭去。請飲餞以行。乃長踞舉爵者三。徧禮羣神。爵各一。其右有奉劍者。予拱劍出之。祝曰。寇數入閩。願借太阿以張國討。振衣而下。天將當關。予舉爵進曰。公以赤心奉至尊。不佞庶幾可質。引滿立飲。爵如初。下摘星橋。敵流水。歌者進爵。爲天風之歌。頃之。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予以爲鈞天之樂。戒勿歌。由南崑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青羊澗別業。樂誦經台。行次。玉虛月莖矣。登樓命酒。以次觴列仙。至洞賓。觴者二公好飲。則真吾師。質明發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予將出隕關。望夏門柳侍中。請行期。先期往。乃禪榻浴浴室。筵余。宿沐浴堂。

明日。由間道入羅公崑。道中饒木石。苑積不治。假令刊木。疏石宜奇。始至堊天柱諸峯。猶宿雲際。無何。浮雲立盡。如出青芙蓉。旣而明滅縱橫。如羽衣。如縞帶。已復盡。冉冉如站鳶。予宿羅公房。六月衣袷。明日盡東略。乃出復真。過玉虛崑。不果宿。尋登福地。有雜樹。樹挂劍。松下拔劍斫之。五夜。雨師清路塵。旦日杲杲。侍中命工除間道。余乘小車。登太和。日方中。其下五色雲見。祠官以告。侍中亦自南崑望見之。旣禮玄君。退就南榮。啓焉隱几。居有頃。起而周視舊游諸峯。變幻多神奇。卽三至未可僂指。曳杖出香爐峯側。命黃冠據其上。作步虛聲。間以洞簫。奏雲門曲。興盡乃返。質明就道。憚乘危杖。至摘星橋。指橋東遺址。是當闔闔。扈三公宜祠事文昌。以應天象。次萬丈峯下。刻石爲銘。過南崑。侍中語雲物狀。余聞諸有道者。具在山中。開士周泰亨居玉虛西隴。舒復初石教會居柳林。佛子圓性居尹喜崑。獨顏希子出就鄢郢。周故宦者。事靖江王性通明善悟。入與柴山人相師友。並稱法眼。云舒善長生之術。深入無生。具大辨才。其先爲柴山人弟子。石故秦將西域法。王子崇事之。圓性祝髮京師。具法相。目攝諸徒屬。卷舌不談。談則纚纚不休。適其意所欲出。予先以使往畢。爲之期。予留南崑。石

子先至。予執舊聞與語。石灑然公豈宰官身耶。不揭不厲。而登彼岸。其未也。坐待明月琴師。就崑中奏。旦日問尹喜崑。過佛子崑東北。向門外多美箭爲藩。崑中列兩楹。虛其中奉佛。佛子肅客入。坐客當中霽。旣而謝從游。引客入臥內。摩客腹。私語佛耶佛邪。由往劫以來。乃復相見。抱膝就客。臺臺多所開陳。已而謂客喜游。請先客。乃授客杖。先從竹徑出澗。濱磐石。據澗交流。隄其下。草傍一巨石。出臨岸。斷木作曲欄當之。咫尺若在濠梁。其幽致可入繪事。崑上草木益茂。柴荆爲周廬者三。中有蓮池。池水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置繩牀。戶外並列。招提懸彩幡。作滅渡。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爲一垣。垣中花木成畦。多芳草。其後由華門入。中爲草亭。方廣當身。設坐具亭前。分列入石。宜坐門徒。客笑曰。公所居足稱精舍。公安事此。其遊戲三昧者耶。佛子曰。嘻。此固豺狼居耳。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客勉矣。出就谷口。客迴車。旦日期周子五龍宮。周後至。中道遇暑雨畢。易衣履始相見。西齋。周告勞。予不欲煩以口舌。乃出日月池上。過譚經台。羣雉遞鳴山梁。不避人語。侍中請台端行酒列炬。乃歸。旦日次行宮。石子將舒子至。舒卽次以機投予。石數目予。機不入。石笑曰。公將以聞見。乃今不涉。

聞見。惡乎取之。故不入也。語未卒。相與過玉虛宮。坐月明中。將叩實義。會侍中倦而思寐。罷勿談。明日登堊仙樓。語其概。乃予猶多扞格。然亦有味乎其言。是夜月始盈。遂運行部。計期則十年周矣。予適有天幸。十年三游。始與貴游者。俱局趣不自得。再至則予爲政。然亦不失爲俠。少游乃今弔詭得朋。視昔游爲猶賢矣。要以游方之外。時而汗漫。時而逍遙。其斯爲采真之游。予未能也。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郵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河南

### 遊梁記

王士性

歲辛巳之夏。余令朗陵三載矣。以秩滿例得代篆。上閩闕。念自吏比弗克頃刻。懶馬牛力。欲從斯行。悉從中州之勝而寓目焉。乃以六月癸卯。發朗陵。至府西郊。時大雨淹積數旬。水環城十里。如湖海波濤。村人結筏行柳稍中。念河汝之民。行當復爲魚矣。遊興漸阻。莖後南走申。投牒臬大夫。與申太守飲相公園中。始霽。辛亥西行。過泌陽鄧河。鄧通故居也。通一嬖幸。傳其名至今。甲寅至南陽。連霽。心復動。乃西八里。造臥龍岡。謁諸葛武侯像。猶翩翩神僊人也。是夜宿草廬中。復大風雨。林木震撼。余詭謂臥龍欲起耶。門左有諸葛井。井欄石繩轍十數。過數之。數各異。岡僅僅與人首齊。非幽岑邃谷。而宛繫世祖龍興。復中州戰

爭之場。不知孔明曷從琅琊避亂至此。或云。南陽乃襄陽墟名。非此也。岡稍北。爲百里奚墓。墓有七星石。丁巳。復投牒籙大夫。舉行召信臣舊偃。戊午。次裕州。經搬倒井。拜光武像。井泉飛涌。清沁人齒牙。已未。道昆陽城。巨無霸驅虎豹戰敗地也。是日趨葉。欲求故葉令。飛鳥遺迹。弗可得。止城西。爲孔子問津處。後有嚴光祠。余貽書葉令。仍當祠沮溺於中。與光祠爲三隱。庚申。向寶豐覽香山寺。浮圖盡天。寺廊廡偉甚。寺僧云。大士化身之所。亦曰白司馬九老會也。辛酉。出汝州道。堯壑峒山翠靄。上殷殷爲廣成子宮。因睠焉。有感於七聖者。日暮不果登。壬戌。取道登封。巖巒盤屈。北民至此。則多鑿土爲窟。而山栖矣。癸卯。止太少二室。觀達摩面壁石。別有嵩遊記。乙丑。轉轅轅嶺。赴鞏。復東行。出虎牢關。關不及冥厄。而名獨較著。豈當時以關內外爲限也。今爲古澹關。亦卽成臯。丙寅。經鰲山。蓋秦置。秦倉鄴生所策。據其粟處。益而東。則爲鴟溝。尙有址焉。一山平列。爲廣武山。山東西二城。其下卽楚漢提兵百戰相距地。名古戰場。引杯舉李華文誦之。淚落不禁矣。一客從旁笑曰。善乎阮步兵之登此而歎也。曰。世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余復拍手長嘯數聲。引太白。招步兵魂復起。戊辰。詣古陽城。步周

公側景觀星二臺。臺後石製量天尺。刻周尺一百二十尺。登臺視天心。猶之乎燕越間。莊生所謂蒼蒼其無止極者故耶。臺前五里。乃箕山。有許由塚。歲饑。諸惡少發之三日。石槩發輒合。余謂許由一瓢猶棄。何得預爲石槩自庇。必非由塚。意好事者。因太史公言而附會之。是日至密東三里。天妃宮爲黃帝葬三女墓地。上樹一松。圍五人。起三枝而上可十丈。色如傅粉。粉內卽綠膚。爪之隨出。葉如線織。慘曲詭怪。云數千年矣。宮外有滴水簷。簷上乃人行地。下厚一尺。卽空爲洞。水從空如提壺注下。不知何自出也。縣迨宮石。皆蒼質白理甚鉅。不亞太湖。已巳。過古鄭州。遠中牟五十里。圃田藪。昔爲周宣王會東都講武。今高者居。低者田。窪者瀦湖堰。不復成藪矣。中有列子故居在焉。庚午。始抵大梁。憶梁往事。如魏公子好士。當時夷門鼓刀之流。一何俠烈。令人恨不卽至其地。今止夷山一阜耳。其後梁孝王置賓客。司馬長卿枚叔嚴夫子輩。詞賦風流。亦一時之豪。及問所謂修竹園。雁鷺池。無一存者。考之志云。兔園正隸歸德。乃汴東南城外。又有孝王平臺。豈時兔園廣五百里。遂橫亘梁宋也耶。平臺亦名繁臺。又名師曠吹臺。日落登之。清風冷冷如絲竹。至慨然。緬懷杜甫李白高適三君子。

之蹤。今祠之者。又益以李和二君。從其地也。臺有大禹廟。昔人登臺。望河洛爲之第。制狹不稱。所以報禹者。廟有李子碑。城東南則隋煬帝引河入汴。幸江都故道。隄楊柳舊數萬。古今成詠。城東北爲壽山良嶽。宋徽宗以花石綱糜天下力供之。而株木片石俱廢。此其近者。何論梁王魏公子耶。城北爲周王府。則因宋舊內也。城內寺頗多。惟相國鐵塔二寺。最修且麗。城外去黃河十里。作大隄環護之。周八十里。樹陰夾道。行堤上。卽不論晴雨皆可入。時宗正西亭君。方賦人瑞至。明日引見之。叟高姓。鶴骨台背。髮星星。健耳目步履。年一百五歲矣。云生成化十三年。婦王氏。生成化十七年尙在。詢其致壽。則無他術也。惟好杯中物。且斷慾止三十年。至今猶以淬青銅爲業。真瑞人云。已復出城北蓬池。憶阮公綠水洪波之句。或云。尉氏亦有蓬池。比入尉氏。訪七賢竹林遺跡。猶有碑在。而黃公墟則不知其何地矣。未至尉氏四十里。則朱僊鎮。有祠。祠岳鄂王。思王之寃。又不覺黯然欲淚。壬申。回至許昌。爲關羽舊宅。蓋降曹初秉燭達旦處。癸酉至鄆城。則桓公盟召陵故城也。今亦廢。余此行計三十五日。行二千三百里。枉道者七八百餘。暑雨勤僕。從力洵苦。然得盡悉中州之勝。亦一快也。衛源王



屋鄴都洛城。蓋猶有待。而此行之勝。在木石之奇。則密之松。少林之石。人之奇。則大梁之叟。爲尤稱絕云。

## 遊蘇門山百泉記

袁宏道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於酒者。至於荷鍤。溺於書者。至於伐塚。溺於禪者。至於斷臂。溺山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於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爲怪。彼亦以違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遽爲富。彼此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導氣。在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矣。及對然長嘯。林谷傳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贖者。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水之柔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日晃晃而燦也。雨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於聲色。非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天韶。不能易吾一盼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可與見嬋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與宅也。宋

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於棄人間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彼塵沙。受人之摧折。有甚於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於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於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 登嵩山記

薛正言

永樂二年正月。與都督扶風馬公。同至嵩山神祠。登草參亭。整衣冠盥輓以入。至中門。道士二人出肅。進至祠階拜謁。步出兩廡。觀歷代封祀碑。遂至登封官舍。宿焉。蚤起。出縣治。北涉澗壑。披荆棘。行八九里。望玉鏡峯甚奇。往觀啓母石。右旁舊有啓母神祠。祠已燬。故基石具在。斷碑四五。臥荆榛中。字磨滅不可考。過啓聖母神祠西十數步。是爲崇福宮。宮宇亦已廢。廢基上一平丘。甚高。褰衣而上。乃得故堂。基中有流觴曲水渠。皆鑿石爲之。渠圓而正周。坐可十數人。蓋昔遊觀者宴飲之所。東有一穴。泉甚清。流於渠中。今泉竭不復出矣。循山西

行。約二二三里。一峯巍然而南。漢武帝登封時。神人呼萬歲之所。峯之半。乃昔嵩陽觀故基。有唐天寶年碑。東古柏五株。積翠婆娑可愛。中有一株尤大。命從者五人。連手抱之。圍始合。樹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餘柏或三四抱圍。所植皆歷千百年者。衆咸坐玩不忍去。又登十餘里。至法王寺。寺有殿堂。可延坐。一老僧出謁。龐眉古貌。鬚髯蒼然。仙如也。衆皆解衣憩息。談詠眺望。無不適意。良久。登天門峯。峯極峻。旣登。東瞻月峽。西觀少室。南望南陽許汝諸山。皆出沒在千百里外。空日澄明。端倪無際。曠焉茫焉。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下。而登陟出於顛氣之上也。夫嵩山據天地之中。崇峻而端直。磅礴而方廣。得坤道直方大之體。諸峯起伏於上。二十有四。備天運四時之數。造化蘊蓄如此。豈高廣足以盡嵩山之觀哉。相與緩步。緣峯而下。至岳麓寺峯而西。至會善戒壇。以望永泰。四時峯巒之勝。皆不及法王所見高廣矣。時日已暎。聯轡往少林寺。西出山麓。夾道叢木交蔽。重峯疊嶽。獻奇後先。令人應接不暇。近寺一里許。寺僧數人來迎。須臾鐘鼓聲自嵐翠中出。樓殿金碧。掩映林巒間。與夕陽同輝。夫不登法王寺峯。無以見嵩山之高廣。不登少林寺峯。無以見嵩山之幽奇。登覽之勝。無

以踰於此矣。入寺晚飯畢。寺僧導登五乳峯。觀達摩面壁洞。洞前有受記亭。設達摩神光受記像。近階古柏一株甚翠。僧曰。此柏六祖慧能所植。香案上一石。長二尺許。僧曰。石中有達摩背坐形像。乃面壁時精神所寓者。余觀其石。乃湍激之石。非壁石之石。形像若人爲之者。令從者抱石置前。以水石磨之。形象如故。衆愈神其異。余因解之曰。昔梁魏之時。南北奉佛者。率以崇飾塔廟爲事。糜費生人。故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蓋示以靜也。當時人鮮悟曉。而面壁九年而去。豈區區寓精神於石。以示神異於後世哉。是夜宿少林寺方丈。明日。出轅轅關。都督公道語余曰。吾年纔弱冠。卽領戎事。斫大江。上三峽。峙嶠巴蜀間。凡山之奇異者。靡不周覽。及出守張掖。陟關陝。越鄴鄙。周旋乎上郡。祁連之廣。月氏之高。靡不徧歷。然巴蜀之山。偏於奇峭。張掖之山。苦於荒野。達求夫具天地清淑之氣。得中正之體者。惟嵩山爲然。吾思之歷年。而今始得與諸公登覽。以遂其平生企慕之懷。豈非幸歟。因并記之。

嵩游記一

袁宏道

度巖嶺。越轅轅關。西北折入山坳。則少林寺也。少室截然橫其前。諸山懷之。天然迴合。如有尺度京洛之間。古迹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過東都。覓故宮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意。不復爲此寂寂歎矣。嚮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曰古曰完曰款識。山狩於虞。古也。霧窗雲寮。飛布崖壑。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款識也。堂頭僧曰。道人欲置茲山於黃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臺。有古樹。根如欹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祖影石。石白地黑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澗中自有此石。能爲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出。行三十餘里。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峯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形如盂。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煙中。已歸院。徧歷軒除庖廡。休於丈室。願嚮道人語曰。是中有余衣履迹焉。雲樹煙巒。若舊識者。余夢游茲山久矣。曉起出門。童白分棚立。乞觀手搏主者。曰山中故事。

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迫眎不可見。遠乃得之。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鐘。仰出諸山上。從彼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表而已。山四匝皆壁。羣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於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時地旣遠。肩蔽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僊。獲其隻字以爲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見遠翠千霄。士人曰。九鼎蓮花寨也。了不知所謂。及過崆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 記一

山東關里許。有皂巾而敝蓋者。請曰。由西華道耶。余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竄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峯下。偏峯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環遶山砦。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漸高得寺。寺盡而環。盧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臂。當胸腹處。削壁千仞。恨虛而却。如割大瓊之半。水從丫處出。初猶粘壁。霧雪紛飛。忽然墮空。千絲直

下。激石爲屑。散布一澗。時方下春。日與煙相薄。而暴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業。遊人各踞一石。望瀑而飲。回風忽射。稀點酒面。起立欲避。而雨腳已斜卷去。朱非二日。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麗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於五泄者。如奔雷。其觀偉。見於黃巖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夫蒼寒霏微。簾披綉曳。此爲最幽矣。登封令傅元鼎曰。嘗夏月雨後經此。飛泉挂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爲霞。或爲紺。或爲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巒洗出。其紋如刻劃。澗中多白石。墨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物耳。澗西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凡石龕石版。道妍不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 記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冷然。及門而沒。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頽欄敗砌。皆鏤隋唐佳句。人物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貌

少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昆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歷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天平二年嵩陽寺碑。不著撰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梵刹也。門之右。有大歷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宗手勅二十二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河南陸郢書。隸法道逸。戒壇西南麥畦中。有開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篆書。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墮也。塔已荒不可識。而碑尙可搨。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歎。山僧云。古碑甚多。糜爲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立洞口。悉收聽之。是名爲水斂洞。上建雙塔。洞內有金佛。是名爲雙塔金佛。奇莫如鑼鼓。或莫如蓮花。介鑼鼓蓮花而下。石罅中迸湧三泉。金佛直下石罅中。迸湧五泉山。南北有鳳僊。乾元香山看經天竺潛溪。廣花寶應入寺。徑口有五龍廟。予蹙然爲不安。曰嗟乎哉。石工糜力。民用竭財。是必衰世所爲。而絡繹游眸。方劇欣玩。較之開山禹功所費同。損民益民異。良可爲慨。



## 太行山記

唐·樞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遠心歸澤。行互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籓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條。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介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脈。兩腋如華蓋。所以冒中原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爲所冒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行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爲行之地。蓋言意也。

## 遊百泉記

張·縉·彥

余壬申七月。越今年三月。遊百泉者七。秋行則空濤吞石。冬詣則雪嶺壓天。晨行則氣湧平曦。晚入則人衝暝雨。終以城闔隔。不獲信宿其上。四月九日。集郭公塋蘇門山房。時貢院初集。百工雜作於水竹間。執事者飄蓋如雲。余引杯酌以避之。徘徊浩渺。旣而夕陽漸下。人跡就滅。二三友人。乃牽舟石檻之下。折竹竿而蕩之。水清舟平。脩然入泉之腹矣。榜人爲我言。直北古楸樹下。碧泓深不

可側。日影射之。見金鯉出沒。長丈餘焉。余挽舟趨之。石底暗杳。光閃源開。如玻璃色。舟子竹尾所指。水珠隨之迸吐。然不見魚。忽然水草披動。則以爲大魚過也。余爲悚然。泊湧金亭下。婆娑蘇長公題字。道然骨氣。浸淫余衣袂間。上觀水廟。謁先師祀像。仍登舟。則一月橫霽矣。暮色深煙。一川盡綠。舟中望之。不知是月是水。滅燭逾時。迄不能辨也。歌者唱赤壁之詞。景中人恍惚遇之。此泉竟不與赤壁并賦。山水之遇。亦有幸不幸也。因與客舉酒慰泉。相顧樂甚。汪山人千頃鳴棹而歌。余屬而和其詞曰。寒煙飄月動。夜樹籠天寂。獨有閒吟人。迷離一片碧。歌訖。縱舟所如。西山之缺。有聲瑟瑟而起。銜聲往聽。顛倒錯亂。忽而罷寂。不知爲何聲也。按流迴榭。水聲又激。下流金亭。舍舟策馬。醉眼欲舒。白鷺洲前。攀石橋。歷危磴。密樹凋蓼。有游人踞煙雨磯上。火滅茗寒。杯榼在焉。時漏下三鼓。乃踏月六七里而憩。

## 平泉草木記跋

葉夢得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我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我子孫也。歐陽永叔嘗

笑之。余謂文饒之感。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臥舟中。行橐蕭然。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此行壑。剗剔巖洞。與藏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汝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 濟源池

李·濂·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澗水所出。澗流聲相近。蓋一水也。澗水卽濟水。故禹貢曰。導澗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入於海。夫濟之爲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於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之謂靈異者。皆譎謬之傳也。余家去濟源僅二百里。數聞鄉人獻香祠下者云。有借貸錢布。俘藥以療病之事。心竊疑之。嘉靖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潮賜之期。乃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人紛還四至。晝夜叫佛聲。響振林谷。余聞之。憮然嘆曰。無知敬福者。有是哉。余旣至池上。肅謁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記。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於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卽浮物之處也。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匯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週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觀之。東池卽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卽西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余

躬躡王屋山頂。觀太乙池。亦涸。古今陵谷。變遷乃爾邪。正德初。楚辰潘君棠理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脈騰沸。升發之氣勁疾。愈於常時。故近投之物。或當其衝。隨沸而止。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布帛桃乾。浮在他面者。上書姓氏年月。亟取視。咸三日內所投者。則尋所聞浮出。建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紙裹成藥。浮出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意神靈爲之。必仙畫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其說。而故爲之邪。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如以浮沉繫之。誠格他物。奚不然乎。潘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於春夏之交乎。其爲水泉氣感之所爲明矣。乃若能興雲雨。澤百穀。見伏斷續。不因餘水。而能獨行以赴海。是則濟之靈也。先王列之爲瀆。廟食萬世。有以哉。國家定制。惟天子得遣官祭告。其歷代碑刻。亦云蠢茲下民。乃不遠千里。混男女。塞道塗。羣道踏謬。以僥福田。自古姦人。多假神以倡亂。如漢末之張角。誘結凶愚。至三十六方。流毒海內。爲人上者。可聽其貿貿而不禁其漸乎。

## 王屋山記

李·濂·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又曰。山空其中。列仙宅之。其內廣闊。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大天之內。有玄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圍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卽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菌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仙靈朝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蓋以武當爲南頂。泰山爲東頂。而並稱三頂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顧塵事羈縛。恆以未獲一游爲憾。歲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早起渡河。往游。是夕宿原武。翌日丙子。宿武陟。丁丑宿單懷。戊寅宿濟源。己卯晨。出縣城西。走溝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南行十五里。度秦嶺。皆行山上。逾五里。至劍河。壑南行。又折西北行十五里。至陽臺宮。在王屋山之麓。唐司馬承禎修真之所也。明皇御書寥陽殿三巨字。殿中塑吳天上帝像。旁侍十二宮辰。皆偉麗。而白雲道院。乃在寥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禎別號也。入道院。見大鑊一。

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八仙嶺。其勢如八仙。飾冠佩。下天拱揖而  
倚陽臺。又有仙貓洞不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下山百餘武。謁烟  
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卽烟蘿子宅址也。烟蘿子者。晉天福間人。世傳烟蘿  
子佃陽臺宮田。苦積功行。忽一日。於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祠。  
北行。朔道中。蹇亂藤。履危石。東西兩山。壁立千仞。風颯颯起巖谷林木間。令人  
震恐。朔道中行八里。復上山坂。壘巘盤曲。莫記層數。乃循石蹬。道士導引。入紫  
微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至門。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真門。門內爲天王殿。榜曰。  
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而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  
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貯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  
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風興。爲天壇絕頂之備。乃乘小  
山輜。僕夫持榼。率輿以上。出紫微宮。西上二里。至堊仙坡。閱披雲子修煉之跡。  
又上四里。至憇息亭。凡登絕頂者。至此必茗飲少憇。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  
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至此則山徑愈峻險。輜不可行。乃步以上。過此則躡瘦  
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癭。如瘦龍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八盤山。

石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嶠。觀烟蘿子登仙石。石上有足跡。下有澗曰避秦溝。又稍上則紫金巖。巖之石有三官洞。洞前有仙人橋。少頃至南天門。則愈陡絕。手攀鐵索以上。觀軒轅黃帝御愛松。小憩換衣亭。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石也。又行數十步。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真君祠。乃陟三級瑤臺。極其遐覽。東曰日精峯。日始出時。精彩爛然。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於是東望海岱。西眺崑丘。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如嵩山少室。隔河對峙。咸聚目前。下視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久之。乃下三級瑤臺。遙觀今古諸石刻。而日已晡矣。是日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之句。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道士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下上明滅。杳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辛巳昧爽起。觀日始出之景甚奇。天旣明。陰雲蔽翳。移時。頃之開霽。步至北天門。見古松十數株。夭矯如虬龍。環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物也。遂觀捨身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闊尺許。長丈餘。勢欲飛墜。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丹池。池上有老子祠。古碑存



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奧邃莫測。人跡罕至。元歲時投金龍玉簡於此。余欲往游之。道士曰。徑險不可行。且有蛇虎潛其中。乃下南天門一里許。遊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一日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於天。落五斗峯化爲濕雲。自竇中滴水。降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諸元會日。五更之初。輒聞仙鐘。自達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曰。日出沒時。間有倒景之異。余暫遊遠返。悉未之逢也。是日。由舊途下山。仍宿紫微宮。曩余嘗夢遊一山。極奇絕。嗣後遊四方名山無似者。乃今登覽王屋。種種與夢中所見合。夫豈偶然者哉。

## 遊伊闕記

都穆

伊闕在洛陽西南三十里。癸酉仲冬二十九日。進士路君敬夫。陪予往遊。離城五里。經天津橋。橋久圯。石悉爲有力者取去。今易以木。二里至邵子祠。卽所謂安樂窩。中爲塑像。瞻拜而出。二十三里至伊闕。其得名以兩巖對峙。而伊水出其間。俗又名龍門。謂兩巖爲禹所鑿。司馬溫公嘗辯之。以爲天之所爲。而禹特治之。非鑿也。予考之龍門。在今山西之夏津縣。乃誠禹跡。則此固非矣。上西巖。

登五龍祠。沿匡行。入潛溪寺。寺皆石洞爲之。蓋徧巖內外。石佛大小以千萬計。傳昔拓跋魏胡后崇佛。命工所鑿。與敬夫午酌。出寺東行石罅。時有流泉。惟稍北三泉。四時常溫。名溫泉。二里。渡伊水。折而東南半里。至東巖。一巨石中裂。老僧云。此龍門也。昔有龍目。此而出鱗鬣之形。宛然石上。乃知世俗之說。又似非誣。蓋遊人往往止于西巖間。無有指示東巖者。故未嘗見此。雖溫公之辯。但謂非禹所鑿。則其他可知矣。行六十步。有石將墮。旁留虎跡。各虎托石。又三十步。得鳳凰石。其跡大幾一尺。五爪一距。突入石理。與虎跡皆涉于異。有似僞爲。然予觀今之圖鳳者。惟一距三爪。未聞其爪之五。使真有僞。曷不效圖之形。則又疑其真也。敬夫曰。茲遊也。得識龍門辯鳳爪。皆平生之所未及。願書以裨郡乘之缺。遂書之。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山東

### 東遊記

楊·奕·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於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旣而請謁闕里。迨丙午。適命監修官盧龍韓文獻德華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構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張敏伯達出莖。嶽門幕府。諸君祖於東湖之上。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此署。縣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詞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矣。戊申。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

建。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莖鳧繹諸峯。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溢於眉睫。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閨。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此門入。故魯人以此名。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姪於廟之西。相與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中門之北堂。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祝如體。告先聖文宣王畢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統聖侯也。次西而東面者。五賢堂也。謂孟荀楊王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遂飲福於齋廳。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黨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罨也。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井

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前。一株在壇南。業已焚燬。趙大學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頌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金碑一。黨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廷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剋。閣之東偏門。刻顧愷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

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西。惜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輦碑。車輞井。井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聖果寺。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徑圓六十丈。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許。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陵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葬所。宋時疊石飾之。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鬼神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政和。此亦人君貪侈之心。將以徵福者也。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竪竚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竪竚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耶。入東門。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廉君橐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禪院。

觀達泉。水中石出。如伏龍怒鬣。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之奸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登泮宮臺。臺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塋修壝。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脅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羽壽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禮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克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纘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井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特迥出。昔之所謂巧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溪橋也。端南卽大成門。次北者。卽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

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猶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曄夾蘆辨也。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蹶蹶。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頰而入。北入數丈。忽隙間有光。睹一室。其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曄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西南。瀕嶠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至鄒國公墓。墓在廟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亞聖寺。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四十里。達鄒縣。四月甲寅。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巖。僕以病足。坐巖下。諸君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逼夕陽下山。迤邐



由西北而建達於縣之南關。造鄒國公廟庭奠。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罔山寺。沿竹徑。渡橫橋。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蘆山莊。又十里許。達於魯城。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小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誠足敬也。丙辰丁巳。將訪雙相圃。不果。戊午登西南角臺。堊射圃。圃在歸德門裏。己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

## 泰山記

王•思•任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兒時問先生。遂結一碧痞。十二歲。從盱江還。驢上見嶧山是矣。非是而痞乃痛。旣以姑孰令兩附輯圭。走兗道。僅宿春耳。終不我卽。去來鞅鞅青未了也。丙辰之冬。岱入夢意。惡之。丁巳左官齊幕。開府李公酉卿修年好予還。亟觴之。謂泰山色且落子馬首。幸以所得來而直指畢公。又申之以嘉命。今日無斂箠之愁。明日有順風之縱。少伯纔出石室。得夷光而入洞庭也。

景日俱賀矣。乃以六月念四日。至博邑。寅鼓飯家力汰弱。獎健肩輿。出登封。至紅門。改屨筍。看泰山易與耳。吾家秦莖兄弟也。兩記室朱儲言將毋同。至一天門。鑿石鬱確。歷斗母殿高老橋。折澗潺湲。幽雉靡定。數里爲水簾洞晴捲不下。而意可會也。又數里爲馬柵厓。言厓可屋馬也。又數里。爲回馬嶺。蹄至此。不可使爲緣也。又數里。爲黃峴嶺。得名以色。此泰山轉伏轉起之隘也。葵來一峯。嘗向人前雄誕。謂不讓泰山。而至此羞澀稱婦子。十步一休。五步一徊。苦甚而得快活三。此三里人氣一鬆。謂之快活三也。對岸諸峯。頽紋蒼點。披麻皴戟。起數折而憩玉皇閣。以爲至矣。舉首天絲杳杳。猶然更衣亭也。兩記室。曰夥頤。泰山之高沈沈者秦莖。到那許。隱殿響中見紅侏者。二天門乎。且摩蛟龍石蜿蜒而遊也。越數里飛瀑砰下。高山流水。子牙鼓於此乎。御障厓宋蹕之。以是秦人所蔽風雨也。何物墓傍。松奄奄一息。而猶忍大夫尋焉。又數里。上朝陽洞。登振衣亭。望葵來畏怯逡巡已。甘臣僕下。所謂百丈厓。大小龍谿者。盡夾壁。天穿仙巢。鑿窟。鐵結礮壘。止許五丁削一縫與人。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正其際耶。自十八盤以上。松益瘿瘦。樹堅黑。苔鏽或蒼或白。路梯立。

終無橫人。豈特不與膝共頰兩相支而已。距離三百。與人。不我戒。級半回首。幾  
嚇廢。而目與膽大佈。蓬蓬獵獵者。卽來破肉。生平雪三伏之仇。亦一快事。自三  
天門內。逶迤數里。如入小村。頂在股掌矣。予意先謁青帝。而道士第知有元君。  
考元君之始。黃帝封岱。遣七女雲冠羽衣。迎崑崙真人。元君其一也。而祠前載  
西牛國石氏之女。得曹仙指入天空山。爲碧霞君。則又不知何據。金碧輪奐。靈  
爽赫然而。殺官之圯。反有遺洩者。豈殺帝似土官。而元君爲置吏耶。元君走四  
方如鶩。歲投金錢數萬計。士女香燈。巧啼嘔誦。雷吼谷搖。有墮踏至死者。而是  
日僅來一二輩。得享淨遊之福。甚恬之。日小午。霧蒸蒸起。道士以爲頃刻海市。  
則又甚虞公羊氏之說。乃飯罷。天院如碧。得禮青帝宮。右行而登玉皇殿。後有  
石壁二十丈。明皇紀泰山銘字俱掌大。八分古勁。當是訪韓擇木筆。有桃花泉。  
題雨餘雲海。傍卽蘇題東封頌。而林煒以忠孝廉節劊蓋之。焯家堂中物。強以  
詔泰山。此豈可令乃祖林放見耶。遇每一巖字面。贅字何處不可惡。而共欲隸  
泰山。爲亟去。看無字碑。丈許。滑玉若幕覆。然絕非此山物。不知何以輟來。祖龍  
欲無字。今儒欲有字。蒲車蒞稍幸。不爲所坑耳。焚書有違識哉。乃上登封臺。而

泰山之極。詣於此。呼吸通帝座矣。下視茫茫野馬也。綑縲也。月孺引數灣。或明或動者。淙耶泮耶汶水耶。而猿蹲几下者。又獒來耶。如鼠拱。如龜伏者。梁父長白諸山耶。七十二君之所封也。孔顏之所語也。曹謝李杜諸老之所羨詠也。此也。望後嶂一圍其左肩。更矗石黃精翠染奪而成。何當吳閭石田輩。來此肩一屏去。以予所目寓。雅飛至青。有三十餘層。俱翼弱不前。前日濟南華不注。一乳綜耳。若此間得付一炬。吾當磅礴仰空。以天爲紙。濡墨北海。寫一大字。此後投筆可矣。而道士又爲予言。黃花洞。幽絕也。則從丈人峯取徑。挾荒耐怪。十五里不聞鳥聲。蛇行而得亭焉。萬松枝閣。望其下黑翠甃甃。洞卽天空山也。不甚廣。迹元君拇指。飲其泉。兩腋毛冷。人言泰山松。泰山實無松。但稟石氣。多隱壽于此者耳。勝欲取桃崧尙遠。還經回雁峯下。股不佞目矣。乃少臥署中。以日之西。歷五花岡。觀周觀。酌玉女泉列之。捫李斯篆念九字。昧死請凡兩出泰諸何粟也。然非天子不考文。豈得人誦泰山哉。卽李斯一畫。今人未曾夢見。而反蕪之。垣尻棘首時。官學不師古矣。左行而下。爲禮斗臺。魯班洞。搜剔無異。而白雲洞凡幾窟。楊侍郎書雨天下三字。差可人。乃上月觀。指點州城。畝餘方壘。而穹窿

之嶽字。棋枰白抄而已。道士言某峯火焰。某凌漢。某神霄。某寨。天勝劉盆子俱。返照中影飾不大。悉歸路暝矣。沮寒。入夜盡集暑具守。腹背猶不支。起看簷頭萬星。如斗欲摘。又如日晴翻動。不等月去宮鴟尺五也。相與蒸松走日。觀過漢武玉檢碑。不見白雲封起。但有奇鬼搏人。久之黑中一帶。血融融然。俄而茁踰兩時。而威人齒戰擊盡。保亭中已辨字。而山半寂無鷄喔。視下方漆昧。正人世寢酣時也。海氣不清。煜煜金盞者。有物暗之。雲耶山耶。不可知。亦無赤丸可探。不如吾鄉越嶂早望。反得跳快。道士以爲非秋不見。則日觀此來。悞寒多許人矣。呂叔簡之解。不道學也。從堊海石。履仙人橋。窺捨身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經作法律。巨書於石。死之人愚而挺。勸之人占而迂。年年無禁者。何似神道設教。見夢於元君之易從乎。乃別嶽歸。下南天門。一瞬頓不知吾何以上輿。股溜甚。以予身蕩之。兩手據竿。僥倖不振落耳。仍觀石經峪。盤似虎丘。大有流趣。乃元人書佛經一派。活泉鋪過。而明人遂刻大學一章以敵之。苦極。此輩至山麓。日已踰午。不及看漢柏。第回仰數十里。壁立萬仞。又靄靄雲氣中也。生中國。或不能見泰山。見泰山或不能游。游矣或不能盡。盡矣或不能兩日之內。毫無所蔽。

無人而獨領。吾乃知嶽游有夙。疇昔之夢。非妖也。王思任曰。吾登月觀。日落如車。有日之觀。吾登日觀。月掛如船。有月之觀。雖不兩得。亦未兩失也。秦觀入鳥。吳觀無馬。則斷斷今矣。庶幾周觀之東乎。泰山丑寅交代之地。是帝之所出震也。萬物怒生。於此首建。元氣磅礴。形卽壯焉。宜其父崑崙而兄四岳也。人身七尺。眼僅寸餘。所見者百里而域。泰山有丈目。卽可以通萬里。乃其軀四千丈。當如何視海甸耶。維天東柱。障大海。鎮中原。鍾賢聖。興雲物。潤萬民。府神鬼。變化無方。奇不在一泉一石間也。此不可以游賞。而可以觀。善觀者。觀其氣而已矣。孔子觀之曰。渾然。孟氏觀之曰。浩然。俯察厥理。各有所會。登泰山孔氏意也。小天下則孟氏意也。若予之意。止在泰山一片青也。今而後予之腹其空洞矣乎。

### 遊歷下諸勝記

王●思●任●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東北山波海謁岱。如雁陣點點。距翼戢止。而華不注虎齒刺天。肥而銳。似帝青寶碧。十分塗塑者。予時僑居歷山書院。幕僚程張二君。以斗酒洽之。燉玉亭上。觀所謂趵突者。昔時劍標數尺。而今僅

爲抽節之蒲。諸童子浴裸褻之。王屋之氣日短一日矣。泉也。且泉之左爲于鱗。先生白雪樓記。別有所屬。何處弔中原吾黨也。樓也。且明日引鏡眉間黃起。則旣抹馬矣。盡辭上官之後。披襟獨往歷下亭子。一看菡萏千畝。流光遡空。蘆中人誰歟。若肯爲我譜漁笛數弄。我不難廣桓伊也。盈盈厖厖。無以持贈。人亦誰可笑語。乃乞北門鎖鑰於某萬戶。倩睥睨爲光明焉。南山危矗如佛首者。歷山耶。舜所耕在濮。此何以歷焉。戴玄趾詩。送我平生少知己。慟哭鮑山邊。東望有青蔚起者是矣。元張養浩龍洞記。晝凶刻險。涕中帶笑也。且寄語東南一片雲。願以他日北望華不注。而逢丑父卒智在此間。與安得從轅源除一葦。直酌華泉下也。夫山水之理。必不可鹵莽。而得濟南名勝。尙稱幽夥。一眺望間。而欲了上下千百年之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者。不可以飽驕人。雖然疎籠之羽。義無反顧。而吾猶得翺翔成禮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鬪全鼎。蜜無中饒。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

## 孔林記

王●思●任●

地自生孔孟。而鄒魯之鄉。遂馥朋友之義。千里登堂。予於先生何分也。而可有過門之憾耶。則既登泰山。以望其氣矣。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數千頃。蒼翳駭鷺。至聖林耶。由輦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楷。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少昊氏雖墟於此。而奎婁之精。中和之氣。至仲尼而始會。泗水却流。黃玉提命。此事不可語癡人。第鳥巢荆棘。非有目者可章章乎。生死事大。聖賢更切於英雄。夫子常敬觀人葬。卽延陵坎子猶往覲之。以此知向離食巽。環泗迎洙。人之葬聖人歟。抑聖人之葬聖人也。吾見若堂者矣。而斬板封鬣。不取侈泰。尙夫子之志乎哉。右三楹題。子貢廬墓處。妄意泰山將頽。夫子獨語之子貢。而他日多學多能。諄諄焉欲點紅爐之雪。必身後事。命子貢襄之。聖人亦有密教。不可得而聞耳。林木皆達方弟子手植。至不可知名。而孔氏纍纍環壩垣之外。三千年不異處。堯舜無此盛美也。辭墓登樓。觀嶧山一點。正峯東南。而顏母尼山啓聖顏林。俱在顧盼間。從魯圭門入。觀闕里。魯兩生引由毓粹門。經金聲門。詣大成殿。瞻拜聖容。以文宣王冕旒鐘鼎尊嚴。壁有行教像顏子。隨後者



是顧愷之畫小影。像按几而坐者。是吳道子畫。恨不見司馬朴所藏朝川筆。定別有一種文氣道氣也。殿之後曰寢殿。曰聖蹟殿。殿之前曰杏壇二字。字懷英書。至中門。左有夫子所植檜。文陽紐枯而不朽。米元章贊殊可讀。徘徊奎文閣下。天風穆冷。古柏森然。碑自蔡中郎陳思王以下。不可勝捫。左爲家廟詩禮堂。古槐瑰石。不知幾何歲月。右爲啓聖殿。金絲堂。則魯共王壞壁處也。髣髴有人聲咳云。乃從壁水出。櫃星門。而禽臺。夔圖五父兩觀。以大火正酣。不能悉覩。記止從陋巷窺顏井。謁顏廟。規制禮樂。稍殺於夫子。而一窶天人。受此華報。斯亦好學之明效也。次日從稷門出。看郭外坦夷如堵。望舞雩臺。過九龍山。忽憶李文正之句。一方煙火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真能話曲阜縣者矣。日午抵鄒。謁孟廟。古柏蔽芾。樂正子配焉。東祠孟母。傍有小石像。是孟子跪而受教者。面稍肥。似帶瘰氣。庭前有元祐時所植四大槐。或曰孟母夢泰山神。乘雲至。墜而墮。乃生孟子。由是觀之。孔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不三百里內。而數聖比肩。夏絕今古。予出胎以來。仰止夢寐。又以一日於役。得慰所私。虛往實歸。其視皓首庸下。汨沒塵中者。得失幸否。相去何似。時萬曆丁巳六月廿八日。紀此志榮。

若夫贊述詩歌。則旣游聖人之門矣。以讓能者。

### 岱記

鍾惺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爲岱也。然世所爲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爲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而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歟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閩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莖諸山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爲州。出登封門。爲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意爲岱。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惘然悟所登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之路而已。俟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之二之。而又一之。實俊物也。過此則歇馬崖。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磴窮而闕者。以祠玉皇。登

之面徂徠焉。降自閣以嶺名。傍見嶽來。而能曲且窅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嶺略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凹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又上乃得小天門。秦五大夫松在焉。具官而已。至朝陽洞。岱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而欄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橋也。至此反能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雁次相得。坐而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簾。而石經嶺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路。而不必留。卽不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而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久。又若欲待其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度可四三里。念與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與形勞正等。勿寧步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輿。輿始四人。去其半。橫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者更端乃爲盤之。終曰三天門。則世所爲岱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憇於署。俯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益莊。嶽來待

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反頌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爪面面。岱亦無以禁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李斯碑。皆并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製并書。書作隸字。專數寸。闇然而光。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蘇題書頌。俗子以四大字奪之。恚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也。念日觀峯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出。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門者三。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茂之題石。有風定煙歸。目恬心霽二語。門可出壑。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予自題云立石。如扉下視。槎枒。忽憶白帝城。堊江中涇頭浪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不可直。龍谿越觀峯。隔之耳。釋其峯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字冠岱。稍下則無字碑。碑無字。作無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謂後石屋者也。松戎戎巖上欲往。計其窺廣。可專一日。遂不往宿焉。風甚而月作。宿頂候日出。時夜分。童報氣興於東。非夜氣也。以爲日。急往。登萬峯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壑。又以爲日。此而日焉。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

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水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光下屬碧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于署。作觀日歌。及觀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疑其整。玉女池石螿之。肅焉冲照。稍憩。定黃花洞計。則循所由至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者丈許。三石丸鈎連而橋焉。橋傍石如砥。坐而望汶洋。居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之。榜雙流翼往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之。其下巘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經日觀。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玉皇頂。不入。北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仞。松腋之左。左而半上爲入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寄題曰。笋城中闕爲壑石萬。其峯錯以松。松聚則濤不以風也。其中煙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冰雪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松。仰日觀諸峯。如向坐朝陽流時也。度其處。又當爲岱之半。降觀如壑。可直岱足。如水簾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亂。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宏

整可屋屋之。屋後爲壁。洞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薄焉。泉壑映蔚奇爲幽豁。題訖返。仍作黃華洞詩。沿徑而半。仰入仙洞。欲登焉。日入矣。予與康虞中反以茂之。往得所謂峯如脊者。蜿蜒屬之。數來。而嶽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嶽中。其聲趾趾。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越觀峯。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意面徂徠矣。悚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謂松與泉者。童指其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捨身崖。梁者曰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岱。宜與黃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焉。向所念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實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者。壁闕爲澗。折而壁復焉。則澗在壁外。至黃巖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謂曲且澗。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嶽來。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嶽來矣。稍下覆。所謂水簾者。泉扼于石。冬嗇之劣得不絕。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原。厥流斯養。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實爲之。勸登弘獎。題畢而下。復其徑。得石經峪焉。石經者。鐫漢隸金網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經盡而止。

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使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著。念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升則分。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覲五花。益登岱始事降。則分甲辰之朝。以登月觀。益登岱終事。鍾子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觀峯。岱止矣。能使人意。若未至岱者。歸循汶洋所注。濟水受之。意已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緩急告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 鄒嶧山記

劉美之

嶧之爲山。雖非名嶽巨鎮。其洞府玲瓏。巖竇崎嶇。千態萬狀。他山之秀。未必可與並焉。道家所謂洞天。此非其一歟。頃導江張先生題嶧山詩曰。淮堧有葛嶧。其陽孤桐生。地里殊匏隔。山名難并混。蓋謂此山去今徐地遠。非禹貢所載嶧陽孤桐之山也。竊嘗考之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詩閔宮云。保有鳧嶧。奄有龜蒙。遂荒徐宅。春秋文公十三年。杜預注云。嶧山在鄒縣北。今山之西南。有村曰

故縣。疑其爲古鄒縣也。唐杜祐通典云。故鄒國城。在縣東南。周圍四十里。上冠峯巒。下屬叢壑。窮險勝景。有鄒嶧山。宋逸齋王氏詩補傳云。鳧繹一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李廷仲詩解曰。保有鳧繹之繹。卽禹貢所謂嶧陽也。

### 謁闕里記

舒芬

嘉靖三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君爲主。伍寒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趨東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浴。明日早。具菜菓。攜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鄒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衍亭。出大成門。觀手植楸。孤幹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文閣。至大中門。又至儀門。見兩暉柏。陰鹿數十。皆黃色。乳而馴却。登奎文堊之。北東南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執珪秉笏。端拱正揖。逡巡于三十里外。正南爲綱山。其外爲鳧山。山之麓。爲伏羲畫卦所。東南爲防山。其外爲尼山。尼山之南爲黃山。又其外爲顏母山。爲嶧山。爲三峯山。蓋二百里而遙。正東爲東山。其外爲九龍山。又其外爲鳳凰山。爲陪



尾。爲蒙山。山之南爲夾谷。蓋三百里而近。東北爲馬鞍山。山之夕陽。爲夫子刪述所。其外爲臨樂山。爲昌平山。又其外爲龜山。蓋二百里而近。正北爲九峯山。其外爲餽山。爲杏山。又其外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徂徠。至所聚巒。爲泰山。望之煙雲縹緲。蓋百里而遙。其西則廓然。惟淺壠平阜。依稀遠抱。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內爲沂。爲洙。爲泗。其外爲槽。爲洸。又其外爲汶。爲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折而東。經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經闕里之南。西流匯于達泉。溢于雪木。行七十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北之洙也。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睦陵。行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三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西南入于濟。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經東峙羣峯之外。以入于泗。奇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斯

盡也。中原地氣。此其障歟。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厥。其患不啻浚狁。金元。非岱岳諸山東奠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茲土山水俱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于五嶽。得稱宗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于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曰。闕里當奎分。衛文徙曾楚丘。仍占東壁。然則斯文在茲。真天地之交。元氣之會歟。聖公曰。余今日始有聞矣。遂下東登詩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爲舊金絲堂基。卽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亦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于陳蔡大夫。而絃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室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曰。子于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讓廢之。午往拜顏廟。于階之東北。有樂亭。于前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在階之東南。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自漸門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于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場。時有爲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出饗殿前。觀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爲角端。然歟。芬曰。獸則外二爲

神羊。內二爲駸馬。人則魏明帝鑄銅。立于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歟。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二峯。如筆架于前。果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往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聳。益足俯察北東南三面之奇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曩新其垣廟。擇一人典修除事。爲月給米焉。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未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寒泉名餘福。爲吳人。九川爲關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 汶水注

酈道元

汶水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陸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繚。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揣慄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

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渺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尙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棲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經此。爲之踟躕。爲之屢眷矣。

## 勞山記

高。出。

余癸卯時。就師卽墨城中讀。是知勞山也。有大善開士曰慈山者。始啓海印禪林焉。鑿石布金聲于其內。此邦士衆咸悅之。慈山頗能詩。善書法。又諱說足人俛仰。余所聞者。亦可其人也。誰何遂敗謫。寺毀。余亦歸。悔不游勞。亦猶之不游勞也。居則念家海上。曾咫尺杖屨之闕如。令千載之上。青連鬼笑。人猶尙侈譚五嶽。豈不誕哉。今年之春。余以使事在里。遂決策于勞。會有咳疾。不任行。乃以莫春之甲子策而南。出逆郭門之風。則灑然病去體矣。初挾二人。舁一乘羸。舁欲則乘。舁人欲則亦乘。遂十九乘也。所借者能畫張子。又蚩蚩之僕四而已。野

宿。詢勞之。逕亦無所得其要領。次晨。問得鶴山焉。道出左。闐闐繚繞。亭午漸南。始趾山也。有望見雙峯。卓出如櫛併梳者。居人云。名天柱。行三十里。漸逼而異。則一山博也。登高頽冥。白雲摩頂。海色接天。僅如平地。日仄而抵鶴山。又失道。轉而蛇升。礙石。則穴而梯。躋其巔。屋宇不詳有壯哉。松數數亦有伐木。道士云。前二邑者。取而貨之。殆三百也。忽飄白羽焉。下上於風。徘徊廣除之上。余愴然有思者。久之。北山多石罅。可匍伏側注而入。更出之。則嶄然雙壁。人立而絕。東有徐煉師臺。無他異。道士嚔甚。所指畫鄙不可省。又瞑不可視。舍旃返屋。蒸松脂而寢。旦起。索徑而南。平疇廣偃。麥秀漸漸。衣袂間。清涼欲雨。行二十五里。爲太平宮道。當左導者。右之徑也。右嶮甚。步而級。膝過於頤。二里許。獲一洞焉。有道士冥棲其中。與之言。領之而已。出而西。徑石橋。見流水瀟灑而下者。從之有馭焉。空鑿鬚眉。岸花映發。沙輕如塵。霧稱履而無跡。是勞第一水也。幾失之。又步而級。樹根繫石爲相及也。二里許。捷得宮之背。折而就憇於道舍。飯已。出風於獅子巖。巖旣岬立迴。而中洞容數人眠。上之爲明明崖。賓日也。海水在足底。虛青傾浮。一氣吞吐。石動澌泊。若天吳之出奔觀奇矣。趣下薄視。反而望之。倒

影奪目。諸峯飛越。鴻濛相逐。倏無忽有。張子駭歎。應指不暇。謀圖諸明。日抱墨紙以往。卽不可得。余靳張子隘者也。而繪化工乎。道士問余以奚從。曰從左。當觀盡慮。陞焉。從右則紆。而不可底。且難左也。余決從左。南之十里。尙可乘。進之。則山趾海矣。徑其徧側。陵高競下。如轉磨齒。余神悸而視它。又進之。潮激山吼。殷在地中。石錯濤上。或躡或緣。殆險塞之至也。下爲甚。稍得夷曠之塢。多松。靜而聲聞。覆數椽之茅。野婦乳兒。視客不異也。山花片片。雜英如紅纈。襲路之芬。灘鳴谷會。沙白掩帶。紫蛛莢蒲朶鬱。來往翠禽。我馬駸駸。如在郊野。可與忘險。人其罷厭哉。就漁筏。買魚蟹載之。又二十里。始達下宮。是憨山啓檀越地。宮負山而襟海。東北惟闕一徑。下有良疇。道士述其始作。定之方中。大風拔其櫺。嗟其及也。戊辰雨留一日。翻藏數帙。閱圖而得先塚。在宮之前左二十里。道士曰。是不可騎也。余曰。步能之矣。且而往。出東北乘五里。卽杖而南行。余先登常取後者。竟亦莫能先。徑隨海折。山與避就。有仄不受足者。山盡矣。又突如而一聳。根納海而水覆之。有塔其懸岷者。俗夸之爲張三丰。訛也。折而右下。入極窈。海水澎湃。如鼓雷霆。亂石如馬。潮盪之如白羊。飛空如鵝羣。故曰。吹萬不同。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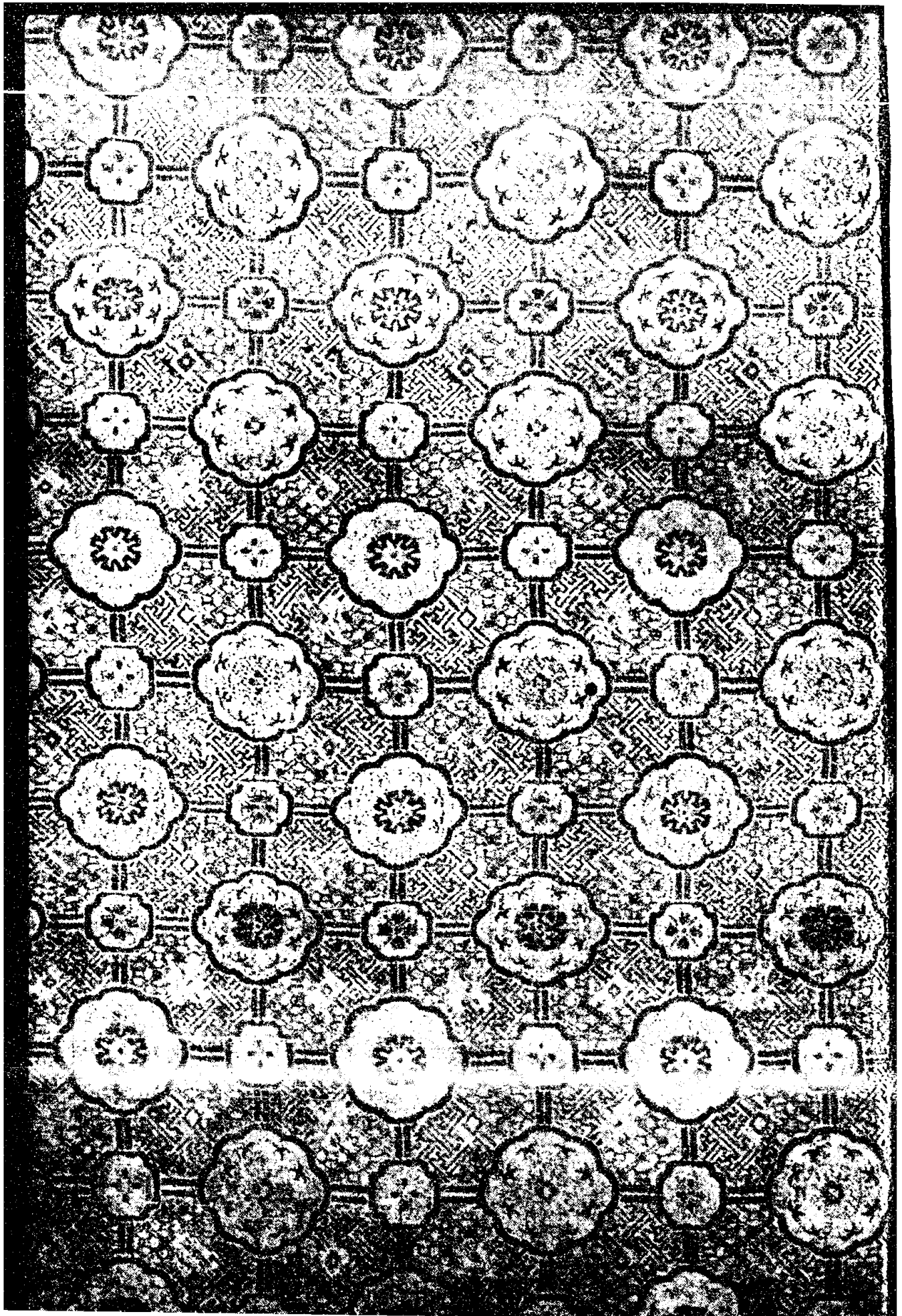
其自己也。山形蕭蕭。五色離披。仰矚青雲。若接溟滓。是勞第一壁也。隊而若羣星。若列凡。故稱仙墩焉。返而飯於野。復宿於宮。道士蕭語余曰。子其舍旃。余曰。此皆匝山也。而未入山且顛安在。蕭曰。此之巨峯也。一舍而贏。皆不可騎也。而巖甚。余曰。是步亦能也。且不顛胡遊哉。張子與僕皆色難。弗視也。旦而往。介以左師。亦出東北。乘五里。復西則昇乘。它介遣去。復杖而行十里。至上清宮。有銀杏樹。雙凸處可隱三人。稍憇之。道士獻芋爲一食而起。又西北十里。出天門。從止茅庵。飯脫粟。已又西北十里。則壑哀石怒。騰轉崎嶇。前後頤脊。狀如風雨。脅息攀緣。不敢反顧。余視張子赤而汗。已則亦然。旣一躋矣。從之下。又十許里。始達白雲庵。則猶之崢嶸也。峯斯在上。尙可十五里。乃就庵中宿。早起亦無所苦。道士止予。予曰。不顛何遊也。杖而先之。里許。卽不可得徑。榛莽荒忽。刺眼冒衣。墮而隧之。宛委以升。絕深陁。坎窞穴。磳硌輪困。十武一憇。凡俯若縹緲之前峯者。以十數。乃陟絕頂焉。危乎高哉。茲山之峻極也。風甚亦霧。茫無所覩。惟見諸峯羅立。若檠戟之衛天帝。筵若有望見。如元氣之無間者。出沒於秦山之野而已。趣返先路。拄杖聲與丁丁相答。抵庵則布襪如毳。履已穿矣。飯已。復從下。十

里許。會它介者以乘至。乘之南徑。聚仙官方就夷也。是日抵下宮之別庄。猶下宮受餐焉。壬申觀魚於海。遂從庄北六十里。而至華樓。碧巖紫巖。古樹浮青。列嶂排空。丹梯指掌。東有孤石植焉。霞色映之。建標擢秀。煥若金銀之臺。是勞第一石也。邦大夫之蒞止。有舍北道。雖岌而治。壁有鐫刻。槐眉有樹。亭有碑。蓋衆遊之所叢也。道士導余。且刺刺語余。爲無所聞也。檻牘而止則瞑矣。華樓之對者。黃石宮也。旦行而初日在眉。交柯拂衣。意蒸然快之。山止則溪。溪北岸之稍西。邈而上。爲石竹澗寺。勞一寺。寺一僧爾爾。中供旃檀佛像一。顏爲大慈聖施。置那蘿延山者。亦憇山更也。東踰復嶺。邈而上里許。逕絕門於石中空谷。人仰止。漸高而不偃。殆百餘武。亦勞第一逕。出之又數盤。而得黃石宮。宮中道士皆出。不見一人。酌杯下泉。而還就舁於馱。東行十五里。原田每每。林木交翳。椒條繁毓。桑柘多陰。棗之纂纂。木之榛榛。宛而盪胸。昔人謂沃土之民淫。勞山多百歲人。雖草木之年。豈非其食腴而視澹哉。午至大勞觀。觀處曠而能收樹石之勝。故足述也。遂飯焉。就溪浴。我乘乃別介者。左師而北行。宿諸塗。以甲戌日還。是役也。余恐瀆朋儕也。故不聞之適也。不及揖拜。逐於酒食。不費一刺。故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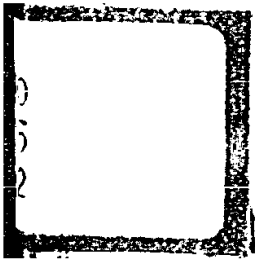


盡其觀。若夫勞之真形。則巨峯足見矣。博而多姿。佐幻於海。惟樹與石。莫適非嘉。俗名燕說。則亦略而不述焉。是遊也。得詩二十七篇。余謂僧情力能興法矣。而卒敗讎。固由拂順侮弱也。亦仙靈有默奪焉。不然。清外好士大夫。內勤於宮壺。名作福事。其誰煽諸。羽流蠢蠢。不比人數。章輒得自詣。上遂赫怒。至辱金吾。縛髡奴竄之。禦魑魅何其決也。勞山自東華安期生之屬。以逮宋元馬丘諸真。世有仙跡。其來尙矣。非其類不據也。而矯之嗟。能勿及哉。

天下名山遊記 山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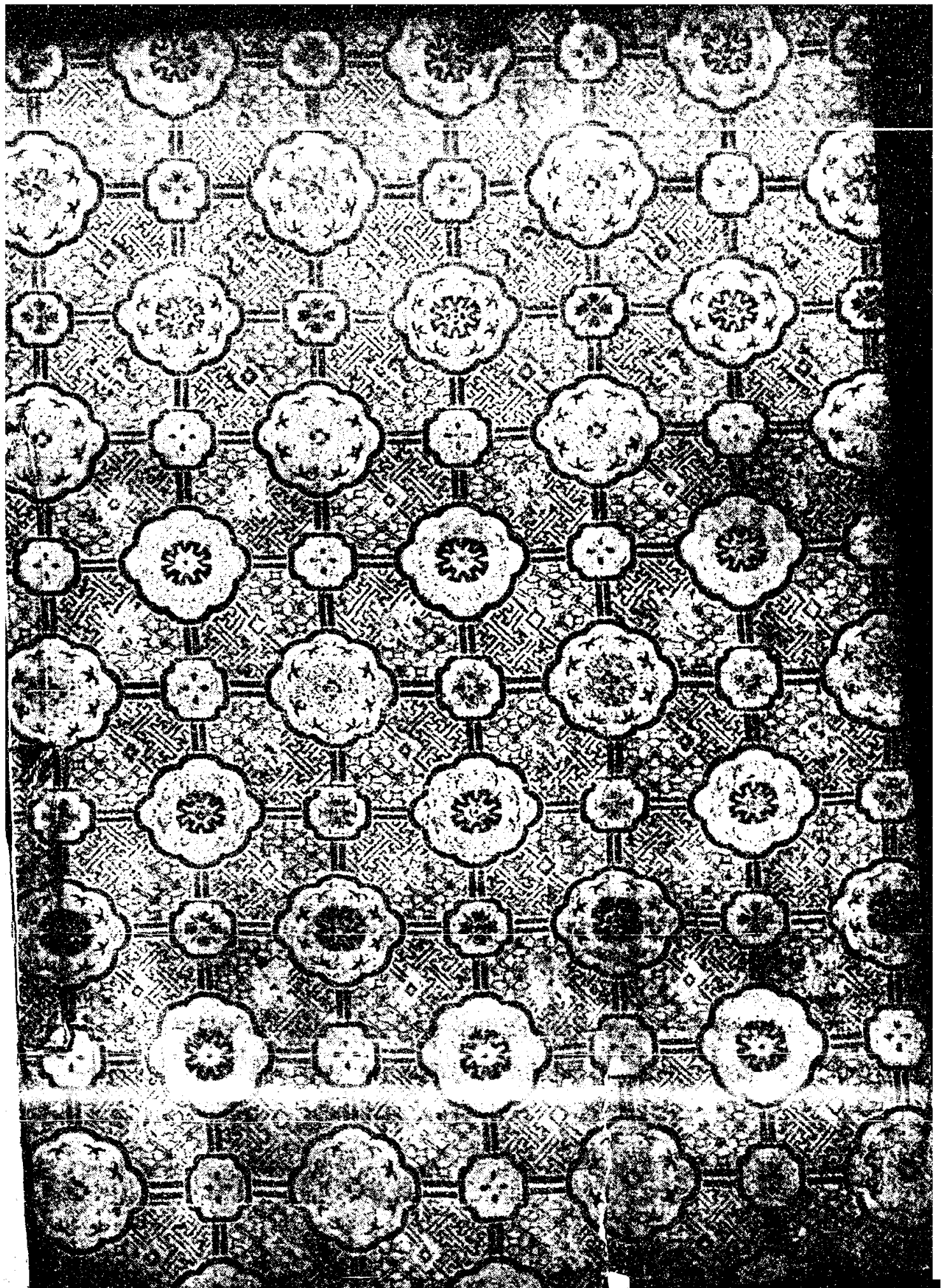
6  
267324  
11



天下名山遊記



下



國學珍本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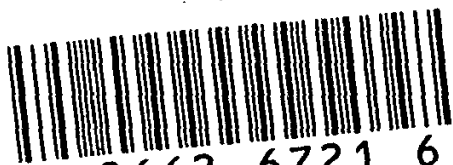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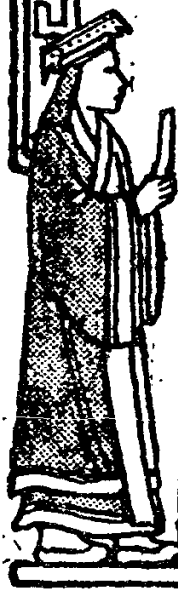
— 第二集第廿二種 —

吳秋士選編

# 天下名山遊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經售



3 0662 6721 6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撰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山西

### 遊五臺山記

王思任



51000

形生者久。氣化者幻。則天之所施。遂無壽焉者乎。曰有之。天無壽風壽雨。而有壽雪。三千大千之界。予不能知。而盤古之雪。都於蔥嶺。分封峨眉。支衍於五臺。則今日之所及也。滇之三果僧月峯。曾爲予言。五臺有佛雪紺者。是萬年物子。不可作舍衛三億人。而萬曆庚戌。予以遷客過繁峙。正月闕寒。銳然往觀之。邑生鄭振之導焉。由憐沱。溯峨谿。潺潺聽廣長舌也。先得圭峯寺。山顛肉土甚堅。踰石躋藤而上。前捧一峯如壁。右蓄勺泉。嘉靖中虜闖入。谷民保焉。鏃飛三日不下。老僧以脫粟話古苦境也。歷熊頭豹子。蕪廢不剔。間關四十里。所過人家。俱在水車風柵裏。投祕密寺。木叉和尚修行處也。今日祕魔。巖路僅絲懸。尋鐘

天下名山遊記 山西

一

690  
905  
3:3



愈杳。凍嵐迫瘴。人宿馬槽。劉繁峙觴焉。而予同鄭生牛飲之。蒸松投浴。夢魂冷然掛峯西也。次日禮佛。看四山炬函。欲知祕魔所以。蠢頭陀覺官侈其口而已。三昧經云。文殊將百億魔宮。一時敝毀。波旬自見老羸。恐怖拄杖。謂之弊魔。意或芽於此。巖之西有飛女崖。相傳代州女不儻。父母勒之。投崖翼去。自此披巒剝峭。寒風積愁。雲繁馬頭。見有滄者。纔數丈而到。衣已繡成雪朵矣。山盡豫章之材。居僧苦其荒塞。斧斤不力。在在付之一炬。樹故名柴木。得雨之後。精氣怒生。菌如斗壯。所云天花者也。牧兒得一本。輒易一錢。是木胎稟兌氣。辣飽風霜。若勞萬牛回首。徵出長江。則靈光突兀。何必第魯國巍然。而且尸之烙之。腐之辱之。曾不如吾鄉六尺榆。引聲價也。雪甚。遂蔽馬目。宿獅子窩。昔人見萬千金毛。嚙天吼法。有宰堵波雄麗鈴。口口口而綏綏者入幌。次日雪深數尺。強以皮冠。秦口口口口口口。踰金閣。天忽大霽。日芒道道。爭雪光胸。不可視。是幸口口口同編雄含物魂鑿度。曾謂是耶。溟滓之間。窪窪盡口口口線界天。正分其半。若不得天力薄顛。則人在杳白際。混沌不可知。以故刻刻呼答。如印印塗。僥倖前僧稔熟。不則乃公楷竹與雪。葬萬仞中。將與銅駝玉馬相終始矣。始知乏趣。袁安

閉戶守平安寧是耳。至午下小清涼。看般若石。修廣五丈。任受如許。人必不登。牛馬靈異蹟也。寺後兩楹。絕壁錦堆。溪鳴琴筑。我極戀此處。可以飲酒。緣渡而捫古。清涼山無泉脈。所云月峯師一吼出之。十八年前。曾訂余罕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思。蛛在袖矣。低回拜之。而夜大衆皈依。梵鼓歡厲。松積雪明。午夜如月。不知世界之爲靈。苻水也。爲兜羅錦也。次日。復下小清涼。上金閣。朱萸駕壑。貝葉千巖中。有立佛數丈。最爲無謂。然蟲魚篆。檠苔畫座。寺不支矣。過數里。爲普門精舍地。新福佛貌精好。中官各欲爭勝。則內帑之力可頌。崖腹布樓一派。餌香客者。雲山妙可層遶。卽松徑蒼幽。亦有花木深意。乃從九龍岡脊。取捷下澗。道以螺旋之。以狐試之。巨石礙天。老雪結石。驟蹄把滑。人面血素不定。就中惡樹怪藤。生敷強阻。想有山以來。我行第幾人也。盼見竹林寺塔。人命差有歸著。然盤折良久。始得之。寺主燈公。慧業文人也。敕山藪破蓮社。唱和數絕。便欲下榻。而五臺梁明府。訂晤在花園寺。去之。取道巡檢司。先是山中探丸聚隱。故有徵兵之設。今作穢粉街酒。僧博少每每混濁名宇。又臺僧彼此婚嫁。習以爲常。而伽藍若罔聞之。豈佛不校此輩。故作平等觀耶。花園寺。漢明帝所題大孛

靈鷲者也。西域騰蘭。以天眼觀見文殊住此。此刹最古。梁明府先期左去。猶得藉其飲啖。寺旣偉盛。而中宮以金瓦其殿。且修無遮齋。鐘鳴鼎食。魄氣甚張。晉大饑。數千人走活。夜則裸而窟焉。蜀僧主之。此功德不作未來者也。次日。登菩薩頂。上羅睺寺。與西來僧坐語半晌。了不異。此中人但俱老童子。飲水一盂。豆七粒耳。臺山共一文殊。而祈媚者各侈一事。羅睺寺曰。唐人張天覺見神燈於此。圓照寺以爲舍利寶惠我真容院。則大士現相七日而就塑者。下塔院寺。則云。昔有貧女。率犬丐食。遺髮此間。化爲金絲而去。總之真幻隨境。妄言之。而姑試聽之何傷。又遷延而至北山寺。觀金剛窟。門迥不啓。相傳三世諸佛。五百應真。俱有事於內。又至三槍等寺。環谿登壑。雖多圯廢。吾獨喜古佛。殘鐘短垣。貧病寒溫。一茗絕勝得意。髡作野狐態也。夕陽將下。而紛糝者。復丸結矣。五臺不能徧登。登其極者。無如東北。次日。走北臺之半。寒風矢透。人僅摘葉。毒龍玄嶽。望之惱酸。遂以華嚴嶺歸宿。嶺旣巍峨。下視槍院。如一脫穎錐。又知臺山如五瓣蓮花。飯仙山左。則青烏氏所謂辨心卷阿者也。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須臾日放而下方正爾。其雱暫作天人一會。寒甚。指泣欲墜。黽勉而至法雲寺。不啻

違家。卽衽之快。寺乃三昧姑所開。國初有華嚴老人。誦經木魚。達金陵。高皇帝循聲而誅。其事有神異。詔供之。其室盈丈一。牕鑿翠。萬片芙蓉插入。吾又極戀此處。可以讀書。山畔古雪。大擔肩入。無論僧依爲命。旣盛夏起居。一院一條皆雪也。惠泉僧狼籍水。五臺僧亂用雪。恐各禿必有圍報。鄭生聞之。啞然。亟熱酒。茹吾言。天風半夜。海立漢翻。屋瓦飛裂。攬衣狂起。而侍童以爲閒事也。次日旭暢。從華林望東臺。俱晶砂中。耕踏雖苦極。然何如春明門內色味塵乎。由龍王堂。上觀音坪。萬山猿蹠。似紫籌佛戰釜中。各不相下者。登漫天石。則鴈塞神京。不須快背。西華東岱。直跳恆山尖。一呼之耳。五百里收之瞬睫。而臺前萬年冰。有培無替。遙望碧光縷縷。返照雪心者。是所稱紺雪者耶。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要之物老則化。不可誣矣。五臺同雲。惟四月薄謝。餘盡曠漭。奔奔之日也。山海經以爲小咸。由首空桑之地。盛夏有雪。柰何近在屢下。而遂逸之。文殊三身示化。應現有方。掌握恆沙。毛吞無盡。而骨俗緣輕。如飛蓬之子。何能窺其萬一。卽輪光燈采妙明。圓應商英。所旦暮遇者。而不得一快覩。不敢誰來茲也。惟是寒瘦之性。愛雨而貪雪。謂雨可以減事。雪可以益心也。而茲游也。誰

入皓冥。吸吞元氣。恍惚置身於邃古之初。卽八駿之歌黃竹。猶其稚玄者矣。而吾生平之雪。游暢於此。故記之。

## 恆山

喬宇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所爲恆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爲多嶽福地。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爲總玄之天。予家太行白巖之傍。距嶽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蕃。圍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煜煜。恣生於天。縱盤於地。其胸盪高雲。其巔經赤日。余載喜載愕。斂色循坡。東迤嶺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芳李葩。燐帶左右。山半稍慙。俯深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爲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柏。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衍。懔懔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斤斧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頓三里。始至嶽廟。額楹古像。余肅顏再拜。廟之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於曲陽縣。今尙有石突峙。故歷代怯升。

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爲亦嶽靈所寓也。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赫昭於西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巖。筆詩於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爲聚仙臺。臺上有石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以南。奔峯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目五臺。隱隱在三二百里外。而翠屏五峯畫錦封龍諸山。皆俛首伏脊於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愴然。又憶在京都時。嘗夢登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遠遊。非偶然者。

## 鴈門山

喬宇。

鴈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鴈出其門。故名。一名鴈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鴈門爲最。故趙之李牧。漢之邳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而不可謂非地險以成之也。迨我皇朝。則特設武臣守禦。熊羆之士。雲屯於此。而又專屬憲臺。以提督之地。亦可謂要而重矣。余在代州北行。皆登陟盤繞之。路溪水潺潺流。其民皆依山

居。高下置屋。圖不可盡。午上關折西。躡高嶺。絕頂四望。則繁峙五臺聳其東。寧武諸山帶其西。正陽石鼓挺其南。朔州馬邑臨邊之地。在其北。長坡峻坂。茫然無際。又見危旌高旗。飄飄雉堞之上。寒林古塞。依依斜陽之下。頗動黃沙紫塞之思。因賦詩三首。筆於開之城樓。

## 五臺山

喬宇

正德丙寅夏。發沙澗驛。由南峪口十五里入山。長松古杉。掀空障谷。鹿游於巖。鳥鳴於叢。上嶺至華嚴口。望諸臺甚遙。靈雲怪霧。淒風密雪。相雜而起。恍然宵然。倏陰以晴。造化奇觀。不可形述。又十八盤下嶺。石徑礪犖。萬澗泊泊冷冷。如笙如簧。凡揭涉七十里。至顯通寺。因北岡而來。風景殊絕。梵刹數十擁於左右。此下地漸寬夷。夜遂宿於顯通。厥明山空澄濟。但覺風颼颼起林間。有僧進曰。諸臺風雪繁猛。石且冰。路且泥。不利躡躡。予笑而不顧。乘小輿徑上中臺。緣岡行十里。至玉亭寺嶺。丹碧曠輝。薨閣於山腰。又十里。至歡喜嶺。風果發。如隆冬時。幾不能往。稍憩嶺下。風忽和。遂至絕頂。見四臺各拱其方。如分如織。其形

勢又各秀拔。如爭奇鬪麗於雲表。余遂題名於壁上。薄晚下山。游王華真容圓通諸寺。皆清幽曠濶。寺旁飲三珠泉。馨冽異常。其佛正如珠狀。去衆百步許。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幹。歧分七條。上復拱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復歸宿於寺。又明日離寺。山行過飯仙山陽伯峪寺。二十里過竹林寺。又過嶺曰金閣殿。唐太宗所建。今已廢。下嶺爲清涼寺。遠莖宮殿。綴附半巖。儼若圖畫。南有清涼石。幅員數丈。重層複級而上。俗傳可坐千人。又行十里。晚至佛光寺宿焉。已出在南臺之外也。

## 霍山

喬宇

孟夏。自趙城覽周穆王封造父之地。以趙中鎮。時適雨霽。由峪口入十五里。至鎮下。其形勢可伯仲於諸嶽。冢秀而萃。翼拱而墮。廟在山麓。遂行謁其中鎮之神。像冕旒紳笏南面。而中臨才參政。彼粟來。僉事伯韶陪而在焉。余謂二君曰。先祖侍郎於景泰元年。以吏科給事中。分告卽位於此。越今將六十年。予又叨承前役。二君皆歎曰。奇哉。祖孫之相輝也。及徧觀歷代祭告碑。而府君之碑。乃



仆裂於地。余泫然。二君曰。向有司具石以鐫。今告文者。尙幸有副在。公無悲也。廟外皆本山分脈。合抱以繞其前。有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怪。如青幢鐵幹。枝皆東向。十四日。二君請游興唐寺。寺在廟南之山趾。唐太宗始建。斷碑猶存。依山帶壑。特勝他處。歸復宿於齋居。十五日黎明。服玄衣祭冠。肅拜於殿下。以天子命告訖篆。今告文於石。又篆前仆碑於副石。余欲登其巔。去廟尙有三十餘里。棘莽羅密。且爲熊掛蛇吼之區。畏不敢登。因歎古書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今亦不知其處所矣。

## 龍門山

喬宇

予少讀禹書。至於導河。自積石歷龍門。未嘗不渺然想游其地。今幸奉命。傳祀於西。及將往行禮於商湯王廟下。適河津去龍門止三十里。且有才來二君偕。遂出河津西門。是時陰雲四翳。風顛木號。而輿以勃發。柰路沾雨。由石棧進謁神禹王廟。徧覽壁間圖畫。東西壁皆次第治水隨刊之蹟。每段標以經語。怪怪奇奇。於所見圖畫。變化雄妙者。莫喻於此。東有圖。其標曰。雪竇飛泉。堯郡席天。

章筆。西有圖。其標曰。煙凝古柏。晉溪素菴筆。後屏有圖二。其標曰。揭石尋珠。湧露出波。前楹有圖。其標曰。春江晚渡。雪軒誠意筆。想皆宋元名公。因題名於柱。二君設酒於飛燕丹亭下。歐黃河自西北而來。驚濤駭波。騰驤而下。輪風驟雨。相挾而作。勢益洶湧。蒼崖青嶂。爲之響振。二君復舉酒。酒半樂甚。爰命榜人舉罾河蟹。得三魚。乃復烹魚。歡然對酌。聯句至夜分乃寢。厥明乃復登看鶴樓。以眺遠近河山。俯視洪流。陡絕百仞。凜然有垂堂之戒。河之西。是爲陝西韓城之境。其山亦自北而來。亦號龍門。與東岸之山相照而斷。三秦記云。龍門外懸泉。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魚鼈莫上。今觀之誠若此。復覽遙岸而東。卉木繁密。得懸石。峙若有待。予乃大篆龍門二字。筆二詩已。又賦禹門渡一章。

## 晉祠

喬宇。

初七日起行。過太原城西。以太原人國子生宋願。善篆而剗石。遂與偕行。西南行四十五里。至於周唐故虞始封之地。虞有祠於太原縣之西南。是爲晉祠。下輿謁焉。祠之右有晉源神廟。其像爲聖母。殿前皆蟠飾。雕金龍於柱。宋願曰。惠

建祠。並東臨於泉上。泉自懸壺山而出。此結二穴以泄。穴廣二尺許。因甃石池。之溢泛爲溪。北折而東。瀾漫盈決。渠穿澮引。條經井絡。用溉田疇。方四十里。晉陽之民。稻粱而食者。皆饗其利。號爲膏腴。故歲孟秋。持牲酒報賽源神於祠下者。瀾屬於道。是時農事方興。初苗被野。清流數派。環繞於綠畦之外。復有垂楊掛絲。晴花吐蕊。掩映川源。殊有江鄉之景。通渠間。卽督伯用以水晉陽處。凡有三條。同入於汾河祠內。有唐太宗御製碑。碑後唐宋石刻左右列。傍有千年柏。桑皮黛幹。蒼蒼蓋於祠上。爲祠增色。幽鳥往來。鳴於樹間。予與宋生談於柳陰之下。佳景逸發。余爲詩。俾宋生篆刻於祠內之石。

## 汾陽祠

喬宇

在滎河東北十里處。告新天子卽位於商湯王祠畢。才來二公進曰。汾陽古祠。去此不遠。盍往觀之。可以紓從者一日之勞。二十六日。遂由縣西北行十里而至。頽然荒祠。倚於睢傍。啓括轉扉。且前後。杲杲白日。照於中堂。鳥巢於梁。苔侵於堂。登謁后皇。翠冠翟裳。於是循祠之北。求漢武之明壇。登軒轅之郊臺。探巫

錦之鼎區。皆茫茫杳杳。不可辨矣。去祠三百步許。是爲汾河。重欄駭儻。自河津而來。河之濱見臥有崇碑。埋有穹龜。去流惟跬步。拂而觀之。乃宋真宗西封文也。相與惻感。遂鳩隸人。培土而深。貫木而旋。系繩而引。使依於祠所。庶幾不忘。二公曰。元鼎之時。此地乃漢天子望拜之所。必嚴觀辟路。雖當時善游之士。恐不可到。今也蕩然丘墟。曠然步趨。况有龍門吐雲。中條獻奇。不亦可樂也哉。遂舉酒於臺上。酒酣。在祠西求大觴。浮河而東。中流覽景。俯仰古今。翕然興發。相與歌秋風之辭。余又爲之歌曰。帝昔來兮壇下。駐龍輿兮輝煌。帝一去兮不返。壇有柏兮蒼蒼。悲千秋兮萬歲。汾之水兮湯湯。歌罷。不覺抵於崖上。

## 鼓壘泉

喬宇

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晉祠之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鼓壘之泉。其泉發源於九原山之西鼓壘者。或曰。其北突有二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志曰。泉上有壘。如覆釜形。履之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泉有清

獨二穴。清在北。濁在南。北穴爲石。口尺五許。自匯而爲池。幅員一丈。其深稱是。中有小魚。喁喁往來。沙石間他溢而南。折而東流。南穴爲土。口尺許。亦匯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之西則隆然高原。其南北皆平疇低野。亦資泉而溉。幽村明墟。垂楊灌木。帶接陂塘間。其東則經連緯通漑田。至於絳州亦五十里而南。並入於汾。穴上二山在西者。昔人樓其上。敞然三楹。壁間有唐宋石刻。樊宗師司馬君實者。皆在焉。山之南麓。有蓮池。時花未開。俯而望焉。清芳可掇。復覽遠畦近陸。碧稻千頃。不覺興酣。因賦詩泉上而歸。

## 滹沱源

喬·宇·

自王壯驛西行五十里。道瓶形關。飲孤山村下。村以小孤山而名。卽山海經所載秦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者。村之西是有三泉鼎開。相去僅五十步。皆幅員尺許。漢湧正出。浮清泄瀾。皎然不污。泡佛如爭。迴盤如合。綸縷如織。溪闊而流。其勢不返。混緹而出。其來不竭。予下與臨泉歎曰。玉之膏乎。坤之液乎。機之駭。歷乎。道之洋洋乎。可以浣我之塵纓乎。因歷勺飲之。遂覺肺腑冷冷。神爽氣馥。

邈然面五臺而歌。循巒周覽。容容而戀。潛潛而隨。停玄泓目。光沙以縈。幽石以映。其間爲渚爲沚。爲坻爲嶺者。皆窮得其端倪。注爲幽溪。沛然西折。傍無萑葭。席檉之擾。中無舟楫沿洄之撓。故得保其明潔。趨繁經代。達於平山。會於常山。爲黃潦之流。而歸於海。泉之最顯於晉者以此。低徊之頃。俄有鮮雲駕賤。冉冉自北嶽而來。赴於溪上。水石奇麗。照瑩心目。不可名狀。於是飛蓋而前。張與泉別。則海風驟雨。沙空平陸。卒然而至。若天待予。飲三泉而然者。雨中行。抵沙澗驛。天野已暝。遂留宿焉。筵三泉所。已三十里矣。

## 姑射山

喬宇

孟夏十八日。早發堯廟。才來二君。曰姑射之山。莊周所謂有神人居之者。其下有龍祠。亦勝。可往觀焉。按志云。三磴山在襄陵縣西南一十五里。其山九十餘里。其形三磴。其北有龍鬪谿。內有龍樹神祠。姑射自西北蜿蜒而來。平其支石。孔其陽。三磴其鈎帶。故曰姑射耳。飛駕至祠下。祠面東。魏宮謚奧。塗丹飾堊。其像冕流而處者。曰龍王。有泉自山下東流。經祠南。跨建水亭。其規制澁爽宏麗。

水氣林光。明風豔日。皆納而有。二君觴予於亭上。臨風賦詩。移席山半。卽發源所。泉抱山麓而出。紛紛的的。如星拱然。予命僕夫穴蓋一石。聚石而計。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皓然清瑩。併歸有渠。旣襄陵西北之田。四十餘里。而東入於汾河。予與二君盤踞而坐。東望遙川廣原。陀陀遂遂。林樹如纂繡綴錦。貞脆相雜。徘徊談笑。薄暮以歸。宿於襄陵之察院。泉流潺潺。聲於榻下。且木竹之勝。宛如江南。煎茗賦詩。一夜幾不能寐。

### 遊砥柱記

都穆

砥柱在邠州東五十里。黃河中。以其形似柱故名。禹貢謂導河東至於砥柱卽此。乙卯往遊砥柱。離州二十里。午食。又二十里。循河行十里。至三門集。三門者。中日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鑿之爲三。令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得脫者。名之鬼宜矣。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卽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相傳上有唐太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卽三門。上皆

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又按隋書。載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砥柱今屹然中流。上無土木。而河之廣。僅如三門。奚有崩摧。而壅河逆流。至數十里之遠。蓋距河兩岸皆山。意者當時或崩。遂以爲砥柱而書之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有以哉。

## 龍門山記

呂樞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勢甲於內。久懷遊覽而未獲。內濱子曰。天下之美。不弩力一至。卽情違不可補。况此禹跡所在乎。他日谷泉子西巡。亦猶是興也。乃四月之初。寶齋王子仙自安邑至。明日。河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稍自解州猗氏至。又內濱子自運城至。是日雨甚。諸公曰。如來日霽。天旣佳期矣。來日果霽。於是道過辛封。謁卜子夏祠。召其世嫡。遣就運學教授。而改其名紹云。北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諸禹廟必風。予未諾。然以懼寒。入福聖寺加衣。風滋甚。衝風往神前村。至山麓。乃緣棧道步履而升。旣謁禹像。風益焚。輪起撼松柏。騰沙磔。上蔽天日。下掩河汾。若蛟鳴虎嘯。若



禹役使羣怪。持雷斧。秉神斤。以闢龍門時也。然實齋席設無豕肉。既升殿。從者置攜尊神几。內賓子曰。禹惡旨酒。可避之。谷泉子笑曰。禹所惡者。旨酒也。此酒恐不足以當禹惡。酒行移時。食且舉。風息。食有饅頭。釘其銘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土人曰。此地日有朔風。蓋大河流兩山中。嵐氣薄觸空洞。卽騰颯無所於散。此或其真云。食既。遊觀四壁。金碧丹青。十三彫榭。蓋自六籍子史言禹事者。無不開方絢織。且筆精意遠。非時工可到。殿記在元貞年間。壁圖必當其時。關中人稱岐山周公廟畫。殆不過是也。既乃北謁後寢。見塗山氏像。止二嬪侍側。而冠裳樸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捫蘿緣磴以上。望河樓。卽谷泉子所改吞吐雲雷樓也。樓在龍門左闌之上。蓋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其前懸臨中流。上作石室。旋柱其外。以爲轉廊。室塑十閻羅像。俗言至此絕險。與死爲鄰也。樓外俯黃流。凌白雲。孤山直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乍見乍沒。皆入望眸。蹴磴而下。會二公至流丹亭。亭北倚石崖。其南半懸。中流柏柱。斜度其下。上有板棚。鑿板如井口。以級流。卽勺水於滄海也。亭扁則白巖喬公小篆。下亭就實齋子於河壩。壩西者河。其東皆怪石。層崖萃律。崎嶇不可以步。而內賓子

飄裔如飛。予力追不及。至壩。則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不見來處。佇灘環堊。四面皆山。中如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自窟穴而出。故曰龍門。云爰有煤舟。南自蒲津。絡繹而來。棹歌漁唱。不殫圖。此其爲禹穴乎。或曰。龍門之外。河洲之上。青草萋萋。黃沙塋。視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水泛溢。雖百里之漲。千尋之薄。不能侵一坏焉。是則禹墳者也。內濱子曰。禹古今之大智。而乃葬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稽亦有禹穴云。其在河之壩也。方欲卽舟北行。以求所謂懸流三級浪者。或曰。在金門五七十里。或曰。在吉州百餘里。然不能往。徘徊悵望。攜僕南返。蓋天下奇觀。亦不欲人盡視。而風雨幻忽。雲雷時出。亦此山之神。搯點修飾。聳來者之觀乎。然斯遊也。不可謂不索其隱。而探其奇矣。

## 王官谷記

呂楫

王官谷者。司空表聖隱居之地。今少參許君德徵。重修而增飾之。涇野子至解。偕丘孟學往遊焉。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問卽貽溪也。沿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巉。巖石礙馬。丹柿赤棘。夾路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

道流引登高至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扶之而後能上。道流建閣以祀玉皇。乃升閣參拜。下閣北至三紹亭。又北過休休亭。謁表聖。日已暮。南過了了亭。有侯段兩生。讀書白雲洞。洞則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居以學休休者也。乃南臨石泉橋。望天柱峯。則見羣山環拱。而此峯孤高插天。與故市街所望。益不同。蓋其峯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峯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爲小池。欄護焉。晨興。瞻望表聖象。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記。乃知其抱經濟材。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但未題耐辱居士。則惜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磑。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其秦敗晉師於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蒼崖。觀雙人石。石在天柱峯西北。倚峯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北望秦硯。而欲濡毫者也。道流又欲西觀蒼雲洞。北至蘆葦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甘冽云。爲曹仙姑地。未往。直趨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迹焉。臺東與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突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峯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

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乃歎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聚仙堂。東遊豬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瞻瞰更久。乃下崖旁流而行。北至柿林。臨流徧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僧登樹頭摘柿。落紅滿地。吟興俱發。各得幾詩。僕自故市沽酒至。道流蒞以鮮蕨秋英。乃條后澗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北至張御史所構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卽表聖之濯英池也。問修史覽照瑩心九籥擬論諸亭。及一鳴窗。道流皆曰。忘之矣。乃謂孟學曰。楠嘗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哉。遂歸息聚仙堂。又明日。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味爽。取蘆葦泉中水。煮豆粥。佐以飯。以餒予。畢乃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引。檜柏交錯難進。乃以手拊道流輩一皂。以一繩引道流手面後上。至秦無隅壘前。比壘不見娥眉坡。是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壘。乃歎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耶。則豈非執政者之失哉。又東繞而上。至入仙洞。已到天柱峯腰洞口。俯瞰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又欲直上天柱之頂。道流皆謂路不可行。然予益弩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入仙洞。又渺乎其下。

又嘆曰。不知唐時表聖之足履。德徵之攀緣。曾至此否乎。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郵撰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陝西

### 遊漢陂記

劉士龍

余坐空翠堂。把酒遠眺。而慨想當年之勝也。山谷之水。並胡公白沙諸泉。合而北注。漢陂受之。自陂頭南至曲抱村。可數里許。高岸環堤。一泓蕩漾。層巒疊嶂。影落於數百頃之波濤。搖綠橫青。奇難名狀。半陂已南。純浸山。此實際語也。當其盛時。或畫船簫鼓。麗如錦帆。或雨棹烟艇。清比剡曲。辰泛宵行。何異登仙。唐宋諸名流。或卜築。或宦游。微獨巖壑牽情。亦有樂於是陂也。至元季。始決陂種稻。胡虜腥羶。殃及陂池。使汪汪巨浸。化而爲離離青疇。貪一時之小利。而壞千古之名勝。殺風景甚矣。彼大江以南。捐千百里予湖者。何如哉。夫決以業民。意非不美也。而民貧愈甚。蓋稻糧甚重。偶無歲則鬻田以償之。故沿陂村落。終歲

勤勳止爲他縣豪貴人代耕耳。使陂水如故。無論長天遠山。涵碧虛之容。而貯螺黛之色。幽人韻士。遂閑放之。致而發要渺之思。卽以利論。而魚藕菱芡。亦有百倍於田者。粃粃小民。取無禁。而用不竭。優游享用。坐免追呼。作漁翁亦勝作租戶矣。此余所欲壞田以爲陂者。但揆之理勢。決陂以爲田則順。壞田以爲陂則逆。順易舉而逆難行。則羨陂之復也無日矣。所可幾幸者。千百年後。滄桑變易。則陂有復時。而余不及見也。弈弈清神。或當來遊耳。

## 遊驪山記

袁宏道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柏森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蕩。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聞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予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蕪。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今空潭自照。影不至兮。吁嗟乎茲山。崇三世兮。歌竟。浴於長湯。遂登老氏宮。極於臺。

東過石瓮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峨冠修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巖叟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藪。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遺者。爲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豈稱久矣。吾豈復戎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 遊終南山記

都穆

癸酉八月。余以使事寓秦。會舊僚田君有年。約以中秋翫月終南山中。出城南門。而秀才費樟復陪以行三十里。經樊川。漢將樊噲嘗食邑於此。在唐爲韋安石別業。又名韋曲。岡巒迴繞。松竹森映。而水田蔬圃。連絡乎其間。秦中一勝地也。岡之上。登牛頭寺。僧愚聞官人至。悉遁去。予以所攜酒共酌松下。寺舊有唐貞元中徐士龍撰徧照禪師碑。今不存。所存唯仙人丘長春詩刻。拂塵讀之。韋曲之東有杜曲。乃唐相杜岐公所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躋京也。



岐公孫牧自吳興守入知制誥。盡以俸金創治其野。嘗曰。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章數百。號樊川集。顧草木禽魚。亦無恨矣。離牛頭南行四十里。至終南山。入普光寺。在山之麓。息足磐石。又二里。道益峻險。遂舍肩輿。躡亂石。冒懸崖。屈曲而上。西有日月巖。下刻篆書松泉二大字。又上至抱子巖。經玉泉洞。又有八仙洞。在山之西壁。限以流泉。非跣足不得入。又上有石。儼若老嫗憑巖而休。佐一圓石。明可鑿物。謂之石鏡。再上財徵源。池也。池一名太乙湫。其上環以羣山。雄偉秀特。勢逼霄漢。水廣可數丈。深丈許。錦鱗浮遊。人莫敢觸。鱗之大。有二三尺者。自昔禱雨成在於是。其南卽太乙殿。惟一道士居之。殿左有三官雷神二洞。所謂金華洞者。在山之最高處。道士云。道有積水。然不能至也。田君與費生以疲極。臥三官洞。予面池獨酌。下山復至太乙宮。方舉杯。適長安令送酒。飲興益豪。題名壁上。晚回至普光。予欲翫月。上寺過門不入。命輿夫疾行上山。道悉甃以石。而松柏梨栗。夾植其旁。遇險則趨別道。已而復故。蓋五里而始至寺。有方池。名曰仰天。跨以石梁。於茲霄玩月爲宜。張筵池上。而浮雲萍空。象頗拂暉。予戲謂之曰。昔人詩。不有絃管吹開之句乎。命小閹黎取笙簫雜奏之。

候焉雲開月朗。則皆大笑。謂予言之不妄也。十七日下山。從別道回。二十里至興教寺。內有三塔。其中塔特高大。爲唐三藏法師玄奘瘞身之所。尙書屯田郎中劉軻銘。左爲慈恩基。公塔。銘之者。貢士宋復也。寺之北。舊有玉峯軒。宋元豐四年。知永興軍呂大防建。今廢。惟長安令陳正舉記石僅存。午飲寺中。六十里入城。

## 遊九龍潭宴別序

張說

安平王地惟藩翰。才實宗英。懸鵠鏡於胸懷。運龍泉於掌握。以爲時和政理。實探道之奇。賤物貴身。尙延歸之術。悠然遠覽。迺卜茲山。屬聖主之能仁。遂賢王之雅好。羅紈罷御。與朱邸而長辭。金玉滿堂。棲白雲而不顧。巖石洵美。結構多奇。錦壁周庭。以造天玉。泉注戶而鳴壑。三光貝樹。影入山窗。九節菖蒲。光搖砌水。竹林茅宇。自冥棲隱之心。藥物圖書。卽有靈仙之氣。人惟帝念。巖穴所以增輝。地入王家。樵採尤其不犯。嗟乎。林棲谷飲。古亦有之。豈有責而爲王。鍊形雲壑。希世獨立。萬古誰鄰。子晉以來。一人而已。羣公等銜紫泥之寵命。間清溪之

逸遊。駐驂驂。步巖石。簌落花而聽時鳥。累宿忘歸。蔭芳樹而美春泉。窮年不厭。衣冠車馬。明日下於春山。鸞鶴笙歌。今宵共乎芳月。隱淪可作。將知心與事違。城闕非遙。終惜風流雲散。下官少懷微尚。早事靈丘。踐曠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樹。情可何之。請人賦一言。俱裁六韻。

## 華山記

袁宏道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惟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瘳。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烟雲。雜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霽。如井者曰壘。曰峽。如霽者曰溝。皆斧爲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麤。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爲亘以嘗者。橫亘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於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擗其脊。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鬪鬪然。如負

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杖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著暗壁。升則寄視於指也。降則寄視於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目乃爲祟。眩於削爲栗。眩於深爲掉。眩於仄爲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險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猿。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鶴。山之巖隙。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岫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峯。南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白如盤。如破盃。鮮碧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豐。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室。垂雙鐮。鐮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爲衛叔卿博臺。鐮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峻。

## 華山後記

袁宏道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上行。大石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

山爭奇於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布累之。千尺墮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龍之骨。四而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巖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巖前方石峭壁。直上止嶮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者。厓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嶮乃盡。山自仙人拇始爲嶽。嶽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峯頂。雲臺直北。當入墮時。猶千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蠹蠹也。南上卽落鴈峯。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鏑林林。一峯直背如輪。若與峯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樹影。東峯卽玉女峯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臂。所謂洗頭盤。亦渴而淺。而東峯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名。亦稱西峯。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卽所謂蓮花峯矣。玉井在蓮花峯。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恨不於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

隙中來。云無鳥者悞。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

## 華山別記

袁宏道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峯客。無何。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峯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參上。有數初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峯險處。而登者絕少。惟汪右轄至其巔。未嘗以造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壚。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鐘。天際一隙。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鬣蹙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今

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繯。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峻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惟恐峻之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嶽。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峯足。地稍平行。余意勸。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峻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卽夷。以力相角。此與卒之長。何有於我哉。下春。乃躋南峯之顛。與非二席峯頭待月。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 遊玉華山記

張岷

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南曰野火谷。望之如爨煙。野火之西曰鳳凰谷。蓋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爲玉華。其

上爲排雲。又其上爲慶雲。其正門爲南風。南風之東爲太子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失其處者。一曰金闕門也。過而覽之。惟野田荒草而已。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曰蘭芝谷。昔唐太宗詔沙門玄奘者譯經於此。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爲寺。云中有石巖。嶄然天成。下有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南有崖曰駐蹕。其始入也。雙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旣至其處。若視甕側有泉飛而下。如懸雨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是而差小。治平三年夏。余與六人者來遊。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故宮以裴哀。問遺事於田老。方囁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各以事牽。不可久留。咸相視有不懌之色。余爇之言曰。夫山林泉石。奇偉之觀。常在乎窮僻之處。而野僧方士。與夫幽潛者。得據而有也。然幽潛者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營之。甚可慨嘆也。夫以有唐之盛。窮天下之富。建宮於此。隨而廢沒。彼玄奘者。特一浮屠耳。卒能傳其徒。至今而尙存。豈人之情。常樂於放肆。而易忘於中正哉。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能以長有此也。則吾六人者。得一寓目於此足矣。又何用以不能久留爲悵。



乎。

### 棧道銘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豁窮谷。萬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遙絕。嶢嶢冥冥。麋鹿無蹊。猿猴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復不相接。且秦之爲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慾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資遷。可親眺。擘折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功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茲地也。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縱懸壺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峯。鑿積翠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傍綴青泥。截斷岸以虹橋。繞翠屏而龍隴。堅勁膠固。雲棲砥平。愬庸蜀之通途。繞岐

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鳩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進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剗伐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嗷嗷。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乃爲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被雖有缺。與無缺同。維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崖。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拂劉怒。從完以踣。隋落我榮。自顛而植。施非革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

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 黃河源考

揚慎

按史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南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騫爲未嘗見崑崙。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達。他水井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西南。故蔡氏尙書禹貢傳。兼取二說。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耳目聞見之實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爲志。謂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如澗。散方可七八十里。自上瞰之。如列星。羣流奔走五七里。匯二巨澤。自西而東。經歷可半月。合赤賓河。有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行可二十日。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是凡七八日。河水北行。轉西崑崙北。東北流可二十日。至禹貢積石。自發源至

漢地。南北溪澗。分流合派。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概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考張騫使西域所至。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睹崑崙。班固非之宜矣。元鼎雖亦以使事往吐蕃。然履歷有序。其言崑崙山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鼎之言爲近。然亦未究極。至元有天下。薄海內外。皆置驛使。通道絕域。如行國中。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所詣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證據。然後知于闐鹽澤崑崙積石。一皆河流所經。去源猶遠。譬諸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所至。昂霄所紀。庶幾見其全體矣。雖然。中夏內事。有干人紀者。君子所當知。中夏外事。無預於人者。君子所當略。故禹貢止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其下經過播逆入海之處。則備及之。意蓋有在矣。後世振袂蕩。拆河流。在中國者。代無善捍之策。而反達求其源於荒絕之外。欲何爲耶。姑并錄之。以具觀考。

天下名山遊記 陝西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撰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福建

### 金溪遊記

王慎中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壘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祗。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翠嶺而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飫梁肉者。悅蔬茹之食。酌醇醴者。渴清冷之漿。其舍醇醴而卽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劫於喧湫噉雜之甚。意煩氣倦。急於有所投而自解。峙者知其爲山。逝者知其爲水。而豈爲有過於已哉。嘗試登高丘。汎長川。見夫樵夫牧豎。罟師估人。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遠。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醴之可舍。

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卽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室家之爲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詈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偵。處世之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噉雜之患。方多其所避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詈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恆。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循。物中之厭欣。變於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於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於物。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於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况於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於有恆。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於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於忽然。蓋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瓩。而急瀉至於金溪。而始濱洋淳瀟。山起於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

洪舜臣二君子。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咏方希。而語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盎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於吾目。着於吾心。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故爲記其意如此。使世之遊者。知吾三人之遊而能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於吾。而後爲山水之美常也。

##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踰此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以臨漢水。至於參佐相語。悲咽愴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



或。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慮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齒舉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甯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等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酬乎拳佚之驕羨。倦乎勳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儒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余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巔。就余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竊。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悛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僮從。峴首之賓寮。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儒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固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爲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

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炬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  
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斗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歟。旣  
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 武夷遊記

吳·拭·

山與水相映發者。武夷匡廬耳。匡廬水在山外。武夷水在山中。匡廬雖峙江  
湖浩蕩間。終是主客相偶。不能盡發其奧。武夷則清溪九曲。流出其中。凡一  
石一木。皆相映左右。是以武夷可以舟遊。匡廬必須杖履。兩山者必欲兼之  
而後可。不則願從武夷也。何則。蓋予欲取足如意。目之所能受。人苦不足。我  
乃厭餘耳。故遊而復述之。以補人情缺陷。

武夷余夢嘗往焉。庚申冬。始得與皮囊共餘。無與偕者。自虎林。取三衢道水陸  
馳。十四日至溫嶺。夜大雪。明日霽。從建江買舟。三十里進武夷谿。登冲佑觀。訪  
道士冷因之。因之導余謁三清殿。殿制視拜章臺。後爲寶雲亭。穹碑林立。皆仰  
摩不及螭首。又後爲玉皇閣。宋理宗金龍玉簡在焉。穿廡而出。從二門。度堊仙

橋蒼松夾道。平陸如掌。而山脈遠發於小阜。則昔之同亭處。今爲會真廟。阜之下人家落落。散不成村。其曾孫苗裔乎。日漸薄。仰見青霞雨朵。混植鴻濛。白雲遊其腰。紅日射其下。耳目心神。眩於奇詭踔厲。應之不小暇。因之曰。此大王慢亭二峯也。剎那間。兩峯如阿閃佛。遂不再見。而予卽以襪被寄頓廟中。不復歸闌闌矣。詰旦命舟。因之偕焉。從一曲中。望兜鍪峯。峯如其名。岬勢壓人。覺東南獅子諸峯。皆羣伏。莫敢仰視。如李密見秦王也。右爲鐵坂嶂。紺碧競疊。柘開甚麗。直下爲止止菴。則木稀崗瘠。無可述。及至玉女峯。北折爲二曲。始覺有異。幽谿一掌。前後若塞。兩壁撐天。大概似峽中。而綠蘿碧荇。或少過之。南折觀仙船巖。巖自受船處。下半者強。上半者弱。弱者額。強者削。虛插嵯峨。奇不倚石。仰視高鳥。猶是船底遊魚耳。移舟登水樂石。薄曦灑影。微颺自瀾。衆愕改容。鳴泉隴澗。終無一字可犯思議。咏朱子詩。猶不特意取瓦礫。書三曲二字於石。以當染指。左折至大藏峯。峯爲四曲長。前後對岸諸山。如羣兒戲老翁。其十三仙之旋宅。曰金雞洞。洞下曰臥龍潭。柔滑染面。沉翠流襟。忽晴嵐一抹。從北展開。堆螺刺筍。瑰詭靚媚。若肘予者。抑予者。挺而挽。余舟者。捷馳而前。要予者。皆五六曲。

英靈一時吐發。直過更衣臺。歷玉華天柱。晚對諸峯。如困萬戟中。妍怪豐瘦。轉掉殊態。一喜一怒。具有深情。又泊平林渡。謁文公祠。祠負隱屏峯。一脈直拔。獨抱蒼鬱。而北戶距雲窩。僅數百武。遂捨舟。從磴道仰觀接筍。卓上無端。菴澗飛動。絕似伸珪筆。其下崖石刻露與之爲怪。或懸而墜。或削而攀。羸而突者。或額或鼻。詘而奔者。或目或口。或噴蒼牙。仰窺俯檻。如巖版屋。藤樹雲蘿相蔽。以爲幽竇。倚石作垣。柴扉不設。而雲窩賓雲之堂左次矣。林影欲昏。夕陰下地。月色漸淡上來。呼酒數酌。復登舟西折。過七曲。得巖三石二。蒼屏天壺三。仰諸峯。皆掠鏡擢髮。夜來媚人。及北折百花巖。經鼓子並蓮諸勝。寒猿叫影。空霧濛濛。宿鳥驚光。威霜肅肅。身是筵遊賦中人。不復帶世間想。乃折上芙蓉灘。是爲九曲矣。忽霜風淒緊。不能進。因之引白煙一帶。曰毛竹洞。指漁燈一點。曰齊雲峯。如覓月見指耳。遂返。覺來時所檢諸勝。咸無半面識者。緣去來向背。兼多夢幻之資。意態頓改。而余亦欣然有新接矣。再旦望接筍峯。從仰止亭。投石門。歷鐵象巖。皆捶磴爲堦。錯落不一。俯仰上下。出沒石林間。若排扉。若穿牖。若迷路引還。若蚤之時有無。而萃之驟判合也。登漸陞。忽豁然高峯四襲。窪中隆外。如仰釜

微缺。從缺處一石岌岌飛動。舞瀑蜿蜒而下。晴雨亂飛。浴蒼藤碧。分道綫流。各傳琮響。積雲在崖。冰柱時墜。凜乎其不可留。乃折步左掖而上。一壁聳百餘尋。揭千雲表。莫側攸躋。若折鐮木而下。未及者反豎於上也。懸三梯級。各以百計。其懸處得凹之半。左削右虛。含慄守視。而上梯窮壁。復胸而凸出。從胸上環鑿一徑。僅容半躅。捨距用趾。履滑攀索。膝胸而行。如胡僧和南而復蟹旋者。三十步。徑斷續以棧。復十步許。得定心亭。旣脫險艱。而諸峯亦各挾所有。以償余植。然終爲餘險所奪。忽忽不能給賞。俯瞰皆白雲。清溪幾曲。如秋電之過目。不敢察視也。少頃。因之至。氣敗色死。汗出如豆。宜用理中湯者。復少頃。登龍脊。雙壁離立。界兩瀑。而中拔數十仞。下莖如雞胸骨。窄束不能雁行。賈勇上征。屢奮屢息。賴緹綠繡兩壁。墜雪鉤枝。餘花嫋嫋。差得自怡。遂由仙弈亭上絕頂。登玄元道院。松竹蔽虧。蒼菁鬱翠。風蘭露蕙。芬馥四時。汪麗陽所謂反真復命處也。間癡頤窩。尋栖霞所。白雲在足。青天四垂。日月度楯梁間。雷電虹霓屏下方。不得至也。及下。出石門。莖懸梯如腋。下短帶耳。上下崖石。其崇五之。翠乳欲零。穴胸如甍。赭骨蒼容。窮剡極刻。殆太始氏崇嵐釀煙。意匠磨盪。吐而化石。非石能也。

復西望仙掌峯。取石巖道。登天游觀。道視接筍稍夷。然亦岌巖復磴。乍治乍亂。登三里許。忽一石從左拔起。與仙掌相拒。如峽而磴。游人憩此。苦酷暑之得冰室。更三里。渡胡麻澗。隨流而東。行數百步。入天游觀。隱屏風竇拱之。及出一覽亭。則隱屏若可蹴而造也。屏挾接筍玉華二峯。如人豎掌中三指。高不逾肩。其餘諸峯環侍。高者指膝。卑者承踵。皆孩而顛撫之。曩之溪上。魁然雄傲。以不可攀者。悉盤中玩石耳。清溪九曲。畫指而盡。聽灘聲在風際搖蕩。如饒婦炒寒豆。憶昨之白煙漁火。又是眼空花不足思也。至若三友堂勝覽亭。皆夜郎王之比僕耳。既返。道士留曲水。爲談山中事。娓娓可聽。是夕月色甚佳。不能寐。復出一覽亭。觀白雲敷巖如海。而衆峯各萌頭苗角。作水族異狀。狀亦各有所擬。獨隱屏如巨鯨翹首。北顧峯頭。懸兩燈。差可以擬目。亦奇觀也。不識仙船。此時作何浮動。晨際再撫危欄。攬羣峯之髻。拂拭初陽。稜稜露爽。昭秀倍初相見時。乃旣玩之。而後從胡麻澗上行三里許。有山當菴。古木幽清。流泉婉出。令人有息心想。及至葛香林。但有贊嘆。不能名狀。則蓬首垢衣。三旬九食。亦甘心而願止焉。自此從玉柱峯東行。巽徑聞寂。了無人聲。惟覺泉石洒然。一勺一拳。具足仙韻。

草木藤蘿。俱有香氣耳。天心菴以峯名。杜豁巖以人顯。皆相去六七里。從萬峯腳下。縈迴取路。如循永巷中。越礮渡壑。喜其激泐噴玩。骨齒斷齧。黛綠丹碧。斑駁成文。泉水饑之。皆活也。登九井巖。巖巔有泉如井者。九清徹映星漢。汲一則入井俱動。想一脈也。穿蘿而南。折爲水簾洞。丹崖百尺。瀉水如珠。飄洒隨風。清聲瑟瑟。恨多駕屋插坊。有道官氣。然後頽敗無人。煙火俱寂。而殘陽古廟之致。又在耳。由是北折。遶劉官寨。再折過紫峯嶺。山勢倣譎。愈出愈奇。如讀荆軻傳。節節鼓舞。羣峭摩天。妍秀可人。較之谿上諸峯。如甥之似舅。子之肖親。兄弟之相彷彿者。往往然也。涉一澗。曰夔芳。澗流而行數百步。有瀑潏潏然。落谷中。此澗之源也。從瀑旁取徑。數折而登。不患無寒裳濡足之勢。約二里。稍東折。度雲門。雲門者。一石與崖附會而成。街不百武。街盡。盡處復一澗。曰流雲。又瀑之源也。嘉樹扶蘇。人家閒靜。復有柳岸柴扉。小橋流水之趣。於峯之上。得未常有。橋之西有深密菴。擁竹萬竿。規制宏敞。毛道人一呆靜處也。由左掖而西。爲聞聞室。爲白雲鄉。皆連亘相接。總之俱屬爲盧岫耳。岫之北。一徑裊裊。投雲而沒。似可以致遠。而因之通歸甚急。曰明日望有直役。果爾。卽盧岫已惠於望外矣。旣

下。仍從涉澗。處南折。歷紫霞嶂。又折趨馬頭巖。想捷徑也。有凝雲菴。碧桃源。翠竹窠諸處。皆石門。松徑來往。與麋鹿相值於數里之間。石根雲樹。縱橫道路。虬蟒千萬條。磗石之爲獅象鵬鷺。騰上而飲下。欲攫人者。又非算數之所能及。但覺遠近有情。拒迎有法。相師而轉求勝焉。及下馬鞍巖。稍東折二三里。山始舒緩。控搆亦息。而游人嚮之。驚魂動魄者。亦不覺其驟釋而氣平也。度雞蘇坂。望三姑尙遙。至蘭湯。度忽大王在側矣。雖然三日游。歷山水之勝。不十之一。况又從跋涉了日課。與馳馬看花等。何關眺賞。武夷雖一歲窮耳。余心實許焉。噫。三日游。又同曩時夢矣。

## 武夷山記

黃仲昭

敘曰。武夷山。周迴百餘里。其峯巒大者三十六。道書謂爲第十六洞天。相傳常有神仙降此。自稱武夷君。又列仙傳。羲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爲名。二說不同。朱文公序云。武夷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山有枯木查。插石罅間。以皮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尙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



通。川壅未決時，蠻俗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爲衆所臣服。而傳以爲神仙也。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爲號。半頂有丘焉。豈其君長所居耶。有小溪，繚繞羣岫之間。凡九曲。李左思詩：溪流玉雪三三曲。山鎮煙霞六六峯。洪邁詩：一溪穿空舞縵旃。九曲度盡方盤紆。

大王峯。一名天柱峯。昔有張真人坐逝於此。亦號仙峴崖。峯南一隅，稜層三出。可編梯級而上。舊志：昔魏王子騫與張湛等十二人，隱於此山得道。峯之巔，有古木仙果異竹奇花芝草之類。李綱詩：孤峯拔地與天通。爲問仙人羽化蹤。鸞鶴不知何處也。玉樓金鎖白雲封。劉子翬詩：隔竹斜陽泛小舟。榻來天柱訪仙游。風聲樹杪棲笙鶴。雲氣峯頭鐵玉虬。幔亭峯。一名鐵佛嶂。舊志：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置酒，會鄉人於此。建幔亭，綵屋，設寶座，施紅雲襖，紫霞褥。呼鄉人爲曾孫。宋白玉蟾詩：人間幾度曾孫老。惟有青山自古今。辛棄疾詩：山上風吹笙鶴聲。山前人望翠雲屏。蓬萊枉覓瑤池路。不道人間有幔亭。陳夢庚詩：山中別是一桃源。綵屋虹橋影不存。山下人癡猶自說。排簷元是武夷孫。仙鶴巖峭壁上。有繪鶴。霜翎朱頂。千古不渝。禪巖。又名望鶴臺。昔有老僧坐禪。

於此。故名。仙羊巖。在大王峯之西。大小凡六七峯。時有峯仙羊見。又三曲亦有仙羊巖。虎鼻巖。水中石有兩窟。仰吸如虎鼻。獅子巖。其形蹲踞昂首。狀若獅子。徐進齋詩。山中彈壓無豺虎。留得孤猿半夜啼。昇真洞。在大王峯之東。石壁上餘罅一室。中有雷文甌甌五。或仙蛻。其一置石窖中。窖中狹束。不可出洞。前悉以黃心木縱橫爲棧。若可通往來者。其上又一穴。橫插雙木爲橋。橋之西壁。別開一罅。中有香爐藥瓶之屬。可望而不可卽也。洞下直裂一隙。其旁有頂爐。號丹爐石。白玉蟾詩。得得來尋仙子家。昇真洞口正峯衙。一溪春水漾寒碧。流出紅桃幾片花。投龍洞。在大王峯絕頂。洞門小而直下。垂綆百尺。乃可至水。宋朝屢遣中使投金龍玉簡。祈雨於此。旁有天鑑池。大小觀音石。一石對聳。其巔草木蒼翠。有寶冠螺髻之狀。兜擔石。一名賭婦巖。古記云。昔有娶婦者。與仙人賭。而隨其去。遺下兜擔。化而爲石。下有常菴。及蔡抗書堂。水光石在溪頭。(已上俱在一曲。)

鐵板嶂。在大王峯之右三峯。其峯森秀。中者尤高。玉女峯亦名三娘石。三石差肩而立。其色紅潤。望之有姝麗之態。下有粧鏡臺。仙冠石。宋辛棄疾詩。玉女峯

前一棹歌。雲鬟霧髻動清波。蒲心泉詩。玉女亭亭擁霧鬟。此心如雪照清灣。願將一曲秋溪水。洗却人間脂粉顏。馬頭巖。狀如勒馬。凌霄巖。仙猿巖。虎嘯巖。在玉女峯側。草木叢茂。上有崇真菴。後有南山書堂。宋蔡淵井弟沉祠堂在焉。宋李綱詩。昔年老虎嘯幽巖。千里清風皺碧潭。巖上如今無虎跡。一林花雨落旣旒。題詩巖。在溪畔。諸名賢多留題。又四曲亦有題詩巖。蔡沉詩。四曲游人款乃歌。舊磯千古老漁叢。題詩巖下人來往。春雨年年長綠莎。（已上俱在二曲。）張真君上昇峯。一名紫巖峯。車前峯。古記云。聖姥常鞭牛以車載錢於此。因名。上有白玉蟾丹爐。升日巖有金光石。小菴巖下臨深潭。上亘絕壁。半巖數處斷。其間或插木架板。望之如棧。中開數室。內有器。圓者如斛。方者如筍。又有如筍盤。如杵之狀者。古記云。昔有仙雞栖鳴其間。故又名仙雞巖。其側有船。架於巖之半壁。亦名仙船巖。翁彥約詩。西溪縹緲接明河。鼓棹仙人泛玉波。却御長風天上去。虛舟千古插嵯峨。仙館巖半巖有石室。其間几案具在。蓋仙家翰墨之館。一名仙學堂。李仲光詩。天人異所稟。事物皆生知。強名仙學堂。此語將誰欺。我欲借尺地。虛簷做茅茨。琅琅誦玉章。勉力探希夷。水樂石有琴瑟之韻。試

劍下。舊志云。探鶴仙人試劍於此石。分爲二。會仙石方平可坐二三十人。（已上俱在三曲。）

宴仙巖與釣魚臺相對。李仙巖大藏巖下際深淵。巖石罅中。有仙骨數函。鄉民遇旱。則就船以爲梯。連屬而上。取仙函奉以祈雨。雞窠巖。在大藏巖之半。壁有洞穴。外狹內寬。木椽縱橫其間。如雞窠然。古記云。有仙雞鳴於此巖之上。翁彥約詩。仙人清磬讀黃庭長。聽金雞半夜聲。一夕都隨黃鶴去。滿窠風月白。雲生。雲巖巖之半有石室。可坐百人。扁曰雲巖菴。仙機巖半巖有石室。機杼猶存。白玉蟾詩。織就雲裳御冷風。玉梭隨手化成龍。天孫歸去星河畔。滿洞白雲機杼空。翁彥約詩。辛苦支機耐寂寥。肯同嬴女只吹簫。金梭昨夜成龍去。上與天孫織絳綃。釣魚臺。國朝蘇伯厚詩。仙子何年把釣竿。古臺依舊勢巒坑。嚴陵老去能遊此。不住桐江七里灘。拜章臺上平坦。有香爐。渾然天成。（已上俱在四曲。）大隱屏峯。其峯夷上銳下。拔地峭立如屏。武夷精舍在其下。陳孟庚詩。大隱屏前風月閒。何人手種萬琅玕。深深五曲東流水。合作千年洙泗看。接筍巖。一名仙接石。狀如筍立。其半有痕。如斷而復續。玉華巖羅漢石。以其頂髡骨露。故名。

天柱石尖秀如琢成。舊志云。昔魏王於上下有更衣臺。平正如几。（已上俱在五曲。）

三層峯鱗疊。斜倚雲漢。每早曠欲雨。則先出陰霾。欲霽則開豁達。近視以爲候。仙掌巖巖面三處。石紋紅潤如掌。有瀑流。界於仙掌仙館二山。直下千尺。頂有崇真館。下有仙浴堂。白玉蟾詩。仙子捫蘿上翠崖。巖頭舊有煉丹臺。至今石上留仙掌。十指春蔥積綠苔。林君用詩。漢武昇遐幾度春。金莖事迹總無聞。懸崖更不承朝露。空印纖纖十指紋。陳夢庚仙浴堂詩。神仙無垢骨猶香。底用山間開浴堂。我欲從之三洗髓。騎驢散髮水雲鄉。石堂院巖亦名陷石堂。宋天聖間。一夜大雷雨。院東白面巖開剝。一巨石飛下。覆壓院宇五十餘間。陷沒成潭。人罹其害。惟僧居仁及行者得免。云有人掖之以去。今石崖橫絕。憊可容足。轉千餘步。則地勢平曠。種桃滿原人。號小桃源後。有劉踰祠堂。白玉蟾詩。高僧參透趙州禪。拔寺移歸兜率天。天聖四年二月朔。一宵雷雨撼山川。響聲巖其中空洞。人笑語則谷應。仙跡石與仙掌巖相對。有腳膝痕。李左史詩。當時天姥立溪邊。石上遺蹤見宛然。笑殺茂陵縵氏跡。只憑方士口中傳。（已上俱在六曲。）

北廊巖。廣袤連屬。如廊廡然。猴藏巖。鑄錢巖。有石梯稜層城。高巖山形高峙。長  
巨五十餘丈。若城壁然。上水龜石。（已上俱在七曲。）

鼓樓巖。巖間有樓。其下四楹。有路可以攀援而上。舊記云。是仙家鼓樓。旁有鼎  
竈。葉夢鼎詩。鼓樓巖下鼓樓開。舉世邯鄲夢未回。安得老鰲俱喚起。萬人醒眼  
上山來。天壺巖。在鼓樓巖之側。中有道院。下水龜石。貓兒石。伏於山巔若貓然。  
鼓予石。兩峯竄起。一峯旁有石如鼓。細縑石。石紋縷絡如卷絲狀。大小面石。兩  
石相向。如人面。魚磬石。將湖石。（已上俱上八曲。）

靈峯下有玄都觀。靈巖又名風洞。兩石相倚。長數十丈。中一罅。窺見天光。隱隱  
如線。謂之一線天。石洞中可坐十數人。谷口剏門。朱文公題扁曰。靈巖。徐進齋  
一線天詩。石上煙消綠蘚斑。幾人車馬此盤桓。誰知一線通天處。照見人心萬  
古寒。白雲巖半壁。如有白雲之狀。鍾模石。隱然如鍾。三教石。香石。大小廩二石。  
卓立如倉廩。元詹先野隱其下。名廩江之濱。卽此地也。宋陳夢庚詩。白石青霞  
爲歲計。佳釵旨酒出仙壺。侵天有廩無支遣。歲惡還能則貸無。音烏石。紫清真  
人嘗煉丹其下。（已上俱在九曲。）

換骨巖。在幔亭巖北。中一巖室。平廣可六七丈。室前路斷數尺。舊有黃心木爲橋。迄今不壞。室中有四柱樓一所。如世俗皮閣。上列置蛻函。函中仙蛻。皆質小而紅色。世傳方外之士。得道尸解者。皆於此換骨云。元薩天錫詩。千丈丹梯萬丈巖。天開地闢鬼神剗。夜光玉氣橫溪過。多是神仙換骨函。唐刻石在換骨巖下。唐明皇遣使。封名山大川。登仕郎顏行之刻石以記。三姑石三峯并峙。相傳秦時有三女遊於此。因化爲石。李綱詩。風舞芳林鬢腳垂。朝雲行雨濕仙衣。不知當日緣何事。化石峯頭更不歸。安麈詩。霧鬢煙鬟彷彿梳。老翁指點說三姑。娉婷不嫁非無意。誰是人間大丈夫。（已上俱在山之北。）

齊雲峯高出霄漢。頂有聖者菴。時見燈光。小簾洞在縣南。九曲上流。一崖高插。有瀑布狀如垂簾。高可七八十丈。又名唐曜天巖。毛竹洞亦在九曲上流。徧生毛竹。唐李義山詩。只得流霞泛一杯。空中簫鼓當時回。武夷洞裏生毛竹。老盡曾孫更不來。翁彥約詩。毛竹連雲路欲迷。洞門深鎖落花遲。曾孫幾度春風老。未了仙人一局碁。（已上俱在山之南。）

## 遊武夷山記

惺鍾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入百餘里。周始於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疑不爲山。疑不爲山。而習者創。恆者奇人。始作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晴候在溪。溪九曲。山或應或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用舟。由一至九。終武夷遊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按圖乃與一曲諸峯鈎連。異嶺同勢。如兩人背立。遊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續之故。又不可問也。予以天啓三年癸亥歲。北歸楚。則路先裴村。度溪。憇山下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故事藩臬閩司遣吏送出關。注此作答事竣。爲二月初八日。友人商梅身送至。予至此曰。遊武夷右之右耳。蓋凡曲在宮右故也。遂稍理遊事。太約宮在山爲郵舍。在他處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二峯。似虞宮後。入卽見之。及舟始一曲。始正立溪左。莊甚。至二曲。枕藉傍小峯。軒輕成態。然遊者皆以爲一曲中物也。而一曲所有之峯。如大小觀音與獅子。與二曲之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獅子沒。三峯去一爲二。



又窺則小。觀音後二復爲一。然三峯不以出沒爲有無也。玉女靜好秀羸。屢遷多姿。一曲之未至。與三四之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情於此。雖欲專屬二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爲標。標二曲者峯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爲最。其下有臥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掌大隱屏接笋爲最。六曲則天遊觀。觀左右之。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巖爲最。若一曲之大王幔亭。二曲之玉女也。予初八日之遊。至六曲止。念一日中已分其一。繇建陽行四十里至此。而餘其二。以終六曲。是以三曲之靈巖一線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與行六七里不可。如是。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爲過。念霽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筵。當爲溪山之鑑。宿無良於此者。出舟仰小藏壁中。仙船而去。乃繞其背。至臥龍潭。潭在大藏峯下。九曲之水。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水以潭名奇。爲靜深。淵淵然如隱沒。而不恆流焉。繇此趨平林渡。未終五曲。以輿代舟。尋大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諸曲之中。溪山所會也。翁自有記。接笋雁次相綴。書院在峯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省所營。公長樂人。住山十二年。因崖割勝。居處廬旅。部署歷歷。法趨相生。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予留詩

見志。乃循仙掌峯。曲折緣沿。步夕陽空翠而上。由石門入。上天遊觀。是夜宿焉。頰接笋峯。地高天近。空水煙霜。俱化爲月。一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可濯可鑿。見大王峯。復莊甚降。復問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仙掌笋輿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之蒼屏上下。城高巖。小桃源。俱未遑問焉。標七曲者。爲北廊巖。天壺峯。八曲爲鼓子。三教峯。百花莊。九曲爲寒巖靈峯觀。恬目緩趣。佳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徑夷目曠。有出山之意。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爲舟所未至。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旣倦之心目償之。乃回舟。棹聲未滅。已過天遊觀。誦謝康樂空翠難強名之句。望昨夜所坐立亭子。危仄似非可著足處。仙掌雖一峯。橫據甚廣。籠映可數曲。緣壁甫窮。遂廢五六曲之舟。有以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笋峯下。欲登而不敢必。陳力進止。繇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憩。其絕頂有雞胸巖。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鉅度。而峯本甚不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級。而予以病後不能登。有詩云。自悼來偏晚。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與日進而具日

減年所爲也。一道士手茶果。躡梯下。步甚安。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推接笋爲妙。輿而舟。舟而又輿。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巖。巖半廬一僧。僧亦山中。所少也。輿而又舟。度溪。問所謂小桃源者。按圖舊有石堂寺。宋天聖間。中夜風雨陷之。所陷之石。倚垂者爲洞。墜者爲梁。水聲出極梁中。戛戛者爲澗。凡爲石門者二。劣得抽進。乃過田園廬舍。桑麻雞犬。不知其爲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反以爲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曲。玉女大王諸峯。數面成故。返宿萬年宮。游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草如虎嘯。乃舍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不甚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天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在。一線天也。橫有隙繇。一洞又穿。一洞旣至。寒吹如晚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頽。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瓦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月甚煙。光如溪。使人欲汎。予詩所謂置身星月上。濯魄水煙中者是也。明日繇二曲入舟。尋止止菴。山中無桃花。大要爲茶所奪。惟靈巖以往。及止止菴。稍如燦燦瓶中物。亦自可念。還繇舟楫。玉女峯舟所漸近。大小觀音獅子峯。復爲三。飯

萬年宮訖。具威儀而行。不自以爲遊人矣。左行十里。道旁得一門如竇。易笋輿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嶂玉柱火焰二峯。傑豎上亂煙日。羣峯夾之。徑漸仄。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門闢扼於石。紆直不自繇者爲澗。而不能爲溪。然昇者亦蹠而頻濟。石益束。厥勢殆交。交則爲洞。如小桃源而大。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日。乃睹水簾洞石壁。壁高而頽。故所覆甚遠。去壁數百武。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壁上來。屋掛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人執噴壺。往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遊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恆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思理反細。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浮氣人聽睹所及也。予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旣而悟昇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返武夷三日。覺筵望疑不爲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汎溪者爲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爲遊事之始。來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歸則韻者如食宜旣。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也。商子道予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爲月之初十日。

遊滴水巖記

宗臣

余讀汀記。歸化東北五里。蓋有滴水巖。云往徐君日與余談茲巖。大奇也。戊午九月。余督兵西征。馳之歸化。而揭君謁余曰。君將出師紫雲乎。則請於滴水駐餐焉。於是明日以數騎東行踰嶺。稍折而北。已又折而東。凡三折至巖。巖壁陡絕外墜。徑而上。揭君遲之。徑既上。有宇。故名迎仙。余曰。遲仙不逾迎仙哉。堂後有亭。亭題余怪其腐語。而因與揭君解於其中。遂易之曰。振衣。已乃聞垂垂而雨。則滴水巖在焉。其水有三。一出垂石。如蓮者二。從石隙中下。盛之石盃。揭君曰。巖人咸飲此。於是嘗之甘。已烹爲茶。尤甘。余曰。蓋天漿乎。蓋天漿乎。其石乃甃而曲。若龍足戲雲中。而則隱則見者。余怪焉。稍前斗石下垂。類蓮而華者。因名之垂蓮水石。亦蓮不名者。從水也。又俯而睇其右。偶僧在焉。其爐煙陰陰上也。余曰。何僧。揭君曰。此記所稱賴僧者也。其旣化而坐數日矣。乃巖人始知之。則大異之。而因繪其軀以祀之。此卽其軀也。早而禱輒雨。昇之而禱。更大雨。則嘆曰。有道哉。有道哉。夫人者。宜顯者也。佛者。宜幽者也。今暴其身。於明白四達

之區。而使豎商牧子拊其面目而嬉焉。卽僧而靈。固殷殷怒也。於是命藏諸幽者。蓋神之也。洞凡三。門其中。而豎者類柱。遂名之曰天柱。而柱有三。則又名之曰中天柱。左天柱。右天柱。云。有石類類。獅而門其上。更有石如斗外懸。中繫甚微若蒂焉。故名蜂窩。又眺而左。有三門。左者逕。右者乃橋。斷石橋其上。而又虛其上如龜焉。遂名之龜梁。龜梁之左。而上纍纍若珠。又若垂楊之裊裊條條而冰者。仰睇其右。片石突而下。久之嘆曰。此墮猿也。其左右五色爲祥雲之。下爲虛明二洞。簞擊輒應。虛谷則鳴也。又一洞狹險。旁曰天鼓。簞擊之彭彭鼓聲焉。余訝之。又有冷然聲而幽者。余曰。此何聲也。揭君曰。所謂石磬者也。在石洞。洞又有床。火乃入。不火不入。入者床。而擊磬若履禪室焉。余益駭。而揭君已命余觴。乃令侍子左鼓右磬。颯然天籟滿山也。有巨石整而偉。依余右睨之。不得其名。久之曰。冕哉。遂呼爲冕石。冕石者。卽磬而床者。洞門也。其洞最邃。名曰鴈濛。又起而環視。鯉石。鷹石。龜石。鰲石。翔躍肘腋矣。神奇哉。神奇哉。變化纍萃。幻鑄緯錯。煌煌磷磷。潭潭亭亭。則概名之曰小墜峒云。余於是仰而嘆曰。嗟乎。余恨不與徐君同游哉。揭君曰。何徐君思也。曰。余往歲與徐君蓋游華陽洞云。洞自

陶隱居來。赫赫盛矣。乃宋帝又丹出之。其洞故可不入。卽入無奇也。使隱君而觀此。宜何以稱焉。且茲巖之奇。天奇之也。旣奇之矣。乃置諸荒山僻壤。亂莽野草中。不以奇稱也。世之以片石假山稱奇耳目者何限。嗟呼巖。嗟呼巖。余又安知其解乎。揭君曰。華陽顯以陶故。安知茲巖不自今華陽並名哉。於是罷酒。徐君名中行。汀守。與余友善。先余三日游。遺余書。揭君名鵠。則與余同薦巖中者也。

## 游天游峰記

楊應詔

歲乙卯秋。買舟抵山下。訪幔亭。探虹橋。徘徊冲祐觀中。乃偕牧叟。往沿九曲。入至玉女蹊麓。忽見斷崖懸壑千尺。天光白雲。在水四壁間。然石激凌寒。邈與人隔。宇稍前。取徑金鷄洞。遙睇天遊。直在雲端。莫可躡。微旁向洞。窾中留青紅。瑟瑟有光。余訝之。牧叟曰。此仙蛻也。鼓枹向臥龍潭。遂登陸。覽石上鑿刻。路熾仄不能步。延久。始獲寺晦菴祠。展謁。坐寒寥仁智堂。尋躡隱屏。高處側望迴谿。巖嶂層岫。聯嵐旋抱。而書院屹其間。又西行。路稍下。至伏羲洞。洞深巖不可入。余

梁石書。牧叟曰。子亦好奇甚也。此洞數十年無一人至者。余迺沿洞旁出。路益巖峯莫能步。迴闔筍巖。隨樵者魚貫上。石欹滑。余困極。牧叟直驅之。俄側立天游峯半頂松蘿間。稍久。循石棧東下。倏一道中間。兩崖壁峭。巉峻削。松篁夾路。水潏潏鳴。且流水石。蛙數種跳立。尋至天遊菴萬峯亭中。與牧叟斂襟坐。神耗倦甚。頃稍紆。迺起西覲。則又見羣峯銜奇。霽采於前千萬狀。而九曲溪瀾。則灣環足下。菴側仙掌峯一覽臺。夾天游兩腋而峙。兩雪瀑從腋中直瀉。下天游峯中。歸轟不動。余瞪眎久之。憮然曰。此滄海金鰲。何年移至此。前有小石臺。可俯瞰。稍前面隱屏。巖罅間又有小徑。直層上。石齒齒斧鑿痕宛在。牧叟謂此昔人傳避秦處。稍頃。牧叟又導余摩鰲背西指。不數仞越石竄。窺一覽臺。遙挂絕壑。仰睇之。見槁樹。霜根鐵幹。骨立臨危顛。不省爲何代物。余枕樹側石而臥。下瞰九曲直。又若憑雲氣迴薄旋突。蹊水隅。遙見飛鳶野鹿。朝舞隨遊者。偕來時偈暮。已谷風撼等。人肌骨不能久。徐還至菴中。月在松間矣。余乃展湖床小憩。俄又聞鶯鶴聲。自山右石壁上隱隱起。旋弄穹中。余駭之訊。旁有道者曰。此李仙鐵笛聲也。九曲間巖。西去數丈許。舊有鐵笛亭。余聞訖且異。辰輒起與牧叟登



菴後。味呆道者新樓居。恍又若此身出自空外。與天接。而巖桁谿雲。飛動窗牖間。余徘徊久之。曰此真所謂雲巢者。因扁之曰。巢雲堂。中爲天游藏修精舍。

##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盡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都中。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鈞出於不側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可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不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膠燥。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虯結。若蟲。爲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所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隘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于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筵。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

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甍。甍通餽。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千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岑之際。爲亭於其處。而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

天下名山遊記 福建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郵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廣東

### 遊西樵山記

湛若水

弘治己未秋。予與張博之鄧順之趙景鳳約遊西樵。而五羊李子長者聞之。偕李天秩先候予。鄧氏未及面。賦詩而去。比予至。鄧氏而諸與約者皆無在矣。獨與鄧誠之順之鴻張三君者。乘月泛舟而西。及旦抵山麓。遂同三君。由斜徑。扳躋而上。登絕峽。履崇崖。如乘雲步空中。下視可悸。又扶向上。而過所謂翳門關者。關之內有泉。潄然流石上。泉夾兩山之間。山迴泉折。注爲石潭。潭之深淵。若不可測。相傳嘗有好事者墜綫下之。莫知其底云。逾潭之西。又行數十步。得瀑布泉。飛流映空。以爲絕觀。又却行西北轉。數百步。過山家數處。有泉石冷泠。觸目皆可念。又前則呀然而谷。豁然而洞。居人或散或聚。咸植鋤來觀。儼儼若有

驚駭者。將夕。遂止於寶峯寺宿焉。明日。又觀所謂錦巖者。其中惡濁曖昧。不可入。遂觀小巖。有泉由巖端飛洒而下。穿林而東。行二里。一谷焉。中虛而旁圍有三泉。遶其側。二十二峯倚其後。予歎曰。此卜居之勝處也。徜徉不能去者久之。憶予自少時。已聞羅浮西樵之勝。而談羅浮者。多奇偉怪誕之稱。令人緬思其境。如在天上。而西樵獨無與焉。丙辰春。予與嘉魚李世卿游羅浮。登飛雲。而縱觀夫所謂黃龍朱明之勝。亦奇矣。而西樵之景。殆或倍之。予况予之所得於西樵者。十未能一二也耶。吾以是知天下之山水勝者。不必名。名者不必勝也。惟吾耳目之所得。精神之所通。而未始有窮焉。由是以往。殆將與夫造物者游於無極。則夫天地之間。高深下上之妙。莫非吾之所有。而與之相爲無窮也。又豈但如西樵而已耶。

### 羅浮指掌圖記

鄒師正

名山異境。散布人寰。其知名者。有十大洞天。五在江浙。三在梁益。與夫洛京一。惠陽一而已。洛京衣冠都會之地。江浙梁益。舟車奔湊之鄉。其林泉之美。登覽

之便。著於有聞。蓋地勢使然也。獨羅浮邈處海上。天下想聞之。而恨不至其地。間有能至之者。非逸世高蹈之士。必希仙慕道之人。山之高且三千六百丈。地之袤直五百里。峯巒之多四百三十二。溪澗川源。有不可勝數者。是雖長年隱者。猶未易徧覽。而况士大夫來游者。暫至倏還。旬日而罷。又安能周知。茲指掌圖所以作也。游山者。自龍華寺。有昌福夫人祠。七里登山。初至延祥寺。唐朝賜額。明月戒壇。唐時度僧於此受戒。百尺壇。唐祭山建。鐵佛像。西域所獻者。御園柑子。唐朝充貢。玄宗幸蜀。德宗幸梁。時皆不實。僖宗幸蜀。花落樹枯。至山腰。三百餘。有寶積寺。宋朝賜額。中閣。唐僧懷迪所建。御書閣。中藏宋太宗真宗仁宗賜書及景德賜佛衣嘉祐賜藏經。錫杖泉。景泰禪師駐錫之地。銅佛像寺。後羅漢巖。有火通金壇山。伏虎巖。隋僧惠越居此。嘗引虎枕其股。佛跡石上山十里。有大小石樓。二樓相去五里。其狀如樓。有石門。俯視滄海。夜半見日出。有山岸。周迴五里。水消長。應海潮盈縮之候。鐵橋峯。在羅浮二山相接處。上界三峯。上接鐵橋峯。高三仞。在烟靄中人莫能見。青羊巖。在上界第二峯頂上。有羊跡。夜樂洞。在上

界三峯下昔人聞仙樂於此。犀牛潭。試劍石。（在夜樂洞中軒轅集於此試劍）瀑布泉。（夜樂洞中上界三峯側飛泉至三十仞）鳳凰谷。（夜樂洞中有谷相傳鳳凰出入其間）鳳浴潭。（在鳳凰谷口有五色雲氣）瑤石臺。（在浮山接鐵橋峯高五百六十丈有奇）飛雲檜。（又云凌雲在山頂上卽飛雲峯夜半見日出有見日菴廢址林翳中）瑤池。（在山頂又名龍母池）阿耨池。（在飛雲塔西景泰禪師入定之處）夜樂池。（飛雲塔側池中夜有樂聲）阿耨塔。（梁蕭督建有二十六所）泉源山。（羅浮二山接連處俗呼分水凹下接龍王坑鄭思達修道之所泉分東西流）玉鵝峯。（一名鵝嶺）龍王坑。（景泰禪師說法於此有龍來聽）上中下龍潭。（亦名西龍潭有瀑布泉三十仞）花首壇。（佛書云花首菩薩五百會於此壇上）資福寺南樓寺。（在石樓之南故得名）去延祥之西五里餘。曰黃龍洞。（南漢於此建天華宮今呼爲西天華）七星壇。（有古松七株甚奇）獅子洞。（有道者菴）花首臺。（在黃龍洞之西）山背曰鳳凰岡。（何仙姑居此）雲母溪。（其中出雲母石）循延祥而東。七里餘抵沖虛觀。葛仙所居。丹竈。（有東坡書穉川丹竈四字）衣冠塚。（葛仙尸解葬其衣冠）

蓬萊閣後遺履軒。(鮑仙葛仙夜談之所)銅玉皇像。及二侍從三尊。(南漢所鑄者)觀後朱明洞。(道書云朱真人所治)朝斗壇。(在洞口近於壇獲銅龍六銅魚一)黃野人菴。(野人葛仙之門人也蓋有啞虎爲守焉)釣魚臺。(在觀之左)青霞谷。(蘇真人嘗居之)野人洞。(卽王子書堂坑王子名觀唐人)觀之北曰酥醪觀。(葛仙北菴)麻姑峯。(在觀之西南有麻姑壇常有彩雲白鶴集其上)觀之南曰觀源洞。(一名麻姑洞一名藥院葛仙洗藥之所也)西北曰幽居洞。(有鄭公書堂)滴水巖。(在幽居洞之後)長壽觀。(本南漢天華宮今呼爲南天宮)中路直上君子巖。(巖側有通天巖)雲峯巖其下曰蝴蝶洞。(洞多蝴蝶云是葛仙遺衣所化)前曰水廉洞。(此中水石最勝張祕書留丞相讀書於此)天漢橋路出藥槽。其下爲流杯池。(昔有八仙會飲於此其側有八仙石石上有詩)羅浮石刻。(篆書羅浮石大字廣丈許郡守睢陽吳哀書又小石刻朱明洞天四字倒臥溪中又石刻篆書長壽澗三字范陽祖無擇題書餘石刻俱不可辨)東龍潭。(潭上有五龍堂)自冲虛觀出會仙橋。東行里餘。抵明福觀。(南漢建亦名九天觀)迤邐至石洞。(卽鄧仙騎牛入石處)小



水廉洞。（此處多隱者菴）白鶴觀。（葛仙東菴）東北至蛇穴。（單道開蟬蛻之所相傳穴中有路通眉州）又東數里。至蓬萊洞。丫髻峯。（又名雙髻峯）有劉仙壇。（石壇高百丈許。云劉高尚打坐處。其傍生竹。葉符鎮厭蛇虎）峯下有試劍石。有羅陽溪。（傍溪產龍蔥竹。巨十圍。其節長二丈。葉如芭蕉）東林寺山之東西。有香臺峯。會真峯。櫻桃峯。拋毬峯。刀子峯。錦繡峯。黃猿峯。鉢盂峯。致雲峯。大旗峯。小旗峯。雲母峯。雞籠峯。又有金沙洞。石白洞。太和洞。歐陽洞。赤水洞。白雲洞。風洞。雲洞。雨洞。白角洞。大慈寺洞。古老洞。白芒古洞。梳榔洞。大坑洞。奇巖秀岑。湍流怪石。不可名狀。此游山者之梗概也。大抵洞裏乾坤。壺中日月。雖與世相絕。然人與山有緣。則蓬萊遠隔弱水。以躡車飛空。而或可到。與山無緣。則瀛州近對會稽。雖驅石塞海。而弗可逢。故作指掌圖。與好事覽焉。

## 碧落洞記

王陶

地之靈者。以山水稱。人之英者。以文章顯。故大塊間多巖壑勝概。非值通才碩賢。跡所到。心所想。摘辭載實。克播發之。則雖駢奇粹異。至於仙家所謂洞天福

地相參。亦不得有名於四方矣。滇陽郡南趨十五里。羣岫巨屬。長溪縈紆。窮河盡源。呀然成洞。中敞石室。下逗寒流。融烈萬狀。衣冠輩未嘗一詣。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探得幽絕。遂命侶以游著。到難一篇。刊在巖石。語清思逸。狀寫景物至當。後人嗣到。稍稍甚易。然奇文獨在。無能可復繼者。僞漢劉氏。始題洞曰碧落。室曰雲華。自是益號名跡。標望嶺隅。南北來游。無日無之。予厭聞其勝。患未得賞。今運故里。閒居多暇。因率諸髦士偕至絕境。稅駕暫息。寓目一覽。崖危壁峭。駭動神魄。風冷溜徹。爽侵肌骨。氣潤烟霧。香馥松桂。若登青岑。造赤城。霓旌可接。鸞馭可攀。又豈止捐世紛脫塵累而已乎。旣而捫蘿設險。周訪遺逸。洗杯酌醪。相陪夜飲。歡而醉。狂而歌。濯足於清泉。曲肱於磐石。心境俱外。物我皆忘。浮圖非想之天。老氏無何之鄉。訂此冲寂。彼焉此焉。夫人生所樂爲趣。匪一志尙於內。情適於外。是謂得矣。顧不知逸少蘭亭之宴。太白竹溪之會。復何以專美於千百年間耶。雲扃晚照。促人歸轡。猿鶴相顧。戀戀不忍去者久之。同遊九人。各賦詩以寫興云。

### 五嶺記

曹學佺

五嶺之說。向來不一。宋周去非謂係入嶺之途有五。蓋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廣之郴州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縣。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按此本淮南子。以秦始皇利越之犀象齒翡翠珠玕。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發饒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虞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塞。考其地。饒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二處固與郴道全三州接壤。南野餘干俱在江右。入南雄者。必繇南安。入南安亦必繇豫章故也。惟番禺一軍軍於越。故謂之虞。謂之都。其餘去越頗遠。皆隔絕嶺表之路耳。惟昔日隔之。故通於今日也。隔之者。中外維絡。控制使不得動之意。正欲虜其王而入其都耳。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楊慎丹鉛錄。五嶺考云。臺嶺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攷其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皆合。惟九真地屬交趾。與揭陽有嶺東西之別耳。余按東粵之嶺。而嶺西東三

道。江右之嶺北道。與粵西之總名嶺右。皆以五嶺爲言。五嶺曼延數百里。跨連湖廣。江右兩粵三省之界。卽洞庭之南。蒼梧之野。而三苗之區也。苗民負固不服。憑此五嶺爲險。其種類至繁。散匿菁林谿峒之中。卽今之徭民。撞民。狼民。蛋民者。似皆遷於有北之遺者耳。其遷者。必其雄黠桀驁者也。而散匿於菁林谿峒之中。荒野無人之處。實繁有徒。勢能盡遷之乎。遷之不盡而輯之。必有其方。苟不得安輯之道。恐其驚疑轉相煽惑。時時有蠢動之患。復欲舞干羽於兩階。亦難矣。故帝舜南巡。至於蒼梧之野。非無事而徇遠略。乃使蠻夷之覲我耿光。被我教化。而施以勞徠勸相之法。收諸要約羈維之內而已。是故嶺一也。在大庾則爲臺嶺。在桂陽則爲騎田。在九真則爲都龐。在臨賀則爲蒲緒。在始安則爲越城。而俱以嶠名者。爾雅山銳而高者。曰嶠也。楚粵江右之州縣。俱設在山麓。而其銳高處。仍蠻夷居之耳。故桂陽之郴。與廣州之連。零陵之道。與昭州之賀。江右之南安。與東粵之南雄。九真之與欽廉。始安之與衡永。俱相爲接壤而錯處也。漢書揭陽下盡乎惠餽之境。而梅州徭峒。與湖南相通。宋章惇經略湖南。正開梅州之時。觀此則五嶺之爲一嶺也。虞帝南巡之故。與夫秦漢取越之

方。俱瞭然在目矣。

### 南海古蹟記

吳棻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皇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卽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爲東西道。廣爲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記者夥矣。粗載其大略於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鐘宮。遂隱此山。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古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簫玉硯。象鞭精緻。鄭綱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存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海南西木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謂曰。見幡卽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爲九童子泉。遽涌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爲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藪溪。藪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使行。尉事囂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太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漢拜。兩臺踞山巔屹然。山

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斃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劍劍三。爛若龍文。悉璃玉匣金飾。後瑜攜劍。經贛上。飛入江水。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譚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刺密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賻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川妻。嘗行炙南海。善炙贅疣。唐崔偉遇姑。得越井岡艾。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越。先將精卒陷尋蛟。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之刺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沉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羣。晉隆和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  
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  
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金廬亭。夷人男女椎髻。  
俗採魚鱉藤竹。又有龍戶。一曰蠶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  
水蠶戶。舊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鈞得金繒。牛從繒出。見人復投。  
斷其繒。得一尺。義熙中。周靈甫。勇掣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儲水給城。南漢劉氏闢甘  
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溪夾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豔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焜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  
焜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引出。鼎耳斷鼎後。執鄉者耳



盡痛。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爲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聘譙國夫人洗氏。寶死。洗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給。洗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附唐。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燃。唐有扶南人請以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日。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然越溪。唐景泰禪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內潭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五百餘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鉢盂。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靈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鐸然作金鐵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伉覆舟處。

西樵巖在南海西南。巖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爲玉女陶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恆禱龍。龍泓占風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再餘宮使邵庭瑁造。庭瑁。劉氏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浸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斂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庭瑁將舟師出洗口。鋹疑庭瑁必叛。殺庭瑁。再餘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石巖奇突兀。類大湖。靈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盂。文理類芭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昞南遷。泊仙女灣。丞相陳宜中。欲奉昞葬占城。颺作昞殂。葬香山。宜中遁。殿帥蘇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燼幾

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置戍。衛王昀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道斷。天狗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沉海。文武殯御。從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礮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築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燔聚。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徙米種。藉羊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鹽米去。

爲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爲言南越事。山川風土。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王。劉龔之事制。亦嘗自同中州。嶠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廣爲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巖江。煌水。隴石之崑崙。黃茅青草。炎瘴襲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恆未嘗願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山靈開而海氣伏。珍禽嚶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枝龍

眼檳榔。薊醬之屬。芬香豔冶。鮮甜爽脆。魚雞蜆菜。堆積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州。至於控制山嶽。厭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必又賴矣。夫涕泣運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卽爲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以還。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爲五府。廣府實大叢山深峒。惡民頑俗。草搖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然後自巳。間者。一時山峒顛顛無所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修城柵。繕壕塹。晝夜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令。儆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猶或謂之不甯者。蓋久而後免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概者。著於末節。苟有觀者。

天下名山遊記 廣東

曾可謂爲晉宗少文之臥游云爾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廣西

### 羅秀山記

董傳策

邕巨麗蓋稱青羅二山。青山在郡東南。濱江而介通衢。羅山獨窈然峙其西北。其名秀。蓋以道人羅秀曾居山中煉攝故。余得數數出青山游。顧獨羅山闕游焉。乃歲辛酉夏五月。維閏赤符。屆時義和弭節。客有峨然冠廓然衿者。羣造謂曰。若胡乃蕭蕭杜門作旅人。盍往寄勝情。諸衆請肅。徒戒觴俟若羅秀之墟。余笑而應曰。時哉。記稱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請茲時哉。迺約浹辰辛丑維期。及期。余晨乘竹兜子。出城西門。偕客閱廣武亭和壁間詩。隨踰橫塘而北。時修景景方陰。歛暑暫滌。霞明江岸。霧起山端。乘涼行數里。越心虛村。薰風徐來。忽日晃晃赤林際。遙驥馬蕭蕭鳴。望之人簇簇立至。則客峨然冠廓然衿者。檣觴待

久矣。遂相攜杖而進。無何。抵山麓。麓有方塘。名天池。循麓而登。古廢寺基在焉。有墉塌臥草間。又循而登。爰覩一寺。輪奐新飾。形髣宛然。佛儼顏坐上坐。其面臨陽。殊爽塏。前抱一亭。青松森夾馳道。白雲飛揚。鳥踦踦鳴不止。殊有幽致焉。乃推奔秋之枵。旣廉頗之飯。啜茗而登。俄見翠微中突一青塢。旁植柚柰橄欖諸果木。長林豐草。爰清載幽。復有鏞塌鮮苔間。丹竈微茫。羅生安在。時則今古交懷。而繁娛彌劇興矣。於是客善弈者。方更角弈。而余獨與客善登者。登其巔。覽陸離之光。菟滄嶼之概。樹瞬霏微。物色靡辨。客且左右顧。具爲指點。大都青山當其面。奎岡挾其掖。衆山環立其旁。而郡城郭雄據中界。厥勢面青而背羅。襟帶鬱江爲池。隱然成雄觀云。余迺南瞻銅柱。則高伏波之勳。西眺崑崙。則大武襄之略。脩然捐脾起曰。嗟乎。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然哉然哉。衆嘻而下。少憩綠陰中。更啜清茗一杯。席地布几筵。摘林巔橄欖餐之。人懷一枚。已而客角奕者。從崎徑上。遂設酒核。傳杯交歡。酒三行起。復入前寺。縱觀郊壘。時大風飄發。松颯颯響谷外。客顧余笑曰。朝來密雲不雨。今風動哉。於是爲黃鶴之歌。而余與客故善歌者。倚歌而和之。其辭曰。黃鶴一舉兮絕層林。又曰。山高兮水

深。松風吹雨。今龍吟。俄雨滂注。田疇霑足。村氓走羅拜曰。久苦旱不雨。今幸奇  
人士帶雨來。村氓有造矣。已而雲收雨歇。顧望煙翠騰林。炎蒸淨洗。風前互詠。  
光霽悠然。衆相顧謂余曰。游樂乎。余應曰。陶性靈。宣幽滯。聚而不恍。邇而不偏。  
樂乎哉。乃若覩雲物而興思。撫羲娥而稽志。將其懷矣。奚暇樂。去樂不聖山。懷  
不依山。山乎山乎。若安所得樂乎。客問青羅疇勝曰。青曠而雅。厥眺維江。羅岑  
而幽。厥眺維陸。夫羅山者。松森森。青梵宇耳。青山有巖若泉。面江而帶郭。勝青  
山者人情乎。雖然勝不在山水。在游山水人。故山非能勝也。人好游山者勝之。  
又曰。山有色有象。青標色。羅標象。山之較致也。故山不擇壤。爰就其高。水不在  
流。爰造其深。夫人有包羅萬象之懷。以覽觀山之青青者。又奚小乎。青羅同游  
客。爲韶郡守陳公。善談玄。羅浮山人劉君善詩。鄉進士朱子陳子俱善歌奕。儻  
將軍王候善飯。記之者。遷客董生也。蓋無一善狀焉。

## 桂林記

羅大經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



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增峨。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返。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游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於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峨峨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撞。轟轟左顧龜。狺狺欲吠厖。丹龜儼亡恙。芝田藹生香。博噬千怪聚。洵爛五色光。更無一塵碗。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剜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游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蹂躪。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 桂海巖洞志

范成大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冀。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峯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峯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盪之雁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峯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之類。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峯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徒余言之贅。頃圖其真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

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略。

讀書巖在獨秀峯下。直立郡治後。爲柱主山。旁無坡阜。突起千丈。峯趾石屋。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顏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

伏波巖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鑿通透。戶牖旁出。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石。前侵江濱。波浪洶湧。日夜墩齧之。

疊綵巖在八桂堂後。支徑登山。大半有洞。曲轉穿出山背。

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中龕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

劉仙巖在白龍洞之陽。仙人劉仲達所居也。石室高寒。出半山間。

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

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然剜刻。作大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其形正圓。堊之端整如大月輪。江別派流貫洞中。踞石弄水。如坐捲蓬大橋下。

龍隱洞龍隱巖。皆在七星山脚。設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大洞門。高可百丈。鼓櫂而入。仰觀洞頂。有龍跡夭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門可出。巖在洞側。山半有小寺。卽巖爲佛堂。不復屋。雉巖亦江濱獨山。有小洞。

洞門下臨灘江。立魚峯在西山後。雄偉高俊。如值立一魚。餘峯甚多。皆蒼石可刻削。

棲霞洞在七星山。七星山者。七峯位置如北斗。又一小峯在旁。曰輔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門下。行有餘級。得平地。可坐數十人。傍有兩路。其一西行。兩壁石液凝沍。玉雪晶瑩。頂高數十丈。路闊亦三四丈。如行通衢中。頓足曳杖。鏗然有聲。如鼓鐘聲。蓋洞之下又有洞焉。半里遇大壑不可進。一路北行。俯僂而入。數步則寬廣。兩傍十許丈。鍾乳垂下纍纍。凡乳淋必因石脈而出。不自頑石出也。進里餘。所見益奇。又行食頃。則多岐。游者恐迷途。不敢進。云通九疑山也。

元風洞去棲霞傍數百步。風自洞中出。寒如冰雪。（元字胡涓切）

曾公洞。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呀然。入門石橋甚華。曾丞相子宜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謂泱流入於江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窄且溼。俯視石罅尺餘。匍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棲霞。

屏風巖。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廣百餘丈。中有平地。可

宴百客。仰視鍾乳森然。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通明。透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今因其處作朝天觀。而命其洞曰空明。

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萑。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至夕陽洞。窺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狹隘。側身入。有穴通嘉蓮。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於東南。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採取玩之。或以釘盤相問遺。

南潛洞在西湖中。羅家山上。

佛子巖亦名鍾隱巖。去城十里。號最遠。一山萃起莽蒼中。山腰有上中下三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窄。一小寺就洞中結架。因石屋爲堂室。

虛秀洞去城差遠。大石室面平野。室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穿透兩傍。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巖洞尙多。不可皆到。興安石乳洞。

最勝。余罷郡時過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與棲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綉山羅漢白鶴華蓋明珠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州有靈巖真仙洞。世傳不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罕到。

##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旁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惟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公。旣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移於閒壤。伐惡木。翦輿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

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升降。苞繚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楓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颺氣迴合。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旣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閭闔。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褻觀。非是州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 隱山記

吳武陵

西出門里餘。得小山。山下得伏流。顧曰石秀水清。其轄怪物耶。乃蹈履北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矍然若神物持之。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坦平如

室。室內清標若繪。積乳旁溜凝。如壯士上負橫石。奮怒若活。乘高西上。有石窗  
櫺。窗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迴三步得石巖。巖下有水泓然。疑虬螭之所宅。  
水色墨綠。其濬三丈。載舟可坐數十人。巖之南壁有石磴。可列十六人。其東若  
猷澮。貫石流去。不知所止。北壁半穴如懸門。徹外容小舟。出門有潭。麥三十步。  
產芰荷。潭北十步得溪。橫五里。徑二百步。溪可以方舟泛鷁。渺然有江湖趣。魚  
龍儼灑。鷗鷺如黍。溪潭之間。有地丈餘。其色正赤。歷石門東南。越小嶺。石林危  
嶠。夾聳左右。自嶺下十步得東巖。自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闊一尺許。淺沙若  
畫。細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如薰籠。其白擁雪。自巖西南上。步飛梯四十級。有碧  
石盤二。乳竇滴下。可以酌飲。又梯九級得白石盤。色如玉。中有自然水。香甘可  
飲。數人不竭。自石盤東北。上陟雲梯十二級。得石堂。足坐二十人。乳穗駢垂。擊  
之鏗然金玉聲。堂間有石。方如棋局。卽界之以弈。脩然不知柯之爛矣。自堂北  
出四步。直西二筵。南入小峽道。峽得內峒。東有石室。妙知刻畫。頂上方井。弱翠  
輕綠如藻綉。自峒南下。仰矚東崖。有凝乳。如樓閣。如人形。如獸狀。不知造物之  
所變化也。自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爲梁。曲折縈繞三百步。



窺日月所不能燭矣。左右列炬。而後敢進。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爲飛梯九級。而後及水。水北涯有石閣峭甚。益以欄檻。適可宴息。水通魚船。東出朝陽。西隔巖黑。方谷如鑿。投之石聞波聲響。寒氣薄人。自石閣還。上絕壁。西十步。又得小峒。俯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鍾乳。或垂或滴。其極有石室。如禪菴。多白蝙蝠。出小峒。北二十步。又得外峒。石色猶四峒。東西壁下有石數十枚。其面砥平。中有兜博琴薦。厥狀甚怪。游人列坐。肅若水霞。其東有便房。栴檀拱稅。枝撐環合。猶良工之椎琢也。洞北七步。臨西石門。石門西三十九步。得西峒。峒深九十尺。北崖有道。可容一軌。崖南有水。水容如鏡。纖鱗微甲可數。東過小石門東。頰行三十步。詰屈幽邃。道絕窮崖。又寬明。置水閣岸下。閣勝九人。閣下水闊三十尺。伏流崖南。亦達朝陽。自西峒口南去一矢。得南峒。四壁可燕數十人。其東有水。輕風徐來。微波蕩漾。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羆。劍者鼓者笙竽者。填篋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羅萃於西北。夫茲山之始。與天地並。而無能知者。揭於人寰。淪於翳蒼。又將與天地終。豈不以其內妍而外朴耶。乃伐棘導泉。目山曰隱山。泉曰蒙泉。溪曰蒙溪。潭曰金龜。峒曰北牖。曰朝陽。曰南華。

日夕陽。日雲戶。日白蝙蝠。嘉蓮生日嘉蓮。日雀來。日白雀。石渠寒深。若蟠蛟蜃。特日蛟渠。或取其方。或因其端。幾輝乎一圖。謀也。爲亭於山頂。不采獲。倏然而成。憑軒四望。目極千里。高禽驚獸。蛟翔蟻走。恍然令人心欲狂。又作亭於北牖之北。夾溪潭之間。軒然鵬飛。矯若虹據。左右翼爲廚。爲廊。爲歌臺。爲舞榭。環植竹樹。負脫蠶滓。邦人士女。或取宴適。或景晴氣和。蕭然獨往。聽詞於其下。嗟乎。我俗旣同。我風旣調。茲亭與人物共之。則不知古之甘棠。其類是耶。

## 六洞記

韋宗卿

天作南北。星斗辨之。地分方夏。山川間之。其土殊。其鎮異。故磅礴博厚。隱嶙鬱。釋連崗走峯。千重一息。秦之山也。發地干霄。上爲巉嶢。攢空交映。積爲崇山。越之山也。桂林千巖競秀。世情賤目。故茲山接城郭之間。億萬斯年。人未稱焉。其爲狀也。前虛明而散祝融之火。後清泚而壓玄武之水。外孤峯而競聳。中六洞而潛通。諒仁智之所樂。信靈仙之所宅。登山自西。舉趾維左。首至於南華峒。峒中水長十餘步。闊不可踰。深不可測。澄爲靈泉。播爲陽江。水側平坦。可坐數十

人。自南華峒西轉。五十步至夕陽峒。峒長數十丈。其旁有水。與峒終始。在水之東。高下有石。如砥如礪。十數人可憩。峒窮有大石。高可跋及。廣不盈尺。鑿穴而堊。復使下。尋有潭東去。莫究深廣。又北轉而東。八十步至於石門。石門又東北十五步。至北牖峒。峒虛潭幽。其水潑墨。中有巨魚。可三四尺。鑿鱗筴甲。朱鬚頰尾。或見爲龍以敬之。潭之左右。怪石萬狀。如鳥斯飛。如虎斯蹲。如衣裳發笄。如龍蛇出奔。乳竇懸玉。石壁流雲。潭之南有石峒。有便房。高有石窗。追琢不加。清瑩可愛。又東南轉山一十步。至朝陽峒。峒中有水。旁浸潭側。長可數十步。三峒之水。周圍相通。亂於池。入於江。水中有石。高可三尺。其色白。其容光。圓如薰籠。大如巨床。以其水侵於潭側。故曰側潭。尋側潭之西數十步。上有潛洞。歷險可至。窈窕深邃。羽人來墜。却上南壁。約六七丈。有雙碧石盤。懸如半壁。容水數升。其上尋有一白石盤。常有水升餘。酌之不竭。味甘如醴。色白凝乳。煎以愈病。飲以駐顏。其側可坐五六人。左右石壁。皆光滑密緻。有如磨礪。不礙綿絮。却下從峒口北轉。路絕越險。山屐不通。備梯架空。得至雲戶。戶內博敞。容三十人。旁透虛明。洪纖可鑿。有貞石榻。勒爲碁局。對以手談。局之左右。可以偃仰。賓從徒侶。

各有攸衷。出雲戶。下視北隴蒙篔。如指諸掌。戶外有二徑。其一直上至山頂。山之最高處也。桂江屬望。縈紆若帶。越嶺遐眺。點簇如黛寸。眸千里。周覽一息。構亭其上。以俟登臨。是歲秋。慶雲見於西方。萬狀競變。五色相鮮。旣而亭構。因目之爲慶雲亭。自亭下至南華峒口。一徑西去。十餘步至白雀峒。郡人有獲白雀來獻者。雪毛霜羽。頰背紅趾。且徵雀瑞。因志峒名。峒口狹隘。側身稍通。漸下十餘步。有立石。望之如人。次有石堂。光滑寬敞。可容數十人。從此更下。有玄潭。深黑莫測。潭東西巖上有石樓。高低可二三尺。自下而望。如粧點成樓。南有二石。相去數尺。被服如人。若就樓而看者。玄潭泓澄。水色如墨。見者神竦。乃作閣道架潭。瞬息疾過。西南透於石穴中。石穴路右。復有乳垂。亦如朝陽峒者。視其周圍。但微小耳。峒內有穴。通嘉蓮峒。峒開而未得名。會有獻同心蓮者。遂紀事而名之。從峒北出六十步。西去有峒。其深不測。中路多白蝙蝠。飛舞在空中。從東有穴。棧閣盤迴却透。玄潭之北。有兩穴。東穴透明。長可數丈。人不可過。莫能究之。西穴出於峒口。峒內平坦。石榻縱橫。湯茗在茲。笙竽以間。有石琴薦。寔以撫絃。聲越金玉。自峒西去。至夕陽西山。復人寰。六峒之能事畢矣。自諸水隱山下池。

溢曰蒙泉。派合成流。水源有二。其一源自夕陽。注嘉蓮。經白雀。歷朝陽。旁侵北牖。出於南華。流沚積爲池。其一源自蒙溪。溪源在北牖峒東北里餘。出於北山。自山南流。會於南華峒水。合而成池。池因山麓。不資人力。高深向背。繚繞縈迴。五六里間。方舟蕩漾。靡微風。鏡清波。棹女唱。榜人歌。羽族載依。鳧鷖翔泳。鱗介是宅。魚鱉噉嚼。野花依藜。游絲轉空。蘋末清風。荷底水紅。莫者取。飢者採。與人同利。恨斯池之不大也。招提之南。長松夾路。陰濃蔽日。韻響含秋。外有連理松。異本同幹。內有偃蓋松。砥枝覆空。松側有竹。黃緣盡岸。策杖未窮。步履猶遠。北牖峒口有閒田。砥平。南北十餘步。東西稱是。乃作水閣。立風廊。闢廚戶。列便房。華而不逾。險而不偏。面茲池以混漾。對他山之青翠。絲竹競藝。賓僚滿簷。歌聲過雲。舞影臨水。取樂今日。鄉心暫忘。

## 陽朔山水記

曹學佺

人知灘水之分於湘。僅得十之三。而不知湘源之分於灘。已得各半。余攻陽朔縣之名而始知焉。夫朔者北也。海陽山與靈川直其位置。在興安縣之南。陽朔

縣之北。各八九十里。故縣名陽朔。取之海者。泉咸大之。稱水北曰陽。故山名海陽。其水北趨而分。湘灘者。爲龍巖。又東南出泉曰掉巖。其水下陽朔。一山二巖。分湘灘朔爲三水。故俗諺云。三山海陽。而漢書亦曰。或下灘津。或下陽朔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入於其中。是知陽朔亦湘源也。唐吳武陵縣廳壁記云。羣山發海嶠。頓伏騰走千里而北。又發衡巫千餘里而南。咸會於陽朔。陽朔經四百里。孤崖絕巘。森聳駢植。類三峯九疑。析城天柱者。凡數十里。以今觀之。海嶠衡巫諸山。會於陽朔者。蓋指海陽山而言。非陽朔縣也。縣隋時置。蓋分自始安者。而金石古文。有漢陽朔碑四字。是必以陽朔山而搏埴焉者也。陽朔之水入灘者。在縣理爲都荔水。以岸傍出香草。漢樂章都荔逐芳卽此。一名都利注。水經云。灘水又南徑都利山是也。又東暉水在縣西北。雙月溪在縣東南。各三里許。達於桂江。又西溪發源西山。曲折繞明珠洞。前入桂水。又縣北三十里之興平。水源出寶子山。南流者。爲興平與桂江合。余巖舟而上興平。有巨石可憩。時樂其山水環抱。而寄宿焉。其是日之游於塘山。山下湧泉。儲流爲淵。傍有乳洞。穗滴珠流。觀源之水出焉。洞室層別。前臨後

明。穴舟以入。中塞復通。或臥而撐。或炬而視。或風搏衣。或曉侵耳。雖端州之星巖。金華之三洞。致相彷彿。而幻奇莫能敵也。又西十餘里。爲犀潭。龍濟松江二橋水匯處。中有石穴。云犀所藏。岸傍細草如茸。呼曰犀草。可編而席。又二十里。而舟中忽聞如雷鼓者。亟啓窗視之。則有飛泉湧自山椒。懸石百級。飛舞而下。如掛銀河。入於桂水。余曩作瀑圍記。謂桂州多山而少瀑。及觀此。始悔其言之誤也。余前一夕宿於龍頭磯。而觀所謂荷葉洞者。洞中懸石如張蓋。垂垂下覆。旁窺則似衰荷敗葉之裊裊從風而墜。已詫其甚奇。而不意明晨之得觀瀑於空。穴舟於崖。又及宿興平之爲愉快也。然自桂入朔。首繡山。次畫山。彩翠交錯。峯巒秀麗。各如其名。將至縣二十里。則有寨山。四固稠塞。湖南馬氏之所戍也。其下爲讀書巖。唐曹祠部鄴之讀書於此。今之祠。祠部在龍頭山。其家耳。後捨爲慈光寺。寺久亦廢。故解大紳詩。有年深寺廢無人住。惟有古巖聞讀書之句。近日邑孝廉莫以光始興復之。余另爲記。又過碧蓮山。危巒疊嶂。簇如蓮花。懸治辰焉。卽唐沈彬詩。碧蓮峯裏住人家者。縣之左峽爲屏障山。正方如屏。宋陶弼詩。羣境尖中折。人家缺處安是也。治南數百武爲鑑山。其石光瑩。時見人物。

車馬之狀。又五里爲鳥山。濱江。其形如鳥舒翅而立。又有東人山。去縣東南十五里。狀似人冠帶而拱揖。其西亦有石如人冠帶。若坐而受之者。此皆得自舟中。意其或異。杖策以從。尙嫌其流之迅然。一日爲三日程矣。而車馬之路。則繇縣背。卽吳武陵所稱。凡數十里。羣峯森聳。如樓如闕。如竿如旗。如陣將合。如戰將潰者也。規之當在縣南北各二十里間。北至翠屏公館。則如劇之將畢。眩之將收。看場人散。嘖嘖歎息。尙在喉吻。南入廣福巖。是窺武庫之始。有若堂殿。有若燈檠。有若龍爪。有若燕巢。而外則溪橋雜樹。蔽虧道左。宛若桃源矣。



天下名山遊記 廣西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郵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四川

### 峨眉山記

敖英

侍御狷齋謝公。來按西蜀。駐節峨眉。臺中無事。副使梅塘毛子參議渭野樊子僉事黃溪劉子暨英相與請曰。此中三峨之勝聞天下。二子願從公游焉。以暢冲襟。斯亦古人張弛之道也。公曰。我於此山。興復不淺。詰朝從公出北門。由寶經樓入山。逶迤曲折。度解脫橋。過歸雲寺。度蒼水橋。過中峯寺。度雙溪橋。見一水奔流而來。有石突然砥其冲。乃分流二派。由石梁飛下。擊盪震撼。宛宛趨龍門而去。憩四會亭。野趣清輝。應接不暇。西行數十里。望見白水寺。臺殿在翠微中。遂投寺宿焉。五鼓上頂心坡。石磴峻嶒。而躋陟之險。如登天然。歷大雲壑小雲壑。路稍平。上胡孫梯。又險。上木皮殿。梅子坡。攀緣鐵鎖。又險。上雷動坪。左

右深壑。黑不見底。又險。道左有禁語鐵牌。山僧曰。坪下巖洞。爲蛟龍蛇虺所棲。其氣常乘煙霧而上。故禁游人絨口。鍵之上。入十四盤。又險。自入山至此。多在雲氣中行。忽仰見天角。雲漏日光。如金在鉢。昭融絢爛。不類下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塵埃中所見光景。是自不同。至歡喜亭。遂緩步。度天仙橋。入天門。抵光相寺。上大峨絕頂。攬結秀色。吞吐高明。西望夔經臺。及瓦屋諸山。如列几案。比顧王壘。青城諸山。如聯培塿。東視蜀江之流。如衣帶。俯瞰大峨之腰。白雲平鋪。周遭一色。而中峨小峨。覆蓋其下。不見彷彿。茫然如雪積平野。月籠寒沙。微風西來。雲光滉漾。又如洞庭彭蠡。溥春浪激。不可名狀。公曰。到此境。使人肝膽澄澈。平生奇觀。無踰此者。俄有二鳥飛來。形如畫眉。紋如鳩。有二鼠隨之。比松鼠差小。飼之以粒。與人甚狎。良久。鳥鼠皆去。山僧報曰。佛光現矣。相顧山腰雲氣。上有彩色。圓光一道。小如車輪。繼有一光。大如車輪。良久乃滅。公曰。此巖下必有寶藏之氣。故雲視之。日射之。光乃現。若雲日不相薄。則無此光。彼謂光由佛現也。謬哉。已而雲氣漸散。暮色蒼然。公揖諸君乃退。明日。遂相與緣徑下山。時雲飛木末。雨意欲來。公曰。觀山變態。妙在煙雨中。遂行。旣

入城。漏下二十刻矣。公曰。東坡有言。山水遨遊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故王羲之嘗欲一游峨眉。而終身不果。又聞來游此山者。或不及時。則雪封巖徑。卽有能至絕頂。或值風雨晦冥。敗興而還。吾輩昨來之游。良愜賞心。於是劉子又請循晦翁登祝融峯故事。拔藁抒詠。以謝山靈。公欣然賦古詩爲倡。諸君咸和之。余不敏。攢其概紀焉。

## 東屯高齋記

陸游

少陵先生晚游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懷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余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跡。則白帝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懷西。蓋今夔府治所。晝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溪。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余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

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視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余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與正觀開元之始。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耳。故樂與爲記。

### 修覺山

鍾惺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驟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榭榭。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

焉。問之。則修覺山。子美游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游詩曰。寺憶昔游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紗暄日色遲。客愁今爲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裏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爲亂。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姑舍是。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駁。夾砌數折。卽修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一壚。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翬沈着。且甚完好。予入蜀者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轟然頽江者。曰雲峯。兩寺

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第可止修覺耳。非此峯也。左頽稠額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于削壁者。卽今着脚處也。降自雪峯。復繞井墻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恬。

### 度索尋撞說

楊慎

西域傳有度索尋撞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旣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撞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撞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撞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 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愷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慮。使夫入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蜀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寢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讎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憾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



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入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入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蹟。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入行。二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質。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君陳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軌。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入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警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 浣花草堂記

陳文燭

浣花草堂。杜工部舊居也。楊文忠公記之詳矣。予入蜀遊焉。因歎曰。有唐至今。赫赫或哉。何無以茅爲亭者。乃鍾祥劉公庠。安陸楊公芷。番禺王公原相。餘姚周公思充。肥鄉張公思忠。長洲杜公詩。平定甄公敬。命經歷王忠創爲之。而題曰乾坤一草堂。俾當年所營茅屋。千載如新也。余坐其中。見層軒所面。卽百花潭水。而幽澄入戶。足消客愁者。又鷺鷥飛鳥。時相上下。風月之夕。則檀林翠作。鳴鳴聲。如垂老之別。無家之歎。忠臣義士。聞者淚不可禁。亭外老樹。飽歷霜雪。其凌霄之狀。若俯挺之之子而小之。流落景光。咸在亭中。假令子美有知。當驚二三公。知已於百世之後矣。嗟乎。祿山之亂。這依嚴武。在唐上元間。公有大不得已者。方其茅屋。爲風所破。歎曰。安得大廣廈。更被天下寒。真壯士哉。可以許稷契矣。後世奈何以詩人之雄。概子美哉。記之。俾修亭者。無忘詩茅之意云。

## 蜀川松菊亭記

黃庭堅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饑問寒以捐孤。折券棄責以捐貧。冠婚喪葬以捐宗。補耕助斂以捐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

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哀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 秋日宴山亭序

王勃

昔王子敬瑯琊之名士。常懷習氏之園。阮嗣宗陳留之俊人。直至山陽之坐。豈非琴樽遠契。必兆朕於佳辰。風月高情。每流連於勝地。是以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况乎揚子雲之故地。巖壑依然。宓子賤之芳猷。絃歌在屬。紅蘭翠菊。俯映砂亭。黛柏蒼松。深環玉砌。參差夕樹。煙侵橘柚之園。的歷秋荷。月照芙蓉之水。旣而星迴漢轉。露下風高。銀燭掩花。瑤觴杼興。一時仙馭。方深擯俗之懷。五際飛文。情動緣情之作。人分一字。四韻成篇。

## 遊峨眉前記

尹伸

按洞天記。峨眉爲靈陵太妙之天。近在維桑六百里內。余神往有日矣。癸丑三月。始得買錦川之舟。拉一友以行。至嘉州。登凌雲山。勝峯古雪。皜然眉上。一宿

而達峨眉縣。南行四里。至聖積寺。距寺里許。爲普安橋。西折而上。農舍。佛刹。碁布相望。馬蹄微澀。已界泉石矣。尋阪而上。廣道層級。徒騎俱快。名解脫坡。石栴銀杏。大可數圍。十尋許。乃葉植欒如蓋。行者蔭之。此所謂楠木坪也。坪東北爲授道臺。卽皇帝問道處。山開於皇人。大士踞其巔。而宮之道跡。遂爲灌莽。今無有過而問之者。三里許。卽馬鞍山。稍下爲天臺菴。萬定橋。橋頭一石。巖徑當塗。左方兩石蹲樹間。清泉迸出。匯而爲潭。可數毫髮。惜福壽字爲石上痕耳。俗謂陳圖南筆無據。自楠木坪至此。新篁櫛蠹。不下億萬竿。夾道與杉柏爭茂。登靈文閣。大坪白崖諸峯。圭斷壁連。宛然几案間。亦峨眉一奇也。移數武。卽歌鳳臺。以陸通名。過中峯寺。里許。輒隱隱聞磅礅聲。稍下則一閣翼然。介兩橋之間。溪水分流。各貫一橋而出。氣勢雄強。未易搪探。石承其下。牙槎齟齬以怒之。反性擢德。請張爲幻。至於凌疾震。裹巖磔。石亦受其鏃擊。乃稍柔伏。以霽其怒。則又澹澹然凝縹如不流。良久遵磴道而上。是爲白龍洞。洞前一片濃翠。從斜坂來。則別傳和尚所植楠也。其數如法華經。登慈聖菴。暝色斂矣。菴廡上方金錢。復閣四成。窗櫺疎朗。爲山中精舍之冠。海會堂稍稍稱是。惟所謂佛牙者。輪困一

片。骨劣有鏃痕耳。萬年寺數災。今爲蠻殿以禦之。晶瑩可鑒。出寺之背。爲頂心坡。覓筍輿。卒卒不得。因登黑水寺。懸磴千尺。林水翳然。溪有橋。橋有蔭室。卽惠通騎虎渡處。所云入音池。已鞠爲茂草矣。余留慈聖菴者三宿。邑侯聞之。始給筍輿。輿不用輔。而用引。引與肩各四人。升則引者支離負繩。降則弛繩而輓其末。升常數倍於降。則輿上之。身亦如負。膝忘其觸吾胸也。足忘其觸人脛也。拘拘然頓。則取償於步。步而後知輿之適。已頂心坡以上。狹而修者。曰鵝頂嶺。冥而深者。曰大小雲壑。縹緲而差堪托足者。曰翠竹坪。大都目之所迎。卽足之所戒。目與足時時交戰。而心調之。次初殿。脫輕鞋。易夾纈。初殿而前。屋不得瓦。瓦不得陶。樹不得穎。步不得度。輿者徒者。悉倍其力。向雲嵐岑巖中。作趺然聲。無何而雷洞坪矣。坪去洞。不知其幾千萬仞。黝然沉碧之中。微見峻壁間圻。是爲女媧鬼谷諸洞。鴻荒世界。乃在游人足底。余倚石一俯。不覺大叫。友人牽余衣一大叫。忘其有語禁也。往聞經此者。或挾腥具。或小喧。便有奔雷暴電。今不然。豈神物他徙耶。至圓覺菴。偶雨。留滯三日。稍覓深。昇輿。趨光相寺。時夕陽欲曠。頗爲氛霾所薄。雲波吞吐。與攢峯複嶺。共爲動搖。烟烟煜煜間。出藍蕭一片。山耶

雲耶天耶。危欄一髮。五體若墮。其將惴惴焉。却而西。則晒經瓦屋。斬然堆翠。可指諸掌。遠探天竺。雪峯岷山象嶺。僅從僧口得之。溟滓有亡之間而已。剛風颯烈。凜然髮立。遂從七寶臺。寓目銅殿。便下淨土菴。雨脚又到曉上矣。明日遂巡下頂。復問洪椿坪龍門洞之奇。僧有爲余先導呼應菴者。策蹇詰屈而上。有龜石。有溫涼泉。大士茂真與孫思邈弈。因有呼應之名。果爾。亦自韻事。復取道雙飛橋。過牛心寺。寺之左爲丹砂洞。卽思邈隱處。寺而下。非沿厓隙。卽度懸棧。傾欹轉戾。遂不可騎。百步之內。鳴泉曳練。沓嶂連塘。而象鼻以上。十二峯娟娟人立。又巖腹壻窞。時有垂乳。如菡萏頗類。明月峽故亦稱白雲峽也。鬪峯之半。乃成坪。坪四疊而成閣。諸衲聞客至。皆披緇掬香。拱揖道左。方下食。魚貫登堂。鶴立梵誦。聲震巖谷。游人爲之冷然。而復廬窅閣。跣跣面壁者。數十人。山中道風。未有勝於茲刹者也。飯罷。尋故道而北。披榛得石如牛心。因以名寺。此爲前牛心。而鄰橋者。則後牛心也。當兩溪合流處。上下又各有石。如雞冠馬鬣。碧膩多態。越日復從萬安橋東北折。穿林出。林盡。一長石臥溪上。俗名石船。楫木坪已見之。膚理縱橫。亦異他石。過此瀑流無數。長則十數丈。短則數丈。銀虬素影。婉

莖叢薄之中。目不勝瞬。其不能瀑者。則絲絲出罅孔中。稍差參不成簾。漸瀝之聲。都爲壯湍所奪。此又一奇也。溪之南。大石叢業。劃然中開。名龍門洞。兩岸皆絕壁。高數十仞。行者據木梯而下。以臂行。梯盡編竹丈許。跨溪上。作蟹行。洞深廣約二十尺。殊朗豁。其上磊磊多懸瘿。左壁雙鉤龍門字。舊云。蘇長公筆。亦無據。自此還。遂分天臺半榻。送祝融丈人。友人已先余歸數日矣。友人名向松。喜談支。導僧名永宣。頗談詩。

## 大江考

楊慎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五



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 三峽考

徐。翹。

古來三峽。罔不知之。然有二焉。自夷陵州西上南津關。始入西陵峽。再爲明月峽。北峯上有石穴如規。故名。再上卽黃牛峽。南有黃陵廟。宜都記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許。山水紆曲。林木高茂。哀猿三聲。巖谷響應者卽此。此楚西之三峽。峽之南門。蜀江之委尻也。上溯歸州。由巴東過東西瀨溪。始入巫峽。再經巫山。入鬼門關爲歸峽。再上卽瞿塘峽。在白帝城西。舊亦名西陵峽。巒巒堆當其口。水經云。杜宇所鑿。連亘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者。卽此。此川東之三峽。峽之北戶。蜀江之咽喉也。他如歸州之空舂峽。

俗訛爲通靈甚誤。由新灘上靈芝峽。兵書峽。又南陽峽。俗名母猪灘。與小江之巴陽峽。第有峽名。非如三峽之壁立也。至於歸峽內之風箱峽。興山之建陽峽。巴縣之溫湯峽。又有明月峽。涪州之奚龍峽。木洞驛之青草峽。銅鑼峽。魚洞驛之黃山峽。洛黃峽。或見載記。或出傳聞。又三峽外之險峻處。非天涯游子不歷。非儕川舟楫不經。皆足羨舟魚民者也。若有蒺林獨步。詞源倒流。應侯相如太白子美。三蘇諸公。余竊掬茗水涓涓。望洋岷川云爾。是爲考。

三峽中峯巒形象離奇。石色詭異。有坦上泐下而磐頭者。有磨盤層累而轟峙者。有蒼黃排障而摺屏者。有赤赭橫舒而城列者。有青碧如太湖石。而紫黦如霞蒸霧翳者。有平夷端好。如坡塘。如堦城。如槃陀。而不斧鑿者。有白質黑章。蒼質紫章。凹凸相錯。而如樞星門者。有如皺殼疊波。披麻插戟。而斜袤積鐵者。大抵畫家諸法。罔不備具此中。它若宛肖人形。依稀物類。更自獻怪爭奇。而險惡萬態焉。峯趾直卓江底。駛流觸則濤驚。凡長年非老於岷江。稔識水石出沒。灘瀨高卑。不易操舟也。土人及商旅咸呼長年爲太公。朝暮酒饌。必先必恭。蓋以舟中羣命。皆秉於長年之手。不啻祖父之耳。江舟多三板五板。六槽八槽。上下

俱紆迴石林間。有觸立破。而狎習射利者。冒險不休。入川之舟。每於江陵製火杖一二副。各長百餘丈。故一各百丈。以毛竹四破之。首尾連綴。緝以白麻。每一火杖。用夫二十餘繈之。舟中一人鳴鼓。緩急節之。遇數舟駢集。則鼓聲喧闐。夫聲喊鬧。震動峽路矣。兩巖猿揉狎人。百十羣散。有獼離如小鳥。跳擲枝間。綠竹巖壁可玩也。峽中剩有隙地。壅爲畝。如盤如盂。稍通。耕夫樵子仰視之。見衣白人。正如粟粘絕壁。又如蝟蟻高垣。亦一殊觀。

志載白帝至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詩原朝辭白帝。莫江陵。又云千里江陵一日還者。狀江流之迅駛極矣。然實言非虛語也。昔二商以暑月放筏。正灑灑堆散髮之時。暮薄令行筏。棹人十餘。牽挽雙纜。就巖欲泊。忽水疾斷纜。而筏逝矣。棹人弗克登。二商亦難顧戀。駭伏篷廬。任筏旋舞風濤間。終宵魂魄失措。以爲魚腹中肉也。黎明。止餘喘息。向口口起諦眎之。則江陵葦岸。廬井炊煙。已驚喜交集。茫然若有神助。迄今商人有虔禱齋沐。放神解者。

峽內民居雖鮮。實可漁可樵。亦可耕可避世。時有茆茨數楹。而三板小艇。每措諸陸。欲漁樵則放之隙地。沙土宜黍稷菽麥。獨不宜杭秫耳。又一種自鎮中來。

者。曰雲南稗。一曰鷹爪稗。以形似名。亦播種畦植。與五穀爭價。東南所無也。若從夷陵渡江涉險。陸行則有一碗水。蛇倒退。鬼見愁。鶉鴿聞天諸峻嶺。又有馬關大雅舟坪巷口猴兒九戰梅口口樓諸名坡。皆崇岡峭磴。足跡馬瘖者也。自是而上。約口口口口口由巴東出巫山。較江行稍徑。而危困特甚。

天下名山遊記 四川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雲南

### 山川志

楊慎

### 玉案山

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秀麗多泉石。石有碁盤。山北平坡中。有二泉如盆池。郡人春日游賞於此。山中有玉案蘭若。

### 金馬山

金馬山在東二十五里。西到碧雞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

天下名山遊記 雲南

### 碧雞山

碧雞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雞。碧形如馬。未知果否。

### 太華山

太華山。在碧雞山西北。

### 敕霧山

敕霧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顛霧結三峯。蠻謂三爲敕。注爲霧。其山皆翠獨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慈山。

### 滇池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匯爲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葉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 瀑布泉

瀑布泉。在府城西二十里。寶珠寺後崖。高十餘丈。泉自上注下。噴珠灑沫。清徹可愛。

### 點蒼山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爲錦浪等十八川。蒙氏封爲中嶽。

### 鳳羽山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 九曲山

九曲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峯岳攢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巖。上有石洞。人莫能過。

### 西洱海

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筌儂禾赤崖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漾備江。儂禾島形如几案。故又名玉案山。

### 判文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峯。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爨判居其上。因名。有祠在焉。

### 碧玉峰

碧玉峯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仙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鐘。又名石鐘巖。

### 玉壁山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十六里。亭可千仞。望之色如玉壁。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山。北有絕頂峯。皆丹崖壁立。高出羣山之表。

### 雪山

雪山。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里。巋巍十峯。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山顛積雪。經春不消。巖崖澗谷。清泉飛流。蒙氏異牟尋封爲北嶽。

## 九隆山

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坡嶺。沙河源出於此。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觸沉水有感。因孕產九男。後沉水化爲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故名九隆。長有點。遂推爲首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蕃。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著尾。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有跡存焉。

## 哀牢山

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爲哀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爲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涼。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 博雨山

博雨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蠻出沒之所。

## 瀾滄江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渡舊處以竹索爲橋。後廢。本朝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岸以維舟。

## 方丈山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巖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 蒙樂山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峯特出。狀若空峒。蒙氏封爲南岳。其南有泉。爲通華河。其北有泉。爲清水河。俱東入於大河。

### 烏蒙山

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峯。聳秀爲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爲東岳。

### 高黎共山

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爲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潞江之間。冬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爲嚴冽。蒙氏封爲西岳。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 臥獅山

臥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丈餘。袤二里。其山俗名臥獅窩。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入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 雲巖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丈餘。盤爲三里許。雜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臥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而爲佛。建寺以覆之。扁曰雲巖臥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沈寥。足爲佳麗。

### 羅岷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卽蘭滄江。西岸高千丈餘。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爲之立祠祀之。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巖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爲險山。勢極峻絕。邇年

天下名山遊記 雲南  
循鳥道。闢仄路。以通往來。行人便之。

## 易羅池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瞰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竇淩淩佛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周遺甃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佛泉之上。舊名偕樂。副使郭春震重建。題曰九龍清派。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爲一方形勝。

## 石門山記

李元陽

石門山。在點蒼山之背。嘉靖甲寅春首。予約雪屏趙中丞史城楊江津。遵洱河。歷天橋。出宿漾鼻村舍。翌午至金牛屯斂。當孔道有石如牛。村因得名。騎向石門。亂石荆榛。且行至。則兩壁牆立。青蒼萬仞。有若門焉。予窺其中。萬松參天。高巖蔽日。陰森窈窕。深十餘里。窄處如鐵磑。廣處如桃源。兩岸石苔。不可着足。南崖峻削。石色蒼然。北崖亦斗絕。然石上負土。松墜之際。可亭可廬。流泉穿石。往

往成渠。靜默有頃。但聞水聲淙淙。如鳴琴珮玉。林際鳥語。素昔未聞。令人起絕粒之想。東望一峯尖削。積雪未消。正臨壑上。時日亭午。蒼翠之中。植一玉筍。與壑中水石相爲照耀。忽有驚鷗。從空飛墜。聲如鉤雷。凜乎不可留。從者扶挽而出。有野老來告曰。壑底無人行。須從高處俯瞰。則壑中景物。不能遁藏矣。予三人乃折東北。緣陂坂而升。數里至一寺。汲泉淪茗。少憩。又東一里。所有大石。四面如削。村人構亭其上。今燬矣。又東南升三里。至仙真閣。閣之南。有石洞。洞前石檻可凭。則見嚮之石門。在其西。下視數千尺。壑底水石。或窪如盎。或方如槽。黛蓄膏滂。不可名狀。微風度壑。如怒濤擊撞。乃知嚮之雷鉤處。畢使然也。二公曰。使此景在淮陽吳越之間。當塗金碧以飾之。寸土之價。可值千萬。而棄於荒莽。誠可惜哉。因坐洞中。賦詩小酌。二道士獻盤藪。不知其名。嘗之甘。食盡再索。予曰。山居自有美食。奚必炙乎。二公曰。然。聞此山有名石巖。侵曉騎行。三十里。遙見一物。如白蓮傑出翠微中。僮僕皆謹譁。騎者加策。輿者努挽。至則有佛窟倚巖而構。以地里計之。當在點蒼悉達場之背。四望空闊。心目豁然。便有御長風凌倒景之意。雪屏曰。昔者觀於大壑。則思守獨。乃今觀於綿渺。則思遠游。二



者將何取衷哉。史城曰。昔所見者輿。故思深。今所見者曠。故志大。勢使然也。予曰。境變則體殊。情生則智隔。皆有乖於聖人之常者也。得聖人之常者安。安而能還。輿曠游守。非一非異矣。愧予雖解而未造也。二公皆首肯。遂下山。由捷路行。至繩橋。爲漢求薊馨之路。至湍溪。爲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之地。今失其處矣。比入漾鼻。已昏黃。李導川邀至其宅。夜酌甚懽。又秉炬行八九里。宿尹氏村舍。明日早發。途次見急湍怪石。輒停輿坐玩。至溫泉思解衣浴。時日已銜山中。薄暮。復至中丞宅。留飲乃別。

## 花甸記

李元陽

花甸在點蒼山西北深谿中。距城郡七十里。予懷茲甸尙矣。人事積阻。袞袞歲華。一日。楊子壽過予。道花甸之勝。予因考野史。益得其詳。復子壽曰。君但先往。是日治暑雨之具。庚申。肩輿出郭。北行十餘里。時首夏。海色山光。殊覺健人。乃舍輿策馬。以恣眺望。又十餘里。則吾弟元和與某某輩施施尾馬而來。日欲晡。投山下聖元寺炊。則楊參軍春江已載酒寺樓。遂相與月下嘯歌。聯榻而宿。辛

酉。訪何美中之廬。何發醅留客。遂成一醉。予偕春江山行十里。入萬花溪。異卉秀葩。名不可辨。又五里。至風吼門。皆緣翠微而行。夷則騎。敬則輿。險則徒步。至玄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龜。此水如蛇。盍少坐以息。僕夫澗風洒衣。頓覺涼冷。乃起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夷曠。平甸二十里。淨緣如拭。至此則騎馬揚鞭而騁。弧者擢矢而射。步者躍舞。倦者嘯歌。如超塵世而登雲天。人各朗然自異。甸之東西。皆連岡。西岡層疊如雲梯。東岡壁立如掛榜。萬木陰森。千重蒼翠。奇花異萼。綴秀垂瓊。廣甸之中。水竹區別。游人來往。度竹穿花。旣過一區。復見一輿。旣度一輿。又見廣原。曠而輿。輿而曠。如此者四五。乃達白鹿岡下。岡以白國道人隆祐禧得名。世傳禧在此岡修煉。騎白鹿仙去。卽其地也。岡東里許。兩山如壁。中夾一川。袤十餘里。廣近百十武耳。其間雜花秀木。丰茸葳蕤。石色蒼然。窈窕修迥若門。其北谷遂與人境隔絕矣。按野史。謂此中古有四村。曰黃熊窩。曰狼香。曰杉樹。曰乳牛墀。當是鏈世高蹈者居之。在晉時爲吐蕃略地。遂無居人。北行里許。至銅屏山。山下有南詔潭。水如澄墨。其深莫測。岸有蒲草。軟厚可坐。方解鞍樹陰。見子壽與一道士挈壺漿來。僕夫吹箏。與樵歌牧笛。遙應互答。

諸人擊節相快。頃之。潭陰雲起。一衆愀然。乃向白鹿岡下。蒔茅圍火而臥。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其西岡之名曰望海。曰香柏嶺。曰石鼓巖。曰分水嶺。其東岡之跡曰羅漢堂。曰禮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伏猿巖。曰寶光石。曰洞簫巖。曰祈年石。皆在指顧之下。予不能遍歷。乃分遣從游二三人。往觀其概。遙見一騎如飛而來。出沒竹樹間。心頗異之。比至。爲張斗攜餅餌餉予也。予曰。達至二十里。鳥飛亦數歇。馬不繮蹄。一瞬而至。亂山之頂。有此平野。信奇甸乎。斗曰。信哉。不緣我翁。何由見此。誠平生一大快事也。相與坐岡頂。有懷雪屏趙中丞雲川高少參陽川高太僕同約不果來。頃之。分遣者亦至。各陳說所見。無非奇勝。而分水嶺則觀音大士。輦巨石。灑水西注鳳羽鄉。灌田百餘頃。改無益就有益。誠神功也。飯罷。別子壽。馬上作花甸行寄之。將出甸。諸人倚馬。回望白鹿。不勝戀戀。出溪至弘圭。稍坐。觀洱水。萬頃澄波。少焉。月出東山之上。客有歌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予疊而和之。乘月下阪渡溪。與春江別。投張氏莊宿焉。癸亥。過遺教寺。村老攜酒。杉苑拾松虬。煮鱗。壁間讀古碑。字有鐵畫。蓋法書也。僧曰。夜來塔放光。今日客至。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 遊點蒼山記

楊慎

自余爲僂人。所歷道途。萬有餘里。齊魯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者。無不游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出夜郎。道碧雞而西也。其餘山水。蓋旣聞而厭見矣。及至標榆之境。一莖點蒼。不覺神爽飛越。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疊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奠山海之間。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久臥而起作。然後知吾嚮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自今始。嘉靖庚寅。約同中谿李公爲點蒼之游。二月辛酉。自龍尾關。窺天生橋。夜宿珠海寺。候龍關曉月。兩山千仞。中虛一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中谿與予。各賦一詩。詩成而月猶不移。真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閣小飲。壬戌。復行入關。由混混亭。而升覺真菴。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圓海寺。滄茗煮泉。坐於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北澗。瘦石關。至鶴頂寺。松竹蔭軒。洱波在席。相與跌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處。猶露日影。紅黃一綫。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卽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羣浴。

今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曰但觀於湧金流采。已自勝耳。癸亥。北循山坂。至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爲高僧講經處。盤山脚而西。至松蘿崖。石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樓篝燈。夜坐聞寺僧誦等字。中谿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宋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予遂操筆書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爲一編。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寓此凡二旬日而去。茲寺有高皇詩十八章。鐫碑山門。院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內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谿。登塲承流。水色瑩徹。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寶玉之麗。其名曰清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上建入塔。以識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弘聖寺。有浮圖高二百尺。規制嚴整。考之野史。爲隋文帝時勅建者。或曰。阿育王。北行二里。至點蒼神祠。印唐書載史臣與南詔設盟處也。舉微有幾。異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有問俗亭。俯瞰成郭樓觀。海波萬頃。澗松縈雲。巖雪映日。酷酒更酌。村人薦米纒食而甘之。旣醉旣飽。下山北行二里。抵三塔寺宿。寺有七樓八殿。皆中谿重加修建者。中谿有

書樓在焉。因留連累日。芒屨藜杖。相與入瀑市溪。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石如盤。盤中有一石。爲瀑流所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鎗。石壁上有朱字詩。爲踐沫所塗。迹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搆千仞之上。非大力不能也。壬辰。登帝釋寺。松螺蒼翠。因止宿焉。夜中靜默。聆丁東琳瑯。如琵琶笙簫。又如琴瑟。有頃而寂。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峯曰應樂。中谿曰。豈山腹空洞。萬竅遞響耶。予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僧曰。世傳空中墮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釋爲天主中最尊。故有天樂隨之。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可以臆見度其是非也。癸巳。北渡兩澗。乃至無爲寺。有汝南王碑。聲如玉磬。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春山相求之詩。聞北崗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窗洞豁。最堪游目。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谿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秧雨者是已。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甘冽。疫則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寺。寺有仙女池。沖舉。石相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至石雲寺。

沿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多地花卉。紅紫膠韜。乃移枕簟以息。中谿弟仲春叔期季和預。煮罇酒於叢薄中。忽從滴乳巖傍出見。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因引滿盡醉。是夜臥草菴。殊覺快適。甲午同上悉達場。遙見瓦屋懸構於蒼烟之上。扁曰中谿小隱。時已入夏。猶圍火而臥。晨起窺石洞。揉緣細路。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堂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酉。至陽谿。歷遺愛寺。觀舍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羅剎洞也。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剎於其中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廬。又西六里。爲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蔚然。顧徑路崎仄。且空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中谿謂予曰。不見廬山真面目。只因人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洱水。臥數溪峯。庶盡點蒼之變耳。己亥。由上關水月樓。放舟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搖落無僧。又南觀青巖寺前巨人跡。已乃南泛。有崖飛出水面。曰雞額山。維舟山隙。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正向點蒼十九溪。峯盡在几席。石山巔積雪。山腰白雲。天巧神工。各呈其伎。予曰。此非點蒼真面目乎。微公幾失此奇觀矣。相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約二十畝。可爲蔬圃。草間得柱礎古瓦。知爲寺場也。往來久之。

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大類人居。中可容二榻。喜不自勝。曰此可免結屋之勞矣。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榜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不能復來。勉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泛泛。遵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澗有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蕭條。身無完衣。指予舟中几案食器。互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其男子何在。曰欠課爲官家所繫。其情可悲也。又南至鐵雨崖。云是羅剎欲背盟逃逝。大士雨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崖面如蜂房蟻窩。大者栖鷓鴣。小者巢蝠鴿。聞舟人喧驚。出而羣飛。又南至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字如蠡篆。不可辨識。暝色欲來。河水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龍祠。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得此佳游。真如隔生事矣。中谿與予廣和詩若干首。彙爲一帙。題曰點蒼雜詠云。



天下名山遊記 雲南

#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西秋士吳郵撰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 貴州

### 貴陽山泉志

慎蒙

### 木閣箐山

木閣箐山。在宣慰司城西四十里。林木蒼蔚。水西之境。由此而入。

### 養龍坑

養龍坑。在長官司兩山之間。泓渟瀟灑。靈物藏其下。當春初和暢。夷人立柳坑畔。擇牡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類有物蜿蜒與馬接。其產必龍駒。本朝洪武四年。爲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乃得之於此。首高九尺。長丈餘。不

可控御。詔祀馬祖。然後勅典牧者。囊沙四百斤。壓而乘之。行苑中久。漸馴習。後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且命繪形藏焉。翰林學士宋濂爲之贊。

## 大巖山

大巖山。在務州縣東八十里。山有一巖。深窅可容百餘人。時多游翫於此。

## 蝸溪疊巖

蝸溪疊巖。在府西一百二十里。峻壁間有一石門。泉從中出。歲旱禱之。風雨驟作。

## 銅關鐵寨山

銅關鐵寨山。在俚溪。長官司西南。其山高峻。上頗平廣。可容千人。三面據險。惟南可登。

## 銅鼓巖

銅鼓巖。在黎平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洞高大如屋。深達可三里。中有溪水橫流。

## 羅團洞

羅團洞。在府城東北一十五里。洞門寬大。傍有石磴如牀。可容二百餘人。

## 八部山

八部山。在普安州城東三十里。諸峯皆石。矗然摩空。

## 羅摩塔山

羅摩塔山。在州城北一百八十里。四面峭壁。上有寨。惟一徑可達。東北瞰盤江。

## 三三溪

三三溪。在州治東。其源有三。一出砂莊。一出雲南坡。一出目前山。三流合一。入

天下名山遊記 貴州  
於城南。

四

### 水洞

水洞外狹內廣。其巔有通明處。其中懸崖怪石。狀若人獸。清奇可翫。

### 關索嶺

關索嶺。在頂營長官司治東。勢極高峻。周迴百餘里。上有關索廟。因名。

### 蔡苗山

蔡苗山。在新添衛城東北一十里。上有泉。懸崖飛下。宛如玉虹。名曰飛泉。

### 都勻洞

都勻洞。在都勻長官司東一十里。前門北向。高廣俱一丈五尺。後門南向。高廣四五尺。洞中亂石。狀如象鼻。雜草叢生。

## 白水河

白水河。在安莊衛城南二十里。懸崖飛瀑。直下數十仞。爲河端激若雷。平日雲霧塞其下。

## 棲霞山

棲霞山府城東。山半有洞。曰來仙。頗幽勝。

## 南望山

南望山府城北。深林大箐。嵐氣晝昏。人跡罕到。

## 萬勝山

萬勝山。在思南府城南。四面斗絕。紅巾之亂。郡人避兵於此。

## 石屏山

天下名山遊記 貴州

天下名山遊記 貴州

六

石屏山。鎮遠府治在其下。山巔有石。高百丈許。端直蒼潤如屏。

### 鐵溪

鐵溪在府城西。產異蟹。

### 甘梗泉

泉在平頭司石崖中。一源湧出。清濁分疏。有似涇渭之狀。

### 摩天嶺

在黎平府城東。

### 天生橋

一石跨潭。溪廣二丈許。長二十餘丈。

又

金筑安撫司界。石壁千仞。環繞如城。水徑其下。信天造也。

### 九溪河

衛城東南溪流九曲。綠陰夾岸。每歲上巳日。土人浴此。

### 旗山

山在衛城東南。形勢峻拔。

### 谷峽山

谷峽山在大平伐司。危峯峭壁。惟一徑可通。爲兩司之界。

### 木稀山

山在衛城東。危崖陡峻。石磴崎嶇。僅容一馬。記稱要扼之地。

### 響水河

天下名山遊記 貴州



天下名山遊記 貴州

八

衛城東懸崖飛瀑數十仞。有聲如雷。下注成河。一碧萬頃。

### 盤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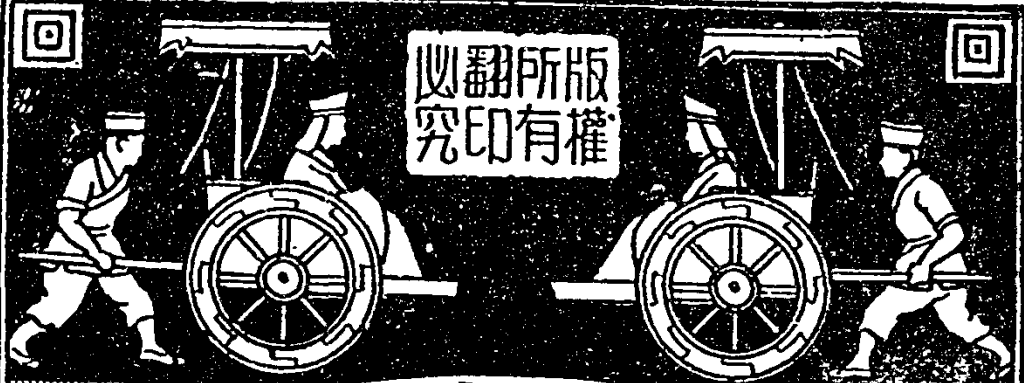
山在安南衛城東。與安莊衛接界。石路屈曲。上下峻險。

### 白石崖

衛城西南。層崖峭壁。幽藤飛瀑。夏月過此。清寒逼人。真物外佳境也。

### 木案山

凱里安撫司城東。茂林修竹。青翠如屏障。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二十二種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初版

天下名山遊記 全三冊

分售：定價大洋八元

選編者	新安吳秋士
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